

## 东方第一剑（中）

## 第十二章 步步陷阱

陆长荣朝下面六席的人拱拱手道：“诸位快请坐下来用饭吧！”

阮传栋道：“陆老弟昨天赶来就好，镖局是昨天复业的，场面热闹极了，裴盟主和江南几个门派的掌门人都到了。”陆长荣道：“小侄还是十天前就听到消息，先前还不敢相信，还是几个镖局的朋友告诉小侄的，说请柬上还有小侄的名字，连当了总镖头，自己都不知道。”

阮伯年呵呵笑道：“回来了就好，你是你师傅的大弟子，也跟随你师傅多年，镖局里的事，你要多负点责。”陆长荣道：“老爷子说得是。”饭后，阮伯年上了年纪的人，午后照例要小睡一会。陆长荣刚回来，要了解镖局的情况，把林仲达、楚玉祥叫到总镖头休息室去，要听听两人的意见。

三人刚一落坐，一名趟子手就沏了三盏茶送上。陆长荣道：“二位师弟，怎么想到把镖局复业的？你们可知道镖局复业之后，有许多困难，都会接踵而来？”他一开口，就不赞成镖局复业。

林仲达被大师兄问得脸上一红，嗫嚅的道：“小弟因楚师弟学艺回来，立志要替师父、师母复仇，商量的结果，只有镖局复业，对方才会找上门来……”

“学艺回来？”

陆长荣目光转向楚玉祥，问道：“楚师弟从哪里学艺回来，你是另投名师了？”

望着楚玉祥的目光，极为严厉，颇有责怪之意。

楚玉祥看他一回来，就摆出大师兄的架子，一再出言责问，心中不觉大为不快，闻言说道：“小弟从小由义父、义母扶养长大，但义父并没叫小弟入东海门，也没传小弟东海门的武学，当时曾说小弟日后另有遇合，义父母遇难那天，小弟重伤昏死，幸蒙师父路过相救，带回东海一处小岛，传了小弟几手剑法，小弟是拜了师，但不是另投名师。”

陆长荣当然听得出楚师弟的口气，不觉笑了笑道：“楚师弟，愚兄没有责怪你的意思，这次听到江湖上的传说，你在裴家庄三掌惊退厉山双凶，大家把你说得武功如何高强，愚兄听了也替你高兴，不过半年工夫，小师弟武功精进得如此神速，可喜可贺，只不知师弟的师父是什么人？”

楚玉祥道：“小弟曾问过他老人家，师父不肯说，所以小弟也不知道师父的名号了。”

陆长荣目中神采飞闪，他自然不相信徒弟会不知道师父的名号，只当楚玉祥不肯说，点点头，说道：“你们立志要替师父报仇，这自然没有不对，但镖局不复业，我们可以暗中寻访，敌人虽在暗处，但我们也在暗中，是以暗对暗，一旦查到了敌人，那就是敌明我暗，如有一家镖局开着，岂不是敌暗我明，处于挨打地位，这就是愚兄当日毅然决定镖局暂行歇业的道理，你们不明愚兄这番心意，竟然逞一时之能，又把镖局复业，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林仲达道：“因为在镖局没有复业之前，我们和江南分令已经成了敌对之势，总有一天，会放手一搏的，那么有一个镖局，就有了一个中心，咱们也可以把人手集合在一起了。”

陆长荣道：“二师弟既然有这么想法，也未尝不可，只是仅凭咱们现在这点人手，就能和人家抗衡吗？”

林仲达道：“楚师弟有裴盟主和太湖帮敖湖主的支持，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对付江南分令应该已经够了。”

陆长宁目中神采闪动，问道：“我们现在有多少实力？”

林仲达道：“镖局的总镖头是大师兄、副总镖头是小弟和楚师弟、总管事杜永、镖头有金和尚何尚、麻面张飞向传忠，另外还有四位镖头是赵雷、钱电、孙风、李云，这四名是太湖敖湖主身边的八名卫士中人，因镖局人手不足，敖湖主借给楚师弟的，另外是四十名趟子手，他们都是老人，由孙风、李云二人负责训练，这是镖局中的大概情形……”

陆长荣口中唔了一声。

林仲达接着又道：“至于助拳的人，阮老爷子已把鹰爪门的实力，都移到镇江来了，老爷子在这里坐镇，另外丁盛是太湖帮的总堂主，还有裴盟主的一子一女，裴允文、裴晚兰，还有一位是楚师弟的义弟东方英，还有……”

陆长荣目光一注，问道：“还有什么？”

林仲达压低声音道：“东花园精舍中，还住着两位老前辈，也是给咱们助拳来的。”

陆长荣问道：“那是什人？”

林仲达低低的道：“厉山两位老前辈。”

陆长荣似乎怔得一怔，口中噢了一声，说道：“好吧，既然有这许多人助拳，愚兄是白耽心了。”

林仲达听大师兄口气缓和下来，暗暗吁了口气，说道：“大师兄这是同意了。”

陆长荣哼道：“镖局门已经开了，难道我不同意，就再关起来不成？愚兄耽心的是敌暗我明，不容易应付，目下咱们已有足够的人手，实力增强了，还怕什么人来？”

说到这里，朝楚玉祥问道：“当日师父、师母惨遭毒手，师弟和小师妹同时失踪，如今师弟回来了，你可知小师妹的下落吗？”

楚玉祥道：“不知道，当时小弟伤势极重，是师父把小弟救走的，小师妹没和小弟在一起。”

陆长荣问道：“你从师经过，说出来给我听听。”

楚玉祥不好隐瞒，只得把拜师经过，大概说了一遍。

陆长荣道：“师弟在短短的半年之间，拜了两个师父，愚兄真有点弄不懂，武功一道，贵在精专，学得多，没下苦功，怎么练得成？”

林仲达在旁道：“大师兄还不知道呢，楚师弟一身所学，纵是江湖一流高手，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在裴家、在太湖，都曾大显身手，不然怎么会交得上裴盟主、敖湖主这样两位前辈？”

陆长荣道：“楚师弟在裴家堡三掌惊退厉山双凶，盛传江湖，愚兄已经听人说过，在太湖有什么事，愚兄倒并未听说过。”

林仲达不待楚玉祥开口，就抢着把楚玉祥回到镇江，替自己疗伤说起，一直说到在太湖帮协助丁盛、铲平乱事为止。

这一席话，直听得陆长荣目芒连闪，不住的点头，含笑道：“这就难怪裴盟主和敖湖主曾全力支持咱们了，楚师弟，你年纪不大，能有如此成就，真是难得。”只见总管事杜永匆忙走入，叫了声：“总镖头，二位副总镖头……”

陆长荣道：“你有什么事？”

杜永垂手道：“回总镖头，外面有一个汉子要来投保……”

林仲达道：“你不会回了他，说咱们镖局目前不接镖，请他到别家去不就结了？”

杜永道：“小的说了，但那汉子说，他这镖很重要，他听说咱们东海镖局牌子老，昨天重新复业，连江南盟主裴老爷子都亲自来了，可见咱们镖局在江湖上一定大有面子，所以非请咱们给他保不可，他还说那有镖局开了门，那有不做生意的？所以他说，他要见见总镖头……”

林仲达攒攒眉道：“你不会说咱们镖局只是提前复业，目前镖局人手不够，还要过几天，才接生意？”杜永道：回副总镖头，小的看他来路不大对，所以才请他稍坐，进来报告的。”

林仲达问道：“你看他哪里不对？”

杜永道：因为他来投保的那只锦盒，和早上兴隆客栈伙计送来的锦盒，看来一模一样……”

林仲达目光一注，急急问道：“他人在哪里？”杜永道：“就在厅上。”

陆长荣问道：“早晨也有人来投保了么？”

林仲达道：“不是，早晨有一个自称城南兴隆客栈伙计的人，送来一只锦盒，后来打开锦盒，里面竟是陆老爷子门下卞长根的一颗头……”

陆长荣目芒闪动，说道：“会有这等事，二师弟咱们出去看看。”

他朝杜永挥了挥手，杜永立即走在前面，陆长荣、林仲达、楚玉祥三人也随后走出。

厅上果然坐着一个身穿青布长衫的汉子，他身边茶几上，放着一盏茶。

中间八仙桌上，果然有一只四方锦盒，用花布包袱着，只是四角依然露在外面。林仲达目光一注，便已看出包袱中的锦盒，无论大小以及盒外裱装的锦缎，都和早晨兴隆客格伙计送来的一只，完全一样，这就和楚玉祥互望了一眼。杜永走到厅上，朝那汉子含笑道：“何爷，敝局总镖头出来了。”

那姓何慌忙站起身来。

陆长荣抱抱拳道：“在下陆长荣，不知何爷有什么见教？”姓何的汉子连忙抱拳道：“陆总镖头，在下久仰得很。”陆长荣一抬手道：“贵客请坐，兄弟还没请教贵姓大名？”两人落坐之后，姓何的汉子道：“在下何全发。”陆长荣道：“原来是何掌柜，方才兄弟听敝局杜管事说，何掌柜是来投保的，不知是什么东西？”

何全发伸手一指桌上包袱，说道：“就是这只锦盒。”陆长荣目光瞥过包袱中锦盒，随即朝站在门口的林仲达投来。这一眼是暗中询问二师弟，这只锦盒和早晨兴隆客枚伙计送来的是不是一样？

林仲达当然懂得大师兄的心意，暗暗朝他点了点头。陆长荣一手摸着下巴，沉吟道：“不瞒何掌柜的说，敝局虽是昨天开的门，只是镖头和趟子手，人手尚嫌不足，本来是要过几天等人手够了才做生意，但你何掌柜是敝局复业第一个上门的主顾，好在东西不大，敝局总不好把生意往外推，只是兄弟想知道这锦盒放的是什么东西？何掌柜要敝局送往何处？才好议个价钱？”

何全发道：“总镖头说得是，这只锦盒，原是一个朋友寄存在在下之处，里面好像是贵重的首饰，最近他捎个信来，女儿下个月要出嫁，叫在下托人给他送去，在下因锦盒中存放的既是饰物，不好随便找人送去，万一失落了，在下就无法交代，所以要来麻烦贵局……”

陆长荣道：“令友住在哪里？”

何全发道：“敝友姓竹，住在芜湖竹丝港竹家村。”陆长荣道：“何拿

柜的意思，就是要敝局把它送到竹家村了？”

何金发道：“是的，敝友在信上说，运费等锦盒运到之后，由他支付，在下想请教总镖头，不知保费多少？在下可以先付半数。”

陆长荣微微一笑道：“保费是要看了盒中东西，才能开价，这是镖行的规矩，照价抽取二分。”

何金发为难道：“总镖头的意思，还要打开来看么？”

陆长荣点头道：“不错，这是咱们镖行的规矩，凡是托保之物，必须件件点交，敝局才能出字据给你，那就请何掌柜打开盒子，兄弟才能估个价，如有失落，敝局方可照价赔偿。”

何金发道：“这个……敝友寄存之时，也没有打开过……”

陆长荣道：“方才兄弟说过，这是镖行的规矩，何掌柜若是不肯打开来，敝局就无法接受何掌柜的委托了。”

何金发似乎举棋不定。站在门口的林仲达、楚玉祥听得心头不禁暗暗着急，两只锦盒，完全一样，已可证明此人显系贼党一路，他不肯打开，大师兄说出不能接受他的委托，他就可以提起包袱走了。何金发只迟疑了下，终于点头道：“好吧，总镖头既然说非打开来不可，这是镖行的规矩，在下看来只好遵办了。”说着，站起身，解开包袱，里面是一只四方的锦盒。这回林仲达、楚玉祥都看清楚了，和早晨贮放人头的锦盒，果然一模一样，只是这只锦盒上多了一个小小铜锁。何金发从身边取出一个钥匙，打开铜锁，然后掀开了盒盖，说道：“总镖头请点仔细了。”

锦盒之中，贮放的果然是贵重饰物、珠花、串练、手镯、指环等，珠光宝气，不下二十几件之多，折合时价当在万两左右。

陆长荣要杜永开列了一张清单，签了收押，然后又一一放入锦盒之中，由何金发锁上了锁。

何金发从怀中取出一张一百两银子的庄票，随同钥匙，和送交地点及收件人的姓名，一起交到陆长荣手中，说道：“一切拜托总镖头，不知贵局几时可以送去？”

陆长荣道：“敝局既然接下来了，三天之内，就可动身。”何金发道：“那么在下不知什么时候来听回信？”陆长荣道：“此去芜湖，并不算远，何掌柜半个月之后来取回条好了。”

何金发拱拱手道：“如此多谢总镖头了，在下告辞。”说完，举步往外行去。

林仲达朝杜永低低说了几句。杜永点点头，急忙往外行去。楚玉祥道：“大师兄，方才小弟心里很急。”

陆长荣含笑道：“为什么？”

楚玉祥道：“大师兄说：他不肯打开来，咱们就不能接受，万一他提起包袱走了呢？”

陆长荣笑道：“咱们开的是镖局，他不肯打开来，咱们总不能强人所难，硬要他打开来不可，他如果提起包袱走了，那就证明他作贼心虚，咱们不会派人跟踪他吗？”林仲达道：“小弟已要杜永派人去跟踪他了。”陆长荣问道：“这锦盒真和早晨送来的一样吗？”林仲达道：“简直一模一样。”

陆长荣笑道：“但他锦盒中装的并不是人头。”林仲达道：“所以小弟觉得奇怪。”

陆长荣笑道：“这种锦盒很普通，到处都可以买到，二师弟就是多疑。”

林仲达道：“小弟虽然说不出他那里不对，但总觉得这两只锦盒未免太巧合了，事情不无可疑。”

陆长荣交代杜永将锦盒收放到帐房里去。

现在已快是上灯时分，鹰爪门七个门人，始终没有消息。杜永派出去的趟子手却回来了。

杜永把他叫到帐房里，问道：“你盯着他去了什么地方？”趟子手道：“回总管事，这姓何的出了咱们镖局，就在几条街上兜着圈子，小的怕被他溜了，一直跟在他后面……”杜永道：“有没有被他发觉？”

趟子手道：“没有，小的就是没有总管事交代，这点门槛也是有的，盯一个人，那能让他发现？”

杜永问道：“最后你在哪里看他落脚？”趟子手道：“南城兴隆客栈。”

杜永听得一怔，说道：“会是兴隆客栈。”一面挥挥手道：“没你的事了，你去休息吧！”

第二进膳厅已经开饭了。上首一桌阮老爷子、阮传栋、丁盛、裴允文和陆长荣、林仲达、楚玉祥等已围着坐下，只有两位姑娘英无双、裴婉兰还没有来。

大家正在谈论着刚才有人投保锦盒之事。

杜永匆匆走入，一直走到林仲达身边，低低的道：“回副总镖头，徐德生已经回来了，那点子就住在南城兴隆客栈里。”林仲达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大概是踩盘来的了。”话声未落，只见一名趟子手急步入朝林仲达、楚玉祥两人道：“二位副总镖头，东方镖头和蓝镖头逮来了一个人。”林仲达问道：“他们逮来了什么人？”

那趟子手道：“小的听说是一名奸细。”

裴允文站起身道：“他们两个真是胡闹，林兄，咱们快出去看看。”

话还没有说完，只见英无双、裴婉兰两人押着一个小贩模样的人走了进来。

裴婉兰还在叱喝着：“还不走得快些，大爷肚子已经饿啦！”

英无双接着道：“你一路上走的要死不活的，以为你同党看到了会来救你，现在到了咱们镖局里，你敢有半点倔强，大爷就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两人一路嚷着已经穿行天井，进入膳厅。

裴允文朝他妹子说道：“你们怎么把人弄到镖局里来了，咱们又不是官府，怎么可以随便逮人？”裴婉兰哼道：“你不知道这厮多可恶，一路尾随着咱们，不是贼党，他盯我们干么？”

英无双道：“其实是他自己不好，我们故意在大街上兜了一个圈子，他还紧跟着不放，蓝兄回过头去，问他谁叫他盯我们的，他还发横呢，说什么大街上人人可走，又不是我们买下来的？蓝兄说：你喜欢跟，就跟我们回镖局去，一下点了他三处穴道，其中一处点了猛咳不已，他才连连告饶，蓝兄要他走在前面，到了镖局，才给他解了穴道。”

阮伯年洪笑一声道：“二位小兄弟做得对，遇上江南分令的人，不逮他回来，难道当面就轻易放过了不成？来、来，你们且坐下来，先填炮肚子，再慢慢的问他不迟。”一面挥挥手道：“杜管事，先把押下去。”

杜永要两名趟子手把那小贩押了下去。

大家就各自落坐，席间谈论的话题，当然是两件事，一是投保的那只锦

盒、二是逮住的这个人。

丁盛笑道：“阮老爷子门下七个人下至今落不明，咱们正愁找不到主子，现在他们自己送来了两条线索，岂不正好？这两件事，并起来还是只有一件，但咱们仍可分作两件来办。”林仲达道：“丁大哥想必已经有了腹案？”

陆长荣笑道：“丁兄是太湖的总堂主，江湖上的事，见多识广，这还用说，咱们听丁兄安排就是了。”

丁盛道：“总镖头好说，第一、那何金发落脚在兴隆客栈，咱们今晚就到兴隆客栈去踩踩盘，看他有何举动，和些什么样的人来往？他如果夜间出来，就盯住他，第二、咱们这里是镖局，东方兄弟、蓝兄弟二位随便把人逮来了，这可不大方便，待回可由林老弟以副总镖头的身份，去问问他，顺便不妨告诉他咱们镖局今天收到了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正在暗中侦查，他如果不想吃官司的话，就该老老实实的说，如果他真要没有嫌疑，就把他放了。”

裴碗兰抢着道：“丁大哥，这人明明是贼人一党，怎可轻易放他？”

英无双也正要开口！

裴允文道：“丁兄还有下文没说出来呢，你们别打岔。”丁盛朝英无双、裴碗兰笑了笑：“我方才说了，咱们是镖局，他不肯说，又能把他怎么样？严刑逼供？放了他，让他给咱们带路不好吗？”

陆长荣笑道：“丁兄果然高明，咱们就这样办。”英无双道：“丁大哥，这两件差使，我和蓝兄（裴碗兰）总要分一件吧？”

丁盛笑道：“你们两个逮来了一个奸细，已经立了头功，晚上这两件事，没有你们的事了。”

裴碗兰道：“丁大哥，这人是咱们逮来的，当然还是咱们盯他了。”

“不！”丁盛道：“你们两个，人家已经认得是咱们镖局的人了，盯他的人，可不能让他认出来，必要时，还可以再把他逮住，那时就要用上点手法，不怕他不认，所以你们两个就不能去了。”

裴碗兰道：“那你要派谁去呢？”

丁盛笑道：“你们如果觉得闲着没事做，倒也不妨去活动活动手脚……”

英无双喜道：“丁大哥，你要我们做什么事？”

丁盛道：“方才我不是说有两件事吗？现在咱们不妨来分配一下人手，总镖头、林老弟，这里认识的人多，当然不能出去，阮兄、裴老弟，也留在这里，因为今天有人来投保了，这当然是对方的阴谋，虽然保的东西数目并不大，但万一丢了，镖局招牌岂不砸了，所以镖局中也该有留守的人。”

阮传栋笑道：“丁兄不让咱们去，还说了一番大道理出来。”

阮伯年道：“丁老弟说的确是经验之谈，你们年轻人只知去凑热闹，丢了锦盒，东海镖局刚复业，这招牌如何砸得起？”

丁盛又说道：“现在先说到兴隆客栈去踩盘，可由赵雷先去，由我和楚兄弟、东方兄弟、蓝兄弟四人随后接应。林兄弟释放了那个小贩之后，由孙风跟着他，李云跟在孙风后面去打接应就够了。”

他说出来了，大家自表同意。饭后，丁盛悄悄的嘱咐了赵雷几句，赵雷立即起身，回房换过衣衫，先行走了。

裴碗兰问道：“丁大哥，咱们什么时候走呢？”

丁盛笑道：“还早着呢，夜行人那有这么早就出动的？”

却说林仲达一个人来至后进，跨进一间幽暗的屋中，两名趟子手坐在长板凳上，看守着那个小贩的模样的人。

林仲达道：“你们出去好了。”

两名趟子手依言退出。

林仲达点起了油盏，伸手替他拍开被制的穴道。

那小贩目光一动，看到暗沉沉的屋中，只有林仲达和他两人，不觉暗暗吃惊，一面说道：“你们这里是东海镖局，不是什么衙门，你们无缘无故把我掳来，究竟想做什么？”

林仲达看他嘴上说得很硬，脸上却已流露出怯意来，不觉朝他微微一笑道：“在下想问你几句话。”小贩道：“你们私设刑堂，想严刑逼供吗？”

林仲达笑道：“这里像设了刑堂吗？”

小贩道：“那你想问什么？”林仲达说道：“在下林仲达，是这里的副总镖头，今天早晨，咱们收到一个锦盒，里面装的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

小贩道：“我是做小生意的，人头和我有什么关系？”林仲达脸色沉了下来，说道：“咱们正在侦查之中，你跟踪咱们侦查的人，朋友自然有很大的嫌疑，你如果不肯实话实说，咱们只有把你送官究办，你是不是小贩，有没有嫌疑，自有官府会问你的。”

小贩吃了一惊，口气立时软了下来，说道：“林副总镖头，小人一生从没见过官府，小人只是做小生意的，你副总镖头不认识小人，小人经常在你绸布店门口做生意，所以认识副总镖头，小人只是从东门来，跟在二位镖头后面，二位镖头回过身来，就说小人跟踪他们，真的是冤枉的……”林仲达道：“你说的是真话？”

小贩道：“副总镖头若是不信，可以去问你们绸布庄里阿福，还有许师傅，他们都认得小人。”

林仲达听他这一说，不觉点点头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小贩道：“小人余大中。”

林仲达道：“你怎不早说？好？我相信你，你可以去了。”小贩连连拱手道：“多谢副总镖头，小人走了。”林仲达道：“慢点。”一面朝站在门口的一名趟子手吩咐道：“领他从后门出去。”

那趟子手答应一声，说道：“你随我来。”

小贩又朝林仲达谢了几句，才跟着那趟子手朝后门走去。

小贩离开东海镖局，就像离开了牢笼，脚下加紧，一路疾走，但他走得并不快，只是和普通毫无武功的人一样。这样穿过两条横街，忽然朝小巷中闪了进去。

他在闪进小巷之时，当然也迅速的朝身后打量了一眼，身后并没有人跟踪，心中暗暗感到奇怪，东海镖局居然会没人盯着自己下来。于是他就低头疾走，忽然脚下一停，目光朝左右一扫，一下闪进一家后门。

那是一家当铺的后门，他穿过院子，扬长从前门出去。

现在他放心了，就算东海镖局有人跟踪，也被他甩脱了。

他从这家当铺走出之时，早已从身上脱下那件脏兮兮的小贩服装，身上穿的变成半新不旧的大褂，手中还拿着脱下来的一团衣服，反正你是从当铺大门走出去的，手中拿着衣服也没人会觉得奇怪。

方才是小贩模样，还弯着腰，好像见人陪笑打躬似的，一副猥琐，如今他腰干挺直了，衣衫也不一样了，虽然面貌没有改变，人却换了一个样子，就算有跟踪，也会舍他而去。（跟踪在后面的人，注意的当然是被跟踪的体型和衣衫，现在都改变了）

于是他施施然走出大街上，转了一圈，现在他已可确定后面真的没人跟踪，这回他脚下突然加快，一路往南飞奔，不大工夫，就奔近城脚，划手作势，跃登城墙，迅即回头看去，身后当然没人。

他脸上微露冷笑，再一划手，飞落城外，就放腿急掠，一路奔行而去。

奉命跟踪他的孙风，一身轻功，在江湖上可以说是一流的，虽说你小贩只是一个三流角色，就算你身手再高，他跟在你后头，你也休想看得到。

因此，从小贩折入小巷，再从当铺前门走出，孙风就一直跟在他身后，现在小贩出了南城，孙风自然也跟了下去。

一会工夫，少说也奔行了二十来里，前面小贩忽然舍了大路，掠入一片松林。

江湖上原有“遇林莫入”的成语，意思是敌人闪入树林，纵然没有厉害埋伏，但他可以隐身暗处，出手偷袭。孙风艺高胆大，自然不会把区区一个小贩放在眼里，身形一晃，跟着掠入。

松林并不密，林间还有一条小路穿林而入。孙风堪堪跟入松林，突然前面有人低喝一声道：“什么人？”

孙风反应何等快速，声音入耳，人已提气长身，悄无声息的跃上附近一颗松树。

只听前面的小贩已经开口了：“合字，镇三。”

这自然是他们的口号了，孙风凝目看去，松林间果然有四个暗岗，各自隐伏在树后，要不是对方开口，真还不易发现。

正待纵身掠起，突听身后响起一声轻微的飒然风声，他以轻功出名，耳目自然十分敏税，不待对方欺近，已经闪开数尺，迅疾回过身去。

那人身法极快，孙风堪堪闪开，他已相继掠到，口中低喝一声：“孙兄，是我。”

孙风方自一怔，只觉对方声音听来极熟，还没听出这人是谁？

那人已经压低声音说道：“李兄遭人偷袭，伤得不轻，孙兄快随兄弟来。”话声出口，人已翩然往林外掠去。

孙风听得暗暗一惊，李云是跟随自己身后来的，最多和自己保持十丈距离，何以自己会没听到他和人动手的声音？再说自己四人，武功都是在伯仲之间，以李云的身手，也不可能一招之间就伤在人家手下。

但这人已经匆匆返身出林，说的话又不能使人不信，因为李云和自己两人跟踪小贩，只有镖局中人才知道。

他心念转动之际，人已跟着回出松林，只见那人已掠出去数丈之外，也就跟着掠了过去。

两人一前一后奔出一箭来路，那人果然站停下来，孙风也跟着掠到，这一对面，自然看清楚了，这人正是东海镖局总镖头陆长荣。

他没待孙风开口，就伸手一指路旁卧地的人，说道：“兄弟是怕对方可能另有阴谋，赶来支援二位的，不想刚追到这里，就发现李兄中人暗算，卧地不起，似乎伤得不轻，才要孙兄赶快回来……”

孙风目光一注，躺卧在地上的不是李云，还是谁来？心头不由一惊，只要看他卷伏不动，分明伤势极重，急忙走上一步，蹲下身去，口中叫道：“李兄，你……”

话声未落，陆长荣也跨上一步，到了身边，一掌朝孙风背后拍落。

孙风为人机警，陡觉背后寒风袭体，蹲着的人立即就地一个打滚，滚出

去四五尺远，避开了一击。

陆长荣一掌落空，口中发出一声阴笑，没待孙风站起，一个箭步，举手又是一掌追击过来。

孙风是什么人，他身子滚出，早就料到陆长荣会趁势追击，没待对方追到，左手扬处打出三点暗器，身子又随着滚出去数尺，右手再扬，又打出五支袖箭，人已一跃而起，从身边取出一柄铁骨摺扇。

陆长荣没想到孙风人还没有跃起，就会抖手打出暗器来，他欺过来的人，来势何等快速，三点寒星几乎一闪而至，等他发觉，已是不及，急忙挥手一掌，拍出一记掌风，把三点暗器一齐震飞出去。

这一耽搁，孙风五支细箭又迎面射到。陆长荣一身武功也极为了得，只见从他身前闪起一片剑光，又把五支袖箭一齐击落。

但他没想到孙风以暗器、轻功，列名敖湖主身边卫士，他的暗器手法，岂会如此简单？

先前发出三点寒星，只是在措手不及之际打出的。

但他第二次滚出去，已经有了准备，打出五支袖箭，只须一按机簧之劳，没有什么手法可言，但他右手这一扬，却打出了两支问心钉，因为他人还未站起，这两支问心钉就是贴地射出，等到了陆长荣身后双肩，五支袖箭正面射去，只不过是引他注意前面而已。

陆长荣挥手发剑，上身自然要向右侧，打到他左肩的一支擦衣而过，但打到右肩的这一支却打个正着。

陆长荣堪堪击落五支袖箭，陡觉右肩一麻，肩头就有麻木之感，心中大吃一惊，眼看孙风已经从地上一跃而起，那敢恋战，双足一顿，飞身疾掠，朝松林中投去。

孙风不知李云是死是活，伤势如何，自然不能舍了李云追去，当下回身走到李云身边，俯身看去，李云双目紫闭，气若游丝，总算还没有死，一时也无暇多看，立即双手抄起，一路施展轻功，好赶回镖局施救。

这时初更已过。南城兴隆客栈门首还点着一盏风灯。

客栈门前的风灯，一晚都不熄的。

客栈的两扇大门，虽然已经掩上了一扇，另一扇当然也是澈夜不关的。

但客栈里的客人，都守着两句老话：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这时初更已过，大家当然早已入了睡乡。

只有后进左厢房，灯虽已熄，人却没睡，一个人站在黝黑的房间里，临近窗下，不时的朝窗外张望，花格子窗上，早已戳了一个小孔，这小孔正面对着小天井右首一个房间——右厢房。

这人正是赵雷，他在晚餐之后，换了一身长衫，也戴上了一张面具，投宿到兴隆客栈来的。

他是一个精细的人，这一阵工夫，他已把住在兴隆客栈的十几个客人，姓名、行业都摸清楚了。

向东海镖局投保一只锦盒的何金发，倒不是假名字，一问伙计就知道，他就是住在后进的右首厢房之中。据店伙说，他是金陵一家粮行的掌柜，到镇江来，经常落脚在兴隆客栈的，也是兴隆客栈的老主顾。

那就没有可怀疑的了，金陵的粮行掌柜，和芜湖的粮商自然有往来，他托镖局把一盒实首饰送去芜湖，那也没错。

赵雷是踩盘来的，但住在兴隆客栈的客人，几乎没有一个岔眼的人。那

么只有一个可能，对方早晨送去的锦盒，是故意说南城兴隆客栈的，主要是转移东海镖局的目标。

但巧也巧在这里，何金发送去的锦盒，竟会和早晨送去的一只一模一样，而他又住在兴隆客栈，如果说这是巧合，谁都不会相信。

就算早晨那锦盒也是何金发送去的，那么下午他又拿一只相同的锦盒到镖局去投保，这又为了什么呢？他怕人家不知道，不去追查，才要自露身份？

这种种都是说不通的事，如果人头真是他送去的，他怎么还会有恃无恐的住在客栈里不走？

赵雷当然是老江湖，但经他仔细的思索了一会，把老江湖也给弄糊涂了。

他和何金发，两个房间，只隔着一个小天井，他这许时间，一直站在窗下，隔窗相望，暗中监视着对方的行动。何金发一直没露面，很可能他已泰然进入梦境。赵雷又凑着眼睛对面望了一下，时间应该初更已过，这是丁总堂主和自己约好的时间了。他只是负责监视何金发来的，有什么行动，当然不敢擅自主张，要丁盛来决定。于是他直起身，悄悄走近后窗，打开窗户，嗖的穿窗而出，双臂一划，悄无声息的跃登屋面，再一点足，越过一重屋脊，才飘落地面，这里也是兴隆客栈的后面，靠近街梢，过去是一片菜畦，右边还有一颗几人合抱的大树。他刚刚掠过，突听耳边响起丁盛传音入密的声音：“你快上来。”

赵雷腾身飞起，跃上树干，丁盛、楚玉祥、裴晚兰、英无双都在树上。

丁盛悄问道：“姓何的还住在客店里么？”

赵雷点点头，把自己探听到的都说了一遍。

丁盛攒眉道：“这么说兴隆客店没有什么可疑的人了？”赵雷道：“属下认为此人无可疑，目前还很难说。”丁盛点点头道：“那么你还是回客店去，不宜打草惊蛇，再看他一天，有些什么人和他来往，或者他去过什么地方，都要特别注意。”

赵雷道：“属下省得。”话声一落，正待飞身落地！楚玉祥口中嘘了一声，低声道：“赵兄且慢，客店屋上出现了一个夜行人！”

大家经他一说，不约而同的凝目看去，楚玉祥说得没错，兴隆客栈屋上果然正有一条黑影越过屋脊，飘落地面，他走的路线，和赵雷一样。

赵雷轻哼一声道：“看来他是跟踪属下来的了。”丁盛道：“你们且莫作声，他就是朝这里来的。”楚玉祥口中轻咦道：“会是何金发！”

他目光敏锐，那人相距还在十数丈外，已可看清何金发的面貌了。

英无双悄声道：“咱们要不要去把他拿下了？”丁盛道：“他过来了，你们不可出声，更不可轻举妄动。”那人在这两句话的工夫，已经掠近树下，现在大家都可以看清他的面貌了，不是下午去东海镖局投保锦盒的何金发，还有谁来？他目光左右环顾，看看没人，脚下突然加快，一路奔行而去。

丁盛低笑道：“看来咱们不虚此行！”

裴晚兰道：“丁大哥，现在可以去拦住他了。”丁盛笑道：“拦住他有什么用？他替我们带路不好吗？”英无双催道：“那就快走了。”

丁盛道：“不用急，谅他也跑不出我们的眼底去，我们也不能一窝蜂的追下去，此人看来十分狡猾，人多了跟在他后面，容易被他发现，赵兄，你先跟下去。”

赵雷答应一声，立即飘身落地，远远的缀了下去。裴晚兰问道：“我们呢？”

丁盛笑道：“我先下去，跟踪赵雷，你们三个只要跟住我就好了，不过要离开得远一点。”

话声一落，人已随着飞出大树，像一缕轻烟，往北首飞去。

英无双道：“大哥，现在该我们了。”

楚玉祥道：“好，你们跟我来。”

三人飘落地面，眼看丁盛一条人影已经掠出十数丈外，也就远远跟了下去。

裴晚兰道：“这人不知到那里去的，今晚咱们最好逮住他们几个，也给阮老爷子出口气。”

英无双道：“他到这时候才出来，可见行动十分隐秘，说不定是到江南分令去的了。”

裴晚兰道：“那么咱们正好把他们分令挑了。”楚玉祥笑道：“你们好大的口气！”

裴晚兰回头笑道：“有你楚大哥在一起，还怕挑不了区区一个分令？”

前后五人这一路疾奔，不消片刻，已经到了北门城墙，最前面的何金发好像根本不知道后面有人跟踪，他一路奔行，连头也没回一下，其实就算他回过头来，跟踪他的赵雷，江湖经验何等丰富，岂会给他看到？

现在，到了城脚，何金发依然没有回头，双脚一顿，一个人拔身而起，一下扑上城墙，再一顿足，就往城外跃落。赵雷跟着飞身而上，跃落平地，眼看何金发依然一路低头关奔，从未回头看过一下，心中不禁暗暗生疑，心想：“此人一身武功，看去不弱，他从兴隆客栈起出，要在初更以后，分明行动极为隐秘，江湖上人，应该处处提防，不可能一路奔行，始终不朝后面看上一眼，这一情形，岂不大悖常情？莫非他有意把自己等人引到这里来的？”

他虽然起疑，但有总堂主和楚大侠等人跟在后面，料想纵有埋伏，又何惧之有？

这一阵工夫，又快奔行了二十来里，前面的何金发忽然舍了大路，朝左侧一片松林闪了进去。

不，他一低头，就像被猎人追逐的野兽，双足一蹬，头前身后，飞快的朝林中窜入。

赵雷心中暗暗冷笑，同样双足轻点，衔尾追入，但就在这一瞬之间，比他先一步窜入林来的何金发，业已走得不见踪影！

赵雷心头不期一紧，自己奉命盯人来的，这还是跟随楚大侠到镇江来的第一件差事，竟会把人盯丢了，岂不丢人？

心念一动，立即一吸真气，身形如电，朝林中追入。就在此时，蓦地疾风飒然，有人从身后拍来一掌，劲风嘶啸，出手一掌就十分凌厉。

赵雷是何许人？他进入松林，早就功凝百穴，耳听八方，岂会中你偷袭，身子一个轻旋，口中大喝一声，顺掌随着转身之际，已经迎劈出去。

他这声大喝，正是知会后面的人，林中有伏。

双方这一记快逾雷奔，但听蓬然一声，劲风四卷，两个人居然半斤八两，毫无逊色，各自被震得上身晃动，后退了一步！

赵雷是太湖八卫之首，口中又是一声大笑，身形一晃，一退即发，凌空飞扑过去，人还未到，双手已在腰间取出双铜，宛如双龙戏水，猛攻过去。这一招当真有如雷轰电劈，快速绝伦！

那人大吃一惊，急急往后跃退。赵雷一招出手，岂肯让你缓过手来，乘势追击，双铜像狂风骤雨般疾卷而出。

那人被逼得在林中连连躲闪，才呛的一声掣出长剑，奋起迎击，一支长剑剑光乱闪，剑势开阖，敌住了双铜的攻势。

跟在赵雷身后的丁盛，堪堪扑到林前，就听到赵雷的一声大喝，自然是林中有伏，急忙朝身后打了一个手势，首先冲入林去。

他身形刚一扑入，陡听有人冷笑一声。一条黑影嗖的朝左掠去。

丁盛大喝道：“冤崽子，丁某前面，用不着诱敌。”

跟着黑影追去。

两条人影穿林深入，约莫有一箭之遥，前面黑影忽然转过身子，站停下来。

丁盛追去的人也立即站住，目光一注，只见那人身穿一袭青衫，腰佩红穗长剑，但头脸却蒙着黑布，只露出两个眼孔，目光炯炯朝自己投来，冷森的道：“你是太湖过江龙丁盛？”

丁盛大笑道：“不错，丁某行不改姓，坐不更名，正是丁盛，阁下呢？你自己说吧，这般见不得人？连头脸都要用黑布包起来？”

蒙面青衣人冷声道：“咱们要找的是东海镖局，和太湖帮无关，丁朋友似乎用不着淌这场浑水，依在下相劝，丁朋友立即回转太湖，免伤双方和气。”

丁盛大笑道：“阁下要丁某退出这场是非，总该亮亮你的身份，阁下不肯以真面目示人，咱们有什么和气可言？”蒙面青衣人嘿然道：“丁朋友这么说，咱们就没有好说的丁盛道：“阁下不肯取下蒙面黑布，咱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蒙面青衣人冷然道：“丁朋友可知和咱们作对的后果吗？”丁盛目射精芒，大笑道：“阁下是江南分令的人？咱们作对也不是今晚开始的了，来来，丁某这就伸量伸量和你们作对的后果！”

话声出口，锵的一声掣出剑来。

蒙面青衣冷笑一声，翻腕抽剑。

就在此时，丁盛陡听身后一阵刷刷轻响，不用回头，就可听出有三个人一齐朝自己围来，这就侧退半步，目光一动，就发现果然有三个人品字形欺到身后。

林中光线幽暗，着不清他们的面貌，但他们手中扑刀闪着蓝芒，分明淬过剧毒。不觉仰天大笑一声道：“原来你们想倚多为胜，丁某就以手中长剑，会会你们这些江南分令的么魔小鬼。”

话声出口，人已一扑而上，手中长剑呼的一声，一道匹练，疾快无伦朝蒙面青衣人劈去。

这一剑剑光如轮，势道劲急，蒙面青衣人不敢和他硬接，身形一下飘飞开去。

那三个使扑刀的汉子一见丁盛出手，也立即挥刀扑攻过来。

丁盛早就料到蒙面青衣人他们共有四个之多，决不肯和自己硬打硬砸的，因此这一剑剑势虽盛，其实只是一记虚招，他的主要对象还是身后使刀汉子，剑势未尽，突然一声大喝，身形飞旋，带转剑势，剑光猛地朝三人回扫过去。

三个人挥刀扑来，骤见他剑使“横扫三军”，拦腰扫到，一时收刀不及，各自被逼得后退了一步。

丁盛大笑道：“原来江南分令，都是些酒囊饭袋，连敢接丁某一剑的人都没有。”

他对敌经验老到，蒙面青衣人飘飞开去。自己才向三个使刀汉子扫出去的，那么在自己扫出这一剑的时候，也正当是蒙面青衣人发剑的时候了。

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蒙面青衣人果然疾欺而上，抖腕发剑朝他刺来。

丁盛故作不见，直等他刺出的长剑，快要接近，他朝三个使刀汉子是往右扫去的，现在手腕突然又向左回扫过去。

他这一下拿捏得极准，长剑一来一去，快若闪电，等到蒙面青衣人剑势点到，他长剑也正好回扫到身前，两支长剑乍然撞在一起，只听一声锵然剑鸣，飞起一串火花，丁盛屹立不动，蒙面青衣人却被震退了一步。

但青衣人刚被震退，三个使扑刀的同时吆喝一声，又挥刀攻上。

先前丁盛还以为蒙面青衣人功力必然高过三个使刀的，因此对三人并没十分注意，这回三人一扑而上，卷起三道凌厉刀风，虽是各攻各的，招式也各不相同，但他们身法步法，竟似互相配合，一刀出手，第二、第三刀接连攻来。

蒙面青衣人也一退即上，挥剑加入。

刹那之间，一片刀光剑影，围着丁盛涌起。丁盛也奋起神威，一支长剑大开大阖，力敌四人，毫不稍让。

在他们附近一二丈内，粗如儿臂松树，纷纷被划过的刀光剑芒削断，枝干纷飞，杀得天昏地暗，敌我难分。

楚玉祥、英无双、裴婉兰三人跟在丁盛后面，掠入松林，丁盛已被蒙面青衣人引开，是以入林之初，并没有人袭击。

裴婉兰侧耳一听，伸手拉丁一下英无双的衣角，悄声道：“我们两人一路，去找几个贼人，活动活动手脚。”

英无双道：“对，这片林中多来上几个贼人才好。”

两位姑娘话声甫出，突听有人发出阴森的笑声，说道：“咱们已在这里恭候多时，你们不用走了。”

声音十分低沉，但他话声一落，树林间忽然闪出二个人影。

楚玉祥走在前面，心头暗暗一惊，他们已经和自己立身之处相距不过两丈，自己竟会一无所觉，凝目看去，这两人都是一身青衫，头面蒙着黑布，只有两个眼孔闪着炯炯神光，并肩站在前面。

楚玉祥听到赵雷的喝声，是在松林深处的左首，接着又响起丁盛的笑声，却在松林的右首，心中不禁一动，忖道：“赵雷和丁大哥，分别被他们引开，如今又有两个蒙面人拦住去路，分明是早就设好了埋伏，把自己几人引来的了！”

心念转动，陡地剑眉一竖，喝道：“你们大概是江南分令的人了，只可惜你们只有两个人，还拦不住我楚某。”

英无双抢着道：“大哥，这两个人用不着你出手了。”

裴婉兰道：“对，大哥，你别出手，瞧我和英兄弟去把他们打发了。”

两人随着话声，呛呛剑鸣，两条人影已经一左一右疾掠出去，剑先人后，轿声喝道：“小贼亮剑呀！”剑光已分向两人奔去。

那两个蒙面青衣人动作极快，英无双，裴婉兰双双欺近，左首一个冷笑一声：“原来是两个丫头片子！”两人同时抬手抽剑，发剑迎击。

英无双怒声道：“你才是丫头片子，臭小子！”她口中说得像连珠一般，

没待对方攻到，身形飘飞，刷刷两剑，疾划出去。

左首蒙面人刚发了一招，本是和她抢攻的剑招，出手也并不算慢，但不知怎的，自己堪堪递出，对方又是两剑急刺过来，他简直连还手的时间都没有，急忙吸气后跃。英无双最近已把大哥教她的十三式剑法都练熟了，一剑出手，剑势连翩，宛如灵蛇乱闪，那蒙面青衣人一连被逼得后退了四五步。

英无双脚下忽然一停，冷冷的哼了一声道：“你老是后退作甚？像你这样的脓包，也算是埋伏了？本公子……”她话还没有说完，突觉身后疾风一飒，从两棵大树后面，闪出三条人影，一声不作，抡刀就砍。

对面蒙面人也在此时大喝一声，长剑抡动，欺身直上，挥剑攻来。

原来他连连后退，是因为大树后面还伏着三个帮手。英无双身形一晃，避开三人的袭击，冷笑道：“你们再多来几个，本公子也不在乎。”

你别小看了蒙面青衣人，他剑势展开，长剑忽刺忽劈，招式极为诡异，那三个使刀汉子两柄扑刀，闪着蓝芒，卷起冷厉刀风，攻势凌厉猛烈，即使是一流刀手，也不过如此。

以四人围攻一个，自然凶厉万分，但他们遇上的对手，却是英无双，使出来的剑法，又是绿袍神君的十三式，威力之强；非同小可，任你们一剑三刀攻势如何凶猛，她皓腕挥动，剑光连闪，居然以一敌四，还使得挥洒自如，越打越有精神，连左手“九阴神功”都不敢使出来，怕一下击伤了对方，自己就没人好动手了。

裴皖兰向右掠出，挥剑攻向右首蒙面人，剑势乍发，就被对方挥出的一剑拦住，响起“当”的一声金铁交鸣，蒙面人突然倒飞出去一丈来远。

裴姑娘只当自己出手一剑，就把人家击退，口中一声娇叱：“你还往哪里走？”

纵身飞扑过去，人还未到，抖手发剑，一片错落剑花，迎面像扇面般展开。

蒙面人冷笑一声：“小丫头，你是找死！”

他退后一丈正是早就预先定好的动手之处，四周松树，业已砍去，足有一二丈见方，这回不再退让，随声发剑，剑势像长虹乍现，直向裴姑娘一片错落剑花劈来。

在这同时，裴皖兰身后，也悄无声息的出现了三个手持扑刀的汉子，品字形围了上去。

江南分令果然在这片松林中调集了不少人手，好像早就知道楚玉祥等一行有五个人，也早就分配好了人手和场地一般！

楚玉祥因两位妹子抢着出手，自己只好站停下来，那知双方甫一接触，对方两人就连连后退，他们在松林之间，果然埋伏了人手，这一瞬间，就从英无双、裴皖兰二人身后闪出六个使刀的汉子来。

他知道英无双练成“九阴神功”，又学会了绿袍师父十三式剑法，敌人再厉害，也伤不了她，但裴皖兰可不同，自己虽没看到过她武功如何，但以一敌四，可以想得到绝非对方的敌手。

心中想着，就朗笑道：“江南分令当真都是无耻之徒，倚多为胜，算得了什么？”

正待飞身赶去，陡听一声阴森的冷笑，传入耳中，一道人影，挟着一道凌厉劲风，奇快无比的朝自己当头扑落！

只要听此人笑声低沉而阴，但入耳铿锵，显然是一个劲敌，这人，也正

是刚才发话之人！

楚玉祥心急裴琬兰不是对方敌手，万一有个失闪，自己如何对得起裴老爷子？他连扑下来的人影还没看清，右手业已闪电朝上拍出一掌，人也吸气长身，朝裴琬兰身后虹射而去。

但听“砰”然一声，两股劲气交击，发出闷雷似的暴响，扑落的那人，等到飞身落地，楚玉祥早就飞掠出去。

这落到地上的人，竟是一个骨瘦如柴，脸色焦黄，咀上留站两撇花白胡子的老者。他几乎不敢相信楚玉祥在自己扑落之时，只挥手拍出一掌，掌势出手，人已飞走，他掌劲居然还会在原地，硬接了自己一掌。（一般情形，人已飞走了，拍出的掌力也自然消失）一时双目金芒飞闪，沉嘿道：“小子好快的身法！”

裴琬兰身后出现的三个持刀汉子正好品字形围了上去，三柄扑刀抡处，三道刀光闪起幽暗的蓝芒，朝裴琬兰身后和左右两侧攻出。

突然间在裴琬兰身边多出了一条人影，人影手上忽然扬起一道雪亮的寒光，但听接连三声“嗒”“嗒”“嗒”轻响，三个汉子手上的淬毒扑刀立即为之一轻，原来已被人家齐中削断。

这一眨眼之间，就起了这大的变化，当真是令人目不暇接，三个使刀的连人家影子都没看清，手中扑刀已被削断，总算他们武功不弱，立即上身一仰，往后暴退出去。

### 第十三章 诡计多端

就在他们暴退之际，另一条人影疾逾飞鸟从林梢飞落。不，他是疾逾鹰隼朝削断三十汉子手中扑刀的人影当头扑落，人还未到，一道凌厉无匹的狂飚，已笼罩一二丈方圆，朝那人影当头罩落。

从三个持刀汉子品字形在裴晚兰身后出现，到扑刀被削，和另一道人影挟着强猛掌风凌空飞击，前后之间，不过是电光石火般事。

那削断三个持刀汉子手中扑刀的是楚玉祥，凌空朝楚玉祥当头扑来的则是那个骨瘦如柴的白髯老者。楚玉祥堪堪站停，就发觉一道令人窒息的掌风迎面劈来，不觉目光一凝，朝笑道：“阁下这是第二次偷袭了！”左掌翻起，凌空拍去。

方才他曾和白髯老者对过一掌，那是他在掌势出手之后，人已纵身朝这里飞来，只能说是挥了一掌就走，还是和白髯老者铢两悉称。

这回他看白髯老者第二次偷袭，心头不觉微有怒意，挥手发掌，掌上力道自然也加强了许多。

但白髯老者也因楚玉祥拍他一掌，纵身就走，掌力之强还和他打成平手，心中自然大是不服，你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老夫掌上，下过几十年苦功，难道还会比不过你？因此，他人虽凌空扑来，但这一掌上，几乎已用上了八成力道。要知他人在空中，力道无处着实，能使得出八成功力，已非普通人所能办到了。

这回如果双方同样用上八成力道，当然是楚玉祥占了便宜，一个在空中无处着力，一个双足站椿，往上迎击，但听蓬然一声巨响，楚玉祥凛立不动，白髯老者扑落的人忽然腾空而上，连翻了两个筋斗，才落到地上。

这一瞬间，只见他双目精芒乱闪，几乎惊讶欲绝，凭他数十年修为的功力，这八成力道，武林中能够接下来的人，只是为数不多，这小子只不过二十出头年纪，那来这么深厚的功力？口中蓦地厉笑道：“好，好，你再接老夫一掌！”

他两次发掌，都被楚玉祥接下，这一掌上，自然凝聚了十二成功力而发，一只鸡爪般的手掌，掌心微凹，缓缓朝楚玉祥推来，掌势出手，五根手指和微凹的掌心，杀那间变成灰白的枯骨一般，简直灰白得毫无生气，不像是活人的手掌。

这是“白骨爪”，已经不能算是掌功了，但也有人称之为“白煞掌”。

“白骨爪”是白骨门的独门功力，也只有白骨门的人才能练习。白骨门的人，很少涉足江湖，也从没有介入江湖恩怨。那是因为白骨门门规极严，但也决不允许门下弟子遭任何人的欺侮。

你如果和白骨门结了仇，除非你把白骨门的人统统杀戮殆尽，否则总会有人取去你的性命。因此江湖上人瞧到白骨门，就会退避三舍，避之不及。

楚玉祥当然不知这些，你挥掌击来，我就挥拳迎击。这是第三掌，他使出来的也正好是绿袍师父“三刀、十三剑”的第三刀。

“三刀”，其实只是掌法而已，掌而曰刀，它的犀利自然可想而知。

正因这一掌上，两个人都动了真怒，一个掌上使出十二成力道，一个也出了全力！

绿袍神君只传了楚玉祥“三刀、十三剑”，这三刀也可以说融合各门各派的掌功精华浓缩而来，威力之强，自不待言，这下两人掌势甫发，四周空

气立受挤压，向四外涌出，接着响起一声嗤的轻嘶。

楚玉祥右手直竖如刀，一股锐利无匹的掌锋，一下把白髯老者如抓如推的劲力，像裁纸一样，当中剖开，乘势直入，等到白髯老者发觉不对，再待撤招，已是不及，一条右臂如被利刃劈开，真气骤泄，立时垂了下去。

这一下不禁使白髯老者大吃一惊，厉声喝道：“姓楚的小子，你给我听着，废臂之仇，涂某自会找你算帐，咱们后会有期。”

楚玉祥听说自己废了他一条臂膀，心头大感惊异，但人家说出狠话来，不觉大笑道：“阁下有本领只管找我好了，你和江南分令沆瀣一气，两次向楚某偷袭，又怪得谁来？楚某连江南分令都不放在心上，何在乎你区区一个糟老头？要找楚某，随时候教。”

在他说话之时，白胡老者已经双足一顿，划空飞去。

楚玉祥目光一注，发现和裴晚兰动手的蒙面青衣人剑势开阖，着着进逼，裴姑娘一支长剑已只有招架之功，还手无力，口中大喝一声：“江南分令的贼子，今晚饶你们不得！”

身形一晃，倏然朝剑光中欺入，右手寒螭剑闪电削出，嗒的一声，已把对方长剑齐中削断，左手同时一记擒拿手，朝蒙面人右腕抓去。

那蒙面青衣人武功也自了得，右手长剑只和人家寒光乍接，忽然一轻，心知不对，急急往后跃退。

那知裴晚兰一直受制于人，心里又气又急，楚玉祥一剑削断对方长剑，攻势顿解，她立时反守为攻，长剑顺手疾刺而出。

她出手极快，蒙面人退得也不慢，但因楚玉祥抓他右腕之故，他身子向左一侧，正好被剑尖划过，左肩登时血流如注，他那敢稍停，双脚一顿，穿上树林。

裴晚兰清叱道：“看你往那里逃？”正待纵身扑起！

楚玉祥忙道：“蓝兄弟，不用追了，你帮东方兄弟，收拾贼人，再去支援丁大哥，我找赵雷去。”

英无双一支长剑力战四人，愈打愈觉得心应手，使得寒光飞闪，盘旋生风，三个使刀的纵然联手合击，还是处处被逼，连连退闪。

其中最难堪的还是蒙面青衣人，平日自诩剑法无敌，如今自己这边共有四人之多，对方只有一人，不但无法把他拿下，竟然连对方层出不穷的剑招，都接应不暇，但武术一道，就是如此，你比人家差了一着，胜固无望，就是想扳回颓势，都难如登天，空自愤怒填膺，不住的发动攻势，还是徒劳无功。

就在此时，只听裴晚兰的声音喝道：“东方兄弟，我来帮你。”

人影一晃，一道剑光匹练般加入。

英无双笑道：“蓝兄，我只是逗着他们替我喂喂剑招的，真要伤他们的话，早就叫他们全躺下去的。”

裴晚兰道：“楚大哥赶去接应赵雷了，我们那就快些把他们收拾了，还要去支援丁大哥，别再耽误时间啦！”

蒙面青衣人正在怒火进顶之时，听了两人这番话，当真把他激得七孔生烟，口中大喝一声，长剑突然使了一招“疏影横斜”朝裴晚兰疾刺过去。

他方才剑势守得极密，尚且没有反击的机会，此时舍了英无双，朝裴晚兰攻去，他这一旋身，岂非露出一个极大的空隙？英无双左手一挥，拍的一声击在他肩头之上。

要知他用剑和四人搏斗，一直小心翼翼不敢让“九阴神功”运上剑身，

为的是可以和他们多打几招过过瘾，如今拍出去的既是左手，直接拍上对方肩头“九阴神功”自然应手而生。

那蒙面青衣人骤觉右肩如被一块寒冰贴到肉上，奇冷澈骨，整条右臂再也无法动弹，手中长剑登时当的一声堕落地上，差幸他见机得快，赶紧一吸真气，长身拔起，窜上树林。

英无双笑道：“如何，本公子真要出手，你们谁都躲闪不开！”

刷刷两剑，刺向两个使刀汉子，左手又是一掌朝另一个拍去。

她左手拍出，就有一道寒风应掌而生，那使刀汉子只觉寒风扑来，几乎连气都透不过来，要待闪避，被裴晚兰一剑刺中左腰，身子疾转，跟着又是一脚，踢在他“委中穴”上，那汉子只“啊”了一声，就扑倒在地。

另外两个汉子睹状大惊，急撒刀后跃。

英无双那肯让他们逃手去，冷哼一声：“你们两个想走可没这么容易！”一下纵身扑起，右手挺剑，左手拍掌，人如风飘，一下追到两人面前。

两个使刀汉子自知不是对方敌手，但人家追扑过来，他们自然也要抵抗，这叫做如虎负嵎，两人同时暴喝一声，两柄扑刀蓝光乍现，急劈而出。

但就在扑刀出手，一道奇冷寒风业已迎面涌到，澈骨寒气透体而入，两人不约而同的打了一个冷噤，英无双长剑一拨，当当两声，扑刀堕地。

裴晚兰双肩一晃，欺了上来，出手点了两人穴道，笑道：“这下拿住了三个！”

英无双道：“可惜那个蒙面的给他逃走了，不过他中了我一掌，就是不死，也会废了他一条手臂。”

裴晚兰道：“楚大哥要我们去支援丁大哥呢，快些走吧！”英无双回头看看被制住穴道的三个汉子，说道：“这三个人呢？”

裴晚兰道：“不要紧，让他们躺在这里好了。”英无双道：“会不会被人来救走？”

裴晚兰唔的笑道：“他们的人，伤的伤，逃的逃，谁还会来救他们？”

英无双道：“好，那我们快走！”

两人匆匆往林中赶去，只听前面刷的一声，似有人影闪动，裴晚兰叱道：“什么人，鬼鬼祟祟的……”“蓝兄弟，是我。”

那人已经闪到一棵大树后面，此时又从树后走了出来，那正是丁盛。

英无双道：“丁大哥贼人都解决了？”丁盛耸耸肩，说道：“给他们跑了。”

裴晚兰道：“丁大哥，怎么会给他跑了呢？”

丁盛笑道：“我以一敌四，对方四人个个武功不弱，我败虽不至于，要胜他们也不容易，刚才忽然听到一声唿哨，四个贼子分四个方向开溜，我想逮他们一个也好，纵身追扑，差点中了他们埋伏的人的暗算，打出一大蓬暗器来，若不是见机得快，只怕还栽了大跟斗呢！”

说到这里，目光一动，问道：“楚师弟呢？”

英无双道：“大哥要我们来支援丁大哥的，他找赵雷去了。”

丁盛道：“那我们快走！”

英无双道：“丁大哥，我们逮住了三个贼人，还在前面。”丁盛大笑道：“看来还是女将行，丁大哥我今晚真是栽到家了，任由他们逃走，一个也没逮住。”

英无双道：“丁大哥，谁说我们是女将了？兄弟东方英，她是蓝兄。”

丁盛点头道：“好，好，二位小兄弟，快领我去看看，别让贼人救走了。”

英无双道：“我们要不要去找大哥和赵雷呢？”丁盛道：“楚师弟赶去了，我们就不用去了，今晚林中埋伏了不少贼人，咱们逮到的三个，别让人家救走了，我们先回去吧！”

三人匆匆回到原来之处，方才躺在地上的三人，果然不见了踪影。

英无双咦道：“三个人呢？”

丁盛笑道：“自然被人救走了。”裴晚兰气道：“早知如此，真该把他们双脚剁了才好。”丁盛笑道：“蓝兄弟，交手的时候，剁了他们双脚，自无话说，已经逮到他们，再剁他们双脚，不觉得残忍吗？”裴晚兰道：“方才没剁他们双脚，才会被人救走，过几天他们又出现了，可能还要剁我们的头，所以我认为你宽恕敌人，就是危害了自己。”

丁盛点头道：“蓝兄弟说的，倒也有理，江湖上这种事情，确也常有，昔年你打了他一掌，过几年他上门寻仇，可能就要了你们命！”

“所以咯！”裴晚兰道：“以后咱们遇上这些贼人，绝不能饶过他们。”

说话之时，楚玉祥、赵雷也一同走了出来。

英无双道：“大哥，你也没逮到人吗？”

楚玉祥笑道：“和赵兄动手的只有两个人，我还没赶去，他们已经舍了赵兄逃走。”

裴晚兰道：“楚大哥，你说气人不气人，我们逮住了三个人，也被他们同党救了。”

楚玉祥含笑道：“江南分令今晚在这片林中，隐伏了不少高手，满以为把咱们引来，定可一一解决，却不料会被咱们击败，今晚这一仗，咱们已可说是大获全胜……”话声未落，突然飞身掠起，朝右首一棵大树飞扑上去，等他落到地上，手中已经多了一个人。

英无双啊道：“原来树上还躲着贼人！”

楚玉祥随手把那人朝地上一扔，喝道：“你是何金发！”那人正是住在兴隆客栈，引着大家到这里来的何金发。何金发被他这下摔得不轻，连忙爬在地上，叩头道：“是，是，小的正是何金发，英雄饶命，小的只是做小买卖，身上只有十几文制钱，没……没有银两……”

丁盛跨上一步，冷笑道：“朋友少装蒜，说，到这里做什么来的？”

何金发望望他，说道：“小的……小……”

丁盛冷冷说道：“你不说实话，老子就扭断你的脖子，快说，你是做什么来的？”

何金发心头有些发毛，嗫嚅的道：“小的是……是……”丁盛挥手就是一个耳光打在他面颊之上，喝道：“是什么？”

何金发心头一慌，脱口说道：“是向副令主报告来的。”丁盛问道：“你们副令主叫什么名字？”

何金发道：“副令主叫陆长荣……”

陆长荣正是东海镖局的总镖头，林仲达、楚玉祥的大师兄。

楚玉祥喝道：“你胡说！”

何金发道：“小的说的是真话，副令主就是陆长荣。”丁盛道：“那么你们的令主是谁呢？”

何金发的道：“小的真的不知道，咱们都是归副令主指挥的。”

丁盛问道：“你向副令主报告什么来的？”

何金发道：“是副令主要小的去向东海镖局投保的，小的是向他覆命来的。”

丁盛道：“你们向东海镖局投保，究竟有什么阴谋？”何金发道：“这个小的真的不知道，小的只是奉命行事。”丁盛道：“东海镖局的收据呢？”何金发从怀中摸出一张收据，递给了丁盛。

丁盛低头看去，革据不假，这就随手递给了楚玉祥，说道：“楚师弟把单据收好了。”

楚玉祥接过，塞入怀中。

何金发吃惊道：“没有这张单据，小的就无法覆命了。”丁盛大笑道：“这是你们江南分令的诡计，单据如何还能给你？”

他不让何金发开口，接着问道：“你们副令主现在什么地方？”

何金发为难道：“小的说出来了性命就难保了。”丁盛沉笑道：“你不说出来性命能保得住吗？”何金发一愣，愁眉苦脸的道：“小的……”

丁盛道：“你说了，咱们可以放你一条生路，不说，老子就在这里挖个坑，把你活埋了。”

何金发听得机伶一颤，他当然知道丁盛是太湖帮的总堂主，说得出，做得到，一时心头大急。

丁盛沉声道：“你说不说？”

何金发：“小的说出来了，你们真的会放小的？”丁盛道：“这个自然，丁某说了岂会不算？”“好，小的说了。”

何金发好似下了极大决心，低低的道：“副令主就在石马庙中。”

丁盛道：“你没说谎？”

何金发道：“小的若是欺骗你丁爷，除非不要命了。”“你知道就好。”

丁盛道：“走，你在前面带路。”何金发作难道：“小的若是给诸位带路，那是真的没有命了。”

丁盛大笑道：“你不带路也活不了命，带路却不一定会没有命，丁某这话，你应该懂。”

何金发望望丁盛，说道：“丁爷方才说过，小的说出来了，你老就会放了小的。”

丁盛道：“不错，丁某自会放你，但不会是现在，至少咱们要证实了你说的不假，才能放你。”

何金发无可奈何的道：“好，诸位请随小的来。”丁盛回头道：“大家跟我来，现在不用再隐蔽行踪了，江南分令在这片林中，偷袭了咱们，咱们就给他来个反击，把贼巢挑了。”

裴皖兰问道：“丁大哥说得对，谁要他们先惹我们的。”英无双摸摸剑柄，笑道：“这回一个也不能让他们逃走了。”

当下由何金发走在前面领路，丁盛、楚玉祥、英无双、裴皖兰、赵雷五人紧跟着鱼贯走出松林，走没多远，何金发又朝松林中走去。

英无双道：“你怎么又朝林中去了。”

何金发道：“方才那边的一片松林，一直接连山上，只是诱敌的地方，没有路径，这里进去，有一条路径通往石马庙。”众人随着他走入，松林间果然有一条石条铺成的小径，穿林而去，大家因两边都是浓密的松林，可能隐伏贼人，暗中偷袭，各自耳目并用，提神戒备。

原来松林间这条小径，乃是两座小山中的一片山麓，不多一会，就穿林

走出，又向南走了半里光景，此刻虽在黑夜，但已可看到左首有一点灯光，那正是石马庙的天灯了。（天灯是寺庙天井中竖立起的一支木杆，高约数丈，天色一黑，就点燃灯笼，用长索拉上去，含有佛光普照之意）几人奔行迅速，赶到庙前，丁盛脚下一停，问道：“你们副令主住在哪里？”

何金发道：“就在第三进的左厢。”

丁盛道：“好，咱们进去。”

他朝何金发挥了挥手，仍由何金发领先，纵身跃围墙，再飞上殿脊，直扑第三进。

丁盛要赵雷留在南首殿脊上，监视对方动静，自己和楚玉祥在前，英无双、裴皖兰留在后面策应。

何金发道：“丁爷，小的已经领到这里，小的不敢再下去了，丁爷饶小的一命吧！”

丁盛道：“好，你暂且留在屋上，不用下去了。”何金发道：“丁爷就放了小的吧！”

丁盛道：“不成，必须等咱们挑了分令，自然会放你，你留在这里，不会有人伤害你的。”

话声一落，长臂一挥，喝道：“咱们下去。”四条人影疾如飞鸟，飘落阶前，英无双、裴皖兰迅速掣剑在手，在门前闪开。丁盛、楚玉祥一下掠近门首。丁盛沉喝道：“贼党江南分令的副令主，咱们从松林间遭遇偷袭，现在已经送上门来了，阁下还不出来，石马庙躲藏不住尔等贼踪的。”

他因对方副令主叫做陆长荣，和楚玉祥的大师兄同名，不好叫出他的名字来。

但任你这几句话说得极为响亮，左厢中人恍如不闻，没人出声回答，也不见有人启门走出。

丁盛怒喝道：“好个贼子，你缩头不出，大爷不会破门进来吗？”

喝声出口，右手呼的一掌朝门上击去，房门砰然一声应手而启，房中没有灯火，黑越越的不见一点动静。楚玉祥目光一注，发现屋中并没有人，低声道：“丁大哥，屋中没有人影。”

丁盛道：“你看清楚了？”

楚玉祥点点头。

丁盛道：“咱们进去。”

当先举步入，这是一间相当宽敞的卧室，果然连鬼影子也没有，仔细察看了一遍，床上被褥叠摺整齐，只有枕下塞着一个黑布套，在眼睛部位留出两个眼孔，正是贼人蒙住头脸之用，这就收入怀中，一面说道：“贼人果然狡猾得很，他大概知道松林袭击失利，算定咱们会找到这里来，是以匆匆走了。”

楚玉祥道：“那我们怎么办？”

丁盛道：“咱们只有先搜上一搜！”

两人回出厢房，英无双、裴皖兰迎着问道：“丁大哥，贼人逃走了吗？”

丁盛道：“你们两个守在这里，我和楚师弟附近搜搜看。”当下就和楚玉祥逐间搜去。第三进除了中间一座大殿，两边一共只有七八间房屋，那有人影？

丁盛朝守在屋上的赵雷招了招手，要他和英无双、裴皖兰一路，自己和楚师弟一路分成两拨，搜索前面两进，何金发暂时留在第三进的大殿上。分

配完毕，就各自朝前进一步去。

其实他在赵雷跃落地面之时，就以“传音入密”告诉赵雷，要他假装随同英无双两人往前进搜索，但必须立即隐身暗处，监视何金发的行动，不用随同英无双两人到前进去。

因此赵雷随同两位女将穿行第三进天井，快到第二井门口，就一闪隐入暗处，躲了起来。

英无双、裴婉兰到了第二进，就仍和丁盛、楚玉祥会合，依然一间间的搜索过去。

这第二进除了佛殿，还有几间僧房，住着八九个和尚，在睡梦中被丁盛喝起，他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吓得直打抖索。

丁盛朝一个年纪较大的和尚问道：“诸位大师父不用慌张，咱们不是歹人，只问你几句话就好，贵庙第三进，住的是什么人？”

那老和尚合掌道：“那几位施主，是什么人，贫僧也不清楚，他们只来了三天，说要把第三进包了，当时给了贫僧五两银子，交代贫僧，不论僧侣游客，一律不准到后进去。”

丁盛问道：“他们一共有几个人？”

老和尚道：“先前好像只有两个，后来又来了三个，年纪都很轻，听他们说考秀才，为了这里比较清静，旁的老僧就不清楚了。”

丁盛看他说得不像有假，就点点头道：“好了，打扰大师父了，诸位回房去睡觉吧！”

老和尚连连合十，出家人与人无争，谁愿意多管闲事，就各自回房而去。

丁盛、楚玉祥等四人从第二进搜到第一进，差不多每一间都找遍了，依然没找到一个贼人的影。英无双道：“这些贼人好可恶，竟然全逃走了。”

裴婉兰道：“真扫兴，他们会死到哪里去了呢？”丁盛道：“现在只有一条线索了，不知管不管用？”英无双道：“丁大哥，还有一条线索在哪里呢？”

丁盛笑道：“自然是何金发了，他如果没有逃走，那就没有线索可循了。”

英无双笑道：“他逃走才有线索么？”

丁盛道：“他逃走了，就表示他知道副令主不在这里，就在另外一个地方了。”

裴婉兰道：“我们那就快去看看，他逃走了没有！”四人匆匆回到第三进大殿，何金发果然不在了。英无双喜道：“啊，他果然逃走了！”

裴婉兰道：“咱那就快追。”

在他们说话之时，赵雷已从右首走廊闪出。

丁盛立即迎了过去，问道：“人呢？”

赵雷伸手一指第二进后面，那座面对第三进天井的韦护神龛，说道：“这座神龛可以移动，下面有一个地窖，他躲进地窖去了。”

裴婉兰喜道：“下面还有地窖，这不是瓮中捉鳖，一个也跑不了。”

丁盛问道：“神龛如何移法？”

赵雷道：“只要朝左移动，就会露出入口。”丁盛点头道：“好，你先过去，看我手势再推开神龛。”赵雷点头应是，走了过去。

丁盛朝英、裴二位姑娘，说道：“待回神龛推开之后，你们可守住出口，由我和楚师弟二人下去。”裴婉兰道：“我们不用下去吗？”

丁盛道：“目前咱们还不明了下面的情形，你们守住出口，也极为重要，否则被贼人推上神龛，咱们全被困在地窖之中，岂不也变成瓮中之鳖了。”

说话之时，朝赵雷打了一个手势。

赵雷双掌按着神龛，缓缓移动，不大工夫，神龛向左移开，地面上果然露出一个方形的洞窖，下面黑黝黝的不见一丝灯光，但却有一道石级往下而去。

楚玉祥道：“丁大哥，小弟先下去。”

丁盛递过一个火筒，叮嘱道：“你小心些。”

楚玉祥接过火筒，说道：“小弟省得。”

当下功运全身，右手掣出寒螭剑，他目能暗视，是以左手执着火筒，暂时并不打开，举步往下走去。

这道石级，不过三十来级，就已到了尽头，才打着火筒。丁盛看到亮起火光，也立即跟了下来。

这地窖敢情是庙中夏天存放蜡烛等物之用，地方并不太大，右首放着一堆稻草，躺卧了六七个人，何金发也在其中，他看到楚玉祥，丁盛走了下来，赶紧缩成一团，躲到壁角上去，其余几人，却依然躺卧着不会稍动。

楚玉祥望了几人一眼，说道：“丁大哥，他们……”丁盛没待他说下去，点头道：“待我问何金发。”一面喝道：“何金发，你不用躲躲藏藏了，还不给我过来？”何金发只得依言站起，走了过来，说道：“丁爷答应过释放小的，小的只是躲起来，并没逃走。”

丁盛道：“你知道躲到地窖中来，总该知道这些是什么人吧？”何金发道：“小的只是听说过，副令主拿住几个鹰爪门的人，关在地窖里，是不是他们，小的就不知道了。”丁盛道：“会是鹰爪门的人！”一面朝楚玉祥问道：“楚师弟，你认不认得他们？”

楚玉祥道：“他们跟随阮老爷子来的，小弟没见过。”丁盛沉吟道：“这几个人好像被制住了穴道，咱们既然一个也不认识，那只有先请阮老哥（阮传栋）来一趟了，咱们先上去吧！”

何金发道：“丁爷，你老答应过，现在证明小的没有说谎了，就可以放小的走了。”

丁盛笑道：“便宜了你，好，你去吧！”

何金发听得大喜过望，连连拱手道：“多谢丁爷、楚爷，小的那就走了。”

丁盛笑道：“上面有人守着，你不随在咱们身后上去，只怕出不去呢！”

何金发唯唯应是。丁盛、楚玉祥回到上面，英无双问道：“丁大哥，下面没人吗？”

“有。”丁盛道：“只是不是贼人。”

何金发跟着上来，连连打拱道：“丁爷，小的走了。”裴畹兰道：“丁大哥真的放他走了？”

丁盛笑道：“留着他也没有用，咱们又不好真的杀了他，就让他去吧！”

英无双道：“就是要放他，也要废了他武功。”何金发吓得一惊，连连退后，骇然道：“你们废了小的武功，小的一生就完了。”

丁盛挥挥手道：“你去吧，不过你记往了，下次再和咱们遇上，丁某就不会再饶过你了。”

“是、是。”何金发没命的应是，急匆匆往外奔去。丁盛道：“赵雷，你立即赶回东海镖局去，请阮传栋阮老哥赶快来一趟。”

赵雷答应一声，立即腾身掠起，赶回城去。

丁盛道：“现在咱们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吧，最少也要一刻多工夫，阮老

哥才能赶来，他没来以前，咱们就没有事可做了。”

裴晚兰拉着英无双的手，说道：“来，东方兄弟，我们到观音殿求签去。”

丁盛笑道：“对，你们两位公子哥儿，去问问观音大士，几时找得到如花如玉的小媳妇儿。”

裴晚兰啐道：“你自己去问吧！”

两人穿着男装，却咕咕格格的朝第二进左首偏殿走去。楚玉祥和丁盛一同在殿侧找了一条板凳坐下。

丁盛道：“楚师弟，贼党江南分令的副令主，也叫陆长荣，我想其中必有阴谋。”

楚玉祥笑道：“这不过是贼党故意谣惑人心罢了！”丁盛微微摇摇头道：“不会这么简单。”

楚玉祥道：“依丁大哥之见，他们会有什么阴谋呢？”丁盛道：“目前我也说不出来，总觉得他们这样做，一定别有用心，还有，这何金发也大有可疑……”

楚玉祥道：“既然可疑，丁大哥为什么放他走了呢？”丁盛道：“放他走，是为了留下他也一无用处，此人可疑，却是我刚才才想到的。”

楚玉祥道：“丁大哥想到了什么？”

丁盛道：“一个人要静下来，才能想得周全，他可疑之处，共有三点，第一、贼党好像早就料到咱们会到兴隆客栈去监视他的行动，故而把咱们引到那片松林里去，只是他们没估计到咱们会来了五个人，使他们埋伏的人手，断羽逃窜。第二、那何金发入林之后，应该早就走了，但他却偏偏躲在大树上，让你发现，又把咱们带到这里来。第三、他应该也是老江湖了，方才咱们把他一个人留在第三进，他可以想得到咱们会有人暗中监视他，因为副令主等人全不在这里，咱们找不到人，他是咱们唯一的线索，不可能让他一个人留下来的，何况他可以逃走，用不着躲进地窖去，他却偏偏要躲到地窖里去，这不是有意让我们发现地窖吗？”

楚玉祥道：“丁大哥说的这第二、第三两点，果然有很多破绽，但这是为什么呢？”

丁盛沉吟道：“这就是令人想不通的地方，如果贼党有什么阴谋的话，咱们是完全让他们牵着鼻子走了。”

楚玉祥道：“丁大哥的意思，是咱们完全落入贼党圈套之中？”

丁盛道：“对，第一点，他们的诱敌之计失败了，至于第二、第三两点，绝不可能没有缘故，只是咱们一时之间猜不透他们的安排罢了，而且据我估计，这何金发在贼党江南分令之中，地位不会太低。”

楚玉祥道：“这个小弟倒看不出来。”

丁盛笑道：“不说你初涉江湖，自然看不出来，就是我也给他骗了过去，事后才想到的。”

楚玉祥道：“丁大哥看出什么来了？”

丁盛道：“你想想看，到东海镖局投保是他去的，把我们引入松林埋伏是他，把我们领到这里来也是他，让我们发现地窖又是他，如果他不是在江南分令中有较高的身份，不可能担当如此重要的任务，我想他不是副令主，也应该是仅次于副令主的人了。”

楚玉祥道：“丁大哥把他估计得太高了。”

丁盛道：“不，我没有估高他，这也是刚才才想到的，试想他一路引着

咱们前来，轻功似乎不弱，一个轻功好的人，武功也不会弱到那里去，但后来表现得很窝囊，很贪生怕死，我只掴了他一记耳光，谈不上严刑逼供，他就全说出来了，江南分令是一个江湖组织，御下自然极严，不可能派出这样一个窝囊的人来，那么他的窝囊样子，岂不是完全装出来的了？”

楚玉祥矍然道：“丁大哥这一分析，这人果然大有可疑！”

裴晚兰走了回来，说道：“什么事情大有可疑呢？”

楚玉祥道：“丁大哥说那何金发，在江南分令中，身份可能不低。”

裴晚兰披披嘴道：“这样窝囊的人，会身份不低，那么贼人的江南分令，兄弟在下一个就可以把他们挑了。”

英无双拿着一张黄纸签条，走近楚玉祥身边，说道：“大哥，你看我求的这张签好不好？”

楚玉祥接到手中，看了一眼，说道：“这是上上签，花木兰代父从军，自然是大吉大利的签了。”

英无双把签条拿了回去，欣喜的道：“真的？”

裴晚兰道：“我说这是大吉大利的上上签，你还不相信，一定要你大哥说了，你才相信，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胜利回朝，还嫁了一个如意郎君，你不是也女扮男装吗，将来也会嫁一个如意郎君，你说这观音菩萨灵不灵呢？”英无双粉脸一红，不依道：“你不是也女扮男装，你才会嫁一个如意郎君。”

裴晚兰道：“我是说你求的签咯，你怎么扯到我头上来了，难道你不想嫁一个如意郎君？”

英无双羞急的道：“我不来啦，你方才不是在菩萨面前许了愿，要……”

裴晚兰没待她说完，就伸手去呵她膈支，两位姑娘身上穿着男装，却咕咕格格的笑作一团。

丁盛笑道：“看来出门最好带上两个小妹子，这样没事做的时候，也可以热闹一点。”

这样足足又过了一刻多时光，才看到阮传栋、赵雷两人匆匆从外走入。

丁盛一跃而起，说道：“阮老哥来了。”

楚玉祥、裴晚兰、英无双也同时跟着迎了上去。阮传栋道：“丁兄，在地窖中发现了敝门的人吗？”丁盛道：“有几个人躺在地窖里，只是咱们并不认识，只好请阮老哥来看看了。”

阮传栋看到神龛已被移开，露出一个黑黝黝的洞口，这就问道：“地窖就在这下面吗？”

丁盛点点头，一面说道：“楚师弟、蓝兄弟留在上面，不用下去了。”

说完，陪同阮传栋走了下去。

地窖中静静的躺着六个人，阮传栋、丁盛两人走近，他们一动也不动，睡得极熟。

阮传栋从丁盛手中接火摺子，弯着腰凝目看去，口中惊啊一声道：“是张濮阳！”接着他一个个依次照去，口中叫着：“祖可望、洪本中、潘敏功、高伯勋、王元美，咦，还有一个何大复呢？怎么不在这里？”

丁盛看他一个个的点着名，可见何金发说的不假，这六个果然是鹰爪门的人了，一面问道：“阮老哥，他们是贵门的人了？”

阮传栋点头道：“不错，他们正是兄弟的六个师弟，只是缺少了一个……”

丁盛笑道：“这样就好，缺少一个，可能他没被贼党逮住了。”

阮传栋道：“七个人被逮，他没逮住，就应该到镖局里去报讯，但却始终不见他前去，可能已经遇害了。”丁盛道：“咱们先把这六个救出去了再说。”阮传栋道：“他们好像被点了穴道。”

鹰爪门以擒拿手名闻江湖，自然精于穴道，他随着话声，俯下身去，一掌拍在一个汉子的身上。

他这一拍，正是鹰爪门的解穴手法，那知手掌拍下，那人依然一动不也没动，好似并没有替他解穴道一般！阮传栋口中咦了一声，双手在那汉子身上又推又拍，连解了几处穴道，就算他身上被人连点几处脉穴，经阮传栋这一阵推拍，也应该解开了。

那知他双手收回，那人依然双目紧闭，一动不动，看情形受制穴道丝毫未解。

这下阮传栋不禁变了脸色，攒攒眉道：“这是什么手法点闭了他们的穴道呢？”

丁盛看他这一阵又推又拍，依然未能反穴道解开，心中也觉得奇怪，鹰爪门闭穴擒命，是独门点穴手法，对解穴也自然有独到的功夫，连他都解不开穴道，那准是贼党也使了某种特殊手去了。心中想着，说道：“阮老哥，你再换一个试试，如果再解不开他们的穴道，那准是贼党用了某种特殊手法了，咱们不妨先把他们运回去，再行设法不迟。”

阮传栋点点头，果然依言走到第二个人身边，伸出双手又推又拍的施为了一阵，依然无法解开他受制的穴道，不觉猛然站起，摇摇头道：“武林各门各派点穴手法虽不尽相同，但人身穴道却是永远不变的，兄弟这推穴手法，照说任何一家的点穴手法，都可以解，怎会解不开他们穴道的呢？”

丁盛笑了笑：“阮老哥说得极是，你这解穴手法，还包括了推宫过穴，任何制穴手法，都应该迎刃而解，既然解不开穴道，此中必有古怪，依兄弟看，咱们还是把这些人运回去再说，阮老爷见多识广，也许可以看得出来。”

阮传栋道：“那也只好如此了。”

两人回到上面，楚玉祥问道：“阮大叔，那几个人是不是鹰爪门的人？”

阮传栋点头道：“他们正是我的师弟。”

楚玉祥道：“大叔没替他们解开穴道吗？”

阮传栋愤怒的道：“贼党不知使了什么手法，愚叔解不开他们的穴道。”

楚玉祥一怔道：“会有这等事？丁大哥，你也解不开吗？”

丁盛耸耸肩笑道：“阮老哥是拿穴的高手，他都解不开，愚兄如何能解得开？”

他探头望望殿外天色，说道：“目前还不到四更天，只有等天亮了，才能把他们运回去，目前大家只有坐下来憩一会再说。”

赵雷走到大殿左首，搬来了两条板凳，让大家落坐。

楚玉祥道：“丁大哥，方才听赵兄说，孙、李二人跟踪那个小贩，李兄负了重伤……”

丁盛听得一呆，孙、李二人，是湖主八名近卫之一，李云在三截棍上，功力精纯，就算一等高手，也近不了身，何况还有孙风和他在一起，他负了重伤，可见对手定是十分厉害的了。

他没待楚玉祥说下去，就转脸朝赵雷急急顺道：“他们遇上了什么人？”

赵雷道：“属下听孙风说，他们追出南门，在一片松林间遇上埋伏，好像就是咱们遇上埋伏的地方，孙风遇上的是贼党的副令主，此人面貌、口音

居然和总镖头一模一样……”

何金发说过，他们副令主叫做陆长荣，如今再听赵雷所说，他竟然连面貌、口音也完全一样了。”

丁盛目中神光一凝，问道：“孙风不会看错？”

赵雷就孙风如何追入松林，如何在林中遇上总镖头，如何发现李云卧倒地上，陆长荣如何出手偷袭，被孙风暗器所伤，孙风才抱着李云赶回镖局，详细说了一遍。

丁盛道：“如此说来，李云想必是中了贼党偷袭，不知他伤势如何了？”

赵雷道：“李云是背后中了贼人一掌，伤势极重，刚才已经服了湖主的救伤护心丹，只是还没有醒过来。”

丁盛道：“由此看来，贼党副令主也叫陆长荣，那是贼人有意假扮的了。哦，他们回去之时，陆总镖头是否在场？”

他口中虽说贼人有意假扮，但对陆长荣也不无怀疑，那是陆长荣回来得有些突然，不出事，当然不会怀疑到他，如今出了事，不由人不想到他头上去。

阮传栋道：“孙兄回去之时，大家都已入睡，前进是金和尚值夜，后退是由兄弟轮值，但大家听到李兄负伤回来，都起身赶去前进，陆长荣也赶出来了。”

丁盛心想：“这不能说陆长荣可以脱却干系，因为那时孙风手上抱着一个人，陆长荣要从松林赶回去，自然会比孙风先到，那么他听到李云负伤，从房中走出，也并不为奇了；但陆长荣究是楚玉祥的大师兄，有些话就不好说出口来。”楚玉祥怒声道：“这些贼党真是可恶已极，居然异想天开，假扮起大师兄来。”

英无双道：“大哥，会不会真是陆大哥呢？我看他眼光有些不正，好像对镖局复业大大的不以为然。”

她是心直口快，毫无机心的人，所以一口就说了出来。楚玉祥道：“这怎么会呢？大师兄决不可能会是贼党，这是贼人故意设下的阴谋，好让我们自乱阵脚。”这话当然也不错。

丁盛、阮传栋却并没有接口，这两人都是老江湖，似乎对这件事不愿置喙。

不说话，岂不是同意英无双的看法？

裴晚兰道：“可惜今晚我们没有遇上，只要把他拿下，就没有事了。”

丁盛笑道：“你以为今后没有机会了？镖局才开门呢！”裴晚兰道：“他们还敢上门寻衅？”

阮传栋点头道：“丁兄说得不错，除非他们撤销江南分令，否则决不肯就此罢休。”

英无双道：“难道他们今晚败得还不够？”

丁盛笑道：“他们今晚只是低估了我们，设的埋伏失败了，实力丝毫未损。”

英无双恨恨的道：“今晚真是便宜了他们，下次再遇上了真该痛下杀手才对，一个也不能放过他们。”

赵雷站起身道：“天色快要亮了，属下赶回镖局去，要他们驾一辆车子来接人。”

丁盛点头道：“好，你快去吧，城门也快开了。”

赵雷答应一声，往外就走。

天色渐渐亮了，庙中和尚也都起来了，当他们看到第二进大殿上坐着五个人，不由又惊又怕，连连退步。

丁盛站起身，走了过去，朝那和尚道：“大师父不用害怕，你们第三进住的是掳人勒索的盗匪，利用地窖，藏着六名肉票，现在盗匪已经走了，咱们等城里的车子来把人接回去，你们只要不声张出去，就没你们的事。”

那老和尚看到韦护殿的神龛已被移开，心中暗暗吃惊，盗匪把肉票藏在地窖里，吃上官司，他们自然脱不了干系，闻言慌忙合十道：“阿弥陀佛，贫僧是出家人，多蒙总爷垂察，贫僧会关照敝庙僧侣，不准多说，只当没发生这回事就是了。”

他把丁盛等人当作了办案的官差，话声一落，就率同几个僧人退了出去。

不多一会，赵雷领着两个趟子手走入，把地窖中六人运到车上，赵雷把神龛恢复原状，大家护送着车子赶回城去。

到达东海镖局，车子一直驶入第二进，丁盛要他们把六人送入西首一间厢房。

阮伯年、陆长荣、林仲达、裴允文，和总管事杜永等人早就在膳厅中等着。

陆长荣含笑迎着丁盛等人抱抱拳道：“丁兄诸位辛苦了。”丁盛笑道：“总镖头好说，咱们只是莫名其妙的打了一场，但总算救出了六个人。”

陆长荣道：“这还不够吗？”

裴晚兰道：“可惜咱们人手不够，逮住了三个贼人，又被他们救走了。”

阮伯年问道：“传栋，他们是被什么手法闭住了穴道？”阮传栋道：“不知道，孩儿替他们推宫过穴，都无法解开穴道，只有把他们运来，让你老人家瞧瞧了。”

阮伯年攒攒眉道：“各门各派点穴手法虽然各有异同，但人身穴道都是一样的，本门推宫过穴手法，能解任何被制穴道，怎会解不开的呢？”

他走在前面，陆长荣、丁盛、阮传栋等人也跟在他身后进入右厢。

阮伯年看到自己六个门人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心头不禁为之一黯，自己已经老迈，鹰爪门的下一代全在这里了。自己当时要他们住在外面，是因为在外面可以暗中侦查敌人行动，不料八个弟子居然被人家一网打尽，落到人家手中……他锐利的目光缓缓掠过六人脸上，口中发出一声轻喟，说道：“何大复没在他们之中，想来已是凶多吉少了。”陆长荣道：“何三叔可能没有落在他们手中，自然不会在这里了。”

阮伯年微微摇头道：“他如果没落到贼人手中，就该赶回来报讯了。”

说着，俯下身去，掳起袖管，缓缓吸了口气，双手掌心落到四弟子王元美的身子，缓缓推动。

他使的依然是“推宫过穴”；但大家都看得出阮老爷子已把功力运到了双掌之上，不仅是推宫过穴，还有运气打通经穴之功。

正因阮老爷子正在运气“推宫过穴”，但谁都不敢开口说话，厢房中登时静得堕针可闻。

这样足足过了一盏茶的工夫，阮老爷子才吁了口气，双手一停，人也直起腰来，但王元美依然毫无一点动静，只要看样子，他穴道仍然没有解开。

阮传栋望着爷，问道：“爹，你老人家……”

阮伯年一张老脸布满了不信神色，徐徐说道：“为父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奇怪的是他们身上并没有那一处穴道有被封闭的现象，除非此人使的不是点穴截脉手法。”

站在他身边的陆长荣眼中神光闪动了一下，说道：“那会是什么手法呢？”

阮伯年微微摇头道：“这个老夫也说不出来了，也许他们服了什么药物，令他们昏睡不醒，亦未可知。”

阮传栋道：“那怎么办呢？”

阮伯年道：“我看暂时只有让他们睡一会罢，江湖上有些迷药，过了十二个时辰，就会自动醒来，目前只有等他们过了十二个时辰，如果再不醒来，再设法了，不过这里须得派一个人守着他们才好。”

杜永道：“小的会派人照顾的。”

陆长荣道：“丁兄、楚师弟，你们几位昨晚整整一晚没睡了，还是快去休息吧。”

阮伯年道：“不错，你们一晚未睡，该去休息了，江南分令贼党昨晚埋伏失败，但他们的实力丝毫未损，随时会来骚扰，咱们的人手，却都在这里，不可能会有增援，大家必须养足精神，才能应付。”

丁盛从怀中取出镖局掣给何金发的那张收据，交给了林仲达，笑道：“这是镖局给何金发的收据，给兄弟取回来了，这趟镖纯系江南分令出的花样，如今也不用去了。”

林仲达接过收据，笑道：“这倒好，贼人偷鸡不着还蚀了一把米，那一箱珠宝，少说也值上万银子呢！”

阮传栋笑道：“这叫做不义之财，转手也快得。”

楚玉祥回头朝赵雷道：“赵兄，我们去看看李兄伤势，我身边有救伤丹药。”

林仲达啊道：“楚师弟身边有全真教的治伤的救死丹，兄弟差点忘了。”

英无双道：“我也去。”

丁盛笑道：“阮老爷子，总镖头几位请到前厅去吧，咱们去看过李云，也可以休息了。”

大家退出右厢，陆长荣、林仲达等人陪同阮老爷子往前进而去。

丁盛、楚玉祥、英无双、裴晚兰四人由赵雷陪同穿过膳厅，赵雷等四人就住在右首厢之中，跨入房中。

孙风正在陪着躺在床上的李云，看到丁盛、楚玉祥等人走入，慌忙站起身来，拱手道：“属下见过总堂主、楚少侠。”

丁盛问道：“李云伤势如何了？”

孙风道：“回总堂主，李云伤在后心，贼人练的极似‘阴手’一类功夫，他袭击属下的一掌，掌还未到，属下已感到有一般寒气袭上身来，李云被他击中后心，大概他已经发觉，及时运气护住背心，伤势虽重，尚无性命之忧，回来之后，属下已经喂他服了三颗湖主的救伤护心丹，只是此刻还未醒来，大致已不碍事了。”

楚玉祥问道：“丁大哥，阴手是那一门派的武功？”

丁盛道：“阴手是排教中最厉害的手法，但必须击中人身，方能有效，阴气入骨，十二个时辰伤发不治……”

楚玉祥笑道：“那就好办。”

说着，从身边取出师父给自己的治伤救死丹，倾了一粒，交给孙风，说

道：“孙兄把这颗药丸，立即喂李兄服下，兄弟再给他把阴气驱出体外，大概就可以无事了。”

孙风接过药丸，心中暗道：“你连阴手都不知道，如何能治得好李云

的伤？”

他心中虽然怀疑，但楚玉祥可是他们四人的主人，口中答应一声，立即取过半碗冷开水，捏开李云的牙关，把一颗药丸灌了下去。

楚玉祥走近床前，朝孙风吩咐道：“孙兄，你上去把李兄扶着坐起，兄弟好替他疗伤。”

丁盛问道：“楚师弟，你要替他运气疗伤？”

楚玉祥道：“小兄弟只要把李兄体内的阴气化去，伤势就会好了。”

丁盛道：“你已经一晚未睡……”

楚玉祥笑道：“没关系，小弟足可胜任。”

孙风听说楚玉祥要替李云运气疗伤，心中大是惊异，心想：“运气疗伤，没有深厚内力，无法胜任，自己等人少说也有二三十年以上修为，楚少侠看来二十还未到，他有这大的能耐？”

但他还是依言脱了鞋子，坐到床上，扶起李云的身子，使他靠在自己怀中，赵雷帮着替李云盘膝坐好。

楚玉祥也没坐到床上去，只是站在床前，伸出右手按到李云头顶“百汇穴”上，双目微阖，运起“纯阳玄功”把真气缓缓从掌心透出。

丁盛只知这位楚师弟拜了绿袍师父和祖半仙两位奇人做师父，他到底有多少功力，也并不详细，此刻眼看楚师弟连坐都没有坐下，就随便站着运起功来，不，还替别人运气疗伤，心中暗暗攒了下眉，这位楚师弟当真少不更事，运气疗伤，岂可如此草率？李云他们是湖主的心腹，每人都有数十年修为，运气疗伤的人，本身功力至少要高过负伤的人方可施为。

心中想着，一面回头朝英无双、裴皖兰低声说道：“你们站到门口去，楚师弟替李云疗伤，不可有人惊动，任何人都不准进来。”

## 第十四章 一石二鸟

他自己在说话之时，也跨上两步，到了楚玉祥身后，万一发现楚玉祥内力不继，自己也可以出手相助。两女答应一声，正待转身往门口走去。

楚玉祥忽然回过头来，说道：“丁大哥，不要紧，小弟用不着护法。”

这下听得丁盛大吃一惊，运气疗伤的人怎可开口说话？现在半抱半扶着李云，孙风已经有了感觉，本来他（李云）的身上还有些阴冷之感，但楚玉祥一只手按上他头顶之后，李云的身子渐渐温暖起来！

不，岂止温暖？他身上愈来愈热，自己怀中就像抱着一只火盆，几乎沁出汗来。

就在此时，突听李云口中大叫一声：“你是总镖头！”语声甫落，倏地睁开眼来，口中咦了一声道：“楚少侠……”前后不到盏茶工夫，李云果然醒过来了。

这下看得丁盛心中暗暗骇异：“楚师弟一身神功果然非同小可！”

楚玉祥及时收回手去，含笑道：“李兄弟体内阴气业已化去，你重伤之后，刚服下家师的治伤药丸，快运功调息，等药物行散，伤势也大概可以好了。”

李云道：“属下已经好了。”

楚玉祥含笑道：“李兄为阴手所伤，阴寒之气一去，就等于只是中了普通人的一掌，你内功深厚，自然可以好得很快，但还须运气行功，方能复原。”

一面朝孙风笑道：“孙兄现在可以下来了，李兄已经不须有人扶他了。”

孙风跨下木床，忽然拜了下去，说道：“楚少侠，属下代李云给你磕头，你老真是神人。”

赵雷也拜了下去，说道：“楚少侠救了李云，和救了属下一样。”

楚玉祥忙道：“赵兄、孙兄，快快请起，不说四位是协助兄弟来的，就是和兄弟不相识的人，兄弟遇上了，又岂有不救之理，其实兄弟也只是举手之劳？并不费力。”

赵雷、孙风依言站起，现在他们对这位主人当真佩服得五体投地，深信湖主果然有识人之明。

丁盛笑道：“楚师弟，你这份神功，武林中已是屈指可数，连愚兄都服你了，不过……”

楚玉祥看他没说下去，就停了下去，忍不住问道：“丁大哥，不过什么呢？”

丁盛忽然压低声音说道：“除了咱们这几个人，你最好不可把武功露得太高。”

楚玉祥听得一怔！

丁盛又道：“甚至连替李云疗伤，把阴手治好之事，也不必说出去。”

楚玉祥怔怔的道：“这……”

丁盛没待他开口，就接着道：“李云伤势大概运一会功之后，就可恢复了，但他仍须装作负伤不起，孙风仍在这里陪着他，这样，我们可以隐藏了两个高手。”英无双道：“丁大哥，为什么呢？”

丁盛道：“咱们人手本来就少，如今又少了两个，也算是诱敌之计吧！”

裴婉兰道：“听丁大哥口气，好像贼人今天会来？”丁盛笑道：“我也只是假设罢了，不过咱们把孙风、李云放在这里，也可以算是一着预备的棋

子。”

楚玉祥迟疑的道：“李云伤势已好，连阮老爷子、大师兄、二师兄都不能告诉他们么？”

丁盛道：“他们知道了，贼人岂不也会得到消息？愚兄的意思，最主要的是不能让对方知道你能破解‘阴手’，否则对方暂时就不敢蠢动了。”

楚玉祥道：“好，小弟听丁大哥的。”

丁盛道：“过了今晚，他们如果没有行动，李云也可以起来，但也只能说是服了你的伤药，伤势才渐渐好转的，绝不可提起你替他疗伤，化去阴气这一节。”

楚玉祥点点头。

丁盛道：“好了，大家可以回房休息去了，白天务必养足精神。”

说到这里，口中低哦一声，朝英无双道：“你们回到东园宾舍去，顺便转告二位尊师，今晚如果有贼人来犯，如果咱们的人手已可应付，就请二位尊师不可露面。”英无双道：“这又为什么呢？”

丁盛笑道：“咱们的实力，让对方知道得愈少愈好。”

这时，前面大厅上，可又发生了事！

总镖头陆长荣，阮传栋、林仲达陪同阮老爷子从第二进走出前厅。他们原是到总镖头休息室去坐的，总管事杜永则回转帐房。（总镖头休息室在右厢，帐房在左厢，中间隔着一座大厅。他们从后进出来，必须经过大厅）

就在此时，杜永口中忽然“噫”了一声，原来他看到大厅中间一张八仙桌上，端端正正放着一只锦盒。这只锦盒盖上还有一把小小的铜锁，和何金发送来投保的锦盒，完全相同，但何金发投保的锦盒，自己明明已经送入帐房柜子里，还上了锁，不可能放在大厅八仙桌上来。杜永这声惊“咦”，目光又投向了八仙桌，其他的人也极自然的朝八仙桌上看去。

陆长荣目光一注，问道：“杜管事，这是怎么一会事？”林仲达问道：“这只锦盒哪里来的？”

杜永道：“属下也不知道，这……好像是何金发来投保的那只锦盒，只是属下已经把那只锦盒收到帐房柜子里了”阮伯年问道：“这里是谁值日？”

杜永道：“是向镖头和八名趟子手。”

阮伯年道：“你去请向镖头进来。”

杜永回应一声，立即奔了出去，一会工夫，陪同麻面张飞向传忠一起走了进来。

向传忠看到陆长荣，不禁一怔，说道：“总镖头什么时候回来的？”

陆长荣道：“兄弟陪同阮老爷子一直在里面，几时出去了？”

向传忠望着他，不禁呆得一呆，说道：“这就奇了，总镖头刚才从大门出去，还不到一盏茶的工夫，是兄弟和几个趟子手都看到的。”

陆长荣正待开口，阮伯年一摆手道：“慢点，向镖头，你们看到总镖头从哪里走出去的？”

向传忠道：“这个属下倒没有注意，应该是从大厅中走出去的。”

阮伯年又道：“杜管事，你去看看，收在帐房柜中的锦盒，还在不在？”

杜永答应一声，迅快的朝左首帐房中奔去。接着又很快的回了出来，说道：“收在柜中的那只锦盒，果然不见了，木柜明明锁着的，被打开了。”

林仲达笑道：“丁大哥已从何金发身上，取回镖局的字据，贼党不愿平白损失一箱珠宝，所以才由这厮假扮了大师兄，想把锦盒取去，他敢情没想

到咱们天井两厢还有值日的人，而且咱们又及时走出，他一时无从带走，只好放下锦盒，出门而去。”

陆长荣面有怒色，说道：“贼党当真可恶得很，大白天居然还敢假冒我陆某，公然在咱们镖局出入，那还得了？”

向传忠讪讪的道：“这贼人和总镖头简直扮演得维妙维肖，连身材高矮都一模一样，属下因是总镖头，就不好多问，谁也想不到他会是贼人假冒的……”

杜永捧起锦盒，正待朝帐房走去。

阮伯年道：“杜管事，慢点，你还是先把盒盖打开来看看，再收进去不迟。”

杜永答应一声，放下锦盒，从身边取出一支小巧的钥匙，然后小心奕奕打开铜锁，翻起盒盖。

这一刹那，杜永脸色不由得大变，口中愤怒的道：“又是一颗人头！”

他打开箱盖之时，几人的目光自然也都集中锦盒之中，一箱价值巨万的珠宝首饰，业已换了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这下所有的人全都变了脸色。

阮伯年沉声道：“传栋，你去仔细看看，这人头是不是大复的？”

何大夏是阮老爷子的三弟子，没在地窖救出的六人之中。阮传栋道：“好像不是……”

杜永道：“这人不是咱们镖局的人。”

阮伯年目光一凝，说道：“不是咱们镖局的人，那会是谁？你们再看清楚，认不认识此人？”

他话声甫落，镖局大门外，已经陆续走进六个人来。向传忠急忙迎了出去，人还没有走出大厅，就大声喝道：“来者是什么人？”

只听为首一人清朗声音答道：“贫道武当白圭子，特来拜访陆总镖头。”

杜永为人机警，听到有人来了，立即伸手盖起盒盖。这原是一瞬间的事，来人已经走到大厅门口。

陆长荣急忙迎了出去，拱手道：“道长远监，快请厅上坐。”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蓝袍背剑道人，面貌白皙、胸飘黑须，年纪四旬左右，正是武当八子中的白圭子。

第二个身穿蓝布大褂，手持熟铜旱烟管的老者那是八卦门名宿宁乾初。

第三个是一身劲装的中年汉子，手中还提着一柄连鞘长剑，这人陆长荣、向传忠都认识，他是镇江双环镖局的副总镖头严铁桥。第四个是三十出头的汉子，神情委顿，两手下垂，似是被人点了穴道，但满脸俱是激愤之色。

他，正是阮老爷子的三弟子，失踪了两天的何大复，一看就知被人押着来的。

走在何大复后面的两人，也是熟人，那是双环镖局的镖头商鼎和孙逃生。（双环镖局就设在镇江，大家自然极熟）双环镖局以双环为记，代表两仪，总镖头查遂良，副总镖头严铁桥，都是武当弟子，江湖上都知道双环镖局有武当派作后台，声誉极隆。

此时忽然由武当白圭子和宁乾初为首，忽然找上东海镖局来，而且他们两个镖头还押着何大复而来，就显得事情不同寻常。

杜永捧起锦盒，正待朝帐房走去。

双环镖局副总镖头严铁桥忽然大喝一声道：“姓杜的，你给我站住。”

杜永一呆，陆长荣微笑道：“杜管事，你就站着好了。”一面朝严铁桥

含笑拱手道：“严兄请坐。”

阮伯年也朝白圭子和宁乾初抱抱拳道：“白圭道兄，宁老哥连裾而来，倒是难得的很。”

他虽然看到自己门人被人家押着走进来，心知其中必有误会，是以并未立即开口询问。

白圭子却朗笑一声道：“阮掌门人也在这里，那就正好了。”

阮传栋眼看三师弟被人家点了穴道，押着上门，心中已经不是滋味，再看进来的几人都铁青着脸色，好像是寻衅来的，更觉不解，不知三师弟怎么会得罪了双环镖局？严铁桥冷哼一声喝道：“陆长荣，你可知咱们来意吗？”陆长荣一怔，说道：“严兄这般盛气相向，不知兄弟几时得罪了你老哥吗？”

严铁桥切齿道：“姓陆的，你昨晚去找敝师兄，不知有什么事？”

陆长荣愕然道：“兄弟昨晚去找令师兄？你说是查总镖头？兄弟昨晚一直在敝局之中，并未离开。”

严铁桥一指商鼎、孙逊生两人，厉声道：“你去的时候，商、孙二位镖头还和你打了招呼，你还想赖吗？”陆长荣道：“兄弟昨晚真的没去贵局。”

阮伯年心中一动，忙道：“严老弟，长荣昨晚真的并未离开镖局……”

严铁桥大笑一声道：“阮掌门人，是不是因为令高徒去接应陆长荣，失手被擒，阮掌门人不得不替陆长荣圆谎？”阮伯年脸色微沉，怫然道：“严老弟此话怎说？老夫何用替长荣圆谎？鹰爪门的弟子如果确实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老夫从不包庇门人，不过我们下弟子纵有不是，只要你严老弟说一句，老夫自会还你公道，你老弟却把劣徒点了穴道，押上门来，老夫倒要请教严老弟，他究竟犯了何罪？老夫忝掌鹰爪门，是不是你严老弟仗着有令师叔白圭道兄在场，就没把鹰爪门放在眼里，连江湖礼数都不懂了吗？”

严铁桥道：“陆长荣昨晚去找敝师兄，是为了你们东海镖局在镇江复业，一山难容两虎，要敝局迁离镇江……”陆长荣道：“这是什么话，咱们和贵局相处多年，怎会严铁桥道：“相处多年，那是闻天声在当家，现在你们东海镖局翅膀硬了，仗着有人撑腰，自然要排除异己，敝师兄大概一口拒绝了，你就骤下杀手，还取走敝师兄的项上人头，这位鹰爪门的高足，就是接应你去的，但却被敝局留下了。差幸敝师叔正在金陵作客，闻讯赶来，杀人，是不是大罪？主犯逃走了，帮凶要不要擒下？能不能放他？既然阮掌门人责备在下不懂江湖礼数，只要你阮掌门人亲口说一句，要咱们放人，在下自然可放，现在在下话说完了，不知阮掌门人要如何交代？”

阮伯年听得一呆，陆长荣杀了查遂良，还取去他项上人头，这陆长荣，自是贼人所假冒，他取去查遂良的人头，不用说就是锦盒中的那颗人头！

好毒辣的一石二鸟之计！

宁乾初接口道：“阮老哥，咱们相识几十年了，你老哥既在东海镖局之中，怎会让姓陆的小子做出这种大伤江湖道义的事来？明知查遂良是白圭道兄的门下，又是兄弟的小婿，还下此毒手，真叫兄弟难以置信？”

“唉！”阮伯年忽然叹了口气，才道：“宁老哥能说出难以置信这四个字，总算对兄弟还有几分相信了，正如你老哥所说，明知查遂良是白圭道兄门下，你老哥的令婿，除非此人已经丧心病狂，怎会下此毒手？这使兄弟也难以置信，这其中就是大有问题，因为正有一批野心份子，企图因此挑起咱们三家的互相仇杀，当然牵连到的只怕还不止三个门派宁乾初道：“但小婿总是陆长荣杀害的了。”

阮伯年道：“不是，此人假冒长荣，杀害查遂良，正是想挑起咱们之间的仇杀……”

白圭子忽然大笑一声道：“这么说，这位令高徒想必也是有人假冒的了？”

这话带了刺。

阮伯年道：“小徒不假，他在两天之前，就已失踪。”

白圭子道：“阮掌门人怎么知道陆总镖头会有人假冒的呢？”

阮伯年道：“昨晚有人假冒长荣，以‘阴手’击伤一名姓李的镖头，方才咱们正在第二进探看负伤的人，长荣明明和咱们在一起，但向镖头和八名趟子手却看他从里面走出，往门外而去，道兄诸位未来之前，咱们正在查问此事，可见有人假扮了长荣，昨晚长荣既未离开东海镖局，而双环镖局又看到了长荣，此人非假冒而何？”

白圭子发出一声清朗的大笑道：“阮掌门人把双环镖局捉到的人，承认是真的，没捉到的人，就说成有人假冒了。”

这话是指明说阮伯年在撒弥天大谎。

阮伯年一派掌门，这话听在耳里，怒在心头，如何还忍得了？双目乍睁，精芒四射，沉声喝道：“白圭子，你说什么？”

白圭子又是一声朗笑，冷冷的道：“贫道说了什么，阮掌门人难道没听清楚吗？陆长荣杀了贫道师侄，取去首级，是有双环镖局两位镖师亲眼看到，可以作证，陆长荣虽然逃走了，但当场还逮住了一名帮凶，这事还有假的吗，阮掌门却把令高徒说成两天前失踪，陆长荣又有人假冒，如此巧合之事，当真世间少有，但阮掌门人却信之鉴鉴，依照阮掌门人如此说法，陆长荣和令高徒均可置身事外，敝师侄查遂良岂非该死吗？”

阮伯年一张老脸气得煞白，砰然一声，手掌拍在桌面上，怒喝道：“白圭子，老夫和尔尊师宁一道长，令师兄白亭子都是数十年旧识，你对老夫如此说话？”

白圭子冷笑道：“阮掌门可是自知理屈，老羞成怒了？”

“胡说。”阮伯年大声道：“老夫如何理屈？有人假冒长荣，东海镖局有许多人可以作证……”

白圭子道：“东海镖局的人，自然都是帮着陆长荣说话的了。”

陆长荣朝林仲达悄声道：“二师弟，你去请丁兄、裴兄快来。”

林仲达转身往后走进。

阮传栋道：“爹，你老人家暂且歇怒。”

一面朝白圭子抱抱拳道：“白圭道长，查总镖头遇害，和东海镖局昨晚有一位李镖头被人假扮陆总镖头以‘阴手’击成重伤，丁盛丁老哥等人追踪贼人，在石马庙地窖中救出六个敝师弟，人还在昏迷之中，方才咱们探视正在昏迷中的六个师弟，刚走出大厅，又发现昨日有人投保放满珠宝首饰，现变成了血淋淋一颗人头的锦盒，讯问在天井两厢值日的向镖头，据说就在咱们从二进走出的前一刻工夫，看到陆总镖头出门而去，但陆总镖头明明和家父等人在第二进探看昏迷不醒的六个师弟。正在查问之际，诸位就进来了，此事正是贼人的一石二鸟之计，希望大家能够冷静处事，因为双方因误会闹成僵局，正是贼人挑拨离间的成功，一旦翻脸成仇，绝不止一二个门派，纠纷易起难收，还望道长和宁前辈不可意气用事，如能双方合作，追查凶手才是上策。”

严铁桥目光注视着杜永手上捧的锦盒，喝道：“杜永，你手上这个锦盒中放的就是人头吗？”陆长荣道：“不错，咱们方才刚刚发现的。”

严铁桥道：“拿来让咱们瞧瞧。”

陆长荣道：“杜管事，让他们看好了。”

总镖头这么说了，杜永只得捧着锦盒送到严铁桥面前。严铁桥并没去接，只是伸手揭开盒盖，这一揭不由得脸色大变，惊怒交迸，颤声道：“果然是总镖头！果然是你们取来了！”

他这两句话出口，双环镖局来人刚刚平息下来的情绪，登时又提了起来。

“哈哈！”宁乾初猛地一巴掌拍在茶几上，人已虎的站起，悲愤的道：“陆长荣，你还有何说？”

阮传栋道：“宁前辈息怒，晚辈刚才说过，这锦盒放置在大厅桌上，已被贼人掉换了……”

“住口！”宁乾初喝道：“小婿人头就在东海镖局之中，人证物证俱在，尔等尽耍嘴皮子，狡辩又有何用？”严铁桥双手捧起人头，目含泪水，切齿道：“总镖头英灵不远，血债血还，今天若不血洗你们东海镖局，严某誓不为人！”

陆长荣怒哼一声道：“你要如何一个洗法？”

宁乾初喝道：“老夫先劈了你。”

抬手一掌朝陆长荣劈了过来。

陆长荣闪身避开，浓眉一竖，怒声道：“好个不明事理的老匹夫，东海镖局还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

阮伯年站起身道：“宁老哥住手，此事经过确是如此，你我相识数十年，老哥怎么还不相信兄弟的话吗？”宁乾初大笑道：“阮老哥，你为东海镖局撑腰，是因为闻天声是你的女婿，但被东海镖局杀害的查遂良乃是宁某的女婿，宁某不找东海镖局，还找谁去？”

阮伯年道：“冤有头、债有主，陆长荣就在东海镖局，阮某可以保证他绝不会逃走，不过杀害令婿之事，确有贼人居中移祸，企图挑起两家火拼，老哥暂请息怒，大家坐下来研讨研讨，如果凶手确是长荣，兄弟自会把他交给老哥处置，这样总可以吧？”

“好吧！”宁乾初气呼呼的坐下，说道：“阮老哥还有什么说的？”

严铁桥双手捧着查遂良的首级，正待往锦盒中放去，目光一注，盒底还有一张字条，这就回头道：“商兄，你把盒底的一张字条取出来。”

商鼎依言走上，伸手从盒底取出一张沾了不少鲜血的字条，口中念道：“以头示警，限三日内收歇，否则血洗双环镖局。”

严铁桥把首级放入锦盒之中，目光一抬，朝陆长荣喝道：“陆长荣，咱们如果不来，你大概要派人把锦盒送到双环镖局去了？”

陆长荣作色道：“严铁桥，你说话最好小心些，方才阮老爷子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只锦盒，原是一个姓何的昨日下午前来敝局投保的一盒饰物，已由杜管事收入柜中，刚才却在厅上出现，而且里面已换装了一颗人头，咱们还未看清是谁，诸位就进来了，在下怎么会派人送到贵局去？”严铁桥道：“这张字条上难道不是你的口气？”

阮伯年洪声道：“你们要这样扯下去，那就永远说不清了，宁老哥，兄弟不妨再告诉你一件事，昨天早晨，城南兴隆客栈一个伙计送来一份贺礼，也是一只锦盒，和这一只一模一样，但打开来却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那是

兄弟门下大弟子卞长根的首级，兄弟此次前来镇江，带来了八个劣徒，因为东海镖局此次复业，纯系为了对付一个叫做江南分令的贼党神秘组织，八个劣徒没有住到镖局中来，就是为了便于在外面侦查贼人行踪，那知八个劣徒不知如何，全被贼人所劫持，失踪已有两天，直到昨晚才从石马庙地窖中救出六人，至今不省人事，如果照你们的说法，三劣徒何大复为你们所擒，那麽大劣徒卞长根遇害，他的首级岂不是你们送来的了？”

宁乾初听得一怔，说道：“还发生了这许多事？”

阮伯年沉哼道：“这些事情，难道还是阮某捏造的不成？”

就在此时，只见林仲达陪同丁盛、裴允文、楚玉祥一同从后面走了出来。

丁盛是太湖帮总堂主，大家自然认识，丁盛朝白圭子、宁乾初等人拱手道：“白圭道长、宁前辈、严老哥请了。”

他一指裴允文说道：“这是北峡山裴盟主的公子裴允文。裴盟主在东海镖局复业那天前来道贺之后，因东海镖局人手不够，才奉命留下来帮忙的。”

一面朝裴允文道：“裴兄弟，这位是武当白圭道长，这位是八卦门名宿宁乾初前辈，这位是双环镖局副总镖头严铁桥严老哥。”

裴允文一一拱手为礼。

白圭子、宁乾初也一一答礼，他们听说裴盟主要他儿子留下来替东海镖局帮忙，这就是说东海镖局还有江南盟主裴三省撑腰！

丁盛接着又道：“兄弟也是奉敖湖主之命，留在这里权充一名镖头，帮几天忙，原想过上几天，镖局人手够了，就可以回去，那知东海镖局才一复业，就接二连三的发生事故白圭子和宁乾初心中暗道：“原来东海镖局还有太湖帮敖如山在背后支持，方才差幸没和阮伯年翻脸，否则倒真是牵连极大了。”

丁盛没待他们开口，接着就以阮老爷子八个门人失踪，昨天早晨有人送来锦盒，一直说到李云在南门外一处松林，被假扮陆长荣的人以“阴手”击伤，自己和楚玉祥几人去兴隆客栈，跟踪何金发，在松林受到贼人袋击，如何在石马寺地窖救出六人，至今昏睡不醒，阮老爷子、陆长荣退出二进，在厅上发现锦盒，值日的向镖头前一刻看到陆长荣出门而去，及至打开锦盒，又发现一颗人头，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

接着笑道：“白圭道长、宁前辈，现在总该相信昨晚前去双环镖局杀害查总镖头的凶手，应该是贼党江南分令的副令主，也就是假扮陆兄的贼人了，他昨晚在松林设下埋伏，原以为足可把咱们几人除去，自然足以削弱东海镖局的力量，没想到埋伏失利，咱们追到石马庙去，因而一计未成，又生一计，假冒陆兄前去双环镖局，杀害查总镖头，又带去了一个何大复，他自己逃走，把何大复留下来，让双环镖局把他逮住，好向东海镖局兴师问罪，他又带着查总镖头的首级，潜入东海镖局，放入锦盒之中，正好那时大家都在第二进，他又扮成陆兄模样，就是被镖局中人发现，也不疑有他，才可以扬长出门，这一来正好挑起双环、东海二个镖局互相火拚，不仅两个镖局，若是一旦引起争执，只怕牵连到就不止一两个门派了，此事全由江南分令一手制造的事端，希望大家不可中了贼人挑拨离间之计才好。”

他这一席话，分析得极为详尽，也听得白圭子和宁乾初两人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他们心中也十分清楚，丁盛说得当然不会是假话，东海镖局复业，主要是为了替闻天声夫妇复仇，根本和双环镖局没有利害冲突可言，陆长荣也不

可能去协逼查遂良关歇镖局。

就算退一步说，陆长荣有这样的心意，但只要看今天的东海镖局，名义上陆长荣虽是总镖头，但有阮伯年坐镇，陆长荣也未必全能自作主张，何况还有丁盛、裴允文等人，分明是替东海镖局助拳来的，绝不会帮助陆长荣争夺地盘，那就更没有杀查遂良的理由。

何况听丁盛所说，昨晚东海镖局出动了不少人手，镖局之中，只有阮伯年、陆长荣等几人留守，陆长荣也确实无法分身赶去双环镖局。

宁乾初是老江湖，这么一想，觉得凶手果然另有其人，不觉得看了白圭子一眼，才颌首道：“这档事既由阮老哥、丁老弟等人出面作证，依兄弟之见，咱们不妨暂且按下，追缉凶手的责任，在东海镖局是为了洗刷陆总镖头的清白，在双环镖局是要替查总镖头报仇，谁都要尽一己之力，不过兄弟有一句话，这也是阮老哥方才说过的，如果凶手确是陆总镖头的话……”

阮伯年不待他说下去，就接着道：“兄弟负责把长荣交给你们处置。”

“好！”宁乾初站起身道：“白圭道兄，目前咱们就只好这样决定了如何？”

白圭子颌首道：“但凭宁老施主作主。”阮伯年道：“宁老哥，小徒何大复，如果确是帮凶，兄弟自会亲自缚送双环镖局，目前就请把他留下了。”宁乾初回头朝商鼎、孙逸生二人说道：“你们放开他。”商鼎、孙逸生两人依言放开了何大复。

何大复举步朝前跨出，忽地双足一软，张口呃了一声，突然口喷狂血，扑倒地上。

陆长荣、阮传栋同时闪身抢出。阮传栋俯下身去，陆长荣伸手在他身上一摸，再探探他胸口，说道：“阮大叔，他心脉已经停止了。”

阮传栋听得一呆，站起身目光抡动，喝道：“是什么人暗算了三师弟？”

阮伯年目眦欲裂，狂笑一声道：“好、好，果然好手法，在阮某面前，暗下毒手，那是存心和咱们鹰爪门过不去了？”商鼎、孙逸生两人骇然相顾，也给怔住了。

严铁桥抗声道：“咱们若要杀他，昨晚就当场把他格杀了，何用在此地，宁前辈已经答应放人之际，还把他杀了？”这几句话的工夫，何大复脸上渐渐发黑。

丁盛道：“阮老爷子，看情形何兄极似中了毒药暗器致死的。”

阮伯年道：“传栋，你仔细看看，他是被什么暗器袭中要害，竟有如此歹毒？”

阮传栋答应一声，再次俯下身去，丁盛也跟着走上，和陆长荣一起蹲下去，三人仔细看了一阵，依然找不到丝毫痕迹。

楚玉祥道：“陆大叔，这好像是极细的毒针所伤，何三叔衣衫背上有一个极细的针孔，你撕开他衣衫看看，也许可以找得到暗器了。”

阮传栋凝足目力，还是看不到针孔所在，心中暗暗惊异，依言嗤的一声撕开何大复背后衣衫，只见尸体全身发黑，背后正中间一圈更是呈现紫黑，紫黑中心，有一点细如针尖的小孔，如非目力极强的人，极难发现，但却找不到毒针。

丁盛咦道：“毒针好像已经被人取下了。”

陆长荣道：“也可能深入体内。”

阮伯年道：“你们肯定大复是中了毒针致死的么？”

丁盛站起身道：“此种毒针细若牛毛，只要看他中针的周围，有巴掌大一圈紫黑，可见此种毒针，剧毒无比，见血封喉，自然是中针致死的了。”

阮伯年怒哼一声，目含厉芒，掠过白圭子、宁乾初等，沉声道：“传栋、长荣，你们给我搜。”

这位鹰爪门的掌门人已经忍无可忍，不惜和武当派、八卦门抓破脸了，他这句话的意思已极明显连白圭子、宁乾初的身上都要搜了。

宁乾初听得脸色微变，嘿然道：“阮老哥怀疑兄弟是射杀令徒的凶手吗？”

阮伯年切齿道：“今天到东海镖局来的人，都有嫌疑，自然都要搜！”

白圭子身为武当八子之一，平日一向以名门大派自居，颇有骄矜之气，方才和阮伯年几乎闹翻，后来明知阮伯年说的不虚，心中也不无怏怏，此时冷冷的接口道：“连贫道也要搜吗？”

阮伯年大笑一声道：“白圭子，你以为武当八子，就搜不得？武当派就没有歹徒吗？今天第一个就是要先搜你。”话声一落，立即接着道：“传栋、长荣，你们只管过去给我搜，谁敢顽抗，只管给我就地格杀，一切后果，均由老夫一力承担。”

白圭子气得脸色铁青，锵的一声从肩头撤出长剑，怒笑道：“阮伯年，贫道还没把鹰爪门放在眼里，你口出大言，可要试试贫道的长剑……”

他话还没说完，突听有人接口喝道：“好个杂毛道士，东海镖局也有你发狂的份儿？”

一道人影随声飘飞而来，人到、声到、掌到，一记轻飘飘掌势，朝白圭子迎面拍了过去。

白圭子连人影还没看清，就觉一道森寒的冷风迎面涌来，他究竟是武当八子中人，发觉掌风有异，赶紧使了一式“移风换位”，闪身避开，心头不觉大怒，沉声喝道：“阴风掌！你是东海镖局的人吗？”

这发掌之人，正是英无双，闻言哼道：“我当然是东海镖局的镖头了。”

白圭子仰首笑道：“很好，东海镖局果然藏垢纳污，拉拢旁门异派，那当然要和咱们为敌了。”

英无双睁大眼睛，说道：“你说什么？”

白圭子长剑一指，喝道：“多言无益，你亮剑。”英无双披披咀道：“亮剑，杂毛道士，本公子剑下，只怕你走不出十招。”刷的一声，抽出青霓剑来。

白圭子方才被她一掌逼退，已是大失颜面，此时听她说自己走不出十招，不觉气往上涌，怒笑道：“你敢小觑武当派。”英无双披咀道：“武当派有什么了不起，不信你试试看。”阮传栋因白圭子语气之中没把鹰爪门放在眼里，心头有气，自然不会出言拦阻。丁盛也觉得白圭子太盛气凌人，让英无双去教训教训他也好。

白圭子那还忍耐得住，大喝一声：“狂徒看剑。”

右腕一振，刷的一剑，朝英无双当胸点出。

英无双现在已把绿袍神君的十三剑完全练熟，而且经过几次和人动手，经验也有了，那会把白圭子放在眼里，哼道：“你这一剑，就是武当派剑法吗？”

口中说着，右手长剑已疾挥而出，横格过去。她知道自己手上这柄长剑是敖湖主所赠，功能削铁如泥，这一剑就是存心要削白圭子长剑的。

白圭子这柄剑乃是武当派精铸的松纹剑，也算得好剑了，寻常利剑自然削不动它，但英无双手中的青霓剑可是江湖上仅存的几柄名剑之一，斩金截铁，锋利非凡。双剑乍接，但听“嗒”的一声，白圭子刺出的长剑，登时被削断了三分之一！

这下，白圭子不由得脸色大变，武当派虽然没有剑在人，剑亡人亡的规定，但这柄剑乃是他练剑之初，由师父亲自传授之物，随身已有三十年之久，此时骤不及防，被英无双削断，教他如何不急怒攻心，双目圆瞪，怒喝道：“你敢削断我长剑？”

他此言一出，丁盛顿时想到削断人家兵刃，乃是江湖大忌，这梁子只怕是结定了，不觉暗暗攥了下眉。

英无双不屑的冷哼一声道：“削断你一支剑有什么稀奇，也值得这般大惊小怪，和本公子动手，本公子虽不取你性命，但至少你也得把两条手臂留下来再走。”

“狂徒，贫道和你拚了！”白圭子一张白皙的脸上，色如喋血，大喝一声，挥动手中断剑，急攻而上。

他这一含怒出手，剑发如风，一口气攻出五剑之多，剑剑都挟着劲急嘶啸，剑风似涛！英无双身形一转，就避开了白圭子快速刺出的三剑，她避剑身法，正是绿袍神君十三剑的身法，白圭子自然看不出来，后面两剑还是朝原来的方向刺了过去，这时英无双早已闪出，冷冷的看着他，冷笑道：“我当你有多少能耐，原来武当派的人只会耍花招。”

这话也由得她说，因为她已经闪出身去，白圭子还低着头，朝没人的地方猛发剑。

但这话听到白圭子耳里，可更不是味道，千百年来武当派被人这样轻视，今天还是第一次，何况他又是个气量偏狭之人，话声入耳，心肺都要气裂了，口中又是一声大喝，挥舞起一轮剑光，连人带剑猛向英无双站立之处，急扑过来。英无双娇躯一晃，又轻灵的闪了出去。

裴婉兰嗤的笑道：“真像一只疯狗。”

她把堂堂武当派八子中的白圭子，比作了疯狗。

严铁桥怒声道：“小子，你说什么？”

裴婉兰哼道：“我说什么你没听清楚，我说你师父像一只疯狗，怎么，你不服气？像你这种武当派的三四流角色，本公子还不屑和你说话呢！”

严铁桥气得脸色煞白，锵的一声掣出长剑，喝道：“来，严某倒要伸量伸量你小子有多少能耐？”

裴婉兰早就跃跃欲试，抬手抽出长剑，喝道：“咱们到天井里去，本公子正要教训教训你们这些武当派不睁眼的小辈。”

严铁桥气极，怒声道：“去就去，今天不教你识得武当派的厉害，严某就不姓严了。”

迅快的退出大厅。

裴婉兰跟在他身后掠出，落到大天井中，两人更不打话，双剑齐举，就各自展开攻击。

厅上白圭子长剑连展，这一瞬工夫，差不多已接连攻出十数剑之多，英无双根本没有施展剑法，和他互攻，施展的只是身法，已经忽东忽西，令人不可捉摸。

白圭子一口气攻出十数剑，却是连她衣角都没有刺上，心头怒恼已极，

气愤的道：“你怎不出剑？”

英无双这回试出大哥教自己的十三式剑法，就是不使剑，连身法都如此奇妙，不惧人家攻击，心中更喜不自胜，闻言冷笑道：“你连攻了本公子十几剑，本公子不还手，你都伤不得我一点衣角，本公子若是出手，哼，你还能站在本公子面前说话吗？”

白圭子厉声道：“你有什么本领，只管使来，道爷并不在乎。”

英无双道：“好，这是你自己说的，莫怪本公子手下不留情了。”

喝声出口，长剑倏然划起，朝白圭子刺去。

绿袍神君的剑法，果然非同小可，她如今早已练得得心应手，这随手一剑就凌厉无前！

白圭子练剑数十年，竟然识不得她这一招剑势究竟攻向何处？心头一凛，左手疾拂，身躯飘退数尺，长剑疾圈，爆出满天剑花，身随剑上，反击过去。他在盛怒之下，出手也极猛烈，每一剑都暗含武当粘、引、卸字诀，真有刚柔并兼之妙。

怎奈英无双剑势一经展开，不用她去猜想对方剑势变化？自己该用什么招法才能破解？只要依照剑法一路施展下去，就能自生变化，不守自守，不攻自攻，让别人去应付你的变化，或封或架，你根本用不着操心。

这也就是说你剑法一经展开之后，对手纵然攻势凶猛，也会被你的剑势所逼，不得不改攻为守，守不住只好闪避。白圭子本来绵密的剑势，被英无双一剑跟一剑连绵出手，就逼得他有难以封架之感！

这真把武当八子之一的白圭子逼得心头又惊又急，暗暗忖道：“这小子使的会是什么剑法？”

宁乾初究竟是八卦门名宿，平日见多识广，眼看东海镖局一名年轻镖师，（英无双）居然一剑削断白圭子长剑，此刻白圭子一连十数剑已把武当剑法的精锐全使出来了，人家联手都没还，闪动的身法，看去极为简单，实则奇诡异常，凭自己的经验，几乎看不出一点迹象，看来这东海镖局之中，卧虎藏龙，约来了不少高手，今日之局，当真颇难善了。最使他惊异的还是何大复好好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使用毒药暗器杀死，竟会无人发觉，甚至连暗椿的一点影子都没找到。

他从方才有谁站得和何大复最近，以及何大复中了暗器之后，何人首先接近何大复。再把昨晚查遂良被杀的种种情形，加上东海镖局阮伯年、丁盛所说的一番话，仔细参详之后，心头不禁有了几分预感，他暗暗一凛，一手摸着花白鬍子，嘴皮微动，以“传音入密”和阮伯年说了几句话。

阮伯年望望他，微微点头，一面朝阮传栋、楚玉祥两人说道：“传栋、玉祥，你们先过去搜搜商、孙二位镖头的身上，可有暗器？”

一面朝双环镖局商鼎、孙逊生两人说道：“商、孙二位镖头务请原谅，因为小徒方才是二位押来的，也一直站在小徒身后，小徒中毒药暗器致死，部位又在后心，二位身上如无细小毒药暗器，那就可以洗脱嫌疑了。”

商鼎、孙逊生还没开口，宁乾初已接道：“好，商镖头、孙镖头，咱们问心无愧，他们要搜，就让他们搜好了。”

商鼎道：“宁老爷子既然说了，咱们问心无愧，就让他们来搜好了。”

阮传栋、楚玉祥走上去搜了两人身上，果然并没暗器。

宁乾初朝阮伯年看了一眼。

阮伯年又暗暗点了下头，又道：“还有严铁桥，他方才也站在何大复身

后，你们出去搜搜他的身上。”

阮传栋、楚玉祥答应一声，举步朝厅外行去。

严铁桥和裴畹兰正在大天井上打得十分激烈，一个使的是“两仪剑法”，长剑一直东一剑、西一剑划着弧形，剑势如轮，绵绵不绝。

一个是家传剑法，剑势出手，一个人如影随形，着着逼上，剑当如灵蛇乱闪，专刺敌人要害，但轻灵有余，内劲不足。

两人打到三十风招之后，裴畹兰的长剑已被连番引出，渐有相形见拙之势。

就在此时，突见人影一闪，楚玉祥连剑也未拔，一下欺到两人中间，双手一分，喝道：“蓝兄请退。”他这双手一分，就把两人剑势一齐逼住。

裴畹兰方自一怔，阮传栋道：“蓝兄弟快退下来，咱们奉阮老爷子之命，要搜一搜这位副总镖头的身上，可有暗器？”裴畹兰只得收剑后退。

严铁桥听得不怒，横剑喝道：“严某不让你们搜呢？”楚玉祥道：“咱们说出要搜，自然非搜不可。”严铁桥怒声道：“你来试试看？”

话声刚出，突觉右腕一紧，已被楚玉祥扣住脉门，回头道：“阮大叔，你来搜吧！”

阮传栋看得不禁一怔，鹰爪门最拿手的绝技就是“擒拿手”，但这回自己竟然连楚玉祥如何出手的都没看清，已经拿住了严铁桥的右腕。

严铁桥身为武当弟子，又是双环镖局的副总镖头，武功当然不会差到任人一把就扣住他的脉腕，那么楚玉祥的擒拿手法，岂非还高过本门不成？

他怎知祖半仙传给楚玉祥“全真剑法”之际，左手练的就是擒拿手法，全真门下从不在江湖走动，他自然从没见过。

楚玉祥既已拿住了严铁桥的脉门，他半分也挣动不得，阮传栋就老实不客气走上一步，仔细的搜了严铁桥身上，却也搜不出什么来。

楚玉祥五指一松，含笑道：“副总镖头，得罪了，你身上既无暗器，搜搜又有何妨？”

严铁桥气怒已极，一声不作，举剑就刺，口中喝道：“老子要你的命。”

裴畹兰急忙叫道：“楚大哥小心！”

楚玉祥俊目神光暴射，冷然喝道：“你找死！”右手如刀，突然朝他刺来的长剑上切下。

这一下以肉掌去和锋利长剑硬碰，江湖上可从没有这样托大的人过！

阮传栋只当他闪避不及，才用手掌切出的，心头不由大吃一惊！

要知楚玉祥目光何等锐利，他这一掌可说拿捏得极准，对方长剑堪堪刺到，他掌缘就一下切在对方剑脊之上，但听“呛”的一声，严铁桥但觉手上一震，一柄百炼精钢的松纹长剑立被人家手掌齐中切断！

这下不仅看得裴畹兰、阮传栋眼睛一亮，几乎不敢相信，严铁桥也脸如土色，手持断剑，怔立当场，半晌作声不得。

宁乾初眼看他们搜了三人身上，依然搜不出暗器来，心中更觉贼人处处都防备周密，不留丝毫破绽。

此时眼看白圭子和英无双两人还是打得难分难解，不，白圭子使出武当派“两仪剑法”，以数十年的练剑之功，在一个二十来岁的少年手下，依然被逼落了下风，攻少守多，还不时旋身闪避，明眼人一眼就知他还能支持不败，只是仗着数十年修为，在功力上胜过英无双而已！

心头也着实惊异，这少年不知是何来历，这套剑法竟有如此奇奥莫测！

一面暗中以“传音入密”向阮伯年道：“阮老哥，再不叫双方住手，和武当派的梁子，就会越结越深了。”

一面叫道：“白圭道兄，快请住手。”

阮伯年听了宁乾初的话，也立即叫道：“东方小兄弟，你快退下来。”

英无双听了阮伯年的话，只好收剑后跃。

白圭子已打得满脸通红，手持断剑，气呼呼的道：“宁老施主，贫道不把他劈了，誓不为人。”

宁乾初道：“道兄歇怒，今日之事，兄弟再三思虑，阮老哥和丁总堂主说的话，似是可信，咱们全落在那个江南分令的计算之中，方才咱们由误会渐趋澄清，鹰爪门何大复又突然被毒药暗器杀害，如果咱们再这样发展下去，双方必然更如冰炭，大概江南各大门派，都将因此卷入纷争之中，那江南分令连人影都不用现身，咱们双方就已打得如火如荼，伤亡累累，岂不是鹬蚌相争，让渔翁得利吗？因此兄弟觉得今日应该到此为止，查遂良遇害，何大复被杀，凶手就算不是一个人，也该是一伙的人，咱们能够合作最好，不能合作，也可各人去办自己的事，直到缉到凶手为止，何况方才阮老哥已经答应过，如果杀害查遂良的凶手确是陆长荣，他保证把人交给咱们，咱们也不用再留在这里了。”

白圭子怒容满面道：“贫道长剑被削，难道就此罢了不成？”

英无双冷笑道：“那你还待怎的？”

裴腕兰冷冷的道：“不怪自己学艺不精，大概还怪人家的长剑太锋利了，不该削断他宝剑的。”

白圭子切齿道：“小子，你报个万儿来，白圭子誓报今日断剑之仇。”

英无双冷冷的道：“我叫东方英，不论何时，你只管来找我，哼，武当剑法呀，只怕你再练上十年二十年，也接不下我一十三剑。”

白圭子沉声道：“好，道爷三月之内，必教你认识武当剑法的厉害。”说完掉头就走。

宁乾初也没说话，率同严铁桥、商鼎、孙逊生捧着锦盒，出门而去。

丁盛摇摇头道：“东方兄弟，白圭子为人气量狭小，生性偏激，方才你不该削断他长剑的。”

英无双粉脸一红，说道：“双方过招，就是削断他一条手臂，也没有话说，削断他一支长剑，又有什么关系？”丁盛道：“白圭子这柄长剑，还是他师父宁一道长亲手所赐，他自然极为重视……”

裴腕兰咕的笑道：“那他就不该用这柄剑和人动手，应该珍藏起来才对。”

英无双道：“是啊，他带着这柄剑行走江湖，就是不被我削断，也会被人削断的，哼，他三个月再来找我，我没有今天这样便宜了，我才不怕他呢！”

裴允文道：“东方兄弟，白圭子纵有不是，但咱们又何必和武当派结仇？多树强敌？”

英无双道：“难道武当派的人，就这样蛮不讲理？”陆长荣愤然道：“双环镖局就是因为有武当派撑腰，才会上门来寻衅的。”

阮伯年看了他一眼，喟然叹道：“总而言之，这是江南分令预先设计好的阴谋，不然也不会有今天这场是非了。”接着朝阮传栋道：“传栋，为父要去歇一会，你随我来。”阮传栋答应一声，扶着老父往里行去。

杜永也命人把何大复的尸体抬去后进收殓。

丁盛、裴允文、陆长荣、林仲达、楚玉祥等人，则一同进入总镖头休息

室去坐，一名打杂的沏了一壶茶送上。

英无双愤愤的道：“武当派的白圭子真是欺人太甚，阮老爷子给他气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真该好好教训他一顿。”

林仲达笑道：“东方兄弟，你削断他长剑，不是已经教训他了么？这比打他两个耳光，还要厉害，只怕白圭子成名以来，还是第一次受到教训呢！”

陆长荣倒了一盅茶，喝了一口，说道：“那个假扮兄弟的贼人，居然还敢到咱们镖局里来。”

丁盛大笑道：“他是总镖头，怎么不敢到镖局里来？不过兄弟倒想到了一件事，正要和大家商量。”

陆长荣道：“丁兄请说。”

丁盛道：“贼党江南分令的副令主，也叫陆长荣，这倒并不是巧合，会和总镖头同名同姓，而是贼党有意如此，用以混淆咱们视听，何况他又假扮了总镖头的面貌，更可以到处去制造事端，嫁祸东海镖局，这一点，咱们就防不胜防。还有，譬如他觑伺总镖头外出之际，就及时趁虚而入，回到镖局里来，也没人认得出他是假的，他可以探听咱们虚实，也可以随意指挥镖局中人，弄得大家真假不分，自乱阵脚，最可怕的是临敌之时，他更可以出其不意，攻击自己人，大家有谁分得清楚？”

裴允文瞿然道：“丁兄这话极是，他假扮陆兄，到镖局里来，确是什么人也无法分辨得出来。”

丁盛笑道：“所以咱们要早为之计。”

裴晚兰道：“丁大哥，你有什么妙计，还是直接了当的说出来吧！”

丁盛朝她笑了笑，忽然上身一俯，朝大家低声道：“咱们最好先约好两上手势，一个是陆总镖头和咱们见面时打的手势，那么咱们看到的陆总镖头就是真的了，如果他不朝咱们打手势，咱们就朝他打另一个手势，他如果看到了打不出手势来，那么咱们遇上的一定是假扮陆总镖头的贼人了。”

陆长荣目光闪动，首先点头道：“丁兄这办法不错，只是这两种手势如何打法？”

丁盛笑道：“这种手势，越简单越好，遇上陆总镖头时，用左手食指朝他指一指。陆总镖头遇上咱们时，左大拇指挑一挑就好。”

英无双笑道：“这办法不错，贼人看到我们食指指他，还当咱们指着他说什么，想不到会是暗号的。”

陆长荣也点头道：“好，那就这样办，大家都记下了。”

丁盛道：“待会林副总镖头就把这两个暗号去分别通知镖局的人。”

大家坐了一会，英无双眼看没有什么事了，就拉着裴晚兰走了。陆长荣也站起身往左厢帐房走去。

丁盛看着他后影，站起身朝林仲达说道：“裴兄、林兄、楚师弟我们到后院去看看，咋咋救来的六个人，一直昏睡不醒，不知如何了？”

四人走到后院，裴允文道：“丁兄，小弟觉得阮老爷子没有解开他们穴道，是不是该请东门、西门二位老前辈来看看，他们见多识广，也许看得出来。”

林仲达道：“对了，这二位老前辈就在花园里……”

丁盛微微摇头道：“阮老爷子一派掌门，他没说什么，咱们怎好在旁插嘴，我想阮老爷子关心他们门下弟子，不会就置之不理，也许他正在筹思什么办法了。”

忽然哦了一声，回头道：“裴兄，令妹和英无双刚才到哪里去了？镖局正在多事之秋，她们不要出去惹事？”裴允文道：“我去找她们。”

丁盛笑道：“楚师弟，最好你们两个人同去。”楚玉祥答应一声，就和裴允文一同匆匆走了。林仲达心中一动，楚玉祥、裴允文明明是他有意遣开的了，这就问道：“丁兄，你有什么事要和兄弟说吧？”丁盛看了他一眼，含笑点点头，举步走入膳厅。这膳厅上，摆了十几张桌子，用膳的时候，每张桌子都坐满了人，但这时候却有空荡荡的感觉。

丁盛走到一张空桌上坐下，林仲达跟着在他横头坐下，说道：“不知丁兄有何见教？”

两人坐在空荡荡膳厅上，谈话自是不会有第三人可以听到。

丁盛道：“林兄，你和陆总镖头同门十数年，对他一定最熟悉了？”

林仲达点点头道：“是的。”

丁盛又道：“你看陆总镖头言谈、声音、举动，可有什么不对吗？”

林仲达一怔，张目道：“丁兄的意思，莫非大师兄有什么不对么？”

丁盛笑了笑：“林兄请先答我所问。”

林仲达沉吟道：“没有，大师兄一切都和从前一样，至少兄弟看不出有什么地方不对，丁兄……”

丁盛没待他说下去，就接着道：“兄弟也只是随便问问，因为陆总镖头这次回来，似乎有些突然，林兄不妨再仔细想想？”

“没有，兄弟真的想不出来。”林仲达望着丁盛说道：“丁兄如果心里有什么怀疑，能不能先说出丁兄弟怀疑的地方，兄弟也许可以触发一点。”

丁盛道：“第一，陆总镖头一会来，就反对镖局复业，这也许是他为人稳健，觉得己方实力不足，且不去说他。昨晚，咱们分两拨人出动，而且是在出动前才决定的，对方不可能未卜先知，但对方却居然早知道似的，不但孙、李两人遇袭，而且何金发也是有意领咱们去的，这就不使人不怀疑咱们之中，有了内奸……”

林仲达点着头，没有作声。

丁盛又道：“就以今天来说，白圭子，宁乾初找上门来，陆总镖头说的每一句话，都极愤慨，可以激起每一个人的同仇心理，兄弟和他不熟，但从楚师弟口中听到过，他应该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谨慎的人似乎不该如此激动。”

## 第十五章 将计就计

林仲达点头道：“这一点，兄弟也有同感，今天大师兄似乎是激愤了些。”

丁盛又道：“关于何大复被杀，其中嫌疑最大的当然是伫立在他背后的严铁桥，和双环镖局的商、孙两个镖头，但陆总镖头也不能令人无疑……”

林仲达口中忍不住惊啊了一声。

丁盛接着道：“何大复是背后‘脊心’中了人家毒药暗器致死的，伤口细如针尖，这毒药暗器极可能是细如牛毛的喂毒飞针，此种既然细如牛毛，本身份量定然极轻，即是一流好手，也不可能把针一下没入体内，何况像严铁桥和那两个镖头武功并不高到那里去，所厉害的就是针上剧毒，只要刺破一点皮肤，就可致命，何大复也不过是刺破了一点皮肤而已，这支针当然还会露出在衣衫之外……”

林仲达道：“丁兄是说大师兄把针收起来了？”丁盛含笑道：“林兄也想到了？”

林仲达道：“大师兄和阮大叔是同时抢出去的，大师兄伸手在何三叔背后摸了一下。”

“不错。”丁盛道：“如果不是他收去了，毒针又会到哪里去了？”

林仲达迟疑的道：“大师兄收去毒针，这是做什么呢？”丁盛道：“因为他和那放毒针的人是同党，留下毒针，就是证据，说不定可以从这支毒针，找出他们的来历，所以非收去不可。”

林仲达道：“这么说，大师兄他……”

丁盛沉吟一声道：“江南分令的副令主。”

林仲达神情激动，说道：“他真是丧心病狂了。”丁盛道：“也许此人不是令师兄，只是兄弟实在看不出他的破绽来，所以要来问问林兄，你和他同门师兄弟，如果有人假冒，举止言行，总可以看得出来。”

林仲达攒攒眉道：“但兄弟真的一点也看不出来，丁兄，你看这该怎么办呢？”

丁盛道：“此事目前不宜声张，林兄除了多留意他之外，咱们暂时只作不知，慢慢的让他自己露出马脚来……”刚说到这里，只见阮传栋从楼上走下，看到两人，就朝膳厅上走来，口中说道：“丁兄，兄弟正想找你下一盘呢！”丁盛低声道：“他找我也许有事，你可以出去了。”一面笑道：“好吧，昨天你输了一盘，今天可是要扳回来么。”

阮传栋取来棋盘，往桌上一放，笑道：“胜负兵家常事，何足道哉？”

林仲达站起身道：“阮大叔，你们下吧，我出去看看。”阮传栋道：“那正好，你坐在一旁，就要多嘴，岂不扰乱军心？”

林仲达匆匆往前面走去。

两人摆好棋子，丁盛道：“阮兄，老爷子可是有什么吩咐吗？”

阮传栋下了一步，才道：“丁兄如何知道的？”丁盛也下了一步，笑道：“昨天是没事才下棋的，今天事情多得很，阮兄那有心情和兄弟下棋？不是老爷子有什么吩咐，你好在下棋之时和兄弟说，还会有什么事？”阮传栋道：“方才是宁乾初以‘传音入密’和家父说的，以毒药暗器杀死何师弟的凶嫌，有两个人最为可疑，一个是严铁桥、一个是陆长荣、两个人极可能是同党，要家父特别留神陆长荣……”

丁盛点头道：“难得宁乾初也看出来了。”

阮传栋道：“原来丁兄也看出来了吗？”

丁盛道：“兄弟方才和林兄谈论的就是此事。”

两人一面下棋，丁盛一面就把刚才和林仲达说的话，又说了一遍。

阮伟栋道：“这叫做英雄所见略同，兄弟方才就有此怀疑。”

丁盛下了一步，忽然低哦了一声道：“咱们既然看法相同，这就有问题了！”

阮传栋道：“那有什么问题？”

丁盛道：“此人狡猾如狐，咱们既然发现了，他可能也已有了感觉。”

阮传栋压低声音道：“家父之意，要在今晚晚餐时候，趁他不备，把他制住了，搜搜他身上，还有，要验看他是否易了容？”

丁盛道：“依兄弟之见，让他自己露出马脚来最好，但老爷子既然决定要在晚餐时光先把他制住，也无不可，反正这件事迟早要爆发的，那就先下手为强。”

阮传栋道：“家父要兄弟告诉丁兄，就是希望丁兄鼎力赐助。”

丁盛笑道：“阮兄也和兄弟客气起来了……”

只见裴允文兄妹、楚玉祥、英无双四人一起走了进来。裴允文道：“你们又在下棋了，阮大叔可要我作个参谋？”阮传栋道：“算了，昨天不是你作参谋，我还不会输呢！”裴碗兰道：“大哥帮阮大叔，我来帮丁大哥。”

丁盛道：“好了、好了，棋旁不语真君子，你们站着看可以，谁也不用帮谁。”

英无双道：“丁大哥，是你找我们，来了，又不准我们说话。”

丁盛道：“我要他们去把你们找来，是怕你们出去惹事，来了就好了。”

英无双道：“那不成，你不让我们说话，你们也不能下棋。”裴碗兰道：“对，你们不要我们作参谋，那就大家下不成。”伸手朝棋盘上搓去，一下就把棋子都搓乱了。

阮传栋道：“你们两个真是淘气，这盘我就要赢他了。”丁盛大笑道：“蓝兄弟是帮你的忙，这盘再有三步，你就将死了。”

阮传栋道：“谁说的，我只要两步，就可以将死你了。”只听阮伯年的声音笑道：“你年纪比他们都大，怎么和他们年轻人一样，吵成了一堆。”

裴允文道：“老爷子，阮大叔是我们的头儿呀！”阮伯年一手捋着花白长髯，笑道：“整天和你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连老夫也觉得年轻起来了。”

这话听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阮伯年目光环视，接着又道：“不过你们这些年轻人，也确实要一个头来领导，传栋年纪虽然比你们大上几岁，当你们头儿还不够资格。”

裴碗兰道：“那就由老爷子当我们头儿好了。”

阮伯年笑道：“老夫又太老了，你们有一个现成的头儿，就是丁老弟，他足智多谋，江湖经验老到，比传栋强得多了。”

丁盛拱手道：“老爷子夸奖，晚辈如何敢当？”

阮伯年正容道：“老夫说的是实在话，目前咱们这里，聚集了一大堆少年英雄，没人领头，岂不成了一堆散沙，但咱们面对的敌人，却是组织严密，狡猾无比的江南分令，咱们就要有一个能够统率大家的人，那就非丁老弟莫属。”

丁盛道：“镖局已经有总镖头、副总镖头……”

阮伯年摇头道：“那是镖局的名义，老夫说的是实际行动，丁老弟不用

太谦，也不用什么名义，对付江南会令，就由你来负责，他们不是都叫你丁大哥吗？你这头儿说起来，也是名正言顺的了。”

裴允文道：“阮老爷说的极是，依兄弟之见，对付江南分令，由丁大哥担任总指挥，阮大叔担任副总指挥，这样比较好些。”

大家听得纷纷赞成。

阮伯年道：“好了，咱们就这样决定，从现在起，大家就接受丁老弟的指挥。”

丁盛抱抱拳道：“老爷子吩咐，在下自当遵命。”

大家就跟着阮伯年身后，一起往前走进去。跨入右厢，只有林仲达一个人坐在椅上，看到阮伯年走入，慌忙站起身，说道：“老爷子起来了？”

阮伯年问道：“长荣呢？”林仲达道：“大师兄没在这里，老爷子找大师兄有事。”阮伯年道：“他不在算了，你坐下来。”

丁盛等人也一起坐下。

阮伯年道：“老夫刚才一直考虑着镖局中的事，因为咱们这些人中，除了你们师兄弟三个，丁老弟、赵雷等四位来自太湖、裴贤侄兄妹，和老夫父子，可以说是拼凑拢来的，镖局中虽有总镖头、副总镖头，但实际上，谁也不好指挥谁，因此老夫觉得除了镖局的事，由你们师兄弟处理，至于和江南分令作战，就应该有一个统一指挥的人，此一人选，以丁老弟最为合适，方才老夫已和大家说过，丁老弟也同意了，此后有任何行动，均由丁老弟筹划应付，统一指挥。”林仲达喜道：“老爷子想得周到，咱们早就应该推选一个统一指挥的人了，晚辈再去找大师兄来……”

阮伯年一抬手道：“不用了，待回晚餐时光，再当众宣布好了。”

林仲达刚应了声“是”，只见杜永手中拿着一封信，匆匆而入，这就问道：“杜管事，可有什么事吗？”杜永道：“刚才有人给陆总镖头送来了一封信。”林仲达问道：“是什么人送来的？”

杜永道：“那人把信交给了门口的趟子手，回身就走，连问话都来不及。”

林仲达道：“大师兄不在这里，信呢？”

杜永把手中拿着的一封信，交给了林仲达，林仲达低头看去，只见信封上写着：“送交东海镖局陆总镖头亲拆内详”等几个字。

阮伯年问道：“是哪里送来的？”林仲达道：“信封上并没写什么人？”

阮伯年道：“长荣不在，你不妨先打开来看看。”林仲达依言拆开信封，抽出一张信笺，只见上面写着：陆总镖头长荣大鉴：天下同姓同名者多矣，然未有尔我两人之巧者，尔为东海镖局之总镖头，我为江南分令之副令主，如非立场不同，或可杯酒言欢，亦大佳事，惜哉尔我两人竟成敌对之势，古人有二雄不并立之言，有尔无我，有我无尔，今晚二更，当于南郊招隐寺前一决胜负，未悉能准时赴约否？江南分令副令主陆长荣拜启。

另外还有一行小字：“希君一人前来。”

林仲达道：“他约大师兄决斗。”把信笺双手呈给阮伯年。阮伯年看了一眼，就把信交给丁盛，一面说道：“长荣人呢？你去把他找来。”

林仲达答应一声，转身退出。

丁盛看了，又把信给大家传阅，一面问道：“阮老爷子，你看……”

阮伯年还没开口，英无双抢着道：“丁大哥，你是总指挥，贼人下了战书，你就发号施令啦，咱们今晚非把他生擒活捉不可。”

丁盛道：“你们没看到他信上写着：‘希君一人前来’吗，咱们人去多

了，他可以避不见面，何况他约的是总镖头……”

阮伯年道：“这件事，且等长荣来了再研究吧！”刚说到这里，林仲达已经匆匆走入，说道：“回老爷子，大师兄不知何时出去了，门口值日的趟子没看到他出去，但镖局中又找不到他的人。”阮伯年双目神光一凝，哼道：“咱们后面两进，不是也有值岗的人吗？”

林仲达道：“后面两进值岗的人也没看到大师兄。”阮伯年道：“那是从东首花园出去的了，只有东首花园是咱们唯一没有设岗之处了。”

英无双道：“师父和师娘不是住在花园里吗？”阮伯年笑道：“如果有强敌来犯，你师父、师娘自然会出面，但平时镖局中人从花园进出，你师父、师娘岂会过问？”接着一手援须，徐徐说道：“看他晚餐时光，是不是会赶回来了。”

英无双道：“要是陆大哥没有赶回来呢？”

楚玉祥道：“那就由晚辈代大师兄去赴约好了。”英无双笑道：“我和大哥一起去。”

裴婉兰抢着道：“丁大哥，还有我呢！”

丁盛笑了笑：“且等总镖头回来再说呢！”英无双道：“我们预约总可以吧？”

丁盛摇头道：“不成，对方只约了总镖头一人，如果按照江湖过节，只能总镖头一个人去，但江南分令狡猾多端，咱们如果只去总镖头一人，他们可能埋伏了人手，咱们如果人去多了，他又会责咱们不守信诺，所以此事还得从长计议。”天色逐渐接近黄昏，第二进膳厅上已摆上了酒菜。杜永进来躬着身说道：“老爷子，可以用膳了。”阮伯年沉声道：“长荣果然没有回来。”

他这句话，大家都听得出来，那就是说：“长荣果然是贼人一党了。”

丁盛道：“老爷子，咱们先去用过膳，再计议不迟。”

阮伯年叹了口气道：“老夫本意，是要在用膳之时，把他拿下，不料他见机得早，预先溜了出去，这一来，明天白圭子他们如果找上门来，咱们如何交得出长荣呢？”

阮传栋道：“那贼子不是约长荣去招隐寺赴约吗，咱们总可以遇到他了。”

阮伯年道：“方才丁老弟说得不错，贼人此计，甚为恶毒，咱们人去多了，他可以避不见面，人去少了，他可以在那里预设埋伏……”

楚玉祥道：“老爷子，晚辈一人足可应付，还是晚辈一个人去的好。”

丁盛沉吟道：“依晚辈看，贼党恐怕另有阴谋……”

阮伯年哦了一声，问道：“丁老弟何有此言？”

丁盛道：“如果总镖头确是贼党所乔装，那么他已经离开镖局，贼党何以还要下书订约？这中间就有了问题，他们早已知道老爷子答应过宁乾初，保证可以交出总镖头的，如今总镖头忽然失踪，咱们又接到了对方的下书约订，必然全力以赴，希望能逮到江南分令的副令主陆长荣，咱们如果出动人手，镖局就空虚了，他们就可以全力对付咱们镖局，如果人手去少了，他们就可以全力对付咱们去赴约的人，不论那一方面，他们都可以占到优势，扳回昨晚他们的挫折。”

“唔！”阮伯年点头道：“咱们两者都处于被动地位，也就是两方面都是挨打的劣势，而且长荣如果真是贼党的话，对咱们有多少人手，已经了若指掌，咱们对贼党却依然一无所知……”

忽然目光一抬，问道：“丁老弟想到了对方的阴谋，不知是否想到了对策吗？”丁盛道：“晚辈想是想到了，只有四个字，将计就计。”阮伯年拂髯笑道：“好、好，丁老弟这四个字说得好，你是对敌总指挥，连老夫在内，咱们镖局所有的人，悉听老弟调遣就是了。”

丁盛道：“现在时间还早，大家还是先去用膳吧！”“不错！”阮伯年点头道：“大家饱餐一顿，再由老弟分配工作了。”

英无双道：“丁大哥，你说的将计就计，到底是怎么分配呢？”

丁盛笑道：“此事天机不可泄漏，大家快去用过酒饭，让我也好仔细思考思考，反正今晚总是有一场热闹，让你大显身手就是了。”

裴婉兰小嘴一噘，说道：“丁大哥怎不先说出来，让大家心里闷着多不舒服？”

丁盛耸耸肩，说道：“大家请啊！”

于是由阮老爷子为首，一齐来至膳厅，大家都因今晚有事，那有心情吃饭？

丁盛吃得更快，扒了两碗饭，就站起身来，对着林仲达耳朵，低低说了两句，就匆匆走了。

林仲达等大家用过饭，就道：“老爷子，丁大哥请大家饭后到总镖头休息室会议事。”

一面又朝杜永道：“杜管事，你要所有趟子手，除了值班的以外，大家各自回房，静待候命，今晚也许会有差遣。”杜永连连点头道：“小的会通知他们的。”

林仲达陪同阮老爷子等人，进入总镖头休息室，却不见丁盛人影。英无双道：“咦，丁大哥要我们到这里来，他人呢？”一名打杂的沏了一壶茶送上。

林仲达倒了一盅，送到阮伯年面前，说道：“老爷子请用茶。”一面含笑：“丁大哥要大家在这里先喝一杯茶，稍安毋躁。”

裴婉兰道：“丁大哥到底卖什么关子？”

林仲达笑道：“因为今晚一战，关系很大，所以丁大哥要个别面授机宜，现在第一个请楚师弟，你跟愚兄出来。”楚玉祥依言站起，跟着二师兄走出。

林仲达低低的道：“丁大哥就在帐房里，你快去。”楚玉祥急步走入东首厢房。

丁盛起身阖上了木门，低声道：“楚师弟，今晚你可要独挑大梁，前去招隐寺赴约，以你的武功，对方就算多埋伏几个人你也足可应付，但你唯一的缺点，就是江湖经验欠缺了一点，所以愚兄要特别的叮嘱你一句话，就是凡事小心，不宜深入，好了，你可在初更时分，和愚兄等人一起出发，记住，只有你一个人赴约，没有后援。”

楚玉祥点头道：“小弟省得。”

丁盛道：“好了，你可以出去了。”

楚玉祥起身走出，回到右首。

林仲达又走到门口朝英无双道：“现在该东方兄弟了，你随我来。”

裴婉兰道：“丁大哥真有点神秘兮兮！”

英无双站起，跟着走出。

林仲达道：“你过去吧，丁大哥在帐房里。”英无双举步走入。丁盛立即掩上了门，轻声道：“东方兄弟，你有两件事要办，第一，此时立即去见

令师和令师娘，今晚二更，楚师弟一人去招隐寺赴约……”

英无双道：“大哥只有一个人去吗？”

丁盛道：“人去多了，对方也许会避不见面，我熟思之下，还是由楚师弟一个人去好，所以要你去通知令师父，请东门前辈准时赶去接应，但不可露了行踪，如果楚师弟没有什么危险，就不用现身。”

英无双道：“还有呢？”

丁盛道：“另外你也要转告令师西门前辈，今晚可能会有贼党来犯，请她老人家注意。”

英无双道：“那么我呢？”

丁盛道：“你此刻先得去东花园一趟，然后和裴氏兄妹一路，我另有安排，到时只要听裴兄的就好。”

英无双答应一声，起身退出，就往东花园而去。林仲达又在门口叫道：“现在请裴兄出来了。”裴允文依言站起，裴畹兰道：“我呢？”

裴允文道：“方才丁大哥说过，今晚大家都有事，你急什么？”举步走出。

林仲达低声道：“丁大哥在帐房里。”

裴允文走入东厢，随手掩上了门，说道：“丁大哥派我什么任务了？”

丁盛附着他的耳朵，低低的说了几句。

裴允文连连点头，起身退出，回转右厢。

林仲达又叫阮传栋、杜管事到东首帐房里去。阮传栋，杜永答应一声，依言朝帐房走去。

不多一会，丁盛和阮传栋一同走入总镖头休息室。

金和尚何尚、麻面张飞向传忠二人站起身抱抱拳道：“丁大侠没派咱们兄弟一点事做？”

丁盛笑道：“二位老哥当然有事，今晚贼人看咱们大批出动，很可能乘虚而入，由阮老爷子坐镇镖局，二位是留守镖局的人，镖局是咱们的根本重地，尤其刚复业还没几天，不能让人家挑了，何况第二进还有六位鹰爪门的老哥昏迷未醒，李云又负伤未愈，（其实李云伤势早就好了）都要全仗二位守护了。”

裴畹兰望望楚玉祥、裴允文，只有英无双尚未回来，忍不住问道：“丁大哥，今晚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做些什么？楚大哥和大哥都不肯说，这里又没外人，你干么这么神秘，连一点口风都不肯透露？”

丁盛含笑道：“待回你跟裴兄一起出发，时间暂定为初更，至于会遇上什么事，我也不能预料，反正你不曾闲着就是了。”裴畹兰道：“初更，还早着呢，真急死人。”

丁盛笑道：“蓝兄弟，今晚咱们遇上的可能是大敌，不过有一句话，我要特别声明，咱们的人一旦出发，路上不论有什么情况，你都得听裴兄的，不准再问为什么？也不准再开口说一句话，这是军令，你非忍耐不可。”

裴畹兰道：“好嘛，出了镖局，不说话就不说话咯！”阮伯年只是捋须微笑道：“丁老弟指挥若定，运筹帷幄，老夫果然没有看走眼。”

丁盛连忙抱拳道：“老爷子夸奖，晚辈只是依咱们现有人手，略加分配，对敌要知己知彼，咱们现在只有知己，对方虚实却一点也不知道，只有瞎子摸象，乱猜一通罢了。”大家虽各自分配了任务，但每个人的心中，依然存有怀疑，因为通盘计划，只有丁盛一个人心里明白，谁都摸不透他葫芦里究

竟卖什么药？

一会工夫，英无双也走了进来，接着杜永也相继走入，朝丁盛躬身道：“人手已经在第二进集合了。”

丁盛点头道：“好！”回头朝楚玉祥、裴允文等人道：“阮兄、裴兄、林兄、楚师弟、东方兄弟、蓝兄弟，你们随我来。”一面朝阮伯年拱拱手道：“老爷子，晚辈等人走了。”阮伯年起身道：“大家务必小心，你们都要听丁老弟的。”丁盛领着大家，当先朝外行去，来至后院。

赵雷、钱电、孙风、杜永四人，和二十四名精选出来，身手较高的趟子手，都已站在膳厅前面的石阶下，等待出发。丁盛先朝孙风叮嘱道：“李云伤势未愈，需人照顾，你不用随我们去了。”接着以“传音入密”又叮嘱了几句。孙风躬身领命，退入厢房而去。

丁盛道：“楚师弟、赵雷、钱电，你们带六名兄弟，和我一路。”

楚玉祥、赵雷、钱电，答应一声。杜永一招手，立即有六名趟子手举步走来，站到楚玉祥三人下首。

丁盛又朝裴允文道：“裴兄、蓝兄、东方兄弟，也率同六名弟兄一路，依我刚才所说行事。”

裴允文答应一声，要裴畹兰、英无双和六名趟子手站在一起。

杜永又命十二名趟子手站到了阮传栋、林仲达的下首。丁盛道：“咱们分作四起出发，但目的地是一样的，咱们分开来走，是为避免对方注意，路上务必小心，不可让人发现，好了，现在咱们该出发了。”

当下朝大家挥了挥手，四拨人各自分开，裴允文率领的人往后面第三进而去，他们是要从镖局后院出去的。

丁盛率领的人却在他挥手之际，纷纷跃起，扑上围墙，往外纵落，但落到墙外之后，楚玉祥率同钱电和三名趟子手先行。丁盛率同赵雷和三名趟子手落后一步，又分成了两拨。

从后院出发的裴允文也要英无双、裴畹兰率同四名趟子手在前，自己率同四名趟子手在后，同样分作了两拨，一共变成了四拨，分为四个梯队，先后奔行而去。

接着是阮传栋率领六名趟子手，远远尾随着前面的人而行。

林仲达率领六名趟子手又远远的尾随在阮传栋一队人的后面。

这是最后两队人，却是一路搜索行进，就算东海镖局附近，对方派有踩盘的人，但东海镖局出动了六个梯队，尤其是最后的两队人又一路搜索行进，也没人敢跟踪下去了。

不过踩盘的人，虽然没法跟踪，但大致上已可获秘结论，今晚东海镖局出动的人手，计为丁盛、楚玉祥、裴允文、蓝九泉（裴畹兰）、东方英（英无双、赵雷、钱电、阮传栋、林仲达和二十四名趟子手，他们虽然分为六拨，却一齐往南去的。

今晚东海镖局只有一个约会，是在招隐寺，他们分成六拨，那一定是到了南郊附近，就分散开来，对招隐寺采取远远的迂回包围之势。

东海镖局这样大举出动，可以说是精锐尽出，现在留守的人，已是屈指可数，除了鹰爪门掌门人年届八十高龄的扑天鹰阮伯年，只有孙风，和金和尚尚尚、麻面张飞向传忠、及身负重伤的李云，可以说是老弱残兵而已！

约莫过了顿饭时间，阮传栋和林仲达两队人已经合并在一起，又回头朝东海镖局奔行而来。

到得镖局附近，两队人又分而为二，林仲达率领了六名趟子手由后院越墙而过。阮传栋率领的六名趟子手却绕到第二进右侧，才越墙进去，回入镖局。

于是，留在东海镖局附近踩盘的人，才知道阮传栋、林仲达这两队人，只是掩护前面四个梯队的，以防有人跟踪而已，他们大概护送四个梯队到达城墙，就撤回来了。

阮传栋、林仲达一身武功，也只是中等高手而已，东海镖局就算多这两个人手，也未必加强了阵容！

这时二更方过，东海镖局除了前进还有灯火，后面第二、第三两进，早已一片黝黑，许多不是当值的人，敢情已经进入梦乡。

就在此时，大天井中突然飘落三道人影，这三人中间一个赫然是东海镖局的总镖头陆长荣。

他左右两人则是两个面目森冷的青衣人，看不出他们年龄，但从他们的身材看来，年纪不会太大。

三人后面，还接连扑扑的跃落四个黑衣汉子，身手极为矫捷，动作如一，迅快的一排站到了三人身后。这些人飘落地面的同时，左右两边屋脊上，也同时出现了十来条黑影。

现在看清楚了，左首一共五个，中间为首的一个是面目冷森的青衣人，四个是黑衣汉子。右首也是一样，由一个青衣人为首率同四个黑衣汉子。

这一着，倒真给了盛料中了，贼党看到东海镖局的人大举出动，人手不多，他们存心来挑东海镖局的了。站在中间的陆长荣目光一抡，沉声喝道：“东海镖局的人听着，你们叫阮伯年出来答话。”

中听大厅上及时响起阮伯年一声洪亮的大笑，接着喝道：“尔等果然来了，老夫已经等候多时了。”

话声甫落，厅上登时大亮，阮伯年居中，阮传栋、林仲达分侍左右，已经从厅上走出，厅门口站立的则是总管事杜永。

厅前两边各站四名一身劲装的汉子，显得雄纠纠气昂昂，十分威武。

同时，左右两边长廊上，也各自挑出四盏气死风灯，左边是由金和尚何尚率领的十二名趟子手，右边是由麻面张飞向传忠率领的十二名趟子。

这些趟子手在镖局尚未复业以前，早已由孙风教授暗器，李云教授三截棍，成为东海镖局的一支劲旅。阮伯年手拂雪须，缓步走出，他躯干高大，红光满面，双目神光湛然，直注对面陆长荣，沉声问道：“你叫陆长荣？”对面的陆长荣应声道：“不错，在下正是陆某。”阮伯年又道：“江南分令的副令主？”

陆长荣道：“你都知道了。”

阮伯年道：“是你假冒了本镖局陆总镖头之名，杀了双环镖局的总镖头查遂良？”

陆长荣大笑道：“顺我者生，逆我者死，杀死一个查遂良又算得什么？”

“很好。”阮伯年点头道：“下午是你下书约了陆长荣到招隐寺去的，你怎么不去赴约，反到这里来了？”陆长荣大笑道：“你们有人前去赴约，自然有人接待，不须你阮老爷子操心。”

“很好。”阮伯年点着头道：“咱们两家的梁子，确实要有个了结，副令主今晚的来意大概也是如此吧？”陆长荣道：“东海镖局复业，就声言要和江南分令为敌，江南分令不容许有敌人存在。”

阮伯年道：“可惜你们令主没有来。”

陆长荣大笑道：“江南分令，统辖江南，对付你们区区一个东海镖局，何须令主亲来？”

阮伯年依然点着头，平静的道：“有陆副令主来了也好，双环镖局一场纠纷，正好由你去作说明。”

陆长荣冷然道：“阮老爷子这话，好像是要把陆某送交双环镖局处置了？”

阮伯年一手捋须道：“老夫正是这个意思！”

陆长荣突然仰首向天，发出一声长笑，说道：“就凭你们这点阵仗？”

林仲达听他这声长笑，猛地心头一震！

阮伯年也宏笑道：“难道还不够吗？”

就在一声长笑和洪笑声中，第二进突然传来一阵叱喝和大笑之声，夹杂传来！

阮伯年不期一怔，朝杜永问道：“杜管事，后面发生了什么事？”

杜永躬身道：“回老爷子，总指挥交代过，后面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老爷子只管放心。”

阮伯年点头道：“你去看看。”

杜永答应一声，举步往后面走去。

第二进传来的叱喝之声，只是刚才一阵子的事，过后就再也没听到什么声音。

陆长荣目中寒光闪动，突然左手一挥，道：“咱们就领教领教你们东海镖局有些什么惊人之艺，敢和江南分令作对？”

他左手一挥，站在他左首的青衣人，就缓步走出，右手一抬，呛然剑鸣，掣出一柄寒光闪闪的长剑，左手食中两指轻拭剑脊，傲然抬首道：“你们谁要来试试在下剑锋？”

这时，总管事杜永已从第二进退了出来，朝阮伯年躬躬身，朗声说道：“启禀老爷子，丁大侠从石马庙救出来的六人，乃是贼党戴了面具所乔装，他们身上都带了火药，刚才准备在后院纵火，已被全数拿下，现在已经没事了，等咱们这里结束之后，静候老爷子讯问。”

阮伯年口中唔了一声，心头却暗暗震动，忖道：“丁老弟果然布置周密，这倒是出人意料之事！”

阮传栋也在此时举步走出，手按剑柄，目光一抬，问道：“阁下既然出场来了，先报个万儿让在下听听？”

青衣人傲然的道：“咱们在剑底下就可分出生死，何须报名道姓？”

“哈哈！”阮传栋大笑一声道：“阮某出身鹰爪门，剑下从不和无名小卒过招，来呀！”

“来呀”二字堪堪出口，但见一条人影疾如飞隼从大厅上飞掠而出，一下落到阮传栋身前，躬身道：“属下在。”

阮传栋一指青衣人说道：“此人不过是江南分令的一个无名小卒，你去接他几招。”

那飞掠出来的是个青色劲装汉子，一身装束，只是东海镖局趟子手的打扮，他躬身道：“属下领命。”

阮传栋早已大模大样的退到了阮伯年身边，他这一举动，真把对方青衣人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那趟子手一下从腰间起下双铜，朝青衣人冷然道：“在下奉阮大爷之命接你几招，你小子可以发招了，还等什么？”

原来这使双铜的趟子手，正是赵雷所乔装。

这话可得从头说起，丁盛在左厢帐房点将之时，曾对楚玉祥说过，前去招隐寺赴约，只有你一个人去，没有后援。其实他已要英无双去至东园，请她师父秃狼东门奇暗中跟去接应了。

赴约，既然只有楚玉祥一个人去，那么何以丁盛还要亲自率同楚玉祥、裴允文、裴晚兰、英无双、赵雷、钱电，还有十二名趟子手随行，最后又有阮传栋、林仲达各率六名趟子手断后，分作六个梯队，浩浩荡荡的出发呢？”

那就是丁盛算定江南分令的贼人，向阮长荣下战书，极可能是调虎离山之计。

因为对方昨晚吃了大亏，今晚非扳本不可，他们故意约了招隐寺，让你们尽出高手赶去招隐寺，他们就乘虚挑了你们东海镖局。

所以阮伯年询问丁盛可有成竹，丁盛就说出“将计就计”四字。

真正去招隐寺赴约的只有楚玉祥一人。（当然非楚玉祥去不可，万一对方准备了高手，只有楚玉祥可以对付）

丁盛率同裴允文等人出动，也只是个幌子，因为后面有阮传栋、林仲达两队人扩大搜索范围，一路跟着前面四个梯队而来，不虑有人跟踪。

丁盛、裴允文等人到了南门城下，等楚玉祥一走，每人迅速换上了趟子手的服装，跟随的人手计有楚玉祥、丁盛、裴允文、裴晚兰、英无双、赵雷、钱电等七名高手，其实真正去招隐寺的只有楚玉祥一个，其余的人都回来了。

另外，李云为“阴手”所伤，早经楚玉祥喂了他一颗伤药，并以“纯阳玄功”替他消除了体内阴气，早已痊愈。

丁盛要他不可声张，另要孙风留着照顾，当初只是预防陆长荣的，（他对陆长荣早就动了疑）那知道这一着给他歪打正着。

原来从石马庙救回来的六个鹰爪弟子，全是贼党经过易容而来，他们假装昏迷不醒，听到前面陆长荣一声长笑，就纷纷跃起，预备分头纵火。

但他们怎知对面左厢就住着孙风、李云，他们一有异动，两人立时出手，贼人身手纵然不弱，但孙风、李云乃太湖龙头敖湖主的近卫，自然手到擒来，不过瞬息之间，就把六个贼人拿下了。

闲言表过，却说赵雷的对面青衣人方才阮传栋说他“无名小卒”，不屑和他动手，这时赵雷又说“还等什么”，丝毫没把他放在眼里，真把他心肺都气炸了，口中大喝一声：“看剑！”

手中长剑一振，嗡然有声，朝赵雷疾刺过来。他含怒出手，这一剑使的有如风雷迸发，凌厉已极！

赵雷乃是敖湖主近身八卫之首，又岂会在乎你这一剑？但青衣人这一剑也使赵雷为之一怔，心中暗道：“他会是剑门传人！但这也并不稀奇，贼党夜袭太湖，不是也有剑门弟子参加了吗？看来剑门一派，果然已和贼党沆瀣一气了，哼，你到太湖去，老子没有湖主的命令，不会出手，今晚非教你栽个跟斗不可！”

他心念转动，原是电光石火般事，手中双铜却并没有立即出手，直待对方长剑离身前尺许光景，才突然吐气开声，右铜疾出，横截对方剑尖，身形随着右转，左铜一记“寸心千里”，直戳过去。

青衣人剑上造诣也极精纯，眼看赵雷一直没动，等自己剑尖离他身前不

远才行出招，可是此人绝非庸手，对方手上使的又是双铜，自然会一守一攻，因此赵雷右铜甫发，他刺出的长剑已经迅速变招。

两人第一记本该剑铜交击的，却一下错了开去，青衣人的长剑却和赵雷的左铜在第二记上交击上了，但听锵的一声巨响，两人各自感到手上一震！

赵雷左铜和对方交击，右铜又迅若掣电的攻出，青衣人和剑一领，旋身避铜，同时也发剑攻敌。

这一动上手，两人以快打快，只不过眨眼之间，赵雷双铜齐发，已经连攻了三招六铜，青衣人也以极快手法，还攻了五剑，剑光铜影，有如灵蛇乱闪，使人几乎看不清他们的招数。

陆长荣目芒四射，他当然看得出来，赵雷绝不会是趟子手，趟子手绝不会有这样高明的身手，如此看来，东海镖局果然卧虎藏龙，还隐藏了一部份实力，心念转动，右手朝上挥了一下。

站在他右首的青衣人迅即举步走出，手按剑柄，朝阮传栋喝道：“阮传栋，你下来，在下来领教领教你鹰爪门的武学。”

阮传栋大笑道：“阁下大概又是一名无名小卒了，来呀，给我去伸量伸量他。”

他话声未落，又有一道人影疾如旋风，从厅上飞出，笔直落到青衣人的面前。此人当然也是一身青色劲装，东海镖局趟子手打扮，手提一对流星槌，朝青衣人不屑的道：“小子既然到江湖上来闯了，应该扬名立万，你小子连名姓都没有？”

他正是钱电。

青衣人被阮传栋说成无名小卒，如今一名东海镖局的趟子手（他心中也知道钱电极不会是趟子手）居然一口一声的叫他小子，还说他“连名姓都没有”，别说青衣人平日是个趾高气扬的人，就是任何人都会忍不住。口中大喝一声：“狂徒看剑。”长剑斜劈，剑光如闪电般削出。

钱电呵呵笑道：“小子，你这点门道：“连当趟子手都不够资格，也敢到东海镖局来出丑。”

根本不理青衣人的剑势，左手一招，呼的一声，一入流星槌疾若流星朝青衣人当胸打去。

这一招当真厉害无比，你长剑一共只有三尺长，他两枚流星槌，一条练子就有八尺，单打一枚，就可以放出八尺远近，自然不用对他剑势了。

青衣人不敢举剑去封，急急斜闪而出。

那知钱电在两枚流星槌上，下过二三十年苦功，盘运得比他自己两个拳头还热，左槌出手，右槌连人一齐跟进，又是呼的一声激射过去，右槌出手，左手一抡，左槌打后心，反正他两枚流星槌，远射近攻，忽左忽右，忽长忽短，变幻无穷，出手极快。

青衣人原是剑术名手，但兵刃长短不成比例，任你剑法如何高明，刺不到人家身上，又有何用？

反过来钱电的流星槌可长可短，短打，可以打你兵刃，远射，可以打你身上，青衣人简直对他毫无一点办法，被逼得东闪西躲，节节后退。

这下直把站在对面的陆长荣看得心头又急又怒，双手再挥，站在左右两边屋脊上的两个为首青衣人同时连翩飞落！

大厅上也同时飞出两条人影，那是孙风和裴允文。（李云负责第二进防守）孙风并没有换上趟子手的服装，那是他并没随同丁盛出发。

裴允文是随同丁盛出发的人，他回来的时候，也改扮成趟子手，随同林仲达从后院进入镖局，但他因是江南武林盟主的公子，裴家剑法，在江南极负盛名，容易被人家认出来，就不好再改扮趟子手了。

孙风使的是一柄铁扇，连话也没打，铁扇豁的一声，扇面打开，就像半轮巨斧，朝左首青衣人横扫过去。

青衣人怒嘿一声，长剑疾抡，两人立时交上了手。

裴允文和孙风同时掠出去的，他迎上了右首一个青衣人。

青衣人冷冷的看了他一眼道：“裴少堡主既非东海门的人，何苦替东海镖局卖命？依在下相劝，你此时退出，还来得及。”

裴允文不觉一怔，目注对方，说道：“阁下是什么人？听你口气好像还是裴某的熟人？”

青衣人冷冷的道：“北峡山裴家堡名动江湖，裴家堡少堡主自然有不少人认识，在下不是你熟人，但在下劝你及时退出，乃是一番好心。”

裴允文大笑道：“裴某和阁下虽非素谏，但阁下能劝裴某，怎不劝劝你自己？江南分令只不过是一个江湖败类的组织，阁下又何苦为虎作伥……”

“住口！”青衣人大喝一声道：“在下乃是看在尔父份上，才劝你及时离去，免得玉石俱焚，你既然自己找死，那就怪不得在下了。”

裴允文瞠目喝道：“好个贼子，今晚你们休想有一人全身而退，你还敢口出大言……”

青衣人怒道：“那就不用多说了，你亮剑！”

锵、锵，两声剑鸣，两人同时掣剑在手。

裴允文道：“请。”

“请！”青衣人也道了声请，就剑光乍现，发现一声锵然剑鸣！不，两人发剑都快，一剑交击，就连接着响起一阵惊心动魄的锵锵金铁交鸣之声，少说也互击了八九剑之多。

陆长荣眼看己方出动了四名高手，依然没有占到一点上风，心头既惊且怒，口中大喝一声：“大家给我上！”

他这声大喝出口，但听一阵刷刷拔刀之声，左右屋上的八名黑衣汉子同时掣出扑刀，一跃而下，他身后四名黑衣汉子也及时闪身而出，十二个人手持长刀，大有一挤而上的气势。

阮伯年沉笑道：“姓陆的贼子，你也沉不住气了！”

右手一挥，丁盛、阮传栋、林仲达、英无双、裴晚兰，一个个疾如飞鸟从厅上掠出，金和尚、向传忠也从左右长廊上大踏步迎出，双方更不打话，各举兵刃，立即展开了一场激战！

对方这十二名黑衣汉子，正是昨晚林中施袭的一批杀手，他们都是久经训练，出手刀招，不尚花式，直往直来，辛成无匹，每一刀都卷起森冷刀风，蓝光夭矫，有如匹练！

但他们今晚遇上的人，也不仅全非弱手（其中只有林仲达、裴晚兰较弱）而且在人数上，本来差不多二比一，（对方十二个黑衣汉子，东海镖局出动了七个人）但丁盛长剑一圈，就敌住了三个，阮传栋敌住了二个，金和尚向传忠两人联手也拦住了三个，林仲达敌住了一个，英无双和裴晚兰也敌住了三个，正好各人凭自己的武功强弱，去找对手，武功高的可以一敌三，武功较弱的迎战一人。

林仲达是东海门的二弟子，迎战一个黑衣汉子，当然还不至于落败，裴

碗兰和英无双联手，也不至于败！

这一来对方虽然出动了十二名杀手，依旧毫无进展，但站在两廊的二十四名趟子手，却在此时缓缓向大天井移拢过来。

大门外也在此时出现了十二名趟子手，进入大门之后，一字排开，正好站在陆长荣的身后，堵住了他的退路。

到底这里是东海镖局，不是你江南分令的地盘，镖局的人手可以从第二进越墙而出，再从大门进来，采取三面包围之势。

杜永依然站在阶上，这三十六名趟子手，就是归他居高临下，以手势指挥。

阮伯年就在大家飞掠出去，敌住对方十二名黑衣杀手之际，也双足一顿，身形凌空飞起，朝对面陆长荣扑去，口中呵呵笑道：“姓陆的，你要老夫出手呢，还是束手就缚？”他外号扑天鹰，果然身如巨鹰，人随声到，一下落到了陆长荣的面前，气势极为慑人！

陆长荣做梦也想不到东海镖局明明高手尽出，镖局中只剩下阮伯年等可数的几人，如今却冒出这许多人来。他心知今晚落入人家的假空城计了。心中自极怒恼，抬手掣出长剑，横胸喝道：“老匹夫，你有多少能耐只管使来，凭你们这点阵仗，陆某还不放在心上。”

阮伯年被他这声“老匹夫”，听得浓眉陡竖，双目业眊暴射，洪喝道：“好个贼子，今晚就是老夫不出手，谅你插翅也难飞，但老夫今晚却非亲手把你拿下不可，你可以发招了。”

陆长荣看他空着双手，他究竟是副令主的身份，不肯立即抢攻，问道：“你兵刃呢？咱们先在兵刃上较量较量。”

阮伯年大笑道：“老夫从不使用兵刃，你只管出手就好。”

陆长荣森笑道：“陆某那就不客气了。”

抬手一剑，幻起两点寒星，朝阮伯年迎面飞来。

阮伯年喝了一声：“来得好！”

猛地身形一侧，左手五指如钩竟然朝他刺来的剑抓出，右手立掌如刀，随着侧身之际，闪电朝陆长荣肩头斫去，出手之快，几乎令人目不暇接！

陆长荣没想到他竟会徒手来抓自己剑尖，他怵于对方是鹰爪门的掌门人，在江湖上享誉数十年，盛名绝非幸致，如无十成把握，岂敢如此托大？

一时连想都来不及，急急收剑后跃，才算避开阮伯年的一抓一掌。

阮伯年第一招就把敌人逼退了一步，不觉呵呵笑道：“老夫从不追击后退之人，你只管想好了招式再出手。”

这话听得陆长荣不觉脸上一热，一声不响，倏然欺来，长剑挥动，连绵攻出三招。

阮伯年原是要看看他的剑路，究竟是不是东海门下的大弟子陆长荣？但此时看他出手，已可证实此人不是闻天声门下的陆长荣了。心中暗道：“看来这贼子果然是假冒陆长荣之人，那么他一定是戴了假面具无疑！”

心念转动，双手忽掌忽爪，和他展开抢攻，有时三指突出，从剑影中伸去，抓他剑尖。

陆长荣现在也证实了，这老头的“鹰爪功”确已经到了十二成火候，目光之锐，出手极准，他抓出之处，正是自己剑招递老之处，一旦给对方抓住剑尖，自己就难以是他的对手了。

因此每逢阮伯年三指抓出，他就不得不疾快的收剑。

这一来，他手中虽有长剑，一样感到缚手缚脚，剑招就无法尽情施展。

这时，大天井上的战况，已经有了急剧的转变。

那可要从英无双说起，他和裴皖兰同时飞身而出，两支长剑一下就截住对方挤上来的三个黑衣汉子。

两位姑娘身上穿的依然是东海镖局趟子手的服装，那三个黑衣汉子还以为她们真是东海镖局的趟子手，那会把她们放在心上，三柄扑刀挥动之间，就卷起三道蓝光，势道极为劲厉。

英无双冷笑一声，展开绿袍神君的剑法，剑光乍亮，嗒嗒两声，一下子就劈到身前的两把扑刀一齐削断。

裴皖兰长剑一振，迎接住另一个黑衣汉子的刀势。

那两个黑衣汉子刀堪堪递出，就觉手上一轻，被人齐中削断，急忙往后跃退。

英无双哼道：“我说过今晚绝不会再和你们客气。”

口中说着，身子就像被风吹了起来一般，他们跃退出去虽然不慢，她来得更快，轻风一飒，人已到了面前。

两个黑衣杀手何等慄悍，眼中看到人影，两柄断刀突然不约而同交叉戳到。

这一下如被他们戳中，扑刀虽断也有两尺来长，不被他们拦腰截作两段才怪！

但英无双出手比他们更快，人还未到，左手已经挥出，一道奇寒澈骨“九阴神功”掌风已经拂上，两个黑衣杀手张了张口，连声音也没啊出，就无声无息的扑倒下去。

她朝前欺来的人，正好冲到左首，金和尚、向传忠和三个黑衣汉子动手之处，口中说道：“二位镖头不用和他们打啦，快去接应林大哥吧！”

左手抬处又朝三个黑衣杀手横扫过去。

她“九阴神功”虽然只有三成火候，但仅是三成火候，也不是三个黑衣杀手这点功力的人所能抵挡得住？但觉寒风透体，三人同时打了一个冷噤，就砰砰三声，一齐倒下。

裴皖兰长剑连挥，仗着家传剑法，但可和黑衣汉子打成平手，那黑衣汉子刀势沉重，直往直来，虽没有占到上风，却也攻势不绝，攻多于守。

这是说裴皖兰长剑终究是轻兵刃，女孩儿家力气不如人家，不敢和他硬打硬接，只是用剑法上的招式变化应敌。

英无双一下飞近过来，叫道：“蓝兄，你可以住手啦，我给他一掌就好。”

声到人到，一记掌风也已拍到，和裴皖兰动手的黑衣汉子如响斯应，随着扑倒下去。

英无双一掌出手，人已朝阮传栋飘飞过去，叫道：“阮大叔，我来了。”

又是一掌迎面挥出。

和阮传栋动手的两个黑衣汉子但觉一道奇寒掌风扑面卷来，呼吸一窒，往后就倒。不过转眼之间，她就放倒了八个黑衣杀手。

阮传栋朝两人招招手，说道：“你们不用再出手了，今晚主要务必擒下陆长荣，你们快随我去。”

英无双、裴皖兰经他一说，就品字形朝陆长荣围了过去。

再说赵雷以一双短铜和青衣人缠斗了五六十招之后，他已可确定青衣人是剑门弟子，自然更不肯放松，一连五铜，把青衣人逼得连退了三步，突然

铜交左手，双铜一合，口中断喝一声：“贼子，你接我赵某几掌试试！”

喝声中，身形一欺而上，右手抬处拍出一掌。

青衣人和他打了半天，竟然连一个趟子手都胜不了，心头自然气愤，闻言不觉大怒，同样剑交左手，右掌竖立，迎着来掌劈出。

双掌乍接，发出“拍”的一声，双方功力悉敌，谁也没被震退半步。

他焉知赵雷这一掌工上，只用了七成力道，原是试试对方内力的，一掌击出，口中大笑一声道：“好，你再接我一掌。”

右手一收即发，第二掌随即击去。

青衣人试出他掌力和自己也并不高明，对方第二掌击来，岂肯退让？喝道：“接就接，谁还怕你不成？”右掌同样朝前推出。

双掌击实，又是“啪”的一声脆响，但这回双掌接实之际，赵雷内力骤吐，已由七成力道加强到十成。

青衣人只觉对方掌力突然增加，重逾千钧直压过来，口中哼了一声，被震得连退了三步，一条右臂已是酸麻无力。

赵雷身法何等快速，一闪而至，喝道：“还有一掌！”

一道掌风随着喝声涌到了身前。

青衣人此时再待取剑，已是不及，只得咬紧牙关，运集全身功力，举掌硬拚。

赵雷这一记使的是劈空掌，但等到青衣人举掌迎出，他掌风业已消失，一点指风袭到掌心。

青衣人心知上当，口中闷哼一声，半边身躯几同电击，脚下登登往后连退。

赵雷大笑一声乘机欺上，连点了他五处大穴，右手一招，立时有两名趟子手急步趋出，把青衣人押了过去。

这是丁盛早就交代过了的，要趟子手看手势拿下，因此配合得极为迅速。

就在赵雷擒下青衣人的同时，钱电也得手了。他使的是一对流星槌，忽长忽短，已使和他动手的青衣人一柄长剑纵有厉害杀着，也不容易使得出来。

自从交手以来，青衣人从未占到一点上风，这时钱电双槌漫天飞舞，疾如风轮，更把青衣人逼得挥剑护身，完全屈于守势。

钱电听到赵雷的一声大喝，也突然大喝一声，右手一挥，左手流星槌忽地一缩，右手流星槌突然暴长，朝青衣人横扫过去。

因为他铁链足有八尺来长，青衣人无法一下脱出去八尺之外，只好用剑去磕，但听“当”的一声，流星槌被他磕个正着，立即反弹回去。

## 第十六章 全军尽覆

须知钱电在这对流星槌上，下过二三十年苦功，运用之妙，比他双手还要灵活，右槌受磕飞回，他趁着飞回之势，把铁链一收，手抡铁槌，人随槌进，猛向对方长剑磕去，左手流星槌却在此时突然暴长，从相反的方向横扫过去。

青衣人刚刚磕飞他右槌，突见他欺身向剑上磕来，槌势沉重，不愿硬拚，身形向后斜退了半步。

这下正好落在钱电的算计中，他身形后退，左槌正好向他身后横卷过来，钱电呵呵一笑，也随着后退，流星槌已在这一瞬之间，在青衣人身上连绕了三圈。

钱电手举右槌，“当”的一声，击在他长剑之上，等他长剑堕地，左手一拉，右手疾出，已点了三处穴道，右手一招，两名趟子手一闪而出，把青衣人押下。

孙风使的是一柄铁扇，扇长三尺，外面两支扇骨，足有两寸来阔，中间是十三片纯钢扇叶，外面锋利如刀，（中间还有十三支较细扇骨）你别以为扇是轻兵刃，他这扇足有三十六斤，已是一件重兵器了，但在他手中使出，不但灵活无比，忽而打开，像半轮巨斧，忽而收拢，像一支铁尺。

青衣人一柄长剑纵然攻势凌厉，也不敢和他铁扇硬打硬砸。

两人打到快有七十招左右，依然难分难解，剑扇各有奇招，谁都没有胜得了谁。孙风也听到赵雷的一声大喝，他们同是敖湖主座前的八卫中人，自然听得出赵雷这声大喝，是要施展压箱子本领了。八卫中人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一手压箱子的本领。接着又响起了钱电的一声大喝，孙风岂肯落后于人，右手摺扇一指青衣人，也大喝一声：“你给老子躺下。”青衣人居然如响斯应，仰面跌了下去。

孙风大笑一声，右手向空一挥，两名趟子手迅疾的抬起青衣人退下。

这三声大喝，虽然赵雷、钱电的喝声在前，但孙风是使暗器的名手，不但扇骨中藏有飞芒，他身上还有不少零零碎碎的东西，就算有几十个人围住了他，依然可以在举手之间，叫他们躺了下去。这回他使的只是扇骨中三支飞芒而已。是以还是他比赵雷、钱电占了先。

剩下裴允文和青衣人一对，几乎是棋逢敌手，双剑并举，激战未休。

裴允文经过这一阵工夫的缠斗，已经看出对方使的是“黄山剑法”，心中也已经猜到他是谁，此时眼看赵雷等三人都已得手，口中低低的道：“今晚你们已是有败无胜之局，万兄此时不走，只怕会走不了了。”

青衣人听得身躯一震，冷然道：“我不姓万。”突然剑势一紧，着着都是进手招式。

裴允文低道：“兄弟是一番好意，万兄……”

突觉肩头一麻，“当”的一声，长剑被对方震飞，一支雪亮的剑锋当胸刺到。

就在此时，孙风一道人影横空掠到，铁扇“当”的一声。架开对方长剑，身形未落，左足飞起一脚踢向他右肩。

青衣人急速后退一步，左手抬起，射出一缕尖风，五支飞针袭向孙风胸口。

孙风低头看了自己胸口一眼，大笑道：“你这几支绣花针伤得了别人，

如何伤得了你孙爷爷？”

身形未动，只是双足微抬，已从他靴尖射出两支飞芒。

青衣人眼看五支毒针明明打中他胸口，对方竟然行若无事，方自一呆，只觉双脚膝盖上一麻，再也无力站稳，一下跌倒下去。

这时裴允文也上身摇晃，一下跌倒在地，早有四名趟子手抢上去，拿人的拿人，救人的救人。

丁盛本来是一人独斗三个黑衣杀手，正好打成平手，林仲达独斗一个黑衣杀手，还稍稍落了下风，但金和尚和向传忠已经迅快接应上来。

金和尚一支熟铜棍呼的一声朝和林仲达动手的黑衣汉子拦腰就砸。

林仲达来了帮手，精神为之一振，剑势也突然转盛，两人这一联手，转瞬之间，林仲达已由颓势变成了强势，把那黑衣杀手逼得连连后退，招架不迭。

向传忠外号麻面张飞，手中一抡雁翎刀，嘴里断喝一声，挥刀朝和林仲达动手的三个黑衣汉子冲了上去。

丁盛力敌三人，虽未落败，要想胜得他们，也并不容易，但麻面张飞这一加入战团，分去了一个敌人，他长剑挥动，神威奋发，不过七八个照面，剑势开阖，已把两个黑衣汉子凌厉无前的刀势压了下去。

这时阮传栋、英无双、裴允文三人刚品字形朝阮伯年、陆长荣动手的战圈围了过去。

赵雷、钱电、孙风三人也同时分头扑到了丁盛和林仲达两处。

不过几招，丁盛一剑劈落了一个黑衣人的右臂，赵雷紧接着一脚把一个黑衣人踢得飞了起来，等他落到地上，早已动弹不得。

另外和林仲达、金和尚动手的两个黑衣汉子，在孙风欺到之时，也一齐晃着身子失去了动手之力，被林仲达、金和尚点倒。

至此，四名青衣人和十二名黑衣杀手不过顿饭工夫，业已全数就逮，剩下的只有领头的江南分令副令主陆长荣一个人，还在和阮伯年动手。

这时丁盛、林仲达、赵雷等人也纷纷围了上来。站在阶上的杜永双手朝上一叉，东、南西三面三十六名趟子手同时喝起：“莫要放过了假冒总镖头的贼人！”

三十六个人的声音汇成了一道，这声音可着实惊人已极！

陆长荣独战阮伯年，已感吃力，此时眼看自己带来的人手，业已悉数成擒，只剩下了自己一人，而且对方高手纷纷围了上来，此时，此地，此情，纵有一等胆识的人，也难免惊慌失措，挥剑后退。

阮伯年在一干后辈围绕过来之际，他老当益壮，大喝一声，左雕手拍的一声击在剑脊上，把陆长荣一柄长剑直荡开去，右手一掌直拍过去。

陆长荣但觉一道奇猛掌风直压过来，令人气为之窒，心头蓦吃一惊，急急塌肩敛身，往右闪跃，还是迟了半步，左肩被掌风扫中，肩骨奇痛欲裂，上身晃动，脚下不禁又后退了两步，但因身后也有敌人，不敢再退，咬紧牙关，站住了椿。

阮伯年一击得手，口中发出洪钟般大笑，左手五指箕张，一个高大人影疾欺过去。

但就在此时，眼前微风一飒，一道青影如匹练般泻落，拦在面前。

阮伯年爪前人后欺来的人，左手五指凝足了足以裂石碎碑的“鹰爪功”，自然当先接触上了，一时但觉抓在一道柔韧的布帛上一般，抓不实，也冲不

过去，心头方自一怔，急忙刹住身形，定睛看去。

只见自己面前不知何时，多了一个身穿天青长衫，生得玉面朱唇，丰神俊朗的少年书生，手中摇着一柄白玉摺扇，含笑站着。

自己方才这一抓，差不多已用上了八成力道，他好像只挥了挥衣袖，居然就接了下去！

阮伯年老眼并未昏花，当然看得出这青衫少年武功之高，比自己高出甚多，心头虽然暗暗震惊，但目前自己这边人多势众，未必落败，口中不觉呵呵一笑道：“江南分令果然还有大援在后。”

青衫书生才一现身，英无双就认出来了，他正是大哥和自己在无为州酒楼上遇见的葛真吾，他还和大哥结为口盟兄弟，一口一声的叫着“贤弟”，哼，原来竟是江南分令的贼党！

陆长荣这时也已看清来人，这不是来了天大的救星，心头大喜，急忙躬身道：“属下见过令主。”

葛真吾竟然会是江南分令的令主，那是正主来了。

葛真吾轻轻摇着白玉摺扇，口中哼了一声，连理了没加理睬，只是目光一抬，望着阮伯年抱抱拳道：“这位大概是鹰爪门的阮老爷子？在下葛真吾……”

阮伯年道：“阁下就是江南分令的令主？”

葛真吾道：“不错，在下忝掌江南分令……”

阮伯年怒笑道：“那很好，阁下今晚不用走了。”葛真吾双眉微微一攒，说道：“阮老爷子一派掌门，火气怎地如此大法？在下刚从金陵赶来……”

阮伯年大笑道：“这不是来得正好吗，哈哈，今晚只剩下你们令主、副令主两个了，你们还是束手就缚，还是还想顽抗？”

他因爱婿、爱女均丧命在江南分令贼党中，听到葛真吾是江南分令的令主，真所谓仇人见面，份外眼红，仇怒之火，几乎要从眼中冒出来！

这也没错，江南分令的人，今晚已经悉数就逮，这正副令主自然不能轻易放过了。

葛真吾听得脸色微变，回头问道：“今晚你带来了多少人？”

陆长荣躬身道：“回令主的话，分令四位剑使和十二名杀手，都已失手被擒……”

葛真吾脸有怒容，沉声道：“今晚的行动，是你的主意？”陆长荣身上栗震，躬身道：“令主未来以前，一直由属下执行，东海镖局复业，就声言要向本令寻仇，属下不得不先下手为强……”

葛真吾哼道：“你不等本座来了，擅作主张，现在全军尽覆，你还有何说？”

陆长荣俯首道：“属下该死……”

葛真吾没待他说完，口中哼了一声，又朝阮伯年拱拱手道：“阮老爷子，葛某奉派前来，初抵江南，正好金陵有事，听到敝令和贵局起了冲突，才特地由金陵赶来，双方如有误会，可以善了，不可再有意气之争，在下……”

阮伯年大笑道：“江南分令一再在江南捣乱，杀害东海镖局闻天声夫妇于前，又一再寻衅于后，残杀老夫门下弟子，咱们和江南分令仇深似海，就凭你这几句话，能解得开这份血仇吗？自债血还，江湖道上，胜者为强，阁下不用多说，说了也是白说，你们二人，愿意束手就缚，还是要动手试试？”

丁盛也因江南分令曾向太湖寻衅，接口道：“不错，江南分令只是个武

林败类，老爷子不用和他们多费唇舌了。”

裴允文当然也有同感，江南分令在爹身上下毒，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晚如能把两人擒下，江南分令岂不一网成擒，天下太平了？这就接着道：“阁下自称初来江南，那就把陆长荣留下好了。”

林仲达道：“他假冒大师兄，大师兄可能落在他们手中，这两人是江南分令正副令主，一个也放走不得。”

大家同仇敌忾，在三人（阮伯年和葛真吾、陆长荣）四周围成了一圈，纷纷发言。

葛真吾亮若寒星的目光，朝众人身上瞥过，只是不见楚贤弟，心中暗暗纳闷，忖道：“楚贤弟哪里去了？”

他刚从金陵赶来，当然不知道楚玉祥赴约之事。接着发出一声清笑，徐徐点头道：“阮老爷子既然要在下试试，诸君又口口声声要留下在下二人，看来今晚似无转圜的余地了，这虽非在下来时的初意；但在下身为江南分令主，如果不向诸位领教一二，江南分令岂不毁于一旦？只是在下想请问老爷子，愿不愿意和在下赌上一赌？”

他不但人生得俊俏，而且说话也一直温文有礼，不卑不亢，极为蕴藉。

阮伯年心中也不禁暗暗感叹，江南分令分明是一个邪恶组合，却有一个出色的人才。一面问道：“阁下要如何赌法？”

葛真吾手摇摺扇，微微一笑道：“诸位不是口口声声要把在下一起拿下吗？那就这样好了，不论那一位，只要胜得在下手中摺扇，在下和副令主自当束手就缚，听凭处置，如若被在下所制，在下也可以立时解开他穴道，不过阮老爷子就得立时放出江南分令四位剑使中的一个，这样赌法，不知老爷子以为如何？”

他制住一个人，自己这边也放一个人，这比法自然极为公允，为他所制，岂不是给他逮住一个了？

阮伯年虽然看出此人武功极高，但不知他武功高到如何程度？心中不禁感到犹豫，目光不觉朝丁盛看去。

丁盛当然也看得出，这姓葛的气宇不凡，方才泻落之时，就硬接了阮老爷子一爪，阮老爷子在这一爪上，至少用了七八成力道，对方只是挥了挥衣袖，就硬接下去。

但此刻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自己这边也有不少高手，岂能示弱？这就朝阮伯年拱拱手道：“阮老爷子，葛朋友既然划下道来，胜负各占一半，这办法不失公允，咱们不妨答应他，在下也想先出去会会他呢！”

赵雷闪身而出，抱拳道：“你是咱们的总指挥，岂可主帅先出，还是让属下先去会会他再说。”

葛真吾含笑道：“这位老哥也未免太性急了，阮老爷子还没有答覆呢！”

阮伯年道：“好，老夫同意了，咱们就这样决定好了。”

赵雷抱拳道：“属下现在可以出去了？”

丁盛知道赵雷武功，并不在自己之下，有他先出场，正好看看对方武功路数，这就点头道：“好，你去会会他也好，不过要小心些！”

赵雷道：“属下省得。”

举步走上，他腰插双锏，并未取出，只是抱抱拳道：“阁下要如何比法，拳掌还是兵刃？”

葛真吾看他一眼，微笑道：“在下方才说过，不论那一位出场，只要胜

得过在下手中摺扇，在下二人就悉凭处置，在下手中这柄摺扇，就是在下的兵刃了，但在下还有一只左手空着，可以使拳，也可以使掌、使指、使肘，阁下既然身佩双铜，自然以使铜为宜，如果腾得出手来，同样可以使拳、使掌、使指、使肘，这就是说，咱们动上了手，兵刃拳掌都可以使，似乎不用限定使那一种了。”

赵雷大笑道：“好，咱们就这么办”，双手一抬，取下双铜，交叉当胸，昂首道：“阁下可以出手了。”

葛真吾朝他淡淡一笑道：“在下和人动手，从不抢先发招，何况是贵局中人口发大言，要把在下留下，在下只应战而已，强宾不压主，阁下只管发招，在下还不至于措手不及，阁下请吧！”

他虽是含笑说话，右手依然在胸前轻摇着白玉摺扇，丝毫没有戒备之状，当然也丝毫没把赵雷放在眼里了。

赵雷是敖湖主八卫之首，右手长铜一指，口中喝道：“阁下小心……”

“了”字未出，身形一晃而前，右铜倏然朝前刺出，右铜未到，身形突然右旋，左铜疾如电闪，横击敌腰。

他当然也看得出对方一身所学，极不含糊，是以双铜出手，以快为主，一左一右虽有先后，但也只有一线之分，等于是纵横交击，一闪而至，出手就极为辛辣，使人不知所措。葛真吾在他右铜向前刺出之际，依然手摇摺扇，不避不架，但等到赵雷右铜快要刺上之际，他右足举步跨上，也正好赵雷旋身横扫左铜。

葛真吾在他左铜横扫之际，又缓缓转过身来。这一下，正好两人互换了一个位子，而且葛真吾已经到了他身后，只是并未出手。

赵雷双铜纵横交击，等到攻到，对方人影已杳，心头不禁葛然一惊，急急身向旁跃，再转身看去，葛真吾不是好好的站在那里，手摇摺扇，神态安详的望着自己，含笑道：“第一招上，在下是照例不出手的，阁下不用慌张。”

这真把赵雷激得气怒交迸，但他究是敖湖主的八卫之首，立即沉下气来，心想：“这第一招上，自己双铜齐出，又旋身、又横扫，人家却只是安详的跨上一步，转了个身而已，光从这一点看来，他就比自己高明多了。”

心念转动，口中大笑一声道：“那么现在是第二招了，阁下可以出手了。”

人随声发，右足疾跨出一步，双铜疾发，使了一记“金剪截蛟”，这回他是看准了才发的，当真双铜电射，交叉而至，任何人应无所遁形，任你躲闪，也闪不出双铜交攻的范围。那知就在他双铜攻到之时，只听葛真吾的声音说道：“阁下小心了，在下要还击了。”

话声堪堪入耳，葛真吾在当胸扇着的白玉摺扇，忽然收拢，右手执扇，朝前面轻轻一摆，扇头向左右点出，正好点在赵雷攻去的双铜之上，但听“叮”“叮”两声，双铜立被他玉扇拨开，左手振腕一指朝赵雷右肩点出。

赵雷只觉双腕一震，两支长铜的攻势，已被拨开，在前招已破，后招未出之际，门户已经大开，要待变招已嫌不及，但觉右肩一麻，半边身躯已是动弹不得，心知要糟！

葛真吾已经面带微笑，站在自己面前，右手白玉摺扇敲落，连点了他三处穴道，说道：“阁下稍安勿躁，在下和阮老爷子说一句话，自会解开你穴道的。”

赵雷在第二招上，便被人家制住了，不，在葛真吾来说，不过是第一招而已，这下直看得众人莫不耸然动容！

葛真吾已转过身来，朝阮伯年双手一拱，说道：“阮老爷子看到了，第一阵在下侥幸获胜，获胜是不是可以释放敝令四剑使中的一个呢？”

话声一落，举袖一拂，解开了赵雷被制的穴道，抬手道：“阁下请退。”

赵雷没有作声，抱着双铜含愤退下。

这是双方约定了的，阮伯年自无话说，朝杜永抬手道：“放他们一个。”

杜永只得命趟子手上个青衣人中，释放一个，由阮传栋，解开了他身上穴道。

那青衣人举步走出。

陆长荣道：“剑使快来见过令主。”

青衣人敢情还是第一次见到令主，慌忙抱拳道：“属下见过令主。”

葛真吾含笑点头，摆了下手，青衣人退到陆长荣身边。葛真吾含笑问道：“还有那一位赐教吗？”

钱电、孙风两人同时向丁盛讨令，说道：“属下去会会他。”钱电回头朝孙风道：“你等一等，这一场该由我出场才对。”

孙风笑道：“你没看他使的是摺扇吗？老孙使的也是扇子，见物心喜，你该让我出场才是。”

丁盛还没开口，葛真吾已经含笑道：“不妨事，两位也不用争了，既然有意下场，就一起来吧！”

他说得还算客气，但听到两人耳中，却大大的不是味儿。丁盛听他口气如此托大，但事实却也如此，赵雷在他手下，不过一个照面，就被制住，钱电、孙风的武功，不会超过赵雷，那么由他两人同上，岂不比一人上去，较有把握，何况孙风精擅暗器，出其不意，也正是制胜之道。

心念闪电一转，就接着笑道：“葛朋友既然要你们两个一起同上，你们也不妨联手合击，去试他几招。”

一面又以“传音入密”朝孙风说道：“记住，第二招上，就可以使暗器了，只要能把他制住就好，不用和他讲什么江湖过节。”

孙风朝他暗暗点了下头。

钱电道：“属下遵命。”

两人并肩下场。钱电双手提着一对流星槌，孙风往右走开几步，才豁的一声打开了他三尺长的铁骨摺扇，那简直有半张圆桌的大小。

钱电开口道：“是阁下要咱们两人下场的，咱们两人联手，由阁下先发招好了。”

葛真吾微笑道：“在下就是和十个人动手，也从不抢先发招，二位只管出手。”

孙风准备使用暗器，但话却不得不说在前头，否则胜了他就不会承认，说什么咱们说好了比试拳掌兵刃，并没有说交手之时，可以使用暗器，总得先把话套住他才行！

这就摇着半张圆桌大的扇面，说道：“咱们这场比划是不是有什么使什么，不受任何限制？”

葛真吾含笑“不错，既是下场比划，就该各尽其能，你擅长什么，就使什么，当然不能加以限制。”

孙风心想：“好小子，你口夸得越大越好，待会就会教你后悔不迭，话说得太满了哩！”一面点头道：“好，在下总得把话说得清楚了。”

回头朝钱电道：“钱老二，咱们上呀！”

钱电应了声：“好！”双手一放，两枚流星槌宛如二龙抢珠，电射而出。

孙风同时右手一翻，铁扇如半轮巨斧，划起了一道凌厉劲风，朝葛真吾右侧攻到。

两人这一发动，当真有如风雪迸发，挟雷霆万钧之势，比之方才赵雷一个人声势就大得多了。

葛真吾手上只是一柄名贵的摺扇，白玉为骨，和普通摺扇一样，全长不过八寸左右，根本不是什么兵刃，如果和钱电的流星槌，孙风的铁扇相撞，不被砸得粉碎才怪。

葛真吾在第一招上果然没有出手，他身如行云，只稍微一偏，便从三件兵刃中间侧身而出。

钱电、孙风方才看到过他和赵雷动手情形，一招出手，第二招就紧接着使出。

钱电双槌陡回，一长一短追击而至，短槌击向葛真吾后面，长槌呼的一声超过葛真吾闪出的身子，才一抖铁链，流星槌一昂回头，正好朝葛真吾迎面击到。

孙风却身子一矮，半轮匹斧般的扇面横扫葛真吾下盘双膝，就在他身形一矮之际，左手抬处，一蓬“袖底飞芒”无声无息朝他胸口激射过去。

葛真吾身形倏转，这一转，钱电本来分袭前胸，后心一长一短两枚流星槌，就在左右两边了，只见他右手疾发，白玉摺扇轻轻向左右一拨，扇面闪电般一圈，就朝孙风横扫过来的铁扇覆了下去。

原来他摺扇这一圈已把孙风射出的一蓬“袖底飞芒”圈下扇下，再朝铁扇合下。孙风这柄铁扇足有三尺长，打开来就有半张圆桌面的大小，葛真吾只是一把白玉摺扇，仅有八寸半长，但这一覆盖而下，就把孙风的铁扇压得直往下沉。

孙风自然不肯服输，立即运起全力往上抬起。葛真吾白玉摺扇突然一收。孙风正在用力，一旦压力骤失，一个人上身一仰，几乎往后倾跌。葛真吾摺扇随手点落，一下就敲在他“华盖穴”上砰的一声，往下跌坐下去。再说钱电一长一短两枚流星槌经葛真吾摺扇轻点，他来势原极沉猛，这回被人家以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两枚流星槌一左一右呼呼两声，一齐往后激飞出去。要知这两枚流星槌中间系着一条八尺长的铁链，这下一齐往后飞出，力道奇猛，一时无法收转，中间一条铁链，就拦住在他胸口，把他一个人也带着往后连退。

葛真吾一扇敲在孙风的“华盖穴”上，立即身形一晃，就已到了钱电的身前，此时钱电刚退下两步，脚下堪堪站住，双腕运动，才收回往后激飞的两枚流星槌，葛真吾已到了他面前，含笑道：“阁下也坐下来吧！”摺扇轻敲，同样落在他“华盖穴”上。

钱电手上空有两枚流星槌，竟然来不及出手，眼睁睁的看着他摺扇敲在自己“华盖穴”上，跟着孙风之后，砰然一声跌坐下去。

葛真吾依然只有一招，就制住了钱电、孙风两名高手，而且出手神速，身法美妙，举手投足，从容不迫，不失他潇洒风度，直看得在场群雄莫不目瞪口呆，如果他不是敌人，大家全会报以热烈的掌声。

陆长荣和青衣人还是第一次看到令主出手，也同样看得睁大双目，流露出由衷的钦佩之色。

葛真吾豁的一声打开摺扇，在胸前扇了两扇，才走近两人身边，左手衣

袖依次拂了两拂，解开两人穴道：“二位请回吧！”

一面朝阮伯年拱拱手道：“阮老爷子，再请释放两名敝属了。”

阮伯年自无话说，示意杜永放人，杜永又要趟子手释放两个青衣人。

丁盛大笑一声，举步走出，说道：“葛朋友果然高明，在下来领教……”

他话声未落，英无双已经一闪而出，抢到前面，才转过身来，说道：“丁大哥，这回该轮到我了。”

丁盛知她武功高过自己，但自己已经说出口来了，这就含笑道：“你也要和丁大哥抢吗？”

英无双道：“这位葛朋友，曾和大哥在酒楼相遇，还称兄道弟，谈得十分投契，不料他会是江南分令的贼人，我自然要去会会他了。”

丁盛从没听楚玉祥说起过，闻言一怔，问道：“原来你们却是熟人？”

英无双笑道：“是啊，我还叫过他葛大哥呢，你说气不气人？所以这场丁大哥该让给我才行。”

丁盛道：“好、好，我让给你，但你可得小心！”

英无双道：“我知道。”

一手按着青霓剑，幸步走上，双眉一挑，冷冷的道：“姓葛的，你还认不认识我？”

葛真吾脸上流露出亲切的笑容，说道：“你是我三弟，愚兄如何不识？”

“谁是你三弟？”

英无双冷哼一声道：“当时你和我们结为口盟兄弟，我和大哥都瞎了眼睛，把贼人认作了好人，这种结盟兄弟，不结也罢！”

葛真吾依然含笑道：“三弟，这话可不对了，我们结义金兰，古人说得好，兄弟如手足，既然结为兄弟，岂可说不结也罢？”

英无双气道：“你这种人，还有什么义气，大哥的义父母是被你们江南分令害死的，你明明是大哥的仇人，还花言巧语，要和大哥结为盟兄弟，现在你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对不？你既然是大哥的结义大哥，今晚为什么还要率了大批贼人来挑东海镖局？好了，我们不用多说，你已经连胜三仗，我们也依约释放了三个贼人，现在我们手底下见真章，你败了，是不是你们五个人一起留下？”

她在一气之下，说话就像连珠一般，说得又快又急，不容人置喙。

葛真吾道：“愚兄今晚是从金陵赶来，原想……”

英无双锵的一声掣出青霓剑，叱道：“不用说啦，你自以为武功了得，我们就在兵刃上较量较量，先分个胜负再说不迟，你不是不肯先发招吗，那我不客气了，看剑！”

身形一偏，左手剑诀斜划，长剑陡然朝前刺出。

这一剑看去笔直刺出，好以毫无变化，但变化就在别人看来毫无变化之中。这是绿袍神君自创的一十三剑，玄奥之处，岂是一般人所能看得出来？

葛真吾看得不禁一怔，暗道：“三弟这一剑果然极为高明！”

他武功极高，自可看出英无双仅此一剑，变化精微，极非普通剑法，急忙身形疾闪，口中笑道：“三弟既然一定要和愚兄动手，愚兄接你几招就是了。”

口中说着，他身形明明已经闪出，但还是接连闪动，连换了三个方位，才脱出英无双一剑之外，心中更是惊奇，暗自忖道：“他使的会是什么剑法？自己若非连换三次身法，竟然会躲不开他的一剑！”

这是因为他本身武功高强，才看出英无双这一剑的变化神妙，也正因英无双剑势神奇，他才极审慎的接连换了三次身法。

其实英无双对十三式剑法，现在虽然已经练熟，但精微变化，一时之间还是无法完全领悟得出来。

所以古人有“十年练剑”这句话，有些人浸淫剑术，练剑数十年不懈，才能臻于上乘境界。

英无双对十三剑式法，已经练得极熟，那只是练熟而已，当然还谈不到精和纯，但熟就能生巧，所以有时候她也会偶而触发灵机，自然而然的从挥洒之际，连自己都不知道的突出奇招。（工夫到了精纯，生出来的变化，自己都能先了解的，她是自己不知道突然顺着剑势使出来的）

闲言表过，却说她一剑出手，第二招就紧接着出手，剑势乍发，第二招就比第一招的气势强得多了，一道青虹，倏然扩张，如扇般展开，也像席卷而出，寒芒飞洒，令人莫辨虚实。

葛真吾愈看愈奇，三弟这两式剑法，别说武林中从未见过，剑势所指，简直无迹可求，当下也只好豁的一声，展开白玉摺扇，身随扇走，划起一片晶莹扇光！

不，一道晶莹白光从他身边缭绕而起，身形闪动，一道白光就随着他移动。

英无双剑招连绵出手，剑势自然也连绵不断，剑招一经展开，身法当然也随着活开，这一来，双方观战的人但见青光夭矫，漫天飞舞。

葛真吾对他这套剑法，既无从破解，只好随机应变，闪避她的锋镝。

当然在临场经验和真实武功上，他要胜过英无双甚多，破解既然不能，闪避自可有余。

因此你进我退，你左我右，两条人影满场游走，不闻一丝兵刃击撞之声。真要兵刃交击的话，英无双手中是一柄斩金截玉的利器，葛真吾一柄白玉扇非被削断不可。

两人身法都快，时间稍长，大家从眼光撩乱的人影，渐渐已分不清楚，所能看到的也只是一青一白两道忽即忽事的光影而已！

阮伯年等人方才眼看葛真吾接连以一招制敌，心中暗暗耽心镖局中只怕没有能接得住他十招的人，但此刻英无双居然能和他打成平手，这是谁都想不到，英无双的剑法竟会有如此高明！

但他们却不知道这一阵工夫，葛真吾简直没法还手，只是不住的闪避。

这一点，只有坐在远处屋脊上的西门大娘看得出来，她一张马脸上不禁绽出了笑容，暗自忖道：“这丫头使的大概就是神君的十三剑了，唉，普天之下，也只有神君才能创出这等精博的剑招来，就是自己出手，只怕也化解不了呢！”

两人打到十数招以外，葛真吾已经渐渐稳定下来。

原来他先前看英无双使出第一招的时候，发现剑招变化精粤，自己不但无法破解，根本连躲闪剑势都异常困难，英无双递出一剑，他至少要连换几次身法，才能避得开，因为对方剑尖所指，几乎没有你闪避的机会，随时都可能出你不意，刺中要害。

但和英无双周旋了这十几招之后，才发现他原来只是初学乍练，对这套博大精深的剑法许多奇奥变化，还不能完全领悟，只是随着剑法一招招的搬演出来而已！

那么自己方才战战兢兢的提防，岂不是多余的了？

但尽管英无双只是在搬演剑法，缺乏变化，但这套剑法的本身，根本就无懈可击，无招可破。

因此葛真吾虽然没有方才那样战战兢兢的提防，在形势上稍可稳定下来，但凭他所学，还是闪避较多，无从还手。

但另一难题，却又随着来了，那是因为英无双练的乃是“九阴神功”，她虽然还只有三成火候，“九阴神功”可是所有旁门阴功中最厉害的一种功夫，练成“九阴神功”的人，举手投足，就可以制人于死地。

英无双火候纵然尚浅，但她一身真气，随着她剑招源源不绝的出手，“九阴真气”也随着逐渐布满剑身。

葛真吾因为看出她手中是一柄利剑，白玉摺扇不敢和她接触，才没吃上大亏。

可是十数招下来，从英无双剑上划出来的“九阴真气”至阴至寒之气却在逐渐弥漫开来，一丈方圆，空气愈来愈冷！

葛真吾先则还不觉得如何，时间稍久，渐渐感到不对，就像身上没穿衣服一般，寒砭肌骨！

老实说，他对英无双的剑法，因为还无法揣摩精微，尚有趋避回旋之地，但对这般澈骨奇寒的阴气，纵然功力深厚，也冷得他难以忍受。

这样勉强又打了七八个照面，葛真吾忍不住打了一个冷噤，但觉寒气突然透体而入，脚下一个踉跄，“嗒”的一声，手中白玉摺扇已被英无双剑光撩过，削为两截！

英无双一记得手，那肯放过机会，左手一掌随着击出。

这一掌，才是真真实实的“九阴神功”了，一掌出手，至阴至寒之气随着大盛！

葛真吾心头清楚，白玉摺扇被削，已知不妙，急急旋身而出，向左飞闪出数步之外，虽然没被掌风击中，但他方才一个冷噤，阴寒之气已经侵入体内，只是勉强提气跃开的，人虽闪出，但却上身摇晃，已是站立不稳，摇摇欲倒！

赵雷、钱电、孙风三人方才吃了他的大亏，眼看机不可失，三人不约而同窜出身去。

陆长荣和三个青衣人看得大惊，其中只有陆长荣一人手中有剑，（三个青衣人是刚才释放出去的，随身兵刃当然不会发还）陆长荣长剑一摆，和三个青衣人一起抢出！

就在双方的人同时抢出之际，突然一道人影宛如从天而降，一把挟起葛真吾，左手一掌朝赵雷等三人横扫过来。

赵雷等三人几乎连对方人影都没看清，但觉一道奇猛的掌风，像狂澜般卷涌而来。三人武功原本不弱，急忙举掌迎出。

但听“蓬”的一声大震，三个人就被震得脚跟离地，登登的连退了七八步之多！

那人挟起葛真吾，震退赵雷等三人，立即双脚一顿，凌空飞起。

就在此时，忽听有人呶呶尖笑道：“好个不要脸的东西，还不给老婆子留下？”

话声入耳，但听半空中发出一声裂帛似的大震，同时有两道人影从大天井上空飞堕下来，落到地上，两人相距八尺，对面站停。

从那人挟起葛真吾，震退赵雷等三人，天井四周围着的许多人，包括站在阶上的阮伯年在内，几乎没有一个人看清此人面貌身形，直到此时，大天井上飞落两条人影，对面站定下来，大家才看清楚。

这挟起葛真吾凌空飞起的人，他左手还挟着双目紧闭的葛真吾，此人竟是一个身穿长仅及膝半截黄衫，一头花白长发的驼背老头，生得一张黄蜡脸，浓眉如帚，也已花白，两目圆睁，精芒如电。

他对面是一个高头大马，脸长如驴的老妇人，花白头发，黑绒包头，中间镶了一块祖母绿雕刻的佛像，虽是一身青布衣褂，但头上却戴了不少金镶银嵌珠宝首饰，连她一双足有一尺长的绣花鞋上，也缀了两颗比黄豆还大的珍珠，看去活像一个乡下老太婆。

她正是英无双的师傅厉山双凶中的西门大娘。

黄衫驼背老头双目炯炯一霎不霎的盯着西门大娘，口中嘿然道：“老夫想不到会在这里遇上西门大娘，你是东海镖局的人？”

西门大娘呷呷笑道：“老娘也想不到会在这里碰上你祁连铁驼，难道你是江南分令的人？”

“祁连铁驼”四字听到阮伯年耳中，心头不期猛然一震！

所有在场的人中，大概除了阮伯年，就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祁连铁驼了。那是祁连铁驼已有三十年不曾在江湖露面，三十年前，祁连铁驼的万儿，可响亮得很！

据说祁连铁驼原是祁连山下的一个弃婴，从小就生成驼背，也到处流浪，形同乞儿，后来八宝寺的一个香火和尚要他在厨房里当一名小厮，他这一身武功就是这个香火和尚传给他的。

他初入中原，听说江湖上有九大门派之称，武当、少林当冠冕群伦，他居然找上了少林、武当去，声言要和他们较技，少林、武当的人，当然不会和他动手，但他却老实不客气出手了，据说连伤了少林寺七个值日弟子，在武当山也同样连伤了南岩观三个门人，才扬长下山。

从此声名大噪，江湖上就称他铁驼，后来因他出身祁连山，就连着叫他祁连铁驼。

大概他从小是孤儿的关系，生性孤僻，从他进入中原开始，就和九大门派作对，成为黑道中的巨擘，直到三十年前无故失踪，江湖上还谣传着他是死在九大门派手下的，如今证实这谣传的不确了。

祁连铁驼飞落之时，陆长荣和三个青衣人早已乘机飞身而起，越墙逃走。

现在上来的只有祁连铁驼一人，他目露凶芒，注视着西门大娘，厉声道：“老夫是不是江南分令的人，你管得着吗？”西门大娘道：“你只要把人留下，老婆子才不管你是什么令的人呢！”

祁连铁驼道：“老夫为什么要把人放下？”

西门大娘道：“因为这里是东海镖局。”

祁连铁驼道：“老夫不把人留下呢？”

西门大娘呷呷尖笑道：“那你就留下来，不用走了。”祁连铁驼突然仰首向天，发出一声大笑，说道：“老夫和你夫妇总算有过数面之缘，也可算是熟人，老夫并非惧惮你西门大娘。”

西门大娘道：“老婆子也并没有把你祁连铁驼放在眼里，你要走，就得先过了老婆子这一关。”

祁连铁驼怒笑一声：“好！那你就接老夫一掌！”右掌一抡，迎面拍来。

西门大娘也喝了声：“好！”右手化爪，迎接出去。两人中间登时响起裂帛般一声大震！

西门大娘右手未收，左手五指如钩，又疾快的朝祁连铁驼抓去。

祁连铁驼左手挟着一个人，只有一只右手可以应敌，他右手一收即发，又朝前拍来。

西门大娘没让他有回手的机会，左爪出手，右爪又紧接着抓出，右爪甫出，左爪又抓了过去。她双手交替，此去彼来，快速已极！

这时所有的人都已退出老远，远望过去，西门大娘真像一头立起的母豹，身上好像多出了七八条手爪，来去如风，发爪如雾，令人看不清她到底那一爪先发，那一爪后发？

祁连铁驼怕手中的葛真吾受到波及，身形微侧，只有一手发掌，但为了应付西门大娘轮流攻来的双爪，他右手就要伸缩得极快，才能记把对方的双爪接住。

这当然是十分吃力之事，但他功力深厚，一时虽被西门大娘抢得了先机，右手忙得不可开交，还是把西门大娘攻出的双爪，一一接了下来。

这一阵工夫，大天井上接连着响起连珠般砰砰之声，数丈方圆，尽是呼啸劲气，声势惊人已极！

西门大娘一口气攻出四十九记“九阴爪”，也就是说两人接连不断硬接了四十九记，西门大娘这一阵工夫，已经感到气喘心跳，内力不继，攻势不得不缓下来。

祁连铁驼睁大了两眼，口中发出咻咻之声，乘西门大娘爪势稍顿之际，口中焦雷般大喝一声，身形突然一欺而上，举起蒲扇般手掌，当头击来。

一道凌厉掌风，宛如黄河天来，疾卷过来。这一掌是他含怒出手，运集了全身功力的一击，势道之猛，无与伦比！

西门大娘和他硬打了四十九记，自知内力比对方要逊上一筹，但她是个要面子的人，在这许多人面前，岂肯不接？口中发出一声厉笑，双爪当胸，平推而出。

两股奇猛的内力撞在一起，大天井上发出震天动地的蓬然大震！

这一掌上，就显示出双方的功力强弱来了！

祁连铁驼只是上身晃动，后退了一步。西门大娘却登登的连退了三步，胸口起伏，几乎喘不过气来！

祁连铁驼双目圆睁，怪笑道：“原来你也不过如此，那就再接老夫一掌！”

举步跨上，右掌一翻，又朝前劈了过来。

英无双看得大吃一惊，一声清叱，身形倏然飘飞而起，迎着祁连铁驼双手朝前拂出。

西门大娘睹状大惊，急争喝道：“无双，不可硬接，快退下来。”身形跟着欺上，双掌凌空朝那连铁驼拍去。

这真是说时迟，那是快，英无双拂出双手，突觉一双强大无比的潜力撞上身，一个人身不由己的飞了起来，像腾云架雾一般，倒飞回去。

祁连铁驼同样感到一道奇寒澈骨的阴气透过自己掌力，涌到身前，这一惊非同小可，口中不觉咦了一声：“九阴神功！”

就在此时，西门大娘双手推出的一团劲气也正好涌到，祁连铁驼赶紧双足一点，腾空激射而去。

西门大娘心急徒儿安危，那有时间去追祁连铁驼？急急回过身去。

英无双被震得倒飞回来，所幸丁盛见机得快，急忙纵身跃起，一把接住她的身子，但因祁连铁驼掌力未消，人是接住了，落到地上，还被余力推得登登的后退了三四步，才行站稳。

西门大娘已经一下落到他身边，问道：“无双怎么了？”

丁盛堪堪站稳，也不知道她是否负伤，说道：“晚辈不知道。”

西门大娘低头看去，只见英无双双目紧闭，似是闭过气去，心头一急，急忙伸手连拍她几处穴道，口中喊道：“无双，你醒一醒，无双……”

英无双依然双目紧闭，一声不作，并未醒来。

西门大娘急得手足无措，双手只是在英无双身上几处大穴上揉着，说道：“这杀千刀的祁连铁驼，无双准是被他掌力震伤了内腑，这……怎么办，老不死又去了这许多工夫，还没回来，真急死人！”

这时大家都已围了上来，阮伯年道：“老嫂子，还是先让东方小兄弟躺下来，兄弟听说玉祥身边有全真教的救伤丹，玉祥去了一会，大概也快要回来了。”

西门大娘从丁盛手中接过英无双，恨恨的道：“这祁连老贼，总有一天，老娘会找你算帐。”

× × ×

镇江著名的四寺（招隐、竹林、鹤林、幽栖）都在南郊，南郊风景最好，真像一幅图画，宋朝大画家米芾一生绘画的作风，就是受了镇江南郊山色的影响。

南郊山岭环抱，林木清幽，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招隐寺，为六朝隐士戴颙“双柑斗酒听黄鹤”的遗址。

今晚，这景物清幽的招隐寺前，却有一个江湖上的约会，很可能刀光剑影，有一场很激烈的拚搏。

现在，楚玉祥单人双剑已经飘然行来。

离招隐寺不远的一片山坡前面，也有一个身佩长剑的人负手而立，他像是等人，但等看到来的是楚玉祥，他身躯忽然起了一阵轻微的颤抖，很快就迎了上来，拱手道：“陆总镖头怎么不来赴约呢？”楚玉祥目光一抬，看到等候自己的人果然是假冒大师兄的人，这就冷冷的道：“在下是代替大师兄前来赴约的。”陆长荣一直走到离楚玉祥身前很近，才低声道：“果然是你来了，今晚只是个骗局……”

楚玉祥一怔，望着他问道：“你……”

陆长荣道：“我是梁慧君，你总该相信了吧？”接着压低声音说道：“我是奉命假扮陆长荣的，今晚他们有意把你引来，去偷袭镖局的。”

楚玉祥道：“谢谢你，镖局已有准备。”

梁慧君锵的一击掣出剑来，喝道：“楚玉祥，你拔剑。”一面朝他暗暗使了一个眼色，这是示意他赶快和她动手。楚玉祥大笑道：“你假冒我大师兄，在下正要把你逮住了，看看你究竟是谁？”随后掣出剑来。

梁慧君喝了声：“那就接招！”

刷的一剑刺了过来。

她可一点也不假，这一剑使得极为凌厉。

楚玉祥当然不在乎她剑招凌厉，他可以猜想得到林中一定隐伏有人，因此长剑一领，侧身欺进，反击过去。两人这一动上手，先前几剑确实打得十分认真，但在两人接近之际，梁慧君从他身边缓缓转过，低声道：“待回我

发出口哨，就会有四个杀手闪出，那时你要以最快手法制住我，再逼问你大师兄的下落。”

话声一落，人已轻灵转出，反手一剑削了过来。楚玉祥长剑连挥，刷刷几剑，连环击出，刹那间剑光愈来愈盛，把梁慧君一个人圈入在一大片剑影之中。梁慧君人虽陷在一片剑光之中，但却丝毫不用自己去化解，飞洒的剑锋根本还在身外一尺光景，一点也没有危险。心中暗暗惊讶，这一场虽是假戏，但楚玉祥功力似乎又精进了许多。

她也在此时撮口发出一声口哨！

左右两边林中立时飞射出四道人影，这四名杀手，果然十分了得，人还没扑到，四柄厚背扑刀已在空中出手，四道匹练的刀光，分作四个方向朝中间劈落！

这一招当真狠辣无比，敢情是他们早已演习过几遍，算准位置埋伏的，不发则已，一发就准备一刀克敌，任你武功再高，也无法化解得开。

楚玉祥原先本无伤人之意，但看对方刀势如此凌厉，不由得激起心头怒火，口中发出一声长啸，身形忽然腾空而起，寒螭剑随手挥出一道晶莹白光，盘空一匝。

但听一阵呛呛剑鸣，和四声惨嚎同时响起，血雨飞洒，四名杀手同时被劈作了两段跌落地上。

楚玉祥飘落地上，手持长剑，忽然一声不作，怔立当场。

梁慧君自然知道今晚派到这里来的四名杀手，乃是江南分令四组杀手中身手最高的四个，楚玉祥居然只有一招就把他们杀了，这份功力，真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此时看他手持长剑，站着发怔，心中甚是奇怪，忍不住问道：“你把他们四个都杀了？”

楚玉祥听得如梦初醒，口中啊了一声道：“在下把他们都杀了？”

梁慧君一指地上四个杀手的尸体，说道：“他们四个难道不是你杀的？”

楚玉祥长长叹了口气，说道：“好厉害的一剑！”原来方才楚玉祥在无意之中挥出一剑，心中原是毫无招式，但却觉得自己对这招剑法又极为纯熟，事后才想起那就是祖师父说的无招无式的一剑，一时不由得对那四句口诀豁然贯通。

东方第一剑——这就是无招无式，纯出自然的东方第一剑！

梁慧君眨着一双俏眼，说道：“你说什么？”

楚玉祥道：“这是在下一直没有想通的一招剑法，方才无意中使了出来。”

梁慧君朝他嫣然一笑道：“你从前没有领悟的一招剑法？这是什么剑法，竟有这般厉害？”

楚玉祥道：“东方第一剑。”

“东方第一剑，好大的口气，唔，这招剑法确实凌厉无比，我只看到白光一圈。”

梁慧君轻啊一声道：“我该恭喜你了。”

楚玉祥忽然啊了一声，好像想起什么来了，望着梁慧君问道：“姑娘仔细想想，方才在下若是接不下这四个人的一刀，在下会有什么后果？”

梁慧君道：“这是他们四人今天下午就在这里演练了很久，每一个方位，都算得极准，你接不下来，那就……所以我要你以极快的手法把我制住咯！”

楚玉祥摇头道：“我制住你没用，他们这一刀，易发难收，只要在下接

不来，只怕连姑娘也……”

“他们……”梁慧君听得脸色大变，点头道：“副令主果然想杀我灭口……好个恶毒的人！”

楚玉祥心里惦记着大师兄，问道：“方才姑娘要我制住你，问大师兄的下落，大师兄是不是落在你们手中？”梁慧君咬着牙齿，气鼓鼓的哼了一声道：“你附耳过来。”楚玉祥依言附耳过去。

梁慧君在他耳边，吹气如兰，低低的说了几句。楚玉祥听得怒笑道：“这厮果然狡猾得很，好，梁姑娘，我们快走。”

梁慧君道：“那你该先点了我穴道才是。”

楚玉祥道：“姑娘垂着双手就是了，何用真的点你穴道？”梁慧君甜甜一笑道：“那就走吧，不过这样一来，我可回不去了，东海镖局肯收留我吗？”

楚玉祥道：“姑娘肯弃暗投明，东海镖局自表欢迎。”梁慧君心里踏实了，就没再作声，一路走在前面领路。没有多久，又来到了石马庙。

这里楚玉祥前天才来过，当然极熟，两人纵上墙头，翻房越脊，一脚来至第三进，才飞身落地。

就在两人飞落无井之际，两边走廊上突然闪出四个黑衣持刀汉子，迅速的围了上来。

楚玉祥长剑一举，一下搁在梁慧君的肩头上，喝道：“你们谁敢动一动，在下就杀了你们副令主。”

梁慧君其实不是副令主，但他改扮了陆长荣，就是副令主了。

梁慧君垂着双手，喝道：“你们退下去。”

四个黑衣汉子闻言只得往后退下。

楚玉祥喝道：“进去。”

梁慧君只得走在前面，领着楚玉祥进入左厢。

楚玉祥目光一注，喝道：“我大师兄人呢？”房中除了一张床，被褥摺叠整齐，那有人影？

梁慧君道：“你先解了我穴道，我们讲好了的，我领你来可以，到了地头，你解开我穴道，我告诉你令师兄的下落。”“不必。”楚玉祥笑道：“这房间地方不大，在下自己会我的。”

他目光转动，这房中一目了然，只有床下可以藏人，这就俯下身去，朝床下一看，黑暗之中，果然伏着一个人影。楚玉祥心中暗暗冷笑，伸手把那人拖了出来，这人他自然认得，不是大师兄陆长荣还有谁来？连他身上穿的一件长衫，楚玉祥都认得。

楚玉祥不觉失声道：“果然是大师兄！”

陆长荣脸色憔悴，只是霎着眼睛，没有说话，但眼中流露出喜色。

楚玉祥伸手在他身上摸索了几下，脸现愤怒之色，回头问道：“你们把大师兄怎么了？”

梁慧君狡笑道：“你解开我穴道，我也替令师兄解开穴道。”

楚玉祥大笑一声道：“原来你们只是点了我大师兄的穴道，区区点穴，还难不到在下。”

说完，出手如风，连拍了陆长荣几处大穴。

陆长荣口中啊了一声，手脚已能动弹。

楚玉祥喜道：“大师兄，小弟是来救你的，你身上没受伤吧？”

陆长荣已经坐了起来，说道：“小师弟，会是你来救愚兄，愚兄还好，

没什么……”

梁慧君趁他们说话之时，悄悄回身，迅速的往门外闪去。楚玉祥大笑一声，右手屈指轻弹，他这里手指堪堪弹出，梁慧君就如响斯应，已在门口定住了，再也动弹不得。陆长荣看得目芒飞闪，缓缓站起，一面问道：“小师弟，这人是谁？他们究竟是何来历？”

楚玉祥笑道：“这话说来太长了，大师兄还是回转镖局之后，小弟自当详细奉告。”

“镖局？”陆长荣奇道：“小师弟在哪一家镖局做事？”

## 第十七章 计擒奸邪

他连东海镖局复业都不知道。

楚玉祥笑道：“大师兄不用多问，到了自会知道，大师兄一定会感到无比的惊奇。”

陆长荣笑了笑：“小师弟还是跟小时候一样。”楚玉祥道：“快随小弟来。”

他当先走近门口，手掌轻轻一拍，随即一手抓住了梁慧君的玉手，喝道：“你乖乖的跟着在下走，只要你稍存逃走的念头，在下就会一下震断你的心脉，走！”

拉着梁慧君的手，纵身掠起。

陆长荣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只是跟着楚玉祥身后掠起。梁慧君有楚玉祥拉着她的手，心里甜甜的她，连纵身飞起都不用出多大的力气。

不消一回，已经赶抵城墙，楚玉祥回身问道：“大师兄上得去吗？”

陆长荣笑道：“小师弟只管上去，这点城墙愚兄还上得去。”

楚玉祥喝了声：“起”，带着梁慧君飞登城墙，回头看去，大师兄也跟着上来，三人飞身落地，一路急奔。快近东海镖局，陆长荣道：“原来小师弟就住在镖局里，不知还有几个人住着？”

楚玉祥道：“大家都在里面。”“大家？”陆长荣还待追问，楚玉祥笑道：“大师兄再闷一回，到了里面，就会知道。”

三人依然越墙而入，刚刚飘落天井，就有八名趟子手持三截棍涌了上来。

楚玉祥道：“是我回来了。”

一面朝陆长荣道：“大师兄，你还不知道镖局已经复业了呢？”

一面朝梁慧君喝道：“你也走在前面。”

大厅上灯火辉煌，阮伯年等人，都在厅上，听到楚玉祥回来了，丁盛、裴允文、裴碗兰、林仲达等人，一起抢着迎出，但目光一注，只见楚玉祥前面，同时走进两个陆长荣来，不觉齐齐一愣！

裴碗兰咦了一声道：“楚大哥，他们……”

楚玉祥笑吟吟的道：“我逮到了一个假冒大师兄的人，也把大师兄救出来了。”

陆长荣看到厅上这许多人，竟有一半不认识的，但阮伯年是师父的岳父，他自然认识，急忙走了过去，扑的跪下，叩头道：“晚辈叩见老爷子……”

阮伯年坐在椅上，抬目朝楚玉祥问道：“玉祥，是你把他救出来的？”

楚玉祥笑值：“是他自己投到的……”伸手一指，点了陆长荣的穴道。

他这一举动，看得大家又是一愣，方才他还明明说把大师兄救出来了，如何又会出手点了他大师兄的穴道呢？阮伯年愕然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楚玉祥笑道：“大师兄还在他们手里，此人就是傍晚时候离开镖局，假冒大师兄的贼人，他真正的身份，是江南分令副令主。”

林仲达问道：“师弟怎么会把他当作大师兄救出来的？既然把他救出来了，又怎么会知道他是假扮的呢？”

楚玉祥一指梁慧君，说道：“二师兄，这位梁姑娘，就是在府上假扮令嫂之人，今晚多蒙梁姑娘相助，才知其中情形，极为复杂，大师兄被囚禁在双环镖局，此人就是前几天在镖局中假冒大师兄的人……”

丁盛道：“那也不对呀，今晚到镖局来的那个贼子，也是假冒你大师兄的人……”

梁慧君已从脸上揭下一张面具，接口道：“假扮陆长荣的有两个人，除了他（指穴道受制坐在地上的陆长荣）之外，另一个是双环镖局的副总镖头严铁桥。”

阮伯年听得一怔，继而唔了一声道：“这就对了，大概严铁桥投靠江南分令，怕查遂良知道，予以杀害，又巧使移祸江东之计，纵恿白圭子，宁乾初到咱们这里来寻仇，哈哈，梁姑娘这一弃暗投明，来至东海镖局，对咱们帮助太大了。”

梁慧君躬身道：“阮老爷子夸奖，晚辈愧不敢当！”

裴允文道：“楚兄，东方兄弟被祁连铁驼掌力震伤，人一直昏迷不醒，你身边不是有全真教的救伤丹吗？快进去瞧瞧。”

楚玉祥听得大吃一惊，急急问道：“东方兄弟人呢？”

裴允文道：“在第二进左厢。”

楚玉祥道：“兄弟这就进去。”立即和裴允文一同往里行去。

丁盛怒声道：“这厮胆敢一再假扮陆总镖头回东海镖局里来，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谁？”霍地跨上一步，伸手撕开他胸前衣襟，从头上揭起一张人皮面具。

这是一张制作精细的面具，和方才梁慧君脸上戴的，可说精致了百十倍，梁慧君戴了面具，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来，但这张薄如蝉翼，戴在脸上，喜怒表情都丝毫毕露，和真的无异。

面具揭下了，那是一个三十出头的汉子，脸型瘦削白皙，咬牙切齿，目露怨毒之色，盯着梁慧君，几乎要喷出火来。林仲达失声道：“会是大哥！”

阮伯年奇道：“仲达，你认识他？”

杜永在旁道：“他就是林家的大少爷。”

林家的大少爷，那就是林仲达的亲哥哥林孟达！

阮伯年喟然叹道：“真想不到会是他。”

楚玉祥随同裴允文匆匆来至后进。

左厢，本来躺卧着六名从石马庙地窖中救出来的鹰爪门弟子，今晚，前进来了强敌，这六名鹰爪门昏迷不醒的弟子，竟然是江南分令杀手所乔装，他们同时一跃而起，准备里应外合，在东海镖局后进纵火。

所幸丁盛早有准备。他当然不会未卜先知，料到这六名鹰爪门弟子会变生肘腋，而是防范江南分令会派人向昏迷不醒的六人下手，因此要伤势早已痊愈的李云仍托言伤势未愈，躲在右厢，另外还要孙风相陪，两廊也埋伏了十二名趟子手。这六名杀手冲出左厢，就受到孙风、李云率领的十二名趟子手拦击。

孙风为了怕惊动外面，一出手就使上暗器，把六名杀手一举制住。

左厢就空了出来，如今英无双就躺在左厢的板铺上，双目紧闭，脸如白纸。

西门大娘急得直是跳脚，口中不住的大骂祁连铁驼，落到老娘手里，非把你千刀万剐不可，一面又骂老不死去了这许多时光，还不死回来？

其实东门奇早就回来了，他听到西门大娘破口大骂，不敢下来，只是坐在屋脊上，心想：要挨骂，也让楚玉祥先去挨一顿，自己先下去，就要自己挨了。

楚玉祥一脚跨进左厢，裴晚兰喜道：“楚大哥来了！”

西门大娘霍地转身过来，说道：“小子，你怎么这时候才来？老婆子把无双交给你了，你一点也不关心她，现在好了，她只差一口气，你还有没有良心……”

楚玉祥被他骂得一头雾水，楞楞的道：“前辈，无双她西门大娘看得更是有气，喝道：“楞小子，你还发什么楞，你有祖道士的伤药，不拿出来喂她，还楞个屁？”

楚玉祥连声应是，慌忙从身边取出祖师父的治伤救死丹，一面问道：“无双她怎么受的伤？”

西门大娘道：“好哇，你当真一点也不关心她，连她怎么受的伤都不知道……”

东门奇及时跨了进来，说道：“楚老弟刚回来，没人和他说话，他怎么会知道无双负伤的情形？救伤，至少要了解如何负的伤，你少吼两句行不行？”

西门大娘气道：“老不死，你倒帮着傻小子说起话来，你早点赶回来，无双就不会被杀手千刀的铁驼震伤了。”

这时裴允文已把当时情形和楚玉祥说了。

东门奇大喝道：“老太婆，现在救人要紧，你别纠缠不清了。”一面朝楚玉祥道：“我看无双一定是施展‘九阴神功’，因为她功力尚浅，被祁连铁驼的内力回震所致……”

西门大娘道：“这还用说？”

东门奇道：“你不说清楚，楚老弟如何会知道？”

楚玉祥没再多说，取出一颗救伤丹纳入英无双口中，他知道被人以内力震伤，只有两种后果，一是内脏离位，一是本身真气被震散。

这两种后果，救法却只有一种，就是以本身真气替她疗伤。

这是刻不容缓的事，但他还有另一件事要办，就是赶去双环镖局救出大师兄。（在招隐寺前面，梁慧君附着他耳朵说的，就是：一、要他制住她，逼她说出大师兄在哪里？二、去石马庙救出陆长荣，但他还是假扮的，要他把陆长荣救回镖局再制住他。三、再去双环镖局，以副令主换回真的大师兄。）

现在，时间已经三更了，英无双又伤得如此严重，他只有先替她运功疗伤了。（因为英无双练的“九阴神功”，只有他练的“太素阴功”才能替她运功疗伤）

当下就要裴允文兄妹把英无双扶着坐起，盘好双膝，自己就在她对面坐下，伸出双手，和英无双双掌相抵，默运阴功，缓缓从掌心度入，循着她经脉推进。

功行一周，英无双就霎着眼睛，醒过来了，说道：“大哥，你在给我度气？”

西门大娘喜道：“这傻小子，还真有他的，无双醒过来了，啊，你大哥正在替你运功疗伤，你快别说话，要和他的真气会合运行才是。”

英无双道：“大哥，快不用运气啦，我真的好了，你输入的真气太冷了，我受不住……”

原来她练成“九阴神功”，虽然功力尚浅，但除非震散她的真气，否则绝不会负伤的，她只是被祁连铁驼强猛内力，把“九阴神功”逼了回来，闭过气去，但不会“九阴神功”的人，是无法把闭住的气机导引归窍的。

这一点，东门奇、西门大娘因本身不曾练过“九阴神功”，是以也并不

清楚。

楚玉祥听了英无双的话，果然双手一收，跨下床铺，说道：“那你自己坐着多运一回功吧，我要走了。”裴允文道：“楚兄还要去哪里？”

楚玉祥道：“双环镖局。”

裴允文道：“这时候已经三更多了，你还要去双环镖局？”裴晚兰问道：“楚大哥，你去双环镖局做什么呢？”楚玉祥就把梁慧君假扮大师兄，要自己去石马庙把假扮大师兄的江南分令副令主救来，由自己点了他穴道，再去双环镖局和他们交换人质，大略说了一遍。

裴晚兰道：“楚大哥，我也去。”

楚玉祥道：“你在这里陪着无双妹子吧，到双环镖局去，只是找他们令主，告诉他副令主在我们手里，希望双方把人换回，有我一个人去已经够了。”

说完，正待举步，英无双倏地睁开眼来，叫道：“大哥，你等一等。”

楚玉祥停步回过身去，说道：“你快运功吧！”英无双道：“你知道江南分令的令主是谁么？”楚玉祥道：“不知道。”

英无双道：“我陪大哥一起去，他就是和我们结盟兄弟的葛真吾。”

楚玉祥一怔道：“会是他。”

西门大娘道：“无双，你不许胡闹，快些运功。”英无双道：“师父，我真的好了。”

西门大娘道：“好了，也不行，你给我坐着运功。”楚玉祥道：“无双，你应该听师父的话，再运一回功，我找他去。”回身走出左厢，双脚一顿，一道人影腾空掠起。西门大娘急急说道：“老不死，你还站着发楞，祁连铁驼只怕就在双环镖局，你还不快跟下去，替他打个接应？”

×××没有一个夜行人会在三更以后出动的，但今晚可是例外，双环镖局的屋上，却来了一个夜行人。

他正是身穿青衫，腰悬长剑的楚玉祥。

就在楚玉祥刚飘落西首屋脊的同时，瞥见东首屋脊间也正好有一条人影一闪而没，隐入了暗处。

现在的楚玉祥功力深了，反应自然极快，一下伏下身子，藉着屋脊隐蔽住身形，凝目看去。

这是第二进的正屋，一排五间楼宇。那黑影就闪到左首第二个窗下停了下来，面对着窗户，略为一停，就缓缓抽出长剑，只在两扇窗户中间一划，就轻脚轻手的打开了窗户。楚玉祥看得心中暗暗奇怪，双环镖局是江南数一数二的镖局，又有武当派的后台，局中不乏高手，这人深更半夜是干什么来的呢？心念这一动，不觉悄悄掩了过去。只听房中有人喝了声：“是什么人？”楚玉祥一听声音，便知住在房中的人正是武当白圭子。窗外那人低沉的道：“是在下，特地来见道长二位的。”楚玉祥心中暗道：“原来房中住着两个人，只不知还有一个谁？”

白圭子道：“你是什么人，深夜来见贫道二人，有什么事？”窗外那人左手轻按，人已翩然穿窗而入，落到屋中。接着只听宁乾初的声音道：“原来是陆总镖头，夤夜而来，不知有何见教？”

“陆总镖头”这四个字钻进楚玉祥耳中，不觉怔得一怔，忖道：“据梁慧君说，假扮大师兄的人，一共有两个，一个已被自己逮住，另一个则是双环镖局副总镖头严铁桥，大师兄就被囚禁在他们镖局之中。那么双环镖局应该是贼人的一处巢穴了。何以此时又会有一个‘陆总镖头’出现呢？”身形

一晃，移到了窗户右首，侧着身子，往里看去。这房中果然有两张铺，白圭子和宁乾初都已起来了，只是穿窗而入的那人面首朝里，看到的只是他的背影。“道长、宁前辈。”

穿窗而入那人拱拱手，说道：“在下夤夜造访，确是有一件事要和二位磋商……”

他在说话之时已经打着火摺子，点起了灯烛。

宁乾初目光炯炯注视着穿窗而入那人，徐徐说道：“你是陆长荣？”

那人低沉一笑道：“如假包换。”

这一幕直看得楚玉祥心头大惑不解，据自己所知，假冒大师兄的人，都是江南分令的人，那么这人会是谁呢？”宁乾初沉声道：“查遂良也是你杀死的？”陆长荣深沉一笑道：“他不肯和在下合作，在下岂能留他？”

宁乾初道：“你并不是真的陆长荣。”

陆长荣耸耸肩，轻松的笑了笑道：“你怎么知道在下不是真的？”

宁乾初道：“你深夜来找老夫二人又有何事？”陆长荣忽然轻笑道：“宁前辈问得好，大概宁前辈早已想到在下是谁了，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但江湖上人做事讲求干脆，也有一句话，叫做无毒不丈夫，所以只有夤夜前来恳求二位了。”

他这话说得含含糊糊，有点文不对题。

白圭子道：“陆总镖头究有何事？”

宁乾初道：“他根本不是东海镖局的陆长荣。”白圭子道：“那么他是什么人呢？”

宁乾初微哂道：“大概是道兄的令师侄吧！”

白圭子不觉一怔，说道：“他……”

陆长荣忽然伸手从脸上揭下一张人皮面具，说道：“师叔，宁前辈说得不错，弟子严铁桥。”

白圭子脸色一沉，说道：“你说查遂良是你杀的，那为什么？”

严铁桥道：“弟子说过，查师兄不肯和弟子合作，弟子只好把他杀了。”

白圭子愤怒的道：“你要他合作什么？”

严铁桥道：“自然是合力对付敌人了。”

白圭子道：“你要他合力对付东海镖局？”

严铁桥笑了起来，说道：“师叔说得极是。”

白圭子怒声道：“你假扮陆长荣，杀死师兄，还敢对我撒谎……”

严铁桥道：“弟子现在不是都告诉师叔了吗？”

白圭子道：“你今晚就是跟我说这些话来的吗？”

严铁桥道：“那倒不是，师叔既然垂询，弟子不得不据实说出，弟子今晚前来，乃是另有一件事恳求师叔和宁前辈来的。”

白圭子道：“你有什么事，且说出来听听？”

严铁桥抬眼看看两人，说道：“因为师叔是武当八子之一，宁前辈更是八卦门的名宿，如果死于陆长荣之手，武当派和八卦门绝不肯就此罢休，所以弟子有一不情之请，希望二位成全……”

说话之时，迅快的把面具覆到脸上，接着说道：“弟子戴上假面具，外人不知内情，就以为弟子真的是陆长荣了。”

这话听得隐身窗外的楚玉祥暗暗“哦”了一声，心想：“原来他想杀害白圭子和宁乾初了。”

白圭子听得气往上冲，喝道：“孽障，你说什么？”

严铁桥拱着手道：“师叔歇怒，你老二位成全了弟子，这对弟子来说是一件大功，二位纵然杀身成仁，但会一直活在弟子心头，弟子一世都不会忘记师叔和宁前辈大德的，人生自古谁无死，二位难道还不值得吗？”

宁乾初道：“严铁桥，你在老夫二人身上，做了什么手脚？”

严铁桥陪笑道：“这也是不得已的事，师叔和你老二位，功力胜过晚辈甚多，晚辈假扮了陆长荣，如果不能杀死二位，这一计划岂非全砸了？所以只好在二位饭菜之中，下了散功药物，晚辈可以一举得手。”白圭子气得脸色煞白，怒喝一声道：“逆徒，我和你拚了！”挥手一掌拍了过去。

严铁桥笑道：“师叔功力已失，那就恕弟子放肆了。”左手轻轻一格，白圭子立即应手倾跌出去，砰然一声，跌坐在地，怒声道：“孽障，你真是欺师灭祖的畜生……”严铁桥诡笑道：“在下陆长荣，杀了你也挨不上欺师灭祖的罪名。”

宁乾初一手抓起一条木凳，尽力朝他当头掷来。

严铁桥伸手一探，就抓住了凳脚，回头笑道：“宁前辈如果功力未散，这一掷，在下还真接不下来呢！”

右手抬处，呛的一声抽出剑来。

就在此时，楚玉祥已如一缕轻烟，穿窗而入，一下落到了严铁桥面前，冷然道：“好个畜生，你乔装陆长荣，真敢杀害师叔，在下从没见过如此丧心病狂的人。”

严铁桥只觉微风一飒，眼前就多了一个人，他反应极快，根本没听楚玉祥说些什么，身形疾退半步，长剑剑尖一颤，使了一招“长蛇入洞”，闪电朝楚玉祥当胸刺到。

楚玉祥左手一抬，只伸出食中两指，一下子就把他刺出的剑尖夹住，微哂道：“你要和楚某动手，可还远着哩！”严铁桥长剑被对方手指夹住，用力往后一挣，那想挣得动分毫？身形疾侧，猛地吐气开声，在手紧接着巴掌朝楚玉祥胸口横拍过来。

楚玉祥不避不让，动也没动，但听“拍”的一声，击个正着！

这一下严铁桥至少用上了八成力道，他只见楚玉祥没有防到他有此一掌，心头还暗暗自喜，等到掌力击实，但觉自己手掌宛如击在一块奇寒无比的坚冰之上，一股寒气由掌心透入手腕，迅快由肘而肩，整条手臂立即冻得发僵，再也不听使唤。

楚玉祥右手随着点出，一下子就制住了他三处穴道，左手把他长剑在地上一掷，从怀中取出一个瓷瓶，倾出两粒辟毒丹，朝白圭子、宁乾初二人递去，抬目说道：“这是在下师门解毒丹，可解二位身中散功之毒。”

白圭子打了个稽首道：“方才幸蒙楚少侠出手，否则贫道和宁老施主难免要遭逆徒毒手，不知楚少侠如何知道逆徒假冒陆总镖头的？”

楚玉祥道：“在下是来找江南分令主来的。”

宁乾初从他手中接过药丸，自己吞服了一颗，把另一颗朝白圭子递去。

白圭子接过药丸，迅快纳入口中，一面说道：“方才逆徒自己招供，杀害师兄查遂良，和贵局这场误会，总算是澄清了，贫道深感愧疚。”

楚玉祥道：“事情既已澄清了，道长就不用放在心上了。”

宁乾初道：“楚少侠方才说是找江南分令主来的，难道严铁桥就是令主不成？”

楚玉祥道：“不是，今晚在下逮住了江南分令的一名副令主，据说在下大师兄就被囚禁在双环镖局中，在下找他们令主，希望他能交出敝师兄来。”

宁乾初奇道：“令师兄不是在贵局吗？”

楚玉祥道：“在敝局的那人，就是假扮敝师兄的江南分令副令主。”

白圭子矍然道：“听楚少侠的口气，江南分令令主也在双环镖局里了？”

楚玉祥道：“正是如此，这恐怕要问问严铁桥，才会知道。”白圭子怒声道：“这孽障勾结匪徒，欺师灭祖，已非敝派门徒，楚少侠要问什么，只管问他，如果他不肯招供，也只管出手，不必顾虑。”

楚玉祥道：“多谢道长了。”随即右手一指，解了严铁桥的穴道。

白圭子嗔目喝道：“孽障，楚少侠要向你问话，你若不从实招来，我就毙了你。”

严铁桥横目看了楚玉祥一眼，问道：“你要问什么？”楚玉祥道：“在下要见你们令主。”

严铁桥目中闪过了一丝狡谗之色，说道：“令主未必肯见阁下。”

楚玉祥微哂道：“由你带路，还怕见不到你们令主吗？”严铁桥道：“在下可以带你去，但见不见得到令主，在下就不知道了。”

楚玉祥道：“你带到地头，见不见得到那是楚某的事，与你无关，不过在下还有一件事先要问问清楚。”

严铁桥道：“什么事？”

楚玉祥道：“敝师兄是不是被你们囚禁在这里？”严铁桥道：“陆长荣是林副令主逮来的，在下并不清楚。”白圭子问道：“你在江南分令担任什么职务？”

严铁桥道：“在下的职司就是双环镖局总镖头。”楚玉祥道：“你倒很合作，好，现在可以领我去见你们令主了。”

白圭子道：“楚少侠，贫道和你同去。”宁乾初道：“还有老朽。”

楚玉祥道：“二位功力尚未恢复，不如……”白圭子道：“不碍事，贫道服下解药，此刻大概已恢复了七成功力。”

宁乾初道：“不错，老朽也差不多，大概再有盏茶工夫，应该可以完全恢复了。”

楚玉祥看他们这么说了，自然不便多说，只得抬抬手道：“严朋友，走吧！”

严铁桥只得当先穿窗而出。楚玉祥紧随他身后掠出，白圭子、宁乾初一身功力已恢复了大半，也相继掠出。严铁桥领着三人飞身落地，一路往后进奔去。第三进后面，是一座花园，颇有亭台花木之胜！

白圭子凝声问道：“江南分令的令主在哪里？”严铁桥道：“他们住在隔壁。”

隔壁，也是一座占地颇广的花园，和双环镖局只有一墙之隔，可以看到邻家葱郁的树木。

严铁桥一直走到东首一座假山上，说道：“我们从这里可以过去了。”

楚玉祥道：“旁的地方不可以过去吗？”

严铁桥狡猾的笑了笑道：“不信你去试试？”楚玉祥道：“你快先过去。”

严铁桥这回丝毫不慢，足尖一点，人已跃登围墙，他没待楚玉祥跃起，急急往墙下纵落。

但就在纵落之际，身旁微风一飒，楚玉祥竟然也跟着纵落，白圭子和宁

乾初也相继跃落。

这时前面不远忽然传来一声断喝：“是什么人？”严铁桥忙道：“在下双环镖局严铁桥，晋见令主来的。”只听那人刷的一声，似是往林中跃去，不再盘问。严铁桥道：“你们随我来。”

楚玉祥紧随他身后，走上一条白石铺成的小径，一路穿林而行，不大工夫，已经到了一座楼宇前面。四人还未走近，阶上已经传来一个少女的声音娇喝道：“来的是什么人？”

严铁桥脚下微现趑趄，连忙躬身道：“属下双环镖局严铁桥，同行的还有东海镖局楚玉祥、武当派白圭道长，八卦门宁乾初，说有重大之事，求见令主来的。”

“那有这么噜嗦？”

那少女声音道：“好，你等着，我进去禀报一声。”楚玉祥凝目看去，并不见说话的人，想是躲在暗处发问，故作神秘。

四人只得在楼宇前站着等候，这样足足过了一刻工夫，才见一名青衣少女提一盏六角宫灯，款步走出，说道：“你们随我进去。”提灯前导。

依然由严铁桥走在前面，楚玉祥、白圭子、宁乾初等相继跨上石阶，进入大门。

那提灯少女走向走廊，似乎是穿过一重房屋，来至后进，越过一个小天井，然后又朝前行走，脚下一停，躬身道：“双环镖局严铁桥来了。”

屋中传出一个老妇人的声音说道：“叫他进来。”提灯少女应了声“是”，转身道：“严铁桥进去。”楚玉祥问道：“咱们呢？”

提灯少女冷冷的道：“没有唤你们，自然在这里听候传唤。”

楚玉祥哼了一声道：“你们令主好大的架子！”

伸手一拍严铁桥右肩，说道：“好，你先进去吧！”

一面以“传音入密”说道：“在下闭了你一处经脉，若是没有在下独门解法，会全身血脉僵冻，阁下要想不成为终身残废，最好不要多说，只说在下来找你，是有重要之事找你们令主来的，什么事情，你并不知道，我想你不用我多教你，这几句话，也应该会说的了。”

严铁桥被他在右肩上一拍，果然感到有一缕极寒的阴气，渗入体内，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冷噤，只得暗暗点了下头。

提灯少女已经引着严铁桥往里行去。

白圭子低声道：“楚少侠……”

楚玉祥没待他说下去，就低声道：“不要紧，在下已经闭了他一处脉穴，没有在下替他解穴，旁人无法解得开的。”

白圭子方才虽然看到楚玉祥举手之间就制住了严铁桥，武功大是不弱，但看他年纪不过二十来岁，能有多大成就？心中还有些不信。

三人在阶下又等了一回，才见提灯少女款步走出，说道：“你们三人随我进去。”

楚玉祥也没和白圭子二人客气，昂然走在前面。

白圭子看他不和自己二人礼让，昂然走在前面，纵有出手相助之情，心中也微感不快，暗暗哼了一声，和宁乾初相继走入。

这是一座相当宽敞的厅屋，银烛高烧，上首一张高背椅上端坐着一个头戴黑绒包头，身穿黑衣的老妇人，目光炯炯朝楚玉祥望来。

在她下首垂手站着严铁桥，状极恭敬，但神色之间，似有扭陷不安之状！

黑衣老妇只打量了楚玉祥一眼，目光又瞥过白圭子和宁乾初二人，然后深沉的道：“楚玉祥，你是何人门下？”

楚玉祥已听英无双说过，江南分令主就是和自己结为口盟大哥的葛真吾，此时看到高居上座的并非葛真吾，这就略为抱拳，说道：“在下为何人门下并不重要，在下夤夜而来，是找江南分令葛令主来的。”

黑衣老妇嘿然道：“你当老婆子不知道你的来历吗？你是东门奇的门下，对不？仗着区区九阴神功，居然敢找到这里来，老婆子正要找你们去，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

跟着楚玉祥身后走入的白圭子听得不期一怔，暗道：“原来楚玉祥竟是东门奇门下，果然是邪派中人！”

要知他一向深居武当山，很少在江湖走动，也一向以名门正派自居，此刻听到楚玉祥是厉山双凶的门人，就有了轻视之心。

楚玉祥笑道：“这位老婆婆说话可笑得很，你怎么知道在下是东门前辈的门下，而且在下此来，另有要事要见葛令主，和在下师门是谁，并不相干。”

“住口！”黑衣老妇喝道：“是你仗着九阴神功，伤了令主，又赶来这里，用九阴神功拂闭严铁桥肩头经脉，你以为九阴神功天下无敌了？”

楚玉祥傲然道：“在下练的并非九阴神功。”

黑衣老妇脸露狞笑，说道：“就算你练了十阴神功，老婆子面前也没有你卖狂的份儿，你既然自己送上门来了，你说，你愿意束手就缚？还是意图顽抗？”

楚玉祥剑眉一剔，冷然道：“尔是何人？在下是来找你们令主的，他可是不敢见我吗？”

黑衣老妇目光熠熠，嘿然道：“老婆子把你拿下了，你就可以见到今主了。”

“哈哈！”楚玉祥忽然仰首发出一声朗朗长笑，说道：“就凭你？”

他这声朗笑，声如裂帛，可贯金石，听得白圭子、宁乾初二人不由一怔，心中暗自诧异，忖道：“这年轻人这声长笑，内力居然极为精湛！”

黑衣老妇也目露异色，嘿然道：“怎么？凭我老婆子拿不下你吗？”

楚玉祥昂首向天，徐徐的道：“你可以来试试！”

黑衣老妇不禁一怔，她不知道这年轻人是狂？还是真有高深的武学？她缓缓站起，脸上杀气隐现，点头道：“很好，年轻人，老婆子知道你练成了九阴神功，以你的年龄，最多也不过三成光景，又能奈我何？你只怕连老婆子一掌也接不下来？”

楚玉祥朝她微笑道：“咱们尚未动手，你怎知在下接不下来？”

黑衣老妇暗惊一声：“小子找死！”

一面狞笑道：“那你就接着了！”

她方才缓缓站起，已是在凝聚功力，因为她练的功力，必须有相当时间才能运集到手掌之上，故而还在和楚玉祥说话，这回已把十成功力凝聚到掌心，岂会再和你噜嗦，喝声出口，右手突然一振，从大袖中伸出，凌空朝楚玉祥劈了过去。

她右手从大袖中伸出，大家已可看到她一只干枯的手掌掌心呈暗红色，凌空扬手之际，数尺方圆，已可感到一股炙热如火的内劲，逼人而来！

宁乾初口中低喝一声：“楚少侠小心，她使的是火灵掌。”

方才黑衣老妇已经说过，以楚玉祥的年龄，九阴神功最多不过三成，以

她的修为，“火灵掌”已经练到十成以上了，以十成以上的“火灵掌”自可克制只有三成的“九阴神功”了。（火灵掌虽非玄门正宗乾阳之气，但也是乾阳功夫的旁支，如果九阴神功同样练到十成，它自然克制不住，因为她估计楚玉祥只有三成，是以她算准自己是有十分把握的）

楚玉祥看她口口声声说自己练的是九阴神功，）他闭住严铁桥脉穴，严铁桥自然告诉了他）因此看她使出“火灵掌”来，一时之间，倒真是被她唬住了，不敢施展“太素阴功”，怕落个两败俱伤。（其实他如果使出“太素阴功”来，黑衣老妇的“火灵掌”就立被破去了）

此时天时四更已过，从子时起，阴竭阳盛，因此右掌一立，改使“纯阳玄功”，迎着黑衣老妇来势，朝前推去。

“纯阳玄功”，乃是玄门至大至刚的乾阳真气，（并不像“火灵掌”一样，出手之时，掌心色呈暗红，看去触目惊心，实乃驳面不纯）手掌上看不出丝毫异样，仍然和普通手掌一般！

宁乾初叫出“火灵掌”，乃是暗示楚玉祥不可硬接，这时看到楚玉祥只是以普通手掌去和火灵掌硬接，心中不由大吃一惊，暗叫一声：“要糟！”

一时也顾不了许多，只好右掌疾发朝楚玉祥身旁推出，口中低喝一声：“楚少侠，还不快退？”

他是八卦门的名宿，这一掌纵然没使出十分力道，也用了五成功力，主要是想把楚玉祥纵横里推开。

那知掌风推到楚玉祥身前数尺光景，顿时感到不对，楚玉祥身前好像有一堵无形的挡风墙，把自己推去的力道一齐挡住，不，全数反卷过来！

宁乾初方自一怔，耳中突听到有人啊出声，接着有人咕咚栽倒。

在他想来，这栽倒的当然是楚玉祥无疑！

“火灵掌”威力何等强猛，被击中人身，火毒攻心，若无独门清火解毒灵丹，七日必死。

宁乾初暗暗叹息一声，举目看去，不觉目瞪口呆，原来他认为倒下去的楚玉祥依然从容无事站在那里，使出“火灵掌”的黑衣老妇已经跌倒在地，一动不动。

这下不仅宁乾初看傻了眼，连号称武当八子的白圭子也大感意外！

老实说，凭他们两人，都自知无法接得下黑衣老妇这一记“火灵掌”。

就在此时，突听一声洪喝，从厅外传来，一道人影挟着一道奇猛的掌风，宛如黄河天来，朝楚玉祥卷撞而来！楚玉祥连人影都没看清，一个人已被令人窒息的巨大掌风所笼罩，心头不禁大怒，凛然喝道：“什么人出手偷袭在下？”喝声中，右掌一立，迎着推出！

大厅上登时响起裂帛般一声大震，楚玉祥上身似是被人推了一把，身不由己的后退了两步。

那道人影也在泻落之际，被震得连退了三步。双方这一掌硬接，已知对方并非易与，各自站停下来！

楚玉祥才看清来人是个身穿半截黄衫，披着一头花白头发的驼背老人，此人生得一张黄蜡脸，浓眉如帚，也已花白，此时两眼圆睁，精芒如电，正在打量着自己，脸上似有不信之色！

白圭子和宁乾初看清楚飞进来的竟是祁连铁驼，更惊诧的是楚玉祥居然在仓猝之间，发掌应敌，能和祁连铁驼平分秋色！

这要是听人传说，他们无论如何也绝不会相信！

楚玉祥并不认识祁连铁驼，剑眉一挑，冷然道：“阁下大概也是江南分令的人了？在下真想不到江南分令的人，只会乘人不备，出手偷袭。”

祁连铁驼双目精光电射，洪笑一声道：“小子，你口气不小，敢不敢再接老夫一掌？”

他实在有点不服气！

楚玉祥大笑道：“你方才不是已经发过一掌了吗？几曾问过在下？在下既敢到江南分令来？接你几掌，又有何不敢？阁下只管使来就是。”

祁连铁驼名动八荒，但今晚倒真有些被这个年轻人的气势所慑，口中又是一声洪笑道：“好，接掌！”

右手蒲扇大的手掌扬处，迎面直劈过来。这一掌当然比方才一掌更具威力，掌势乍发，一团劲气如同有物，凝聚成的内力，就像比磨盘还大的一方巨石，直撞过来。

楚玉祥喝了声：“来得好！”

他方才使的是绿袍师父“三刀”中的第一刀，现在当然使出第二刀来了，手掌直竖，迎看劈出。

两人相距不远，等于是一发即至，两股掌力乍然一接，但听嗤的一声，祁连铁驼发出比磨盘大的一团掌力硬生生被楚玉祥直竖如刀的掌风从中间剖了开来！

你总剖过西瓜吧？一刀切下，西瓜就会剖成两个半圆形。

祁连铁驼这一团凝结的掌力，被从中剖开，一时之间，依然凝结不散，分向两边撞出。

白圭子和宁乾初正好站在楚玉祥两旁，这两道半团掌风，就正好分向两人撞去。

白圭子、宁乾初乍觉一团掌力撞了过来，急切之间，各自运功劈出一掌。

再说祁连铁驼掌力出手，陡觉一道锋利无匹的掌风，冲开自己掌力，迎面劈到，心头不由大吃一惊，也急急挥起左手，朝前推出，人却双脚一顿，往后跃退。

这可是他祁连铁驼成名数十年从未有过的事！

大厅上接连响起蓬蓬两声大震，那是白圭子、宁乾初各自硬接了祁连铁驼被剖开的半团掌力，两个人还是被震得连连后退了三步。

紧接着又是嗤的一声，那是祁连铁驼左手发出的一掌，还是被楚玉祥的第二刀剖了开来。

只是楚玉祥这一记掌风，刚才已经剖开了他右手一团掌力，后劲已衰，否则祁连铁驼纵然后跃，他非伤在他掌下不可！

楚玉祥一记掌风（第二刀）虽然一连剖开了祁连铁驼两记掌力，他剖第一掌并不吃力，但碰上祁连铁驼第二掌的时候，剖是把它剖开了，但也受到对方内力反震，脚下浮动，同时后退了两步。

大厅上经这四个高手的内力激撞，屋顶就像被龙卷风撞上，揭开了一大片，屋瓦向外纷飞，碎砾却像雨点洒落，尘灰蒙蒙，令人睁不开眼睛。

祁连铁驼已经退出天井，今晚真是他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凭他祁连铁驼会栽在一个弱冠少年的掌下，口中发出一声洪钟般狂笑：“好，好，小子有你的，老夫还有最后一掌，你到外面来，咱们再试试看！”

楚玉祥笑道：“在下自当奉陪。”

举步飘然走出，跨下石级！

就在此时，人影一闪，祁连铁驼已经到了面前，双掌疾发，当胸印到。楚玉祥骤不及防，只得双手一伸，朝前迎出。拍拍两声，四只手掌迎个正着！

这下，等于由掌风互击，变成了比拚内力！

祁连铁驼因自己掌力两次被楚玉祥的掌风剖开，心知这小子掌风古怪，他仗着自己数十年修为，内力说什么也该胜过这小子甚多，这一着就是存下了要和楚玉祥比拚内力的。

白圭子、宁乾初退出大厅，才发现两人双掌互抵，比拚上了内力，须知比拚内力，全靠本身修为，丝毫也勉强不得，两人虽然目睹楚玉祥武功极高，但和人家比拚内力，究是不智之举，你武功再高，在内力方面，总不会高过祁连铁驼积数十年的修为！

祁连铁驼有这样的想法，白圭子、宁乾初也是这么想，即使任何一个老江湖，谁都会这么想法，但他们怎知楚玉祥身兼两家之长，（全真教纯阳玄功，是道家正宗乾天真气，绿袍老人厉神君虽是江湖上人闻名丧胆的大魔头，但“太素阴功”却是从易经中来，为玄门先天之气，且非旁门阴功）一身功力，岂同小可？

却说楚玉祥双掌祁连铁驼乍接，发觉对方功力深厚，内力之强，几如泰山压顶而来，自己当然也要全力施为，才能接得住他。自己练成两种神功，（太素阴功和纯阳玄功）该用那一种呢？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他心念甫动，忽起童心，左手运起“太素阴功”，右手运起“纯阳玄功”，把两种旷世神功同时使出。

就在此时，只听有人大声叫道：“铁老、楚贤弟快请住手……”

一条人影从远处飞掠而来。

祁连铁驼这一记双掌骤出，和楚玉祥比拚内力，原是使的诡计，心头也存下了杀机，企图以内力毁去这个年轻高手。那知他运起毕生功力，源源从掌心推出之际，突觉对方左手发出一道奇寒逾冰的阴气，右手发出一道炙热逾火的阳气，同时迸发，自己功运双臂推出去的推力被这一阴一阳两股力道一震，悉数震回，连转个念头都来不及，一个人就像断线风筝一般，砰然飞起，直摔出三丈开外，又砰然堕地。

飞掠而来的那人看得心胆俱裂，只道被震飞出去的是楚玉祥，口中嘶喊一声：“贤弟……”

朝祁连铁驼飞落之处扑去。

白圭子、宁乾初当然也想得到被震飞出去的当然是楚玉祥，但当他们定睛看去，楚玉祥不是好好的站在那里，几时被震飞出去了？

这下可把白圭子和宁乾初看呆了，方才听祁连铁驼的口气，说楚玉祥是东门奇的徒弟，但就是东门奇也不可能把祁连铁驼震飞出去。东门奇也来了，他看到楚玉祥一下就把祁连铁驼震飞出去，那是说这里已经用不着他了，正待悄悄离去。祁连铁驼跌落在地，一张脸已经苍白得没有血色，委顿在坐，只是喘气。

葛真吾飞身落地，目光一注，骇异的道：“会是铁老，你……怎么了？”

祁连铁驼喘着大气，断断续续的道：“完……了，老夫一身功力……都……都被……那小……子震……散了……”葛真吾骇然道：“会有这等事？”

这时只见两名青衣使女匆匆奔了出来，说道：“令主，秦婆婆闭过气去，一直没有醒来，请令主设法。”葛真吾问道：“秦大娘是和楚少侠对了一掌，

闭过气去的吗？”

其中一名使女点头道：“是的。”葛真吾迅快的朝楚玉祥走去，说道：“楚贤弟，还认得愚兄吗？”

楚玉祥冷笑一声道：“你是江南分令的令主，楚某高攀不上。”

葛真吾攒着眉道：“贤弟这是误会，唉，愚兄一时也和你说不清楚，你用什么手法伤了铁老和秦大娘？”楚玉祥冷笑一声道：“在下今晚原是找你葛令主来的，那位穿黑衣的秦大娘声言要把在下拿下，还使出‘火灵掌’来，大概是被在下震闭了经穴，至于这位黄衫老人一语不发，就向在下偷袭，最后还乘在下不备，和在下比拚内力，这又怪得了在下吗？”

葛真吾脸露焦急之色，搓着双手，抬眼望着楚玉祥道：“贤弟，愚兄和你结交一场，不知贤弟可否听愚兄一言？”

楚玉祥冷然道：“我义父、义母死在你们江南分令手下，江南分令和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们是‘盟兄弟吗’？”

葛真吾道：“贤弟，杀死令义父父母的，并不是江南分令，这话一时也说不清，就算愚兄说破嘴唇，贤弟也不肯听了，但今晚贤弟是找愚兄来的，铁老和秦大娘纵有不是之处，贤弟可否先把他们闭住的经脉解开了，一切后果，均由愚兄一人承担，贤弟要杀要刚，愚兄绝不还手。”

东门奇和祁连铁驼原是素识，深知这人睚眦必报，他被震闭了经穴，以他的武功，假以时日，必可自解，那时仇就结深了，楚玉祥如果在此时替他解开了被闭经穴，日后就无颜再向楚玉祥寻仇了，因此立即以“传音入密”朝楚玉祥道：“楚老弟，你应该答应他，解了祁连铁驼被闭经穴，日后也可以减少一个劲敌。”

楚玉祥听出说话的是东门奇，当下就点头道：“好，在下原是嫌他们出手毒辣，略予薄惩，你既然这样说了，在下就过去看看！”

葛真吾喜道：“多谢贤弟。”

楚玉祥举步朝祁连铁驼走了过去。

祁连铁驼喘息着道：“小……小子，你……杀了老夫……好了……”

葛真吾道：“铁老，楚贤弟是来替你老解开被震闭的经穴来的，你不要误会。”

祁连铁驼委顿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他心里自然清楚，自己被姓楚的小子一阴一阳两股真气把自己发出的真气逼了回来，这种集阴阳两股真气于一身的人，自己几乎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自己真气被逼，经脉闭塞，也就和练功的人走火入魔一样，一身功力等于尽废，这一生不知能不能修复得了？

要知一个练武的人，把自己一身武功看得比性命还重，尤其像祁连铁驼这样的人，成名数十年，必然有许多厉害对头，你武功比他高，他不敢碰你，一旦失去了武功，就会生不如死。

俗语说得好，蝼蚁尚且贪生，葛真吾说出楚玉祥是来替他解开受震经穴的，他岂有不愿之理？只是成名多年，今晚在一个弱冠少年手下，还要他来替自己解开被震闭的经穴，总觉脸上无光。

他望望楚玉祥说道：“小……小子，你这……时杀了……老夫……自无话……说，你……替老……夫解……开经……穴，不……怕老夫……向你……寻仇吗……？”

楚玉祥剑眉一轩，朗笑道：“在下怕你寻仇，就不会过来替你解穴了。”

白圭子和宁乾初互看了一眼，两人心中不禁对楚玉祥轻轻年纪，有这份豪情，感到无比的心折。

葛真吾在旁劝道：“铁老，你就不用说了。”

楚玉祥道：“你只管放心，楚某答应了，自会给他治疗了，你要他双掌和在下手掌相抵，在下要运功了。”说完，伸出手去。

葛真吾忙道：“铁老，你快伸出手来，和楚贤弟手掌相抵。”

祁连铁驼到了此时，只得伸出双手，和楚玉祥掌心相抵。

楚玉祥缓缓吸气，左手运起“太素阴功”，右手运起“纯阳玄功”，用力后吸，把逼入祁连铁驼体内逼住他经穴的真气，从掌心缓缓收回。

祁连铁驼纵有数十年修为，他如果没有能力化解这两股逼入体内的真气，也许化上二十年苦修也是白费，但解铃还是系铃人的话，并不需要多少时间，就把真气全收回去了。楚玉祥双手一收，说道：“好了。”

他话声刚落，祁连铁驼坐着的人已经倏地站了起来，洪笑一声，一道人影已经破空掠起，瞬失所在。葛真吾望着楚玉祥目露感激之色，低低的道：“铁老和我情同父子，我真该谢谢贤弟……”

楚玉祥没去理他，只是冷声道：“秦大娘人在哪里？”一名青衣使女道：“还在厅上。”

葛真吾朝楚玉祥一抬手道：“贤弟请。”

楚玉祥没有说话，当先举步走入大厅。

这时厅上重又点了灯烛，秦大娘双目紧闭，脸红如火，躺卧在地，一直不省人事，她身边伺立着两名青衣使女。严铁桥站在一旁，早已吓黄了脸，更是没敢作声。楚玉祥走到她身边，朝两名使女说道：“你们把她扶着坐起来。”

两名使女依言扶着秦大娘坐起。

楚玉祥伸手抓起她右手，和自己掌心相抵，一面缓缓吸气，把逼入她体内的“纯阳玄功”吸了回来，等他放回秦大娘的右手。

秦大娘果然缓缓睁开眼来，但她可没有祁连铁驼那样，经楚玉祥吸回真气，立时恢复过来，只见她双颊如火，身躯一阵颤动，切齿道：“姓楚的……小子，老婆子……只要……有一口……气在，不会……放过……你的……”

楚玉祥大笑道：“楚某岂在乎你放不放得过在下？”

葛真吾眼看秦大娘依然身体发颤，心下不禁大奇，说道：“秦大娘，楚贤弟已经给你解开被震闭的穴道，你应该没事了才对！”

秦大娘厉笑道：“这……姓楚的……原来……是你好兄……弟，老……婆子……一身功……力都……被他破……破了，还……会好吗？丫头……咱们……走……”

楚玉祥施展神功，同样是震闭经穴，何以祁连铁驼没事，秦大娘反而被破了一身功力呢？

要知祁连铁驼和楚玉祥比拚内力，他把数十年修为，一下从掌心发出，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抵挡得住的，但楚玉祥一身兼两家之长，分从掌心发出两种旷世神功，只在一瞬间就把对方功力逼了回去，内劲既未消散，只是受到两种神功的压力，硬逼回去，只要把侵入他体内的内力吸出，自可立时无事了。

至于秦大娘，不同的是她练的“火灵掌”，并非玄门正宗，只是乾阳功夫的旁支，但楚玉祥练的却是道家乾天纯阳功夫，“火灵掌”遇上“纯阳玄

功”焉得不被破去。

秦大娘话声出口，两名青衣使女只得扶着她往厅外行去。

严铁桥慌忙走了过来，说道：“楚少侠，你答应过在下的，也请你替在下解了。”

白圭子道：“楚少侠，慢点，贫道要问问他，暗算贫道和宁老施主，是什么人支使的？”

葛真吾目光一注，问道：“我并没命你去暗算白圭道长二位，这是谁的主意？”

严铁桥躬身道：“这是秦总管交代属下的，在令主未来以前，副令主和属下都是听命于秦总管的。”

葛真吾哼了一声道：“去偷袭东海镖局，也是她的主意吗。”

严铁桥低头道：“是的。”

白圭子道：“葛令主，贫道要把严铁桥带回双环镖局去。”葛真吾看了楚玉祥一眼，徐徐说道：“今晚江南分令已经一败涂地，在下还能不答应吗？不过在下希望和楚贤弟单独一谈，暂时留下来，不知贤弟意下如何？”

楚玉祥道：“在下夤夜前来，原是有事找令主来的，自然要和你单独一谈了。”

白圭子道：“那么贫道和宁老施主先告辞了。”

楚玉祥走过去朝严铁桥肩头一拍，说道：“好了，你已经没事了。”

白圭子却举手连点了严铁桥三处穴道，一面朝楚玉祥打了个稽首道：“楚少侠回去，希望转告阮老施主，咱们两家是误会，明日午前，贫道当押同孽徒前去东海镖局赔罪。”说完，和宁乾初押着严铁桥往外行去。

葛真吾举手道：“贤弟请随愚兄来。”

楚玉祥没有说话，随在他身后走去。

葛真吾领着他走出厅前，然后又向左绕去。

这时天色已快近五更，园中一片黝黑，两人默默的穿林而行，一回工夫，来至一座小楼前面。

葛真吾举步走上石阶，推开一扇木门，说道：“贤弟请进。”屋中有着灯光，葛真吾依然走在前面，领着楚玉祥走入一间布置精雅的小客室，才抬抬手道：“贤弟请坐。”一面举掌轻轻拍了两下。只见一名青衣使女急步走出，看到室中站着的楚玉祥，不觉微微一怔。

葛真吾吩咐道：“你去沏两盏茶来。”

青衣使女答应一声，退了出去。

葛真吾朝楚玉祥含笑道：“贤弟请坐呀！”

楚玉祥依然站着不动，说道：“我是有一件事来告诉葛令主的，令主手下的副令主，和今晚夜袭敝局的人，悉数被敝局留下……”

葛真吾含笑道：“这个愚兄已经知道，愚兄奉令担任令主，正在金陵，闻讯赶去，原想调停两家误会，差点伤在九阴神功之下，还是铁老把我救回来的。”

楚玉祥道：“令主知道就好，我夤夜来见令主，是希望和令主交换人质来的。”

“人质？”葛真吾一怔，问道：“贤弟是说贵局也有人落在咱们手中？”

楚玉说冷笑一声道：“葛令主还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装糊涂？”

刚说到这里，那青衣使女已经端着两盏茗茶送上。葛真吾一抬手，含笑

道：“贤弟请坐下来再说不迟。”一面回头朝青衣使女吩咐道：“你去站在外面。”青衣使女答应一声，很快的退出。

## 第十八章 兄弟情深

葛真吾看他依然站着不肯落坐，不觉淡淡一笑，伸过手来，拉着楚玉祥的手，柔声道：“贤弟，愚兄和你一见如故，结为盟兄弟在先，在这里接任令主在后，我们就算是敌人，也总有一份手足之情，这里是愚兄住的地方，我邀你到这里来，因为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谈，你总该坐下来听我把话说完了，来，别使性子了，快坐下来，我们兄弟一场，明天我就要离此而去，今后我们能不能见面，都不知道了，你该相信愚兄才是。”

他说到最后几句，似是颇为感伤，连口气也带着黯淡之音！

楚玉祥终于在椅上坐下，抬目道：“你明天要走了？”

葛真吾强颜一笑道：“愚兄刚来接事，就发生了这么一件大事，江南分令手下，全军尽覆，愚兄这令主还能耽得下去吗？”

他口气一转，注目问道：“贤弟方才说的人质，究是何人？”

楚玉祥道：“你真的不知道？”

葛真吾道：“愚兄还会对贤弟说谎不成？我总记得咱们在酒楼相逢之时，正是愚兄衔命前来，担任江南分令令主，不瞒贤弟说，愚兄接任令主之后，一直住在金陵，这里原由副令主主持，被你破去一身功力的秦大娘，是江南分令的总监，愚兄没来以前，由她全权负责，所以愚兄事前实在一无所知，直到今天傍晚，接获秦大娘飞鸽传书，要愚兄赶来支援，愚兄才知咱们已和东海镖局启衅，才匆匆赶来，怎么会知道咱们掳了贵局什么人？”

楚玉祥看他说得不像有假，就把有人假冒大师兄陆长荣起，一直说到自己招隐寺赴约，故意说是擒住梁慧君，救出大师兄，结果这假扮大师兄的人，被阮伯年识破行藏，乃是江南分令的副令主所乔装。至于失陷在江南分令的人，除了大师兄，应该还有鹰爪门六个弟子，详细说了一遍。葛真吾脸有愤怒之色，沉吟了一声，说道：“这些事，秦大娘从未向愚兄提过……”

一面抬头道：“紫鹃。”

站在阶前的青衣使女答应一声，迅快的走入。

葛真吾道：“你去问问这里的夏管事，咱们这里可曾囚禁东海镖局的人？如果有，立即要他把人带到这里来，快去。”青衣使女答应一声，急步往外走去。

葛真吾看了楚玉祥一眼，又道：“贤弟，愚兄再郑重的说一句，杀害贤弟义父母的人，并非江南分令……”楚玉祥道：“那会是什么人？”

葛真吾道：“当日杀死令义父母的是黑衣十二煞……”楚玉祥道：“他们已经全数死了，但总有幕后主使之人？”葛真吾道：“不错，黑衣十二煞是有人把他们从北方调来的。”

楚玉祥道：“那么这调他们来的人是谁呢？”

葛真吾端起茶盏，轻轻喝了一口，说道：“贤弟，不是愚兄不肯说，这人对令义父因怀恨甚深，才另投明师，他和东海镖局可能渊源极深，愚兄不好说出他是谁，贤弟回去之后，不妨和阮伯年，以及令师兄仔细研究，但贤弟切莫说出是愚兄说的。”

楚玉祥心头暗暗一震，忖道：“听他口气，好像东海镖局还有一个奸细，他和义父怀恨甚深，这人会是谁呢？”这时天色已现黎明，只听阶前响起青衣使女紫鹃的声音说道：“回令主，夏管事遵命带了东海镖局的人来了。”葛真吾道：“叫他们进来。”

接着只见一名中年汉子急步趋入，在门口就躬着身道：“属下夏忠楷见过令主，东海镖局押在咱们这里的一共是七个人，属下奉命都带来了。”

葛真吾道：“我要你把他们都带进来，听到没有？”“是、是”夏忠楷转身挥了挥手。

只见鱼贯走进七个人来，这七人身后，紧跟着两名手持扑刀的汉子，自然是押解他们来的人了。

楚玉祥目光一注走在第一个的正是大师兄陆长荣，他身后六人，自己并不认识，大概是鹰爪门的六名弟子。陆长荣神色憔悴，垂着双手，当他一眼看到椅子上坐着的青衣少年，正是小师弟楚玉祥时，眼中不禁闪起怀疑神色，紧闭着嘴，并没有开口。

葛真吾道：“夏管事，他们是什么人，你知道吗？”夏忠楷连忙躬身道：“回令主，这七个人，副令主都交代过，一个是东海漂局总镖头陆长荣，其余六个，则是鹰爪门阮伯年的门人。”

楚玉祥冷冷的道：“葛令主，你们一再假冒大师兄，这个不会又是假冒的了？”

葛真吾道：“夏总管，楚少侠说的话，你听到了，这位陆总镖头，到底是真是假？你若有一半虚言，我就先劈了你。”夏忠楷听得扑的跪了下去，说道：“属下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令主面前撒谎，这位陆总镖头，是副令主徐州弄回来的，一直收押在这里，绝……绝不会假……”

葛真吾道：“他们是否点闭了穴道？还不快去把他们解开了？”

“是，是。”夏忠楷从地上爬起，走到七人身边，出手如风，接连解开了他们穴道。此人在葛真吾面前，一吓就跪地磕头，但看他出手，一身武功却是极为高明。

葛真吾朝七人抱拳说道：“陆总镖头七位，委屈了多天，今晚若非东海镖局的副总镖头楚少侠来见兄弟，兄弟还一无所知，还望诸位多多原谅。”

接着又朝夏总管一挥手道：“这里没你的事了。”夏忠楷应了声“是”，带着两名汉子一起退出。

楚玉祥走上前去，刚叫了一声：“大师兄……”

陆长荣已经一把握住了楚玉祥的手，说道：“小师弟，镖局真的复业了？愚兄是听到江湖传说，才赶回来的，不想在徐州就糊里糊涂的被人逮来。”楚玉祥道：“大师兄，有话我们回去再说。”

接着又和其他六人拱拱手道：“多谢葛令主，在下告辞。”葛真吾点头道：“贤弟回去，希望也能把江南分令的人一齐释放回来。”

楚玉祥道：“这个自然，葛令主先放了人，咱们岂会不顾江湖道义了？”

接着抬手道：“大师兄，六位师叔请先。”

陆长荣已从两人对话中听出自己等人虽然落在人家手中，但江南分令似乎也有不少人落在东海镖局的手里，他根本不知一点内情，自然不好开口，这就朝其他六人抬了抬手，一起退出。

楚玉祥走在最后，葛真吾跟在他身后，低低的道：“贤弟，今天一别，咱们不知还有没有见面之日，你真的连大哥也不肯再叫我一声吗？”

声音凄楚，包含着多少兄弟之情！

楚玉祥对他忽然间，心头也生起了一种生离死别之感，回过身去，一把握住了葛真吾的双手，叫了声：“大哥。”

葛真吾双手微颤，目中隐含泪光，勉强笑道：“贤弟，咱们兄弟之情生

死不渝，你快去吧！”

楚玉祥也因大师兄等人已经走出庭院，这就点头，说道：“大哥保重。”

葛真吾依然握着他的手不放，低声道：“贤弟，愚兄有一句话，不知你肯不肯听？江南分令纵然失败，但后面还有一股极大的力量，说句不客气的话，只怕九大门派也不足抗衡，东海镖局区区人手，更不足论了，回去和大家商量商量，最好把镖局解散了，各人也最好散开，找个隐僻的地方住一段时间，方可无事，这是愚兄剖肝沥胆之言，贤弟务必相信，不可轻视了，好了，你快去吧！”

一面朝青衣使女吩咐道：“紫鹃，你去替楚少侠领路。”青衣使女答应一声，立即走在前面，说道：“楚少侠请随小婢来。”说完，当先朝一片花林中走去。

楚玉祥也不和大师兄客气，说了声：“大师兄，大家快随我来。”一行人由青衣使女领路，迅速的随着行去。

葛真吾一个人站在门口，怔怔的望着他们人影在树丛间消失，他才黯然回过身去，这一瞬间，他目中已经隐蕴着泪光，忽然幽幽一叹，垂下头去，自言自语的道：“别时容易见时难，贤弟，我们恐怕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他说出这几句话来，似是十分吃力，一个人也像虚脱了一般，拖着受创的心灵，和疲乏的步伐，一步步往里走去。这时，从一片树林间，闪出一个驼背黄衫的老人，赫然是祁连铁驼，他一只炯炯发光的眼神，盯着葛真吾的后影发呆，怔然道：“三公主会看上姓楚的小子，唔，这小子人品果然不错，武功更是要得，她眼光倒是不错，这件事，老夫既然知道了，哈哈，你就不用发愁了。”

东海镖局昨晚一个个彻夜都没有睡觉。阮伯年、西门大娘、丁盛、阮传栋、裴允文兄妹、英无双、梁慧君、林仲达，这时候全在大厅上。

自从楚玉祥走后，大家谁也没有半点睡意，就围坐着喝茶。

直到五更时分，大开井中像落叶一般飘堕下一个人来。

西门大娘眼光一抬，就尖着嗓门叫道：“老不死，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楚玉祥呢？”

这飘堕下来的正是东门奇，口中呵呵一笑，走入厅来，说道：“老夫没有事了，怎么不回来？”

英无双迎着道：“师父，大哥呢？”

东门奇笑道：“你也跟你师娘一样，老夫还没坐下来，就急着要问，没听老夫说，已经没老夫的事，这句话还不够吗？”

西门大娘道：“老不死，既然没事了，楚玉祥怎么不和你一起回来？”

阮伯年起身道：“东门老哥说没事了，大概不会有事了，老哥快请坐下来再说。”

裴晚兰赶紧倒了一盅茶，说道：“老前辈请用茶。”

东门奇施施然走到上首一张椅子上坐下，笑道：“还是蓝姑娘懂事，咱们这小丫头只会问大哥，也不知道给师父倒一杯茶，老夫在他们江南分令的屋脊上，枯坐了半天，别的不要紧，口可真的干了。”说完，举起茶碗，喝了一口。

裴晚兰道：“老前辈，幸亏这里没有外人，你既然称我姓蓝了，就不该再叫我姑娘。”

“啊，啊！”东门奇一手摸着亥下一把山羊胡子，笑道：“不错，老夫

只记住你姓蓝，却忘了你改扮成公子哥儿了呢！”

西门大娘道：“好了，废话少说些，你跟楚玉祥到了双环镖局，到底如何了？他怎么到现在还没来？”

东门奇笑道：“哈，老夫这趟可说是多此一行，楚小兄弟真还要得，一掌就破了那个老虔婆的‘火灵掌’，再双掌一推，就把那祁连铁驼震得闭过气去，哈哈，老夫这几十年来，从未见过武林中有这么一个年轻高手，你说，老夫去了，不是没事可做了吗？不过老夫也做了一件事，劝楚小兄弟把铁驼救过来了，这驼子交游广阔，楚小兄弟救了他也不会白救的……”

“老不死，你没头没脑的在说些什么？”

西门大娘大吼道：“要说，就该说得清楚些，一大把年纪了，连话也不会说。”

东门奇双目一睁，说道：“老夫怎么不会说话？老夫不会说，那就你来说好了。”

西门大娘气道：“我又没跟楚玉祥去。”东门奇道：“所以咯，你更不会说。”

大家都知道这两人时常拌嘴，但也不好劝说。

英无双道：“师父，大家都等着听你说呢，你老人家该从头说起才对！”

东门奇道：“你看，还是徒弟会说话，像你这样急性子，一开口就说老夫不会说话，老夫活了六七十年，变得连话都不会说了。”

英无双催道：“师父，你快说咯，别再和师娘抬杠了。”裴允文道：“是啊，大家都等着听老前辈的消息呢！”东门奇又喝了一口茶，才把严铁桥假扮陆长荣，企图杀害白圭子，宁乾初，被楚玉祥所制，逼着他去找姓葛的令主，楚玉祥如何一掌破去秦大娘的“火灵掌”，后来祁连铁驼出现，两人比拚上内力，竟把祁连铁驼震飞出去闭住了真气，详细说了一遍。

丁盛问道：“那秦大娘是谁呢？”

东门奇道：“谁知道那婆娘是谁，这个要等楚小兄弟回来，才知道。”

西门大娘道：“楚玉祥怎么还不回来呢？”

东门奇道：“他随着那个姓葛的令主去了，老夫看看没事了，就先回来了，也好让大家安心。”

西门大娘气鼓鼓的道：“说你老不死没用，你就是没用，万一那姓葛的另有什么花样，楚小兄弟江湖经验不足，出了差错，该怎么办？你老不去世了，自然要等他离开江南分令，才一同回来，那有事情没有了结，半途里先溜走的道理？”东门奇道：“谁说老夫半途里溜走，老夫是眼看没事了才离开的。”西门大娘道：“你怎么会知道没事？万一……”

“好，好！”东门奇站起身道：“老夫再去就是了。”西门大娘道：“现在还去个屁，天都亮了。”

东门奇搓搓手道：“那你要老夫怎么办？”

西门大娘道：“楚小兄弟万一出了差错，老娘就和你拚命。”

她一心一意把楚玉祥当作了女婿，女婿出了差错，丈母娘自然要拚老命。

东门奇这下没了主意，说道：“那……老夫还是再去一趟的好。”

阮伯年看得暗暗好笑，忙道：“东门老哥，天色已经大亮，暂时不用去了，以兄弟看来，玉祥不会有什么差错的，你老哥先坐下来吧！”

东门奇道：“老夫也不是这样想，楚小兄弟一个人足可应付得了，才赶回来的，真要出了差错，老夫就把江南分令踏成齑。”

正说之间，杜永飞奔而入，说道：“老爷子，楚少爷回来了，还有总镖头，和老爷子门下六个人也一起来了。”他话刚说完，楚玉祥、陆长荣和六个鹰爪门弟子一起走了进来。陆长荣一眼看到厅上坐着这许多人，自己认识的几乎只有阮老爷子父子和二师弟林仲达，不禁呆得一呆，立即朝阮老爷子走去，双膝一屈，说道：“老爷子在上，晚辈给你老人家磕头。”

那六个鹰爪门弟子也一齐朝阮伯年跪下，说道：“弟子叩见师尊，弟子们无能，不是楚副总镖头赶去，弟子们还被他们囚禁着呢！”

鹰爪门这六个弟子是：王元美、高伯勤、潘敏功、洪本中、祖可望、张汉阳。

阮伯年忙道：“起来、起来、你们快起来，老夫给你们引见……”

陆长荣和王元美等人依言站起。由阮传栋给他们引见了东门、西门两位前辈，以及丁盛、裴允文等人，大家一一见过了礼。

楚玉祥就把此行经过详细说了一遍。

陆长荣也由二师弟林仲达把镖局复业，和近日来发生的事，大略说了个概况。

楚玉祥朝阮伯年道：“老爷子，江南分令葛令主已经把大师兄和六位师叔全释放回来了，他们副令主等一干人，我们似乎也应该全数释放才行，这是晚辈答应过他的。”阮伯年颌首道：“他已把咱们的人都放回来了，咱们自然也要放人，只是……玉祥，你可知道这假扮你大师兄的副令主是谁吗？”

楚玉祥道：“晚辈不知道。”

阮伯年叹了口气道：“他是你二师兄的大哥林孟达。”楚玉祥听得一怔道：“会是林大哥？”

林仲达黯然道：“是的，他是家兄，方才愚兄去劝他，希望他回头是岸，他……入迷已深，闭上眼睛，理也没理，愚兄……”

楚玉祥攒攒眉，望着阮伯年道：“老爷子，你看……”阮伯年道：“你答应了姓葛的令主，不论他是什么人，都得释放，不可失信于人，杜永，你去把他们全数释放了，让他们走。”全数释放，就是连假扮鹰爪门人的七个人也一起放了。杜永请示道：“老爷子，要不要把他们押上来……”“不用。”阮伯年挥手道：“你和赵镖头等四位要他们从后门出去，大家见了面，反而不好。”

杜永答应一声，转身出去。

楚玉祥道：“老爷子，大家都已有一晚没睡了，这时候天刚亮了没多一会，还是先去休息吧，白圭子和宁乾初大概午前会来，他们来了，杜永会去请你老人家的。”

阮伯年点点头道：“好吧，时间还早，大家也可以去休息一会。”

丁盛道：“老爷子请吧，咱们还不累。”

阮伯年朝东门奇、西门大娘拱拱手道：“二位也可以去休息了。”

当下阮伯年由阮传栋陪同往后进而去。

东门奇夫妇和英无双、裴碗兰，梁慧君三位姑娘一同往东花园而去。

剩下丁盛、裴允文、陆长奇、林仲达、楚玉祥等人，依然坐在大厅上。

不多一会，杜永和赵雷等四人一同走入，前来覆命，已把江南分令的人全释放了。

林仲达又替大师兄引见了赵雷等四人。

丁盛站起身道：“从此刻起，前后三进院子，仍由赵雷等四人负责，由

兄弟和裴老弟在厅上坐镇，陆总镖头刚脱险回来，你们师兄弟三个，许久不曾见面了，不妨到总镖头休息室去休息一会，谈谈别后经过，这里交给兄弟和裴老弟就好了。”

赵雷等四人领命退出。

楚玉祥起身道：“大师兄，丁大哥不是外人，你到总镖头室去休息一会吧！”

林仲达跟着站起道：“楚贤弟说得是，有丁大哥在这里，大师兄就不用客气了。”

陆长荣确有许多话要和二位师弟谈谈，而且镖局的事，他也需要有全盘了解，这就朝丁盛、裴允文二人拱拱手道：“兄弟恭敬不如从命，那就偏劳二位了。”

师兄弟三人就一同朝总镖头休息室走去。

陆长荣已经听二师弟林仲达说过镖局复业的大概情形，但听二师弟的口气，镖局有这许多人助拳，完全是冲着小师弟来的，而且小师弟的武功，似乎是镖局中首屈一指的人了！

他并不知道小师弟在短短半年之中，从哪里学来的武功？因此在坐下之后，就含笑问道：“小师弟，我听二师弟说，镖局复业，都是你的功劳，你在这短短半年多的时间中，不但交了许多成名人物，也练成绝世武功，愚兄几乎不敢相信，是不是另有奇遇？”

楚玉祥腼腆的点点头道：“小弟确实另拜了两位师父，但那有大师兄说的那样……”

陆长荣不待他说下去，就笑着道：“你和愚兄也客气起来了，哦，对了，愚兄曾听师父说过，小师弟将来另有机遇，连本门武功都没传给你，小师弟果然另有奇遇，你先说出来给愚兄听听？”

楚玉祥只得从绿袍师父救了自己说起，一直说到自己从昆崙山学艺回来为止。

陆长荣问道：“后来呢？”

楚玉祥又把自己回来之后，就去找二师兄，以及镖局复业前后，源源本本说了一遍。

陆长荣听得欣然道：“小师弟，你真了不起，无怪裴盟主、敖湖主会全力支持咱们，原来还有这样一段曲折离奇的经过。”

林仲达问道：“大师兄怎么会落到江南分令手中呢？”

陆长荣叹了口气道：“事情是这样，师父、师母遇害，我从一位老镖头的口中，听到一点口风，那十二个凶手，极似横行齐鲁一带的黑衣十二煞，我想师父为人豁达，从没和人家结过梁子，黑衣十二煞怎会无端找上师父？十二煞虽也全数死了，只怕他们背后另有支使人的……”

楚玉祥道：“对了，葛令主也和小弟这么说。”

陆长荣目光一注，问道：“他怎么说的？”

楚玉祥道：“大师兄先把此行经过说出来了，小弟再说不迟。”“愚兄此行，可说一事无成。”

陆长荣叹了口气，继道：“因此愚兄就下了决心，立誓要把这幕后主使人找出来，于是收歇了镖局，到黑衣十二煞出没的齐鲁一带，去查访线索，却一直没有找到头绪，最近听到江湖上纷纷传言，说东海门楚玉祥，两掌击败多年不曾出现江湖的厉山双凶，愚兄听得大为惊奇，他们说的该是小师弟

了，小师弟在师父、师母遇害之时，忽然失踪，那来这高的武功？后来江湖上传言东海镖局即将复业，连请阑都发出了，愚兄听到消息，自然要赶回来，可能有人认识愚兄，就在徐州客店里，糊里糊涂的着了他们的道，愚兄的经过，就是这样了。”

接着目光一抬，说道：“小师弟，那姓葛的令主怎么说呢？”楚玉祥道：“他说黑衣十二煞是有人把他们从北方调来的……”

陆长荣目光凝注，问道：“那么到底这幕后主使，杀害师父、师母的主凶是谁呢？”

楚玉祥道：“小弟也问了，他不肯说，只说这人对义父怀恨甚深，才另投明师，”而且这人和咱们镖局渊源极深，他不好明说，要小弟回来之后，和阮老爷子以及大师兄研究研究，自会明白。”

陆长荣怀疑的道：“他怎么会告诉你这些话呢？”楚玉祥脸上一红，说道：“葛令主算起来还是小弟的结义大哥，当时小弟并不知道他会是江南分令的令主。”当下就把和葛真吾结交的始末说了一遍。

陆长荣点点头道：“这么说，他这话倒似可信，只是……”

他目光转向二师弟林仲达，问道：“二师弟，你说这人会是谁呢？”

林仲达不安的道：“这个小弟一时也想不出来……”陆长荣轻轻叹了口气道：“二师弟，你应该知道，镇江城里，和师父渊源最深的应该是你们林家了……”林仲达身躯一震，说道：“这个小弟知道，家父和师父是好朋友。”

陆长荣道：“你可知道林伯父当年怎么认识师父的吗？”林仲达道：“这个……小弟并不清楚。”

陆长荣道：“事情是这样的，林伯父当年原是布贩，经常在金陵、镇江、淮阳一带走动，这一帮布贩，一共有十几个人，也粗通拳脚，有一年师父保镖回来，经过高邮，正有几个强盗，杀人越货，弃尸遍野，师父一怒之下，仗义出手，当场把几个强盗击毙，有一个人从水沟里爬出来，跟师父磕头求救，这人就是林伯父，他是一伙布贩中唯一生存的人，那一伙强人的老巢，是在高邮湖，大部货物，已被运走，师父就带着林伯父赶去贼巢，又杀了为首盗贼，林伯父不但取回了他们一伙的失物，而且也取得了贼巢中不少贼人聚敛的财物，才千恩万谢而去……”

林仲达听得怔怔的道：“这事小弟从未听家父说过。”

陆长荣继道：“第二年，林伯父带了家小，来到镇江，前来拜会师父，就在镇江开了一家绸缎庄，令兄也在这一年娶了亲……”

林仲达道：“那时小弟才十岁……”

陆长荣继道：“从此林伯父也时常和师父走动，有一天，林伯父带着令兄同来，恳求师父收令兄为徒，师父因令兄已经破身，本门武功须由童身练起，只怕无法深造而婉拒了，后来林伯父就说要二师弟拜在师父门下，师门碍着面子，就答应下来，第二天林伯父就领着二师弟来拜师的……”说到这里，看了林仲达一眼，又道：“愚兄听说二师弟和令兄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林仲达道：“是的，小弟是继室所生，所以家兄长了小弟十岁。”

陆长荣道：“后来听说令兄去了金陵。”

林仲达道：“家父在金陵设了一家分店，就由家兄主持。”

陆长荣道：“但他却成了江南分令的副令主，居然也学会了一身武功……”

林仲达身躯一震，他意味大师兄的口气，已极明显是说害死师父师母，

把黑衣十二煞从北方调来的人，就是自己兄长了。

这一点，如今细想起来，当真极有可能，因为那时葛真吾还没有来接任令主，江南分令是由副令主指挥的，他当然有权从北方把高手调到江南来。

这一想，他不由脸色煞白，额头已经绽出汗来，望着大师兄嗫嚅的道：“小弟真想不到杀害师父、师母的主使人，竟然会是家兄，这教小弟如何对得起师父、师母……”

楚玉祥也身躯一震，说道：“什么？杀害义父、义母的会是他？”“不错！”有人应声走入，说道：“这个命令还是我传达的。”随着话声，走进来的竟是梁慧君。

楚玉祥道：“你说什么？”

梁慧君苦笑道：“我说的是真话，我已经在门外听了好一会，除了我，没有人可以作证了。”

楚玉祥道：“你……”

陆长荣道：“小师弟，你听梁姑娘说下去。”一面抬目道：“梁姑娘请坐。”

梁慧君依言坐下，举手掠鬓发，说道：“林孟达是总监秦大娘的干儿子，秦大娘派在金陵已有多多年，林孟达投到太君门下，当然也是秦大娘推荐的……”

楚玉祥问道：“太君是谁？”

梁慧君道：“这个我也不清楚，因为我只是总监秦大娘的手下，江南分令一直都由秦大娘负责，林孟达投到太君门下，一去十年，直到一年前才回来……”

林仲达道：“这个不对，家兄每三月都要回镇江一次”

梁慧君道：“令兄假冒陆总镖头，不是也回到东海镖局来了吗？”

林仲达骇异的道：“是他们假扮了家兄？”

梁慧君道：“这是总监秦大娘的意思，由严铁桥假扮林孟达的，因为江南分令有许多开支，有一家绸缎庄支援，经济来源就有了着落……”

林仲达道：“这就是了，敝庄金陵分店，历年来不但不赚钱，还时有亏损。”

梁慧君继道：“有一年，那假扮林孟达的严铁桥回到镇江来，不料在酒后无意中被你大嫂发现，大嫂含羞自尽，秦大娘就要我假扮了你大嫂……后来……林孟达回来了，我……也只好一直扮下去……”

她究竟是姑娘家，说这些话的时候，粉脸飞红，着实有些碍口。

楚玉祥问道：“后来呢？”

梁慧君道：“直到今年清明前三天，林孟达交给我一个密柬，命我到鬼脸城去传达命令……”

“慢点”楚玉祥问道：“你传的命令，就是杀害我义父、义母的事？”

梁慧君道：“本门有一项极严厉的规定，凡是你不应该知道的事，不得多问，当时我送去的只是一封密柬，鬼脸城里一方大石四周，早已坐着十二个脸蒙黑布的黑衣人……”

楚玉祥道：“黑衣十二煞！”

梁慧君道：“起先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只是把密柬送到了就没事了，后来我和林孟达一起回到镇江，只过了一天，就是清明那天，传出东海门闻天大侠夫妇遇害的事，那十二个黑衣人也死了，我才知道那封密柬要杀的就

是闻大侠夫妇，而且还要春桃在林副总镖头的伤药之中，暗做手脚，不使他伤势复原，若非楚少侠替他疗伤，林副总镖头只怕还缠绵床第，至今未愈呢！”

楚玉祥怒声道：“好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连他同胞兄弟都下得了手，今晚真是不该放他的。”

梁慧君道：“贱妾还以为你们逮到了他，一定会问问清楚，没想到你们却轻易放过了他。”

陆长荣目注梁慧君道：“梁姑娘何以要脱离他们，投到咱们这里来呢？”

梁慧君脸上一红，忽然垂泪道：“贱妾原是好人家的女儿，因先父流落金陵，那时贱妾只有八岁，父女相依为命，不幸先父因病去世，死后无以为葬，由秦大娘出资代贱妾收殓，从此就跟秦大娘练武，后来他要贱妾替代林家少夫人，贱妾失身于严铁桥在先，继而又失身林孟达在后，教贱妾如何忍受？而且林孟达回来之后，严铁桥又不时地纠缠贱妾，贱妾是人，遭受他们如此蹂躏，早有脱离之心，但江南分令耳目众多，要想逃出魔掌，又谈何容易？江湖虽大，贱妾却有无地可容之感，后来贵局复业，江南分令一再受挫，也增加了贱妾的决心，所以只有投到贵局来了。”

她说话之时，珠流纷落，当真楚楚可怜！

陆长荣歉然道：“梁姑娘，真对不起，兄弟是武人，一句话，倒引起姑娘伤心来了。”

梁慧君拭着泪道：“陆总镖头问我贱妾，也是应该的了。”

楚玉祥虎的站起，说道：“二师兄，走，咱们见林伯父去，你大哥既是杀害义父、义母的真凶，而且令嫂也死于非命，这些事只怕林伯父全不知道，也应该去跟他说清楚了。”

梁慧君道：“楚少侠，你们现在去了也没用，林孟达只怕早已走了。”

楚玉祥道：“只要知道是他，谅他也逃不到天涯海角去，但二师兄家中发生了这许多事，总应该去告诉林伯父一声的了。”

梁慧君道：“楚少侠，你就是要走，也该听贱妾把话说完了。”

楚玉祥道：“还有什么事吗？”

梁慧君看了他一眼，幽幽的道：“在贱妾想来，林孟达昔年因闻大侠不肯收他为徒，怀恨在心，后来经秦大娘引到太君门下，回来出任江南分令副令主，那道密柬，也是他发的，那是没错，但江南分令，管辖的地区，只在江南，命令也自然不能出于江南地区之外，黑衣十二煞并不是分令管辖，林孟达也无权去把不属于他属下的黑衣十二煞调到江南来，因此贱妾认为林孟达也许只是帮凶而已，真正主使人可能不是他……”

陆长荣点头道：“梁姑娘这一分析极为有理，但这主使的人，会是谁呢？会不会是秦大娘？”

梁慧君道：“这个贱妾也无法确定，据贱妾所知，她原是总坛的总监，只有她有权可以调北方的人手。”

陆长荣道：“梁姑娘知不知道他们总坛究竟叫什么名称？”

梁慧君道：“不知道，秦大娘从来没有和贱妾等人说起过总坛的事，贱妾只知道江南分令是不公开的，北五省另外也有一个分令，也是不公开的。”

陆长荣道：“那么他们公开的是什么呢？”梁慧君道：“公开的就是他们支持出来的盟主，北五省有一个武林盟主，江南也有一个武林盟主……”

陆长荣愤然道：“这么说，裴盟主他……”

梁慧君朝楚玉祥嫣然一笑道：“起初是，后来不是了，所以江南分令把

楚少侠当作了眼中钉，江南分令，可以说完全坏在楚少侠一个人身上。”

陆长荣点点头，大笑道：“小师弟，东海门真是有你为荣。”楚玉祥俊脸一红，说道：“大师兄怎么和小弟客气了？”陆长荣笑道：“这难道还是假的，江湖上早就把你当成了了不起的少年英雄了。”

刚说到这里，只见杜永匆匆走入，说道：“总镖头，武当白圭子、八卦门宁乾初来了。”

陆长荣站起身道：“二师弟、小师弟，咱们快出去。”三人走出大厅，白圭子宁乾初已在厅上，正由丁盛、裴允文两人作陪。

陆长荣连忙拱手道：“二位前辈光临，在下有失远迎。”白圭子、宁乾初都站起身来还礼。

白圭子道：“总镖头好说，昨晚多蒙楚副总镖头援手，不然贫道和宁道长都为逆徒所乘了。”

楚玉祥连忙拱手道：“道长过奖，在下也只是适逢其会而已……”

话声未落，只见阮伯年由阮传栋随侍，大步走出，呵呵笑道：“二位道兄来得早啊，兄弟失迎了。”

白圭子清癯的脸上不禁一红，稽首道：“贫道和宁兄昨日对贵局多有误会，还望阮掌门人恕罪。”

阮伯年大笑道：“道兄说哪里话来，误会业已过去，何用再提？二位道兄快快请坐。”

白圭子道：“敝派逆徒严铁桥，假扮陆总镖头，残杀同门师兄，嫁祸贵局，几乎伤了两家和气，贫道本来要带同逆徒前来贵局赔罪……”

阮伯年连连摆手道：“兄弟说过了，误会已经过去，道兄不用再说了。”

白圭子面有愧色，继道：“说来惭愧，贫道和宁道兄制住了逆徒，本待带他同来贵局，不料在天亮之后，被江南分令的贼党劫走，贫道和宁道兄双拳难敌四手，对方高手不下十余之人，差点还伤在他们手下……”

阮伯年心中一动，暗道：“是了，这些人大概是从东海镖局释放出去的人了。”但这话他不好直说，只得攒攒眉道：“江南分令的贼党，竟有如此猖獗！”

宁乾初道：“那头领之人，居然还依然假扮了陆总镖头。”

阮伯年心中暗道：“那一定是林孟达，他当然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一面说道：“此人就是他们江南分令的副令主，他们释放了长荣回来，咱们不得不把他释放回去，不料他居然还敢去动人。”

白圭子打了个稽首道：“贫道和宁道兄特地前来向贵局致歉，也是向楚副总镖头致谢来的，江南分令贼党如此猖狂，敝派尚一无所闻，贫道急须赶返敝派，面报掌门人，不克久留，恕失陪了。”说着和宁乾初一同起身告辞。

阮伯年道：“二位道兄怎不稍留片刻，吃了便饭再走。”

宁乾初道：“阮老哥不用客气，兄弟也要赶回敝派去，江南分令在江南的势力，已经不容忽视，此事已非一门一派之事，只有大家联合起来，才能把他们扫平，告辞了。”阮伯年、陆长荣等人一直送到门口，才行回转。

楚玉祥道：“二师兄，我们也该到府上去一趟了。”林仲达道：“好，寒舍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有小师弟和我一起同去，那是最好也没有了，不然，家父还未必会相信呢！”阮伯年问道：“你们两个要去哪里？”

陆长荣道：“他们一同去二师弟家。”当下就把梁慧君说的话，大概说了一遍。

阮伯年道：“原来林家也出了事，唉！看来江南分令处心积虑果然已非一日了。”

接着挥手道：“好，玉祥，那你就陪仲达回去一次也好。”林仲达、楚玉祥别过阮老爷子，出了东海镖局，一路来至西六横大街，进入林大祥绸布庄。

林厚福就坐在柜头里。林仲达刚叫了声：“爹。”林厚福已经站了起来，含笑道：“你们今天怎么有空回来，快请楚副总镖头到里面坐。”

楚玉祥道：“前几天镖局比较忙，今天才有空来看看林伯父，也要向林伯父致谢来的。”

林厚福含笑问道：“楚副总镖头要谢什么？”

楚玉祥道：“镖局复业，多蒙林伯父大力支持，小侄不该谢吗？”

林厚福呵呵笑道：“我当是什么？区区小事，你也要谢，仲达不是也当上了副总镖头吗？我们等于一家人，还说什么谢不谢的？”

他让林仲达陪同楚玉祥走在前面，自己在后面跟着，穿过小天井，一直来至第二进的客厅，一面说道：“仲达，你们这时候来，大概还没吃饭吧？”

“没有。”林仲达道：“爹，我们还是到孩儿书房里去坐，孩儿有一件事要和你老人家禀报。”

“哦！”林厚福看了他一眼，点头道：“也好。”三人从西首回廊来至书房。

春梅急步迎了出来，躬着身道：“小婢见过老爷、二少爷、楚少爷。”

林厚福含笑道：“春梅，你现在该叫楚副总镖头了。”春梅又躬着道：“楚副总镖头。”

楚玉祥笑道：“春梅姑娘不用客气。”

林厚福和二人坐下之后春梅端着三盏茶送上。

林厚福道：“春梅，你通知厨下，做几式可口的酒茶送来。”春梅答应一声，转身退出。

林厚福道：“仲达，你不是说有话要和为父说吗？现在可以说了。”

林仲达就把近日来镖局发生的事，详细说了一遍。林厚福吃惊道：“原来镖局复业之后，还发生了这许多事，为父怎么一点也没听到？”

林仲达道：“外面还没人知道，爹自然也不会听人说了，爹可知这假扮大师兄的是什么人吗？”

林厚福笑道：“爹又不是江湖人，怎么会猜得着这人是谁？”

林仲达道：“爹！这假扮大师兄的人，就是大哥。”“你说是谁？”

林厚福睁大双目，问出一句话之后，忽然笑道：“仲达，你是听谁说的？别上了人家的当，这有可能吗？”林仲达道：“爹，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孩儿要楚师弟一同来，就是怕爹听了不信……”

“你大哥和东海镖局没怨没仇。”林厚福接道：“再说，你大哥又从来没练过武……”

林仲达道：“爹，事情是这样的，大哥……”

他刚说出“大哥”二字，春梅已领着一名伙计走了进来，只好把底下的话缩住。

春梅迅速的收拾好一张小方桌。那伙计从食盒中取出四五盘菜肴和一大壶酒，才行退去。

春梅放好三付杯筷，才躬着身道：“老爷，二少爷，可以请楚少爷入席

了。”

林厚福抬手道：“楚副总镖头，来，你和仲达是同门师兄弟，也不是外人，大家不用客气，快坐下来，咱们边吃边谈吧！”

三人各自坐下，春梅手捧银壶，给三人面前斟满了酒。林厚福道：“春梅，还有菜吧，你站到外面去，他们送菜来了，由你端进来就好。”

春梅是个伶俐的丫头，心知老爷有话要和二人说，不能让外人听到的，这就答应一声，放下酒壶，转身朝阶前走去。林仲达就把大哥在金陵拜秦大娘做干娘，由秦大娘把他引到太君门下习武，一去十年……

林厚福道：“这就不对，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大哥虽在金陵，三两个月总要回来一次。”

林仲达道：“那是有人假扮了大哥回来的。”

他又把双环镖局的副总镖头严铁桥假扮大哥，有一次喝醉了酒，被大嫂发现，大嫂羞愤自杀，江南分令又要梁慧君假扮了大嫂，一直说到梁慧君投奔东海镖局，昨晚擒住江南分令副令主，揭下面具，才真相大白，详细说了出来。“会有这种事！”

林厚福一张又白又胖的脸上神色凝重，气道：“这畜生怎么连爹也瞒着，竟然做出这等事来，他人呢？”

林仲达道：“昨晚他们释放了大师兄，镖局也把擒住的人全数释放了。”

林厚福道：“你们别人可以放，这畜生怎么可以放他？”春梅提着食盒走入，又端上两个菜来。

林厚福道：“来，来，咱们快吃菜了。”他咕的一口把酒喝干。

林仲达要替爹斟酒，林厚福道：“爹自己来，你陪楚副总镖头。”

一手取过酒壶，在面前斟酒了酒，又咕的一口喝了下去。春梅提着食盒退下。

林厚福已经连喝了三杯，目光一抬，说道：“仲达，你大哥并没有回来。”

林仲达道：“大哥因为身份已露，很可能随同姓葛的令主一起走了，孩儿和楚师弟是专程给爹禀明这件事来的。”“真是想不到的！”

林厚福摇摇头，忽然目光一注，问道：“你们准备怎么办？”林仲达道：“江南分令因在镇江一连失利，很可能已经全数退走，从种种迹象看，大哥不可能是杀害师父、师母的真凶，东海镖局自然不会放过他们，要一步步的追查下去。”“唔！”林厚福点着头，说道：“你大哥……唉，你师父纵然不肯收他为徒，也不至于衔恨到非杀死你师父不可，他其实不应该走的……来，楚副总镖头，喝酒。”他听了这大的变故，自然只有喝酒解愁，说完，朝楚玉祥举酒杯，一口喝干。

楚玉祥只好和他干了一杯。

林厚福举起手中酒壶要给他斟酒。

楚玉祥连忙伸过手去，说道：“林伯父，小侄自己来。”林厚福右手执着酒壶，左手在酒壶嘴上一掩，说道：“我们是自己人，你还和我客气什么？”

林仲达忙道：“爹，还是孩儿来吧！”伸手接过酒壶。林厚福点头道：“好，你们师兄弟难得有空，多喝几杯，为父……唉，畜生要自毁前途，投到什么江南分令去，为父管不了他，也只好由他去了，但殷家（东门殷家，是镇江大户）的亲家翁面前，为父又怎么交代呢？”

这件事，他当然很伤脑筋。

林仲达给爹和楚玉祥面前斟了酒，也给自己斟了一杯。楚玉祥道：“林

伯父，事情既然发生了，好在外边还没人知道，暂时只好先隐瞒一下再说了。”

林厚福点点头，说道：“那也只好如此。”

他目光一抬，说道：“仲达，你和楚副总镖头多喝几杯，为父……唉，当真心乱得很。”

楚玉祥道：“二师兄，咱们干这一杯，就吃饭吧！”林厚福道：“那怎么成？老朽喝不下了，你们年纪轻，多喝几杯有什么关系？这些菜，是咱们厨房大师父的拿手菜，你看，你们方才只管说话，动也没动，如今镖局复业了，不但仲达难得回来，你更没工夫来了，今天难得来了，总该多喝几杯，来、来、先吃些菜。”楚玉祥和林仲达吃着菜，又喝了几杯。这是林家自己酿的酒，酒醇，但后力也大，两人不觉渐渐有了酒意。楚玉祥道：“二师兄，小弟不能喝了。”

林仲达道：“这酒很厉害，愚兄也不能喝了，春梅，你……给我们……装饭……”

话声出口，上身往桌上一伏，醉得已经不省人事。楚玉祥口中噫了一声，也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再也坐不住，以手支撑着桌面，要待站起，反而砰的一声，朝地上坐了下去。

林厚福攒眉道：“你们都醉了？咳！年轻人酒喝得太快了。”

春梅听到二少爷的话声，赶忙走入，看到两人一个坐在地上，一个伏在桌上，不禁惊奇的道：“楚少爷、二少爷都喝醉了！”

林厚福道：“大概他们喝了空肚酒，你快把他们扶到房间里去。”

春梅道：“但……小婢一个人怎么扶得起来？”林厚福摇着头，站起身，说道：“我帮你把他们扶起来。”当下就由林厚福和春梅两人，一左一右先把楚玉祥扶起，送入后面一间房中，再扶着林仲达进去。师兄弟两人几乎已经烂醉如泥，躺到床上，就呼呼睡去。

林厚福是个发福的人，帮春梅扶着两个喝醉的人躺下，早已累得气喘如牛，一面朝春梅吩咐道：“春梅，二少爷和楚少爷都醉成这个样子，你守在这里，好生伺候。”春梅道：“小婢省得。”

“好！”林厚福道：“我也要去歇一会了。”说着举步走出。

上灯时分，东海镖局第二进膳厅上，已经开上饭菜。阮老爷子由阮传栋和陆长荣陪同进入膳厅，目光一掠，忽然噫道：“仲达、玉祥出去了一个下午，还没回来吗？”陆长荣道：“二师弟和小师弟是到林大祥绸布庄去的，也许被林伯父留住了。”

阮伯年道：“他们到林大祥去，老夫知道，只是这时候也应该回来了。”

英无双道：“老爷子，大哥他们会不会出事呢？”阮伯年还没开口，丁盛笑道：“方才兄弟要孙风和几个趟子手出去探听消息，江南分令的人，已在上午就分批离开镇江，就算他们没离开，有楚师弟和林老弟同去，也绝不会出什么差错的。”

裴晚兰道：“那可说不定，楚大哥他们论武功纵然不怕，但江湖上鬼蜮伎俩，可防不胜防，这时候没回来，说不定出了事。”

丁盛笑道：“他们去林大祥，又不是去别的地方，何况又在大白天，不会有事的，大家还是开饭吧！”陆长荣道：“丁兄说得是，这里去林大祥，不过只隔了几条街，他们又不是小孩，不会走失，大家只管请用饭吧，要是饭后还没有回来，就要杜永去一趟林大祥问问就是了。”英无双虽然听两人这么说了，但心里还是有些放心不下，只是不便多说。

大家用过饭，回到前面大厅，一名打杂的早已沏好了一大壶茶送上。

英无双悄悄拉着裴晚兰的手，说道：“兰姐姐，你看大哥他们会不会出事？”

裴晚兰道：“你没听丁大哥说，不会有事的？”英无双道：“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心里凜凜的，好像发生了什么事。”

裴晚兰要想取笑她几句，但英妹妹是个天真无邪的人，话到了口边，又忍住了，悄声道：“陆大哥方才说的，饭后要杜管事到林大祥问问，也许他们仍在林大祥也说不定。”英无双道：“兰姐姐，你说咯！”

裴晚兰道：“你说也不是一样？”

英无双粉脸一红，道：“我……”

丁盛看她们窃窃低语，说道：“蓝兄弟、东方兄弟、你们在说什么？是不是因为楚师弟他们没有回来，放心不下？”裴晚兰道：“东方兄弟想要请杜管事去一趟林大祥……”英无双着急的道：“蓝兄……”

丁盛道：“杜管事去一趟也好，要他们早些回来。”杜永忙道：“属下这就去。”说完，匆匆往外行去。”丁盛笑道：“二位小兄弟，现在总可以放心了吧！”一面朝孙风招招手道：“江南分令明的虽已撤离，暗中难保没有人留下来，你随杜永去，只要远远保护着他就好。”孙风领命，也急步跟了出去。

阮伯年一手摸着花白胡子，含笑道：“丁老弟不愧是敖湖主的左右手，处事稳健得很。”

丁盛连忙拱手道：“老爷子这是谬奖，在下想到了就做，也只是以防万一罢了。”

阮伯年笑道：“昨晚要不是你老弟运筹帷幄，调派得宜，江南分令也不会一败涂地，撤出镇江城去了。”

丁盛道：“这是大家出力拼来的成果，要是咱们实力不如人家，调派得宜又有什么用？”

陆长荣道：“可惜兄弟不能躬逢其盛，但听大家说，昨晚这一场，真是凶险无比！”

丁盛笑道：“陆总镖头还怕碰不上吗？江南分令，只是一个分令而已，分令垮了台，只怕会引出更厉害的人物来呢！”

“丁兄说得也是。”

陆长荣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朝阮伯年问道：“老爷子，江湖上可曾有‘太君’这么一个人吗？”

“大君？”阮伯年道：“老夫不曾听人说过，你是哪里听来的？”

陆长荣道：“林孟达就是太君门下。”

阮伯年沉吟道：“太君，听这名号，倒像是个诰封命妇，江湖上那有这号人物？”

正说之间，只见杜永跑得满头大汗，奔了进来，朝丁盛道：“丁大侠，属下去了林大祥，据说二位副总镖头中午在那里用的饭，和林掌柜一起喝的酒，有些醉了，曾在书房里休息一会，后来，申牌时候，就向林掌柜辞出，林掌柜原要他们吃了晚饭再走，楚副总镖头说还有事去，林掌柜就不好挽留，二位副总镖头就是那时候走的。”

英无双急道：“大哥他们申牌的时光就出来了，那会到哪里去了呢？”

陆长荣问道：“杜永，你这话是谁告诉你的？”

杜永道：“属下去的时候，是听他们一个伙计说的，二位副总镖头已经走了，后来林掌柜也走出来了，是他亲口告诉属下的。”陆长荣道：“林伯父亲口告诉你的，那就不会错了，奇怪，他们到这时候没有回来，会到哪里去了呢？”

裴允文道：“林兄、楚兄二位，会不会因林孟达是江南分令的副令主，昨晚不明情由把他释放了，又追上去了？”陆长荣道：“如果只有小师弟一个人，他年轻好事，自恃武功，也许还有可能，但二师弟为人持重，就是要去追人，也不会不来告诉我们一声，就追下去之理，因此兄弟觉得这可能不大。”

他是林仲达的大师兄，对林仲达自然知之甚谏。

英无双道：“那么他们会到哪里去了呢，真急死人，方才我就一直觉得心头凛凛的，大哥他们一定出了事！”丁盛这回也感到事情有些不对，但奇怪的，不但是在大白天，而且还有楚玉祥同行，怎么也想不出出事的道理来，只是攒着浓眉，一语不发。

阮伯年同样感到事出意外，一时之间说不出该怎么办。英无双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大家都好像拿不出办法来，心头一急，拉着裴婉兰的手，说道：“兰姐姐，我们走，找大哥去。”

两位姑娘说走就走，往外行去，裴允文正待出声阻止。丁盛忽然朝他摇了摇手，一面又朝刚回来的孙风使了个眼色。

孙风在太湖帮和丁盛相处得久了，他的心意，孙风自然懂，不待吩咐，转身往外就走。

梁慧君不知道丁盛已派孙风暗中跟了下去，连忙站起身道：“丁大侠，这二位小妹子江湖经验不足，贱妾想跟她们去……”丁盛没待她说完，笑道：“兄弟也正有此意，如果梁姑娘同去，那是最好也没有了。”

梁慧君道：“贱妾那就走了。”说完，急步跟了出去。陆长荣道：“丁兄，梁姑娘是江南分令的叛人，江南分令把她衔恨入骨，这样出去，不但找不到人，可能还会遇险！”裴允文道：“丁兄，总镖头说得极是。”

丁盛朝两人笑笑道：“要找林老弟、楚老弟，咱们这里所有的人，没有比梁姑娘适合的人了。”

裴允文道：“但她这样单身出去，会遇上危险。”丁盛笑道：“越危险越好。”

一面朝赵雷、钱电、李云三人招招手，以“传音入密”和三个人个别说了几句，三人匆匆就走。

裴允文和阮传栋同声道：“丁兄，咱们也派点事做做呢！”丁盛笑道：“找人，又不是去打架，用不着人多，兄弟派赵雷四人出去，乃是他们四人是奉敖湖主之命，追随楚师弟的人，楚师弟失踪，他们四人自然要多出点力，老爷子只管去休息，大家不想太早睡的话，就在这里坐上一会，喝口茶再去休息，今晚不可能会有什么事的。”

阮伯年道：“老夫和大家在这里聊聊也好，时间还早呢！”初更过后，英无双和裴婉兰回来了，她们几乎找遍了镇江城每一个角落，并没有找到林仲达和楚玉祥的影子，只好回来了。

## 第十九章 依计行事

过没多久，梁慧君也赶回来了，她没和英无双两人在一起回来，可见没追上英无双两人，当然也没找到楚玉祥两人。丁盛没问他们，他相信自己派出去的人。

英无双回到镖局，听说大哥还没回来，一个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只有丁盛好问，因为他是大家公推的总指挥，这时一脸焦急的问道：“丁大哥，你看该怎么办？大哥他们准出了事，真急死人。”

丁盛笑道：“好兄弟，你急我难道不急？你们先坐下来，等候消息好不好？”

英无双眨着眼道：“你会有消息？”

丁盛笑了笑：“我没有消息，会叫你等？”刚说到这里，只见孙风已经走了进来。

丁盛问道：“如何了？”

孙风耸耸肩道：“有一个，属下交给老四了。”裴婉兰：“你们打什么哑谜，快些说嘛！”

丁盛笑道：“方才东方兄弟和蓝兄弟出去，我怕他们孤掌难鸣，所以要孙风跟在她们后头，后来一想，以东方兄弟武功，对方没人是她的对手，绝不会出事，但梁姑娘可不同，是对方衔之入骨的人，因此要赵雷赶上去通知梁姑娘，不要去找东方兄弟二人，要她还是一个人行动的好，赵雷通知了梁姑娘之后，又赶着去找孙风，因为赵雷和梁姑娘虽然只说了两句话，如果有人暗中跟踪的话，自然看到了，所以要赵雷赶快走，找到孙风，就要孙风暗中保护梁姑娘，如果发现有人跟踪的话，就要孙风故意泄露行踪，让对方知道孙风是保护梁姑娘的。”

裴婉兰道：“这是为什么？”

裴允文道：“你别打岔。”

丁盛接着道：“那就是要让那跟踪的人知难而退。”英无双道：“丁大哥，你没说这是为什么？”

丁盛问道：“这跟踪的人知道咱们已有准备，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

英无双道：“那就不能再跟下去了。”

丁盛又道：“不能跟下去又怎么办呢？”

英无双道：“那自然要回去了。”

丁盛笑道：“对了，赵雷先走了，孙风暗中保护梁姑娘，自然跟着梁姑娘身后，第三个人，就是钱电，他跟着那个跟踪梁姑娘的人去了，等他回来，就有消息了。”他派出去四个人，说了三个，还有一个没说出来。阮伯年抚掌道：“丁老弟果然不愧是总指挥，这一着高！”适时但见人影一闪，钱电已经走了进来。

英无双急忙迎着问道：“钱老二，你跟的人怎么了？”钱电朝丁盛拱拱手道：“属下跟踪他到西门横大街，看他进入林大祥绸布庄第三进围墙而去。”

丁盛一呆，说道：“他会回到林大祥去？”

梁慧君急急说道：“林大祥第三进是住宅，林副总镖头的书房就在第三进。”

丁盛朝钱电问道：“李云呢？”

钱电道：“属下把消息告诉了他，他说要等老大商量，属下先回来了。”

“糟了！”丁盛道：“我要李云跟在你身后，赵雷再跟在李云身后，这样一旦发生情况，最后一个人可以衡量当时情形，如果人手够了，就不用赶来通报，我授权赵雷可以酌情处理，但那人进入林大祥去，就应该赶来回报，不可再有行动了。”

裴婉兰道：“为什么？”

丁盛道：“江南分令既已退出，留在林大祥的人，只是探听咱们动静的人，职位不会太高，赵雷二人如果跟进去，岂不打草惊蛇了。”

英无双道：“这和大哥失踪有关吗？”

丁盛道：“怎么会没有关系？咱们的敌人只有一个……”

话声未落，詹前微风一飒，赵雷、李云二人同时飘落，大步走入。

赵雷没待丁盛询问，就抱抱拳道：“属下听钱二说那跟踪梁姑娘的贼人，进入林大祥第三进，属下就想到楚副总镖头二位失踪得奇怪，莫非林大祥会是贼党的第二个巢穴，正好那时林大祥打烊了，有一个伙计住在小南门，属下两人就跟着上去，把他挟入附近一处祠堂问他们林少东和楚少爷二人哪里去了？”

英无双急着问道：“他怎么说？”

赵雷道：“他先前不肯说，只说二少东和楚少爷用过中午饭，下午就走了，属下看他脸色不对，就说你已全知道了，你再敢说谎，我就给你个开膛破腹。那伙计听得吓白了脸，就说：这是掌柜关照的，有人来问，就说二少东和楚少爷下午已经走了。属下问他：下午有没有看到二少东和楚少爷走出来？他说没有看到。属下问他：是不是正忙着没看清楚？他说：这几天生意较清淡，如果二少东和楚少爷走出来，他一定会看到的。属下警告他不准告诉任何人，否则要取他狗命，就放了他。”

英无双道：“这么说，大哥还在林大祥里了，林伯伯怎么会说他们已经走了呢？”

丁盛没有说话，但不知他想到了什么，转脸朝赵雷嘴皮微动，以“传音入密”说了几句，赵雷一甩头，钱电、孙风、李云三人跟着他就走。

英无双问道：“丁大哥，你要他们到哪里去呢？”

丁盛笑了笑：“他们当然是去办事的了。”一面又道：“你不用急，你大哥不会出事的。”

英无双道：“现在明明已经出了事了。”

丁盛目光转动，大厅上坐着的人，除了阮伯年父子，裴允文兄妹，还有阮老爷子的六个门人，人多了不便谈话，这就朝梁慧君招招手道：“梁姑娘，兄弟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你随我到里面去说，比较方便。”

这话是说不能让第三者听的了。

梁慧君点点头道：“好。”

丁盛抬手道：“梁姑娘请。”

两人走入总镖头休息室，丁盛随手带上了木门，说道：“梁姑娘请坐。”

梁慧君依言坐下，抬头问道：“丁大哥，你要问贱妾什么呢？”

丁盛也在她对面坐下，面情凝重的道：“在下想了解林家父子三人，姑娘能否提供一点资料？”梁慧君道：“林孟达是秦大娘引进到太君门下去的，在林孟达走后，由严铁桥代替了他，贱妾知道的，就是这些了。”丁盛问道：“林厚福呢？”

梁慧君一怔道：“你怀疑林厚福？”

丁盛道：“楚师弟明明没有离开林大祥、林厚祥却吩咐他伙计，要说两人下午就已离去，难道他不值得怀疑吗？”梁慧君微微摇头道：“这自然很有问题，但据贱妾所知，林厚福是一个道道地地的重利商人，和江南分令扯不上关系。”

丁盛问道：“那么林仲达呢？”

梁慧君道：“林仲达，他不是东海门的人吗？”丁盛道：“在没弄清楚师弟失踪的真相以前，林家父子三人都脱不了嫌疑。”

梁慧君沉吟道：“贱妾在秦大娘手下，知道的事情虽然不多，但林厚福、林仲达不可能会是江南分令的人。”丁盛道：“会不会是江南分令在退出镇江以前，临时安排的人手？”

梁慧君抬眼望着丁盛，说道：“丁大哥是说江南分令有人假冒了林厚福？贱妾虽然不知道，但以常情忖度，这可能不会太大，江南分令的人，今天早晨才获释，临时派人去假冒林厚福那有这样适当的人选？”

丁盛沉思道：“以在下看，林厚福既不可能临时有人假冒，那是老早就有人假冒他了，此事连姑娘都不知道，可见秦大娘这人是个人心机如何深沉的人了。”

梁慧君问道：“丁大哥，现在该怎么办呢？”

丁盛笑道：“山人自有道理，不过这件事还要仰仗梁姑娘的大力呢！”

梁慧君睁大双目说道：“丁大哥有什么吩咐，贱妾敢不遵命？”

丁盛把心中设想的计划，和她低低说了一阵。

梁慧君只是点着头。

丁盛站起身道：“梁姑娘，咱们可以出去了。”

两人回到大厅，英无双又朝丁盛走来，她自然要问丁大哥如何救人？但她还没开口。

梁慧君已经含笑道：“东方少侠，蓝少侠，贱妾有事和你们相商呢！”

英无双、裴碗兰听她一说，同声问道：“梁姑娘有什么事？”梁慧君嫣然一笑道：“你们随我来。”举步往东首一道腰门走去。

她是到东花园去的，英无双、裴碗兰果然一同跟了过去。三位姑娘走后，丁盛又朝杜永低低的说了几句，杜永连连点头，也退了下去。

裴允文道：“丁大哥你是不是又在调兵遣将了？”丁盛笑了笑：“阮老爷子，时间不早，你老还是去休息吧！”

阮伯年笑道：“你调兵遣将，由老夫坐镇镖局总可以吧，为什么要催老夫去睡呢？”

丁盛笑道：“林老弟、楚老弟虽没回来，应该不会有有什么危险，今晚真的没有事，要有事，也是明天的事了，大家不如早些休息，养足精神，明天才能办事。”

阮伯年点点头道：“好吧，大家那就早些去休息吧！”裴允文道：“丁大哥，今晚真的没事了？”丁盛笑道：“我几时骗过你了？大家今晚好好去睡一觉，明天才有精神，事情全在明天。”

阮伯年笑道：“裴老弟，丁老弟已经胸有成竹，大家听他的就是了。”

于是，大家纷纷站起，各自回房去。

陆长荣留在最后，他关心二师弟、小师弟的安危，那有心情回房去？最主要的还是想问问丁盛，到底有何打算？丁盛站起身，看到陆长荣留着不走，含笑问道：“总镖头可是有什么话要和兄弟说吗？”

陆长荣心中暗道：“你叫我总镖头，其实真正的总镖头是你，连阮老爷子都要听你的，我不过挂个名而已！”一面含笑道：“兄弟是想和丁兄请教。”

丁盛含笑道：“总镖头怎的和兄弟客气起来了，走，我们到里面去说。”

两人走入总镖头休息室，丁盛又关上了木门，说道：“兄弟也正有一件事要和总镖头说。”

陆长荣坐下之后，抬目问道：“有关二师弟和小师弟的事？”

丁盛道：“不错，明天一早，咱们就采取行动，就以总镖头为主了。”

陆长荣道：“丁兄但请吩咐。”

丁盛压低声音说道：“兄弟的计划是如此如此。”陆长荣矍然道：“丁兄好主意，只是……”

丁盛笑道：“总镖头放心，依计而行，绝不会错，兄弟已经有了周详部署，料他们也逃不出兄弟的手掌心去。”陆长荣点头道：“兄弟是怕二师弟、小师弟在他们手中……”

丁盛笑道：“所以咱们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他们来不及应变，始能一鼓成擒。”

陆长荣抱抱拳道：“兄弟受教。”

一宿无话，第二天早晨，西门横街上一家家店铺，都依次开门了。街上人车也渐渐增多。

林大祥五开间门面，伙计们也穿着长衫，向上门的顾客殷勤招呼。

掌柜林厚福是个勤俭的人，虽然现在已经发福了，但只要店门一开，他就坐在柜上，照顾生意，今天当然也不例外。这时，街上一阵得得蹄声，传了过来，五匹健马拥护着一辆马车，来到林大祥绸布庄门口，便行停住。

前面一骑上，坐的是东海镖局总镖头陆长荣，后面四骑则是四名趟子手。

陆长荣一跃下马，就举步朝店掌中走去，四名趟子手却并没有跟进去，只是骑在马上，在那辆马车前后保护，一望而知马车中坐着的是人，只是不知是谁而已！

陆长荣跨入店堂，一眼看到林厚福就拱着手道：“林伯父起来得早啊！”

林厚福不得不站起迎了出来，呵呵笑道：“老朽还当是谁，原来是陆总镖头来了，请坐、请坐。”

陆长荣：“林伯父不用客气，小侄是护送孟达兄贤伉俪来的。”

林厚福似是没想到东海镖局会有此一着，一时不禁为之一楞，张大了口，答不上话来。陆长荣暗暗冷笑，一面连忙接口道：“林伯父也许还不知内情，敝局昨晚破获一处贼巢，救出孟达兄贤伉俪，因为时已晚，只好今天一早才护送过来。”

在他说话之时，从马车上走下林孟达、少夫人和两个青衣使女，由四名趟子手前后保护走了进来。

林孟达口中叫了声：“爹。”

接着道：“孩儿被贼人劫持，一直被囚禁在贼巢里，幸蒙陆总镖头昨晚大破贼巢，才把孩儿救出……”少夫人也盈盈一福，口中叫了声：“公公。”林厚福白胖的脸上，几乎变了色，张口结舌，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这一瞬间，他左右前后，已全是东海镖局的人，把他围住了。

不，林孟达在左，少夫人在右，扶持住了。

林孟达道：“爹，这里是店堂，不便多说，请陆总镖头里面坐吧！”

一面抬抬左手，（他右手扶着林厚福）说道：“陆总镖头请。”

夫妻两人扶着林厚福，朝里行去。

来至第三进，四名趟子手两名留在阶前，两名随同林孟达夫妇和林厚福身后陪同陆长荣进入了书房。林孟达夫妇把老父扶到椅子上落坐。

少夫人就樱唇轻自，说道：“孟达，你陪陆总镖头聊聊，贱妾到里面去了。”

说完，一手扶着使女肩上，由一名使女引路，缓步往后行去。

陆长荣已经大马金刀的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两个手持长剑的趟子手，却一左一右站在林厚福身边。

林孟达抬手一掌拍在林厚福的肩头。

林厚福身子一震，望着林孟达道：“你不是林孟达。”林孟达笑了笑道：“你也不是林厚福。”

林厚福怒声道：“笑话，我……不是林厚福，还会是谁？你们到底想做什么？”

林孟达道：“因为你已经露出口风来了。”

林厚福道：“我露了什么口风？”

林孟达道：“你叫自己儿子，会连姓带名叫么？再说，你脸上也告诉了我，你不是林厚福。”

林厚福怒声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林孟达道：“你马上会知道的。”

右手一探，嘶的一声撕开了林厚福胸前一片衣襟。这下，很明显的显示出来了，林厚福当了二十几年掌柜，终日坐在柜台里，很少晒到太阳，所以又白又胖，但眼前的林厚福，被撕开衣襟之后，只有颈子还是白皙的，颈子以下，皮肤就粗糙而黑，两种肤色截然不同。

林孟达冷笑一声，伸出两个指头，在他黑白分界处轻轻一搓，立即有一层皮肤应手卷起。

陆长荣道：“这厮果然戴着特制面具，那就不是临时改扮的了。”

林孟达道：“方才我仔细看他面部，丝毫看不出破绽来，我还以为他易的容呢，看来这厮假扮林掌柜，已经很久了。”随着话声，小心翼翼的从林厚福颈际揭起一张薄如蝉翼的人皮面具，林厚福登时变成了一个冬瓜脸，肤色黝黑的中年汉子。林孟达冷笑道：“你还有何说？”

冬瓜脸汉子闭上眼睛一声不作。这时只听一阵脚步声传了进来。

林孟达抬脸问道：“什么人？”

门外响起赵雷的声音说道：“小的王阿发，有事来禀报掌柜的。”

林孟达道：“进来。”

走进来的是一个穿着青布长袍的伙计，他连看也没看冬瓜脸汉子，只是朝林孟达抱抱拳道：“属下听伙计们说，昨天下午，有一车货运往金陵，都是装了木箱的布匹，二位副总镖头很可能被装箱运走了。”

林孟达一呆，怒声道：“好个狡猾的家伙，居然手脚如此快法，难怪你们在附近守候了一个晚上，都没有动静。好，你先出去，咱们问清楚了再说。”

那个叫王阿发的伙计答应一声，退了出去。

原来丁盛这次行动，只有陆长荣没有改扮，丁盛改扮了林孟达，梁慧君改扮少夫人，两名丫环则是英无双和裴婉兰，四名趟子手则是鹰爪门下的王元美、高伯勤、潘敏功、洪本中。

赵雷改扮店伙王阿发，杂在伙计中间，套取他们的口风。钱电、孙风、

李云三人分别在林大祥的前后门，监视他们进出行动。

这一计划，可说十分周密，怎知他们昨天下午已经把人运出去了。

就在赵雷退出之后，梁慧君、英无双、裴晚兰三人押着二个使女走了进来。英无双叫道：“丁大哥，后宅只有两个使女，一个叫春花，是伺候林掌柜的，一个叫春桃，是伺候林大哥的。”（春兰派去镖局伺候厉山双凶了）

林孟达道：“后宅没有别的人吗？”

英无双道：“还有两个老妈子，和三个厨房里打杂的。”林孟达道：“他们人呢？”

英无双道：“我们进去看了看，他们都在忙着，好像没什么可疑，所以我们就回进来了。”

林孟达道：“你们怎知他们没有问题？我要你们把所有的人一起制住，消息才不会走漏，这一来不是打草惊蛇吗？”英无双道：“那我们再去把他们制住就是了。”林孟达笑道：“你们再进去，只能逮住没有问题的人了，有问题的人，只怕已经溜了。”

英无双道：“梁姐姐、裴姐姐，我们快走。”三位姑娘转身就走。

林孟达笑道：“如果发现缺少一两个人，不妨打开后门，只要拍两下手掌，就会有人把逃走的人送过来。”林大祥后门有孙风把守着，自然没有人溜得出去了。林孟达话声一落，就缓缓转过身去，朝春梅问道：“春梅，你说，昨天二弟和楚少爷回来，你在哪里？”

春梅道：“回大少爷，二少爷和楚少爷是和老爷一同进来的，就在书房里坐，老爷要小婢到厨房关照，做几样酒菜送来。”

林孟达问道：“后来呢？”

春梅道：“后来酒菜送来了，老爷要小婢站到阶前去，后来小婢听到有人跌倒地上，急忙回进来，看到二少爷扑在桌上，楚少爷坐在地上，都喝醉了，是老爷和小婢把两人扶到里间床上去的，后来……小婢就不知道了，据春花说，小婢也是当场昏倒了，直到今天早晨才醒来，头还胀痛得很。”

林孟达一指冬瓜脸汉子问道：“你认不认得他？”

春梅摇摇头道：“不认识。”

林孟达又朝春花道：“春花，你是伺候爹的人，认不认识他？”

春花道：“小婢也不认识，他不是我们店里的人。”

林孟达冷声道：“他假冒了爹，你会一点也没发觉不对的地方吗？”

春花机伶一颤，吃惊道：“他假冒了老爷！小婢真的不……知道。”

林孟达当然看得出来，这春花有问题，他也不说破，抬手点了她两处穴道。

只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入，梁慧君、英无双、裴晚兰三人押着一个老婆子走入。

英无双咭的笑道：“丁大哥，真被你猜中了，我们再回到厨房里，果然少了一个老婆子，后来打开后门，拍了两下手掌，孙风就推着这个老婆子走来，原来你要孙风早就守在后门口了。”

陆长荣心中暗暗忖道：“这位丁兄果然不愧是太湖帮的总堂主，他昨晚调派人手，就把今天发生的事都想到了，自己和他相比，当真比他差得多了。”

那老婆子霎着一只三角眼，几乎要冒出火来？

林孟达举手一挥，连点了她两处穴，使她们听不到自己等人说的话，才转脸朝冬瓜脸汉子喝道：“阁下不妨睁眼瞧瞧，你们几个同党，一个也没

有逃走的机会，阁下识相些，从实招来，还可以放你一条生路，若想在我面前充汉子，那就莫怪我出手不留情。”

冬瓜汉子睁目道：“你是丁盛？”

林孟达大笑道：“你知道就好，丁某要想知道的事，没有人说过不字。”

冬瓜脸汉子道：“你要动刑？”

丁盛道：“这还用说，丁某可以点你五阴绝脉，也可以用旁的方法，反正你只要挺得下去，咱们可以一件一件的来。”冬瓜脸汉子脸上有了惧色，说道：“在下说出来了，你可以放我走？”

丁盛道：“前晚咱们不是释放了你们许多人吗，连职位比你高的都释放了，你只要实话实说，留着你何用？”冬瓜脸汉子道：“好，在下说了，你要问什么，只管问吧！”林孟达道：“阁下先说说你的身份。”

冬瓜脸汉子道：“在下邓通，不过是秦总监手下一名小卒，没有身份可言。”

林孟达道：“假冒林厚福有多少年了？”

冬瓜脸汉子道：“十一年。”

梁慧君惊讶一声道：“这件事我怎么会不知道的？”冬瓜脸道：“你假扮这里少夫人，在下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林孟达道：“那么林厚福呢？”

冬瓜脸道：“不知道，是秦总监弄去的，当时只是为了林大祥有大笔财产，可以作为江南分令的活动经费。”林孟达问道：“林孟达是江南分令的副令主，难道他不知道？”

冬瓜脸道：“很可能不知道。”

林孟达又道：“你是直接受秦大娘指挥了？”

冬瓜脸道：“在下不能直接和总监联络。”

林孟达道：“那你是和什么人联络的？”

冬瓜脸道：“在下既然说出来了，就不用再隐瞒了，指挥在下的是胡二嫂……”他目光朝刚才由梁慧君等三人押进来的老婆子一眼，说道：“就是她，春花是她的手下。”林孟达点点头，又道：“昨天你们把林仲达、楚玉祥如何弄走的？”

冬瓜脸道：“昨天在下在酒中放入‘入口迷’，然后把两人装入木箱，运出去的。”

林孟达问道：“你们不是运到金陵去的吗？”

冬瓜脸道：“八箱布匹是运往金陵去的，但林仲达和楚玉祥只要运出镇江城，就另外有人接应，那不是在下的事，在下就不知道了。”

林孟达看他说的不像有假，说道：“好，你很合作，不过暂时还要委屈你一下。”

伸手点了他穴道，然后走过去解开了老婆子胡二嫂的哑穴，沉声道：“你是秦大娘的手下，叫什么名字？”胡二嫂双目一睁，说道：“大少爷，你……说什么？你连老婆子都不认识了？”

林孟达切齿道：“胡二嫂，你少在我面前装佯了，你们劫持了爹，威胁了我十一年，现在又把我二弟劫走，你再不说实话，我就对你不客气。”

胡二嫂忽然笑道：“你少在老婆子面前装佯才对，你并不是林孟达，林孟达早已跟总监走了，老婆子落在你们手里，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休想从我老婆子口中套出什么话来。”林孟达道：“你不怕死？”

胡二嫂杰杰笑道：“你威胁不了老婆子，老婆子这一套看得多了。”

林孟达怒哼道：“我倒不信你能顽抗到什么时候？”话声出口，突然屈指连弹，一连点了五处经脉。

胡二嫂身躯陡然一颤，目露怨毒，颤声道：“你点我五阴绝脉？”

林孟达笑道：“只要说出把林仲达、楚玉祥二人送到哪里去了，我自会立即解开你的穴道。”

胡二嫂一双三角眼通红，切齿厉笑道：“林仲达、楚玉祥运出镇江，就投进长江，你们到长江里去找吧！”英无双尖声道：“你说什么？”

林孟达伸手一拦道：“小妹子，别听她胡说，你镇静些，我不相信她能熬得住，不说出来。”

胡二嫂双目瞪着他，脸露狞笑，但脸色渐渐变了！不，这一瞬间，她嘴角忽然缓缓流出两行比墨还黑的血来，人也随着扑倒下去。

林孟达一呆，怒声道：“好个老虔婆，我一时疏忽，竟让她服毒自戕了。”

英林双道：“丁大哥，她说……大哥……”

林孟达道：“你别信她的，她是横上了心，故意这样说的。”英无双道：“但大哥被他们运出去了总是真的。”林孟达道：“咱们当然立即要设法救人，不过，小妹子，你们别再这样钉着我问，这样会扰乱了我的思考。”接着挥一挥手道：“王元美，你去叫潘敏功二人进来。”

王元美答应一声，转身走出，领着潘敏功、洪本中二人走入。

林孟达一掌拍开冬瓜脸汉子穴道，然后又十指连挥，闪电般点落。

冬瓜脸汉子口中响了一声，失色道：“丁盛，你……废了我一身武功。”

林孟达把那张人皮面具朝他脸前掷去，正容道：“邓通，丁某废了你武功，是要你改过自新，你把面具戴上了，仍以林掌柜的身份，主持林大祥，好在你已经假扮了十一年，不会有人发觉你是假的，替林家好好经营，不准再以金钱接济江南分令，我要他们四位改扮店中伙计，保护着你，他们是鹰爪门阮老爷子的门下，如有困难，东海镖局的人随时会赶来支援，你只管放心好了。”

一面朝王元美等四人道：“四位暂时留在这里，负责保护他的安全，如有困难，可随时和镖局联络。”

王元美等四人躬身道：“在下兄弟遵命。”

冬瓜脸听了丁盛这样说了，果然依言又戴上了面具，领着王元美等四人去换过衣衫。

陆长荣心中对丁盛可真佩服得五体投地，心想：“丁兄这样处置，当真令人折服，换了自己，简直连想都想不到。”

林孟达又道：“春梅，你去叫店堂王阿发来。”

春梅答应一声，转身退出。

林孟达转身过去，一手拍开春花穴道喝道：“春花，邓通已经全部招供出来了，你如果不实话实说，胡二嫂就是你榜样。”春花不知道胡二嫂是服毒自戕的，眼看她扑倒在地，不知是死是活，心头自然又惊又怕，哭声道：“大少爷，小婢只是听胡二嫂的，她要小婢和老爷做些什么，都要一字不漏的告诉她，小婢别的什么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林孟达道：“她把二少爷、楚少爷迷翻了运出去，你也不知道吗？”

春花道：“小婢只知道胡二嫂有一个小纸包要小婢交给老爷，放在酒里，旁的小婢就不知道了。”

陆长荣道：“林兄不用问了，这丫头什么都不知道，留她也没有用处……”

春花听得一惊，急忙扑的跪倒地上，连连叩头道：“大少爷饶命，小婢真的不知道，你杀了小婢也没有用，就饶了小婢吧！”她泪流满面，苦苦哀求，看去着实可怜。林孟达问道：“你练过武？”

春花道：“没有，小婢是前年才卖身给秦总监的，秦总监就派小婢跟胡二嫂到这里来了。”

林孟达道：“好，我相信你，你仍旧伺候老爷好了，如果发现你仍和秦总监有联络，我会要你的命。”春花拭着泪道：“不会的，小婢再也不敢了。”林孟达道：“你起来。”

春花盈盈站起，垂手站到边上，连头也不敢抬。正好春梅领着王阿发（赵雷）走入。

林孟达问道：“王阿发，昨天下午有十箱货运出金陵，是什么人押运的？”

王阿发道：“是金陵分店的人运去的。”

林孟达一手托着下巴，暗中和赵雷（王阿发）以“传音入密”说了几句，一面挥挥手道：“你出去。”王阿发躬身退出。

英无双正待开口，林孟达朝她使了一个眼色，说道：“咱们走。”

一面朝陆长荣抬抬手道：“陆总镖头请。”

英无双问道：“我们要去哪里呢？”

林孟达道：“我们先回镖局去。”

梁慧君暗中拉了她一下衣袖，说道：“你们两个随我走。”于是陆长荣走在前面，林孟达、少夫人和两个使女一同退出店堂。

林厚福早已要潘敏功、洪本中用麻袋装了胡二嫂的尸体，送到马车之上。陆长荣、林孟达和少夫人别过林厚福，就离开了林大祥。

陆长荣骑着马，走在前面，林孟达、（丁盛）少夫人（梁慧君）和英无双、裴碗兰一同坐在车上。

英无双问道：“丁大哥，我们不去追大哥了吗？”丁盛笑道：“小妹子，你真是急性子，他们昨天下午已经把人送出，隔了整整一天一晚了，我们追得上吗？到哪里去追？”

英无双道：“林大祥金陵分店，是姓秦的老贼婆的老巢……”

丁盛笑道：“是你，逮到了两个人，会往分店送吗？”英无双道：“那怎么办？”

丁盛笑道：“没头没绪，哪里去找人？我们自然要先回镖局去，等消息了。”

英无双道：“会有什么消息吗？”丁盛道：“至少要有有人替咱们领路才行。”

英无双道：“丁大哥，你究竟葫芦里卖什么药么？”丁盛笑道：“小妹子，你只要听丁大哥的，就不会错。”回转镖局，林孟达一跨下车，就吩咐杜永先派两个趟子手把胡二嫂的尸体送去城外埋了。

然后大家都洗去了易容药物。差不多已是午牌时候。丁盛要杜永去关照厨房，早些开饭，一面把此行经过，详细和阮老爷子说了，并说自己擅作主张，要王元美等四人改扮店伙留在林大祥。

阮伯年呵呵笑道：“丁老弟和老夫也客气起来了，老夫说过，连老夫在内，悉听总指挥调遣。”

丁盛道：“老爷子言重，不过今天饭后，镖局就要请老爷子坐镇，陆总

镖头和阮兄为辅，咱们饭后就要出发了。”陆长荣问道：“丁兄要去哪里？”

丁盛道：“目前还不清楚，因为领路的人还没出发。”说话之时，杜永来请大家到膳厅用饭。

丁盛道：“饭后，裴老弟、梁姑娘、英小妹、裴小妹都要跟兄弟走。英小妹最好去通知东门前辈一声，给咱们作后援，留西门前辈在镖局留守。”

英无双点头道：“我知道。”

大家匆匆用过饭，就在前面厅上沏了一壶茶，围坐着喝茶，也就是等候出发的消息。

时间渐渐过去，但一直没有消息传来，丁盛攥着浓眉，开始感到有些心焦，搓搓手道：“难道我会看错了？”英无双道：“丁大哥，你到底要等谁领路呢？”丁盛道：“自然是江南分令的人，才能给咱们领路。”裴晚兰道：“江南分令的人会给咱们领路吗？”丁盛道：“所以要慢慢的等。”

打杂的提着大铜壶，已经来冲过两次水了，大家喝着茶，想问丁盛又问不出所以然来，大厅上空气似有些凝结，连丁盛也信心动摇了，是不是自己猜想错误了呢？

现在快申牌时候了，门口忽然闯进一个脸色黑里透红，身穿土布大褂，布贩模样的人来。门口站着的两趟子手要待问话，那布贩脚下居然极快，没说一句话，就往里冲，等两个趟子手迅疾转过身来，布贩已经在一眨眼间越过大天井，朝大厅走了进去。

丁盛倏地站起身来，兴奋的问道：“他有行动了么？”那布贩点点头道：“刚出后门。”

“好！”丁盛点下了头，说道：“仍是依原来计划行动，你快去吧！”

布贩说了句：“属下遵命。”迅速的退了出去。丁盛脸上有了得意的笑容，朝杜永吩咐道：“杜管事，快给咱们备马。”

杜永道：“丁大侠，有几位一齐出发？”

丁盛道：“有五个人，要快！”

杜永匆匆退去。

丁盛一挥手道：“咱们该走了。”当先大步往厅外走去。裴允文、梁慧君、英无双、裴晚兰四人立即跟着他走去。出了大门，杜永早已命人把五匹健马牵在门口伺候。丁盛不用多说，伸手接着疆绳，跃上马，泼刺刺领头驰去，后面四骑也并不慢，蹄声轻快，一路不徐不疾的跟了下去。不过一会工夫，便已驰出北门。英无双一夹马腹，跟上丁盛，偏头问道：“丁大哥，我们到哪里去呢？”

丁盛道：“现在还不知道，要跟上去才知道。”英无双憋了一肚子气，不觉冷笑道：“你是不肯说了，哼，不知道你会领着我们来？”

丁盛道：“小妹子怎么生气了？我真的不知道，这一路上，我是循着他们留下的记号找来的罢了，不到地头，我怎么会知道呢？”

英无双道：“我还叫你大哥，你什么事都瞒着我们，肚子里做功课。”

丁盛笑道：“不是我不肯说，是时候还不到，如果给对方的人听去，就坏了我的大事。”

英无双道：“那么现在总可以说了。”

丁盛道：“我不是派赵雷他们去林大详暗中监视吗，他们四人并没有回来，就是轮流守在暗处……”

英无双道：“监视林厚福的行动？”

“不！”丁盛道：“伺候林春福的丫头春花。”英无双听得奇道：“监视春花的行动？”

丁盛含笑说：“不错，春花的职位应该比自戕的老婆子还高。”

英无双道：“丁大哥几时发现的呢？”

丁盛道：“我当时就看出来了，只是没有说而已，方才赶来报讯的是钱电，说那丫头已经偷偷溜出来了，赵雷他们已一路盯了下去，这一路上都留下了记号，我是依他们记号找下来的，小妹子，这样够了吧？”

英无双咭的笑道：“我知道了，自然不会再怪你了。”五人一路纵马疾驰，傍晚时光，已经赶抵茅山脚下。丁盛首先一跃下马。

英无双跟着下马，问道：“到了吗？”

丁盛道：“咱们先把马匹拴到林中去。”

于是大家就把马匹牵入一处森林，分别在树下拴好，回到林外。

天色已经渐渐昏暗下来。丁盛走在前面，循着石级而上。茅山真是名符其实，到处都是茅草，高与人齐。茅山也是道教的天下，到处都有修真的茅棚，也有许多道观。丁盛循着赵雷四人留下的记号，入山渐深，山林更黑，现在他发现记号指向一处山腰，走近山腰，才知道这里竟有一座道观。

裴允文轻声道：“难道楚兄他们就是被送到道观里来了？”丁盛道：“很有可能。”

英无双道：“那我们快进去。”

丁盛道：“我们是来救人的，行动务必小心，大家跟我进去，必须保持距离，我没出手，大家不可鲁莽出手。”话声一落，悄悄朝道观左侧行去。

这一路行去之际，他暗暗打量这座道观，规模不小，前面两进已经没有灯火，也没有丝毫人声，心中暗暗忖道：“赵雷他们至少也该留一两个人在外面接应自己，怎么会一个也不见呢？而且观中连一点动静也没有，他们不可能在自己未到之前有什么举动，当然也不可能遇险。”

他越看越觉得情形不对，这也许是预兆吧，除了预兆，根本看不出什么来。他脚下不觉一停，回身道：“我看情形有些不对，咱们五个人，应该分作两拨，我和英小妹进去先踩踩盘再说，裴兄、梁姑娘、裴小妹暂时留在这里，务必等我出来再作计划。”

裴允文道：“兄弟也有此感觉，赵兄四人先来了，应该留一两个人和咱们联络，如今仍不见他们的人，可能……”

英无双道：“丁大哥，我们快些走了。”

丁盛笑道：“英小妹，其实进去踩盘，我一个人就够了，因为我怕你性急，不会听裴兄的，才要你和我一路，咱们是进去踩盘的，愈隐秘愈好，不可性急，我没叫你出手，你千万不能出手。”

英无双道：“大哥好像把我看成了孩子，这些事，我都懂，放心，你不出手，我绝不就是了。”

丁盛含笑点头道：“好，咱们那就走。”

身形一伏即起，他纵起的人就像麻雀一般斜冲上去，一下就掠上墙头。

英无双连脚都没点，一个人宛如一片轻云，轻飘飘的飞起，看去不快，但她飘上围墙，和丁盛几乎不分先后。

道观一共有三进之多，此时早已一片黝黑，不见一丝灯光，最奇怪的赵雷等四人留的记号，明明指向这座道观，怎么一个也不见？

以四人的武功，绝不可能三两招就落入人家手中，何况这里清静得不闻

一丝人声，也不像有人动过手。

这真使丁盛看得疑窦丛生，无法解释。他朝英无双打了一个手势，身形凌空扑起，落到偏殿屋瓦之上，再一点足，越过屋脊，朝后进飞去。

英无双跟着飞起，越过殿脊，第二进还是黝黑如黝，肃静无声，也看不到殿中供的是何神像，反正除了神像，绝没有人。

于是由丁盛领头，接连三个起落，越过第二进的殿脊，目光一注，忽然发现第三进的天井里有人！”

丁盛身手何等敏捷，一下发现有人，立即左手一挥，朝身后英无双打着手势，人已吸气后退，退到屋脊后面，身子就伏了下去。

英无双反应极快，看到丁大哥后退，她也跟着退下，伏下身子，低声问道：“丁大哥……”

丁盛轻嘘了一声，用手指指下面，示意她噤声。

这是第三进，已经不是殿宇，而是普通的房舍了。本来足有九间开阔的大天井，到了这里，已一分为二，中间隔了一道高墙。

一个大天井，隔成了两个，就不成其大天井了。

他们是从道观左首进来的，看到的自然也是左首一个天井了。

天井已经不大，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还有岩石砌成了一座假山，四周峰峦削壁，俱体而微，山腹宛转相通，只有中间一小块平地，不过两三丈方圆，中间有一个白发老道盘膝坐在地上。

这老道看去生得极为瘦小，小得只像一个十二三岁的童子，瘦得几乎只剩了一把骨头，闭着双目，一动不动。

丁盛和英无双这一注目，忽然发现假山洞中隐匿着两个人，卷伏身子，正在窥伺着老道，这两人也一动不动，似是看得出神。

老道人在跌坐运功，这有什么好看的？但你再一注目，老道人似乎比方才小了些，变成一个十来岁的童子。

丁盛方自一怔，只听英无双轻咦一声，说道：“丁大哥，他练的是什么功呢？人比方才小得多了。”

不错，这一瞬工夫，老道人又缩小了许多，现在已只像是七八岁光景了。

丁盛心头大是惊异，却也说不出老道人练的是什么功夫，觉得此人既在练功，自己两人就不该偷觑，这是犯了江湖的大忌，正待招呼英无双悄悄退走。

只听英无双又咦一声，轻轻说道：“丁大哥，快瞧，那伏着身子的两人好像是钱老二和孙老三呢！”

丁盛听得一怔，凝足目力看去，但假山洞中甚是黝黑，两人又伏得很低，那想看清得他们面目，不觉凛然道：“你看清楚了，他们是钱老二、孙老三吗？”

英无双道：“我也看不清楚，好像是的。”

丁盛道：“可能是他们了，不然他们留下来的记号，怎会不见他们影子呢？只是……这两人如果是钱老二、孙老三，那么赵老大和李老四呢，又到哪里去了？”

他们这几句话的工夫，那道人又缩小了许多，如今坐在地上，看去几乎只有五六岁光景了。

英无双道：“看来这老道人还没发现他们，要不要通知他们，赶快退出的，也好问问他们情况，再作道理。”

丁盛口中唔了一声，伸手取起一粒极小的瓦砾，扣在指上，朝两人中的一人弹去。

以他的功力，弹出去的这粒瓦砾，绝不会落空，两人中不论是谁，被瓦砾击中了，自会及时惊觉，抬头看来，那么弹出瓦砾之后，伏着的两人依然一动不动，静伏如故。

丁盛暗攒了下眉，低声道：“不好，这两人只怕被制住了穴道，你在这里伏着莫去，我下去救人。”

英无双道：“我看这老道人一定很厉害，丁大哥，你下去救人，我和你一起下去，也好挡他一挡。”

丁盛知道她练成“九阴神功”，武功高出自己甚多，这老道看来当真不易对付，这就点头道：“好吧，不过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易出手，一旦出手，那就要一招克敌才好。”英无双道：“我省得。”

丁盛喝了声：“你跟我下去。”

话声出口，人已长身掠起，凌空朝东首假山上落去。这假山和围墙差不多高，比屋脊略低，他们是从东首偏殿的屋瓦上朝假山飞去的，自然一下就落到假山上。但就在两人先后飞落，脚尖落到假山石上，突觉眼前一暗，本来昏黑的天空，好像登时暗了许多，眼前景物也模糊不清。

不，两人都感觉到自己好像站立在一处峰峦之上，连方向都辨不清了！

英无双低声叫道：“丁大哥，你在哪里？”

丁盛听她声音，好像从远处传来，忙道：“我在这里。”英无双听他声音也已很远，说道：“丁大哥，我好像在一座高山上面，这里不是假山吗？”

丁盛心知不对，忙道：“小妹子，快退！”

退字出口，立即纵身往上跃起。

他算准自己跃来的方向，这一纵身跃起，往斜里飞出去，至少可以回到原来的东首偏殿屋上，等到身形飘落，定睛看去，四周依然黑越越的，落在一处危岩之上，黑暗中山陵起伏，高峰插天，那有道观，殿宇？

丁盛心头清楚，暗暗忖道：“这些只不过是幻景罢了，我倒不相信这点障眼法，真能困得住我。”

心念再一想：自己既是来救人的，只要认定方向，跃落假山洞中，自可碰上伏着的两人了。

这就不加思索，提吸真气，一跃疾掠而下。

但觉眼前的危断崖，竟然丝毫不假，你纵然认定了方向，一跃奔掠，但崇山叠嶂，越走越远，你翻过几重山头，前面还是山岭起伏，绵绵不绝，好像身在万山之中，再也找不到山路。

英无双也和他一样，先前还听到了大哥的声音，她赶紧循声掠来，那知越走越荒凉，既不见大哥的影子，一片崇山峻岭之间，只有自己一个人了，心头不禁感到慌张起来，忍不住大声叫道：“丁大哥，你在哪里呢？”

深山，深夜，丁大哥不知哪里去了，连大声叫喊，也听不到回答。越是如此，她越感怖意油生，只是一路翻山越岭，提气奔行。

就在此时，只听一个尖沙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哈哈，我当是谁，原来李道兄住到茅山来了。”

这声音钻进英无双的耳朵，心头不由得大喜，暗道：“师父来了！”

接着只听一个嘹亮的声音大笑道：“贫道还当夜闯三茅宫的是什么人，原来竟是东门道兄，哈哈，稀客，稀客！”

这话声音好像就在不远，但却看不清楚。

英无双低哦一声，忖道：“三茅宫，三茅宫在哪里？”

一面提高声音叫道：“师父，快来救救弟子，弟子不知怎的会迷失了方向……”“好哇！”那嘹亮声音大笑道：“原来这几个擅闯三茅宫的娃儿，还是你东门道兄带来的。”

东门奇的声音道：“李道兄这是误会，兄弟如果知道李道兄在这里清修，绝不会让他们来惊扰三茅宫的了。”“这么说，你承认你带头来的了！”

那嘹亮的声音大笑道：“好，好，贫道相信你说的是真话，不过你总该对贫道有个交代吧？”

东门奇道：“李道兄可否先把几个娃儿放出来，兄弟再作详谈如何？”

“好！”嘹亮的声音说了声“好”，就吩咐道：“小逆儿，你去把困在假山里的人叫出来。”

小逆儿是一个小道童，口中答应一声，转身朝假山走去。李道长也引着东门奇走入一间客室，落坐之后，一面笑道：“东门道兄，你们贤伥一向焦不离孟，今晚怎只有一个人来？”

东门奇道：“山荆坐守在镖局里，兄弟是跟着他们来的。”正说之间，那小道童领着丁盛、英无双、铁电、孙风四人走入。

东门奇一指白发老道说道：“你们快来见过李道长，他就是昔年人称崆峒三手真人的李静虚李老前辈，以天龙无形爪驰誉武林。”

白发老道呵呵笑道：“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你跟他们说了，他们只怕听都没有听过呢！”

四人之中只有丁盛听说过崆峒三手真人，连忙拱手道：“老道长原来就是三手真人，晚辈久仰道号，今晚总算见到道长了。”白发老道双目一睁，说道：“小友人听人说过贫道的贱号？”

东门奇大笑道：“这位丁老弟是太湖敖湖主手下的总堂主，还是厉神君的记名弟子……”

白发老道听得呵呵笑了起来，点头道：“敖湖主贫道是旧识，厉神君是贫道幕名已久的前辈高人，哈哈，丁老弟，贫道真是抱歉得很。”

他听到厉神君，可不敢托大了，一指英无双等三人，问道：“这三位老弟呢？”

东门奇道：“这二位是钱电、孙风，敖湖主身边的八卫之一，她叫英无双，是山荆门下。”

英无双眼看白发者道虽然只是中等身材，但脸色红润，那像方才看到的只是一把瘦骨模样，心中暗暗惊异，立即上前抱拳为礼，口中叫了声：“老道长。”

钱电、孙风也各自抱了抱拳。

三手真人奇道：“这三位是敖湖主身边的人，你老哥方才又说西门老嫂子坐守镖局，这到底是怎么一会事？”东门奇道：“事情是这样，丁老弟几位是奉敖湖主之命，协助东海镖局来的，兄弟愚夫妇也是为了协助东海镖局复业才到镇江来的……”

三手真人听得更奇，说道：“东海镖局复业，还要敖湖主和道兄贤伥俦等人相助，这家镖局发生了什么事不成？”东门奇道：“东海镖局和江南分令有仇……”“江南分令？”

三手真人道：“这是什么组织？难道会有这么大的力量，有敖湖主和道

兄贤伉俪撑腰的镖局，他们还敢动吗？”东门奇道：“江南分令是一个神秘组合，目前还不知幕后究是何方神圣，今晚咱们就是追查两个失踪的小兄弟来的……”

三手真人问道：“东海镖局失踪了两个什么人？”东门奇道：“一个是副总镖头林仲达，是东海门下，一个也是副总镖头，叫做楚玉祥，说起这位楚小兄弟，来头可着实不小！”

三手真人哦了一声，说道：“从你东门道兄口中说出来头不小，那一定是大有来头的人，贫道想想听听究竟是什么来头？”

东门奇道：“楚小兄弟有两个师父，一个是昆崙山的祖老道……”

他是故意抬出两人字号来的。

三手真人道：“祖半仙的徒弟，唔，江湖上已经很少有人惹得起他了，还有一个师父呢？”

东门奇一字一字的道：“厉神君。”

“哈！”三手真人道；“这倒有趣，他们两人道不相同，居然合收了一个徒弟，这徒弟就是没练武功，走遍天下，也没有人敢惹他了。”

东门奇道：“但楚小兄弟却被江南分令劫持去了。”三手真人道：“东门道兄今晚找上三茅宫，可是认为贫道把他们两人劫来了？不然，你也不会抬出祖半仙、厉神君二位的大名来了。”

## 第二十章 夜闯七星岩

东门奇讪讪笑了笑：“道兄又误会了，兄弟只是怕他们有失，才跟在他们后面来的，详细情形兄弟也不太清楚。”一面朝丁盛问道：“丁老弟，还是你来说吧！”丁盛道：“晚辈是跟着他们留下的记号来的，钱电，你说说看。”

钱电道：“属下四人是暗中跟着春花身后来的，由咱们四人轮流跟踪，留下记号，属下两人来得较迟，最后的记号指向这里，但却没遇上赵老大、李老四二人。”

三手真人问道：“你们跟踪的人叫做春花，那是一个女子的了，她进入三茅宫来的？”

钱电道：“晚辈方才说过，是四人轮流跟的，晚辈跟出镇江，就交给了孙风，孙风只跟到了丹阳，就交给李云，李云再交给赵雷，咱们就循着他们留下的记号找来，最后一个记号就是指向这座道观了。”

三手真人道：“你们到了这里，就没有见到两个同伴了？”钱龟道：“是的。”

三手真人微微点头，说道：“据贫道推测，一定是你们行踪被人发现了，等你们两个同伴走过之后，把记号改了方向，此人也一定知道贫道隐居在此，不喜有人惊扰，才故意把你们引来的。”

丁盛矍然道：“道长说得极是，此人心思当真毒辣得很。”东门奇道：“李道兄隐居于此，总可以想得到还有什么人物住在山上吧？”

三手真人大笑道：“茅山道观不下七十余座，茅棚差不多有三百多个，其中龙蛇杂处，有不少隐姓埋名的高人，贫道早已不问尘事，很少出三茅宫大门一步，如何还会知道？只是……”

他清瘦的脸上微有怒容，接着道：“此人把诸位引到三茅宫来，那是有意让诸位和贫道引起误会，其心可诛？小逆儿。”小道童立即应声走入，垂手道：“弟子在。”

三手真人挥手道：“你快去请观主来。”

小道童答应一声，匆匆退出。

三手真人道：“这里的观主，乃是贫道贤弟，他主持此宫快三十年了，对茅山一草一木，都清清楚楚，可以数得出来，他也许会知道山上有些什么人行迹较为可疑，也许和江南分令有关。”

东门奇道：“兄弟居然不知道道兄还有一位令师弟。”三手真人笑道：“贫道师弟从未在江湖行走，东门兄又怎么会知道呢？”

正说话之间，只听小道童的声音在屋前传了进来：“观主来了。”这时已从外面走进一个灰衣老道，朝三手真人稽首道：“大师兄见召，不知有什么吩咐？”

三手真人一指东门奇，说道：“师弟快来见过东门道兄。”一面朝东门奇道：“他就是敝师弟葛元虚。”

东门奇和葛元虚互说了几句久仰的话，三手真人又给丁盛等四人一一介绍了。

葛元虚就在他师兄下首的椅子落坐。

三手真人接着就把众人来意大略说了一遍，问道：“师弟主持三茅宫，已经快三十年了，对山上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山上是否有可疑人物，和

江南分令勾结，把人拿来了？”接着又愤然道：“此人和东海镖局有过节，倒也罢了，却把他们记号指向三茅宫，让丁老弟等人找到这里来，分明是知道愚兄不愿有人打扰，意图移祸，引起咱们双方误会，实在可恶得很。”

葛元虚听完大师兄的话，双眉微攒，说道：“山上道观、茅蓬虽多，都是清修之士，其中虽然有几位昔年是武林中人，也早已清静无为，不问尘事，怎会有这等事发生？”三手真人道：“师弟之意是说山上没有可疑的人物吗？”葛元虚忽然抬目问道：“丁施主诸位追踪的是一位女子吗？”

丁盛道：“是的，观主可是想到了什么线索吗？”葛元虚并没有回答，接着问道：“此女不知有多大年纪了？”

丁盛道：“二十几岁。”

“唔！”葛元虚口中轻轻唔了一声，说道：“那可能是她们……”

三手真人问道：“师弟想到了什么人了？”

葛元虚道：“大师兄总还记得十年前落成的玄女宫吧？”

三手真人点头道：“师弟不说，愚兄差点忘了，那时愚兄刚来茅山不久，外人根本不知道愚兄在此，玄女宫落成典礼，居然也有愚兄的请柬。”

葛元虚道：“小弟当日曾去玄女宫道贺，主持的是一个白发道姑，除了那道姑之外，只有七八个十二岁的女童，如今算来，这些女童都已是二十出头的人了。”

三手真人道：“师弟认为玄女宫有什么不对吗？”

葛元虚道：“因为她们是女冠，一向不和外人来往，玄女宫落成十年来，除了典礼落成那一天，有人去过，此后就再也没人去过，也从没有人看到她们下过山，去年年底，有一个猎户进去后山，后来有人发现他双手被废，连舌头都被割去，他身边有一张纸条，写着一行字：‘擅入七星岩者死，姑念初犯，饶尔一命’，这自然含有杀一儆百之意，七星岩，正是玄女宫所在，那里本系后山隐僻所在，从此更没有人敢进去了，方才丁施主说追踪的是一个女子，使贫道想起这档事来了，只是不知此女是不是和玄女宫有关？”

三手真人奇道：“师弟，你说的这件事，愚兄怎么没有听说过？”葛元虚笑道：“大师兄十年来静参大道，已是与世无争，小弟自然不好有渎清听。”

三手真人点头道：“如此说来，玄女宫确实大有可疑！”丁盛拱手道：“多承观主指点，只不知玄女宫如何走法？”葛元虚道：“由此向东约八里光景，有一向左的山径，再走七里就到了。”

丁盛起身抱拳道：“多谢观主，东门前辈请坐一会，在下等人先行告退。”

东门奇道：“你要上玄女宫去吗？”

丁盛道：“救人如救火，何况赵雷、李云二人不见踪影，可能也出了事，在下等人自非极早赶去不可。”东门奇呵呵笑道：“老夫是接应你们来的，既然有了眉目，咱们自然一起走了，李道兄、观主，兄弟少陪了。”三手真人站起身稽首道：“东门道兄好走，师弟你代愚兄送送东门道兄诸位吧！”

葛元虚答应一声，跟在众人身后走出。

东门奇含笑道：“观主不用客气，就请到此为止，咱们急着赶路，可要上屋了。”

葛元虚这就站停下来，稽首道：“东门施主既然这么说了，贫道那就不送了。”

东门奇一挥道：“咱们走吧！”随着话声，身形平飞而起。丁盛、英无双、钱电、孙风四人也跟着纵身掠起。就在此时，突听身后咕咚一声，似是

有人栽倒下去。

丁盛堪堪跃上墙头，听出声音有异，急忙身子一停，回头看去，只见观主葛元虚仰面跌卧地上，已经一动不动，不觉猛然一凛，东门奇一道人影已飞出数丈之外，这就急忙叫道：“东门前辈，快些回来，观主出事了。”

东门奇听到丁盛的叫声，掠出去的人影疾转，呼的一声，当先飞了回来。

丁盛这时已经掠到葛元虚身旁，用手探了他一下鼻息。

东门奇双目精光暴射，问道：“观主怎么了？”

他话声甫落，葛元虚身旁已多了一个人，那正是三手真人李静虚，目注丁盛，问道：“师弟可是中人暗算？”他是听到丁盛的叫喊才飞身而出的，这种身法，当真快速得无以复加。

丁盛直起身子，黯然道：“观主只怕已经没有救了。”

东门奇道：“你仔细看看，观主伤在何处？”

丁盛还没开口，三手真人已经蹲下身去，目光如电，朝葛元虚身前仔细检视了一遍，才把尸体翻了过来，目光一注，发现他后心道袍上有针大一个细孔，口中嘿了一声，伸手撕开衣衫，后心正中，果然也有针尖般细一点血珠。他一声不作，伸出手去，掌心紧贴，口中喝了声：“起！”

等他翻过手来，掌心赫然多了一支半寸长，细如绣花针的钢针，只是针尖略呈蓝色！

显然，针尖上淬过剧毒，那是一种见血封喉的毒药，因为毒针入体，时间还不多，针尖上的剧毒还未完全化去，三手真人目蕴泪光，身躯一阵颤动，愤然道：“好歹毒的毒针，师弟一生未入江湖，和人毫无半点过节，居然还会遭人毒手，贫道就是再开杀戒，也要把凶手找出来。”

丁盛道：“此人躲在观主身后发针，又正是咱们离去之时，明明是意图嫁祸，只可惜他出手太性急了一些，等咱们离去远一些再出手，这笔账真的会栽到咱们头上了。”

“不错！”三手真人怒声道：“她们妄杀无辜，贫道不会放过她们的，诸位请稍候。”

他匆匆进去交代了道童几句，等他回身走出之际，手中已提了一口形式古拙的长剑说道：“贫道替诸位带路，东门道兄请。”

东门奇道：“道兄……”

三手真人仰首发出一声长笑，说道：“东门道兄莫忘了贫道也是江湖人，二十年来，虽然不曾在江湖走动，确实也想从此修真养性，不问尘事，但事情惹到了贫道头上，贫道岂能不问？我是茅山一派的人，茅山一派总不能让人家说贫道怕事吧？”

丁盛道：“道长原来是茅山派的人，那就对了！”

三手真人一怔道：“丁老弟此话怎说？”

丁盛道：“因为道长是茅山派的人，他们在茅山建了一座玄女宫，一山岂能容得二虎？由此可见今晚她们是有计划把咱们引来的，如果咱们双方由误会引起冲突，她们就可以坐山观虎斗，让咱们落得两败俱伤，她们岂不正好坐收渔人之利？这叫做和一石二鸟之计。”

三手真人哼道：“可惜咱们没有中她们的阴谋。”说话之时，已经走出三茅宫。

丁盛忽然脚下一停，目光左投去，不见裴允文三人的影子，心里不觉已感不对，忙道：“道长请暂停，还有裴老弟等三人，是在下要他们留在这里

的，怎会不见了？在下过去看看。”

口中说着，人已迅速奔到右首林前。

照说他们看到自己，应该迎上来才是，但却依然不见三人影子，口中叫了声：“裴老弟。”

空中寂寂，不见有人答应！

“他们莫非出了事？”

急步掠入林中，仔细找了一遍，仍然没有半点踪影，四周也不见有打斗的痕迹，只得回身退出。

英无双、钱电、孙风也跟了过来。

英无双问道：“丁大哥、裴大哥他们不在了吗？”丁盛神色凝重说道：“他们只怕已经出了事。”英无双道：“他们被玄女宫的人擒去了吗？”丁盛道：“此地既无打斗痕迹，又不见他们的人，八成是被玄女宫擒住了，我们走。”

四人回到原处，东门奇问道：“没找到他们？”英无双道：“裴大哥三人可能被贼人擒去了。”东门奇道：“好哇，老夫是替你们打接应来的，丢了人，就是给老夫难堪了，咱们快走。”

当下由三手真人领先，大家急步相随，九八里路，不消盏茶工夫，就折入一条小径。这一路上，每个人都心头沉重，谁也没有说话。

这样又走了六七里路，入山已深，到处都是悬崖峭壁，山势极为险峻。

一行人进入一条山谷，又走了里许光景，三手真人目光一注，发现前面有一点灯光，从远处传来，伸手一指，说道：“那点灯光，就是玄女宫的天灯了。”

英无双道：“她们点了天灯，好像怕我们不认识路呢！”她虽是无心之言，但听到丁盛耳中不由得心中一动，暗暗忖道：“玄女宫杀死三茅宫观主，劫持裴允文等三人，还高挑天灯，明明是有意诱敌了。”

心念思忖之际，脚下却丝毫没停，随着三手真人和东门奇业已奔近玄女宫。

一座黄墙碧瓦，层层巍峨的门楼，呈现在众人面前，看去庙貌堂堂，气派极为宏伟。

东门奇回头道：“李道兄，咱们进去。”

三手真人道：“不，贫道之意，咱们应该正式拜山，会会她们主持，看她如何说法？”

东门奇道：“好吧，那给她来明的。”

三手真人抬头喝道：“玄女宫的人听着，贫道茅山李静虚，和东门奇道兄特来拜山，要会会你们主持，请立即进去通报一声。”

他这几句话是以内功传出，听来虽然不响，但却可以传出老远，就是住在玄女宫最后进的人，都可以听到了。过了一会，但听玄女宫中传出一阵悠扬的云板之声，接着中间两扇高大的宫门徐徐开启。

站在宫门外的人，都可以看到玄女宫中隐隐透出的灯光，那是因为挡着大门入口，有一座高大的灵宫殿神龛，灯光显从神龛两旁照出来的。

大门虽已敞开，但却不见一个人影。

三手真人目光如炬，呵呵一笑，回头朝东门奇说道：“东门道兄，咱们进去。”

他当仁不让，随着话声，举步跨上台阶。

东门奇知道这是因为进入敌人的阵地，他不好让自己走在前面，因此就和他并肩跨上石阶。丁盛也紧跟着两人身后，朝阶上跨去。

就在三手真人和东门奇快要走近大门之际，门内就响起一个娇脆的女子声音说道：“二位请留步，在迎宾使者还没出来迎迓之前，二位还得暂请稍候。”

东门奇耸耸肩，笑道：“玄女宫还有这许多摆场。”那女子声音道：“二位既是来拜山的，就得按敝宫接待来宾之礼。”

三手真人点头道：“好吧，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吧！”这一等，就足足等了一盏热茶工夫，才见两名一身玄色衣裙，长发披肩的少女各自手持一盏六色纱灯，款步从灵宫殿后走出，一直来到大门口，才躬身一礼，说道：“宫主请拜山来的贵宾入内相见。”

说完，就同时转过身去，手挑宫灯，走在前面领路。三手真人和东门奇也不客气，举步跨入大门，跟着她们身后走去，丁盛、英无双、钱电、孙风四人相继随行。转过灵宫殿，是第一进的大天井，但两名少女却领着大家从左首一条长廊进去，穿越第二进，一直来至第三进。这座大天井，地上铺着如茵细草，左右两边各有一棵高大的桐树，四周一圈，围着黑色玫瑰花，花大如碗，幽香袭人。

中间是一条宽阔的石板路。一行人就是走在石板路上。迎面三级石阶，一排五开间的大厅，厅上灯火辉煌，看去甚是深邃。

两名玄衣少女走近石阶，脚下一停，躬下身去，同声说道：“启禀宫主，拜山的贵宾来了。”

只听从厅中传来一个苍老女人的声音说道：“有请。”两名玄衣少女应了一声：“是。”立即一左一右退开了一步，转过身来，躬着身道：“宫主请贵宾入内相见。”三手真人心中暗暗哼了一声：“这位玄女宫主好大的架子！”

一面抬抬手道：“东门道兄请。”

“请”字出口，已经大步跨了上去。东门奇和他并肩跨上石阶，走入大厅，丁盛等四人也跟着走入。

这座大厅果然十分宽敞，灯火通明，中间一把高背披锦椅上端坐着一个面蒙黑纱、身穿玄色道装的白发老道姑，因她面上蒙了一层黑纱，看不到她面貌，但一双森寒的目光却从她蒙面黑纱中，透了出来，宛如两点寒星。

这老道姑高踞椅上，自然就是玄女宫的宫主了。在她椅后，雁翅般站着十二名一式玄色衣裙，长发披肩的少女，一个个眉目如画，身材苗条，腰悬黑鞘长剑，看她们年龄，大概都是二十出头光景，一手持一支黑柄拂尘，目不斜视，一副虔敬模样，连厅门前进人来，都没抬眼望上一下。

那白发宫主（老道姑）目光投到三手真人和东门奇两人身上，徐徐说道：“二位道友夤夜光临玄女宫，恕贫道有失迎迓，请坐。”

口气相当冷，也极为托大。

三手真人和东门奇依然站在她对面，并未落坐。由三手真人说道：“贫道夤夜打扰宫主清修，是有一件事要向宫主请教来的……”

白发宫主没待她说下去，就截着道：“玄女宫十年来从未接待过外宾，六位既然来了，就是玄女宫的贵宾，有话请坐下来再说，贫道还没请教二位道友如何称呼？”她这是明知故问，三手真人李静虚和东门奇成名数十年，她怎会不知道？

这时正有两名玄衣少女手端托盘，送上茶来，三手真人等人并未落坐，她们依然把六盏茗碗，放到宫主前面左右两排茶几之上，才行退去。

三手真人沉声道：“贫道李静虚，这位是东门道兄，单名一个奇字。”

白发宫主哦了一声，说道：“原来是李道友、东门道友，不知二位夤夜光降，找上玄女宫，有什么事吗？”

三手真人仰首大笑一声道：“宫主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白发宫主道：“李道友不说出来，贫道如何会知道？”

三手真人脸色一沉，冷然道：“玄女宫的人劫持东海镖局两位副总镖头，那也许是你们双方结有梁子，本来与贫道无关，但你们却把他们沿路记号，改变方向，指向三茅宫，而且还在三茅宫外，掳走东海镖局三人，又以毒针杀死贫道师弟，贫道和东门道兄是要向宫主讨公道来的，宫主以为推说不知道，就能了事了吗？”

白发宫主哦了一声，缓缓说道：“原来二位道友是向玄女宫上门寻衅来的，那只怕二位道友找错地方了。”

东门奇道：“宫主之意，不是你们下干的？”

白发宫主冷笑道：“你们有证据？谁看到玄女宫门下劫了什么人？谁又看到玄女宫门下用毒针杀害了什么人？”

英无双气愤的道：“不是你门下，还有什么人劫持了我大哥？”白发宫主忽然格格的笑出声来，她这一笑声，至少和她一头白发相差了三四十年，笑声出口，又恢复了苍老声音，缓缓说道：“贫道说你们找错了地方，是说你们不该找上玄女宫来的……”

这话口气不善了。

三手真人洪笑一声道：“咱们已经来了，宫主要待怎的？”白发宫主冷然道：“玄女宫建宫十年以来，从没人敢踏进玄女宫周围三里以内的，因为擅入玄女宫周围三里以内者死，诸位今晚就是擅入玄女宫周围三里以内，而且还是对玄女宫上门寻衅来的，玄女宫岂能轻易放过你们？”

东门奇怪笑道：“这么说来，宫主有意赐教了。”白发宫主冷冷一晒，说道：“你们还不配和我动手。”三手真人发出一声嘹亮长笑，正待开口，突觉眼前一暗，厅上灯火在这一瞬间骤然熄灭！

东门奇大声喝道：“大家速退！”

一把抓起英无双，身子离地往后飞起，他算准了大厅门户方向，这一下快同闪电，往后飞射，喝声甫出，背脊已砰然一声，撞在一堵厚重的铁墙之上。

这一下因他去势极快，撞得也极重，落到地上，眼前金星乱冒，口中忍不住哼了一声！

三手真人目皆欲裂，怒喝道：“老妖妇，你不敢和贫道放手一搏，竟然使出这等鬼蜮伎俩来！”

四周一片黝黑，那里还有白发宫主的踪影？就在此时，大家只觉脚下起了一阵震动，整座大厅似乎正在迅速往下沉落。

东门奇怒声道：“这狗娘养的老虔婆，原来厅上装了机关，咱们一时不察，竟然上了她的恶当！”

楚玉祥只觉头上被人淋了一桶冷水，蓦地睁开眼来，满头满脸还是湿漉漉的，但他真的醒过来了。

他第一眼看到的，是自己坐在一只半人高的木箱之中，有如坐井观天，

不知道木箱外面，是什么地方？

他只感到人虽清醒，头脑还是又昏又胀，一时之间，根本想不起自己如何会坐在木箱中的？但不论如何，第一件事当然要站起来，跳出木箱去。

于是，他站了起来，第二眼，他看到离木箱不远，站着一个人，他竟会是二师兄的大哥林孟达！林孟达手中还拿着木瓢，木瓢中有水，正朝另一只木箱中泼去。

第三眼他看到离木箱不远的地上，还躺着四个人，这四人一身黑衣，一看就知是江南分令的人，他们似乎是被人制住了穴道。

楚玉祥心中方自一怔，只听林孟达低声道：“二弟，你醒过来了？”

接着只听林仲达的声音在木箱中道：“你又在弄什么玄虚了？”

林孟达回头看了楚玉祥一眼，说道：“二弟，你和楚兄弟是愚兄从木箱中把你们救醒过来，总是事实吧，时间无多，你们快出来了再说。”

楚玉祥、林仲达几乎在同一时间，从木箱中跳了出来。林孟达不待两人开口，指指对面一条板凳，说道：“你们先坐下来，听我把话说完了。”

林仲达、楚玉祥依言在一条板凳上坐了下来。

林孟达伸手从木箱中取起一块寸许见方的小布袋，布袋两边，缝着两条布带，他用力撕开布袋，里面是薄薄一层棉絮，中间裹着一颗黄豆大黑色药丸，抬目朝两人道：“这是岭南温家秘制的千日香，用带子缚在你们嘴上，可使你们一直昏迷不醒，是愚兄刚从你们嘴里取下来的。”

林仲达疑惑的道：“你不是江南分令的副令主吗？怎么会救我们的呢？”

林仲达神色一黯，点头道：“不错，愚兄是江南分令的副令主，但愚兄是被逼的，不得不听他们摆布……唉，二弟，事情说来话长，现在只能以最简单的说了，你们是在林大祥绸布庄被人在酒菜中下了迷药，昨天下午就装在木箱中和一批装箱的绸布同时运出，再由愚兄把你们运到总坛去，是愚兄点了他们穴道，开启木箱把你们救醒的。”

林仲达喜道：“大哥，你终于迷途知返，觉悟了……”

林孟达微微摇头道：“我一直没有走入迷途，我方才说过，我是被逼的，十年前，他们为了觊觎绸布庄有雄厚的资金，可以作为他们的活动费，爹就遭他们劫持，再用爹威胁愚兄，投入她们一伙，才由秦大娘引到师傅门下……”

林仲达道：“大哥，你说爹遭他们劫持，几时释放回来的呢？”

林孟达切齿道：“爹几时被放回来的了？”

林仲达吃惊道：“那……店里的……”

林孟达道：“愚兄假扮陆总镖头，你们谁看出来？”林仲达道：“这么说，现在店里的爹，是有人假扮的了？”林孟达道：“不然你们怎么会被迷昏了装箱运出来的？这些目前暂且不用研究，愚兄目前身份还不宜暴露，否则对爹恐怕不利，楚兄弟不但有许多人支持你，武功也大为可观，本来愚兄还不大放心，但看到楚兄弟连伤祁连铁驼、秦大娘、和葛令主等三人，愚兄心头才踏实了，如今连师傅都极为重视，要把楚兄弟擒回去，愚兄如果再不援手，东海镖局没有楚兄弟，就不可能和江南分令抗衡，但这样愚兄就无法回去覆命，因此愚兄有个腹案，楚兄弟最好坐入木箱之中，运功把木箱震碎，乃是自己脱困的，只有楚兄弟脱困，才能一掌把二弟的木箱击碎，救出二弟来，不知楚兄弟能不能震得碎木箱？”楚玉祥道：“大概可以。”

“那就好。”

林孟达道：“楚兄弟快回入木箱去，运力震得越碎越好。”楚玉祥没再多说，跨入木箱坐下。

林孟达把箱盖依钉上，然后说道：“楚兄弟，可以了。”楚玉祥坐在箱中，运起“纯阳玄功”，口中大喝一声，双臂一分，但渐蓬然一声大响，木屑纷飞，一只木箱，已被震得四分五裂，成了无数碎片！

林孟达看看暗暗咋舌，欣然道：“楚兄弟果然神功盖世，愚兄算是开了眼界了，还有一只，楚兄也把它击碎了，愚兄收些碎片回去就可以有交代了。”他把另一只木箱也盖上了。

楚玉祥走过去随手一拍，又把木箱击成了无数碎片。

“好了。”林孟达道：“二弟，楚兄弟，还有一件事，愚兄说明了，大家就得离去，林大祥昨天把你们两人送出之后，东海镖局发现你们失踪，必然会派人监视，因为等到东海镖局查出有十几只木箱是昨天下午运出去的，自然已经追不上了，那么只有监视林大祥中可疑的人物了。林大祥表面虽是由假扮爹的人负责，实际负责的乃是伺候爹的使女春花，她是总监秦大娘的心腹，她奉命配合愚兄，把营救你们的人引开，目前秦大娘已经回转总坛去了，只有把东海镖局的人引上茅山玄女宫去，才能一网打尽。”

林仲达道：“玄女宫也是江南分令的党羽吗？”

“不是。”林孟达道：“愚兄只知玄女宫主持极为厉害，详细情形我也不清楚，现在已是初更，你们从这里赶去茅山，大概还来得及，但也要快些赶路才成。”

楚玉祥一指地下四人，问道：“他们……”

林孟达挥挥手道：“你们只管走，这四人我会处理的，你们快些走吧！”林仲达道：“师弟，我们走。”

楚玉祥问道：“林大哥，这里是什么地方？”

林孟达道：“这里是秣陵关，你们一路从东走，不过百里来路，就是茅山了。”

这时约莫三更已过，四更不到。

天空星月无光，山色暮暗空蒙，茅山在七星岩前，此时正有两条人影连袂飞来，那是两个长衫飘忽，腰佩宝剑的少年，一齐落到玄女宫前面一片石砌的平台上。

这两人正是从秣陵关赶来的林仲达、楚玉祥。

他们赶到茅山脚下，就发现了赵雷在路边留下的记号，一路找到三茅宫，道士们正在大殿为被害观主诵经。楚玉祥以极快的身法抓到一个道士，询问之下，才知三手真人已和东门奇在二更左右赶去七星岩玄女宫，自己两人几乎迟了一个更次，这就问明七星岩的走法，匆匆往玄女宫赶来。

就在两人飞掠上玄女宫前一片石砌平台之际，耳中听到一声极轻的衣袂飘风划空之声，在两人面前登时多了一个一身玄色衣裙，长发披肩的女子，手按剑柄，冷冷的道：“你们夜闯七星岩，是做什么来的？擅入玄女宫周围三里者死，你们叫什么名字？还不取下兵刃，随我进去，听候宫主发落。”两人因玄女宫静悄悄的不见一点打斗迹象，一时弄不清情况，当下由林仲达接口道：“在下二人是找人来的，请问姑娘……”

黑衣女子不耐的道：“我不管你们找的是什么人，凡是擅入七星岩的人，例无生还，你们还不弃剑受缚，听候发落，还想顽抗不成？”

林仲达听她口气，这句“例无生还”，岂不是说东门奇、三手真人、丁

大哥、英无双等人已被她们拿下了？这不可能，三手真人，自己虽然不知他武功如何？但东门奇岂是等闲之辈？何况还有丁大哥、英无双、赵雷等人，无一不是高手，岂会这么容易被擒？

心中想着，不觉朝黑衣女子含笑说道：“姑娘要在下两人弃剑受缚，这是贵宫的规矩，在下二人自当遵命，只是在下二人是找人来的，姑娘总该告知今晚来的人现在何处？是否还留在贵宫，在下二人再受缚不迟。”

那黑衣女子眨着眼睛，说道：“我方才不是说过了，擅入七星岩的人，例无生还，你们要找人，见到宫主，就会知道。”

楚玉祥听得暗暗吃惊，说道：“这么说，东门前辈、三手真人，都被贵宫留下来了？”

“这还用说？”黑衣女子道：“你们两个那有这么噜嗦，快把剑解下来，放到地上，由我点你们三处穴道，就可以随我进去了。”

楚玉祥现在证实东门奇等人全已陷身玄女宫，东海镖局的高手，几乎已全在这里，心头自然大急，口中朗笑一声道：“既然如此，那就请姑娘带路，在下找你们宫主当面去说了。”左手一探，闪电般抓住了黑衣女人的右手脉门。黑衣女子猝不及防，被他扣住右手，心中又急又羞，右手急忙用力一挣，娇叱道：“你找死！”

左手一掌迎面直劈过来。

楚玉祥含笑道：“在下只是要姑娘带路，去见宫主，并无恶意。”

右手抬处，点出一指，黑衣女子劈出的左手就软软垂了下去。

楚玉祥道：“姑娘请吧！”

话声甫出，突觉被扣住脉腕的黑衣女子忽然身子一倾，朝地上委顿下去。

林仲达嚷道：“师弟，她怎么了……”

楚玉祥扣着她的手，也发觉她身上起了一阵轻微的颤动，就一动不动，急忙低头看去，只见黑衣女子嘴角间缓缓涌出鲜血，显然自震心脉死了。不禁骇然道：“她竟然自戕了！”急忙放开左手。

话音甫落，突听一阵刷刷衣袂飘风的破空轻响，四条人影疾如飞鸟，泻落平台，把两人围在中间。

人影堪堪泻落，就响起四声锵锵剑鸣，四个长发披肩的黑衣女子迅快的拔出长剑，才由为首女子喝道：“大胆狂徒，竟敢在玄女宫前伤人，还不弃剑受缚？”

楚玉祥抱抱拳道：“在下对这位姑娘，真是万分抱歉，在下只是要她带我们去见宫主，不料她竟然自震心脉而死。

“好个狂徒！”

那为首女子柳眉一挑，厉声道：“玄女宫门下，岂能落在外人手中，你们还不跪下受缚？”说话声中，手腕一振，四支雪亮的长剑同时朝两人四周抵来。

这四人出手迅速绝伦，四支剑尖几乎触到两人衣衫，这时你就想抬手拔剑都办不到了。

“跪下受缚？”

楚玉祥朗笑一声道：“男子膝下有黄金，岂能下跪？四位姑娘最好请把剑收起了。”他右手祥作护胸模样。

为首女子因同伴是死在他手里的，心里甚是仇恨，怒吼道：“你还敢多说？”

手中长剑朝前挺进了些，那知剑尖推进过去，依然没有刺到对方衣衫，心中暗暗奇怪，右手轻轻一送，剑尖又挺进了寸许光景，还是没刺着对方身子，前后几乎已挺进五寸多了，对方身子都没动一下，怎么会没刺着对方呢？

楚玉祥的右手已在此时挥了起来，大笑道：“四位姑娘既然不肯收剑，在下只好得罪了。”

衣袖挥出，身子随着像陀螺般一个轻旋，但听一连四声锵锵剑鸣，四支抵着两人身子的百炼长剑，登时一齐齐中折断。

四个黑衣女子做梦也没想到楚玉祥的武功竟有如此高明，只是衣袖一挥，就震断了她们四支百炼精钢的长剑，口中惊啊一声，捷如飞鸟朝四周跃退。

适时，玄女宫两扇高大的宫门正好徐徐开启，四女迅快的退了进去。

楚玉祥目光一掠，说道：“二师兄，人家大门已经开了，咱们进去吧，小弟带路。”

“带路”，当然要走在前面，他话声一落，就潇洒的登上石阶，举步往里走去。

林仲达一手紧按剑柄，跟在他身后，低声道：“师弟小心！”

楚玉祥已经跨进灵宫殿，朗笑一声道：“区区玄女宫，还没放在小弟眼中。”

转过神龛，是一道通向大天井的门户，越过这座大天井，迎面就是第一进大殿了。

大殿上没有灯光，自然一片黝黑，但楚玉祥已经看清楚大天井两旁，站着八个一身黑衣，长发披肩的女子。

这八个人装束和方才四女完全一样，只是年龄至少比方才四个大过十岁，方才四女不过二十左右，这八个人少说也有三十以上了，她们分作两行，静静的站在那里，一动没动，若非楚玉祥目能夜视，这样黑幢幢的谁能看得清楚？楚玉祥脚下丝毫没停，依然往前走，一面回过回头去，以“传音入密”朝林仲达道：“二师兄，前面有八个黑衣女子列阵等待，你站在这里不用过来，等小弟去把她们打发了。”

林仲达对这位师弟，极有信心，闻言果然停了下来。楚玉祥连剑也没拔，只是举步走了过去，刚走近天井中央，那八个黑衣女子一声不作，但见剑光闪动，人影倏然一合，快得有如一阵风似的把楚玉祥围在中间。

就在此时，只听身后响起一个冷漠的女子声音喝道：“楚玉祥，到了此地，你还是放下剑来受缚的好。”

楚玉祥一怔，说道：“说话的是什么人？姑娘认识在下吗？”“我当然认识你。”

那女子声音道：“你这时弃剑受缚还来得及。”

楚玉祥朗笑道：“楚某为什么要弃剑受缚？”

身后女子声音道：“你回过身来看看就知道了。”

楚玉祥心中暗暗一动，急忙转过身去。

那八个黑衣女子是按八卦方位站立，她们每人手上都有两柄长剑，此时围着楚玉祥，八个人双剑互相交叉，正好列下了一座剑阵，十六支雪亮的剑锋，一齐对着中间，相距虽然还有数尺，已使人有森寒凛烈之感！

就是刚才走出来的门口，（灵宫殿神龛后面）这时忽亮起灯光，挑出一盏六角纱灯。

其实她们不用挑灯，楚玉祥也可以看得见，二师兄林仲达本来就站在离门口不远之处，这时他身后一左一右多出了两个黑衣女了，两柄雪亮的长剑，交叉停在二师兄的颈子上，叉住了咽喉！

不，黑衣女子一共有三个，另外一个面色冷峻，长剑并未出鞘，一手按着剑柄站在边上，敢情就是发话的人了。

一望而知二师兄已被她们制住了穴道。

楚玉祥看得大怒，剑眉一剔，冷然道：“你们把我二师兄怎么了？”

那为首黑衣女子冷冷的道：“只要你弃剑受缚，二公子不会有事的。”

楚玉祥听她说出“二公子”，不由目光一注，哼道：“你是春花。”

为首黑衣女子道：“楚副总镖头果然有些眼光，既然认出我来了，那就更好，告诉你，除了二公子已被我制住之外，今晚跟踪我到这里来的人，真还不少，先是赵雷、李云后，后来又有裴允文和化名蓝皋的裴晚兰，和迷上你楚副总镖头的贱人梁慧君，第三批，人更多了，有秃狼东门奇、三手真人李静虚、过江龙丁盛、东方英、钱电、孙风，他们都在等着你呢，你说，你值不值得受缚？”

楚玉祥心头暗暗震惊，连东门前辈都会落在玄女宫的手里，实在使人难以置信，但这许多人确实是上玄女宫来的，到了这里却又没有一点消息，又令人不得不信。

为首黑衣女子看他没有作声，又冷冷的道：“楚玉祥，你不再弃剑受缚，只要我打个手势，双剑交叉一划，你二师兄的人头，我让他落地。”

她这句话，可把楚玉祥激怒了，双目精芒迸射，怒笑一声道：“楚某找上玄女宫来，原无伤人之意，既然如此，那就不能怪我出手无情了。”

为首黑衣女子道：“这么说，你是不顾林仲达的死活了。”

楚玉祥嗔目喝道：“你们还不放开二师兄？”

为首黑衣女子喝道：“你们困住他，把他拿下。”

楚玉祥哼道：“凭你们这点阵仗还困不住我。”

这几乎是同时发动，楚玉祥喝声甫出，但听三声惊呼也随着响起，八名黑衣女子十六柄长剑也在此时倏然一合，相继刺到。

楚玉祥为了速战速决，左手扬处打出手截寸长的断剑，（方才在宫外平台上，四个黑衣女子中为首一人曾向楚玉祥连刺了三剑，都没刺上楚玉祥身子，那是被楚玉祥护胸右手夹断了三截，他从不使用暗器，这三截断剑，进入玄女宫，仍然留在手中）一下就制住了门口三个黑衣女子。

右手同时拔出宝剑，剑光闪电般绕身而起，只听一阵急骤如雨的锵锵金铁交鸣之声，八个黑衣女子一齐被震得后退了两步。

但这八名黑衣女子武功着实了得，刚被震飞出去的人，又以极快的身法飞掠过来，不但依然各自落到原位，而且立即发动攻势。

她们都是久经训练，这一发动，八个人各按八宫所属，攻势也各有不同！

乾兑属金，乾位上的纵身发剑，使了一招“白虹倒挂”。兑位上的双剑剑芒飞洒，使的是一招“金迷纸醉”，光莹四射。坎位属水，剑光汹涌如波如涛。震位属木，双剑竖推，势如原木滚滚。离位属火，蹲身发剑，使的是一招“举火烧天”。坤、艮属土，一左一右，贴地滚来，四支长剑，滚转如轮，比地趟刀还要凌厉！

八人十六支长剑互相配合，刹那之间把方圆一丈，上下左右尽是交织的耀目寒光，几乎没有一丝空隙容你有躲闪的余地。

楚玉祥没想到她们剑法竟有这般凌厉，他当然不会躲闪。一个精于剑术的人，讲究的就是敌不动，我不动，敌一动，我先动。

八个黑衣女子发动得虽极迅速，但楚玉祥目光何等敏锐，出手自然比她们更快，长剑陡地一圈，又是一阵密如连珠的金铁暴响，八个黑衣女子剑势才发，又被一齐震退开去。

她们论武功当然比不上楚玉祥，但她们练的既是剑阵，身法自然极为轻灵，纵使被你震飞出去，剑阵未破，只消脚尖一点，又以极快身法飞了回去。

楚玉祥因二师兄受制于人，急于飞身过去替他解开穴道，那么身形才动，八个黑衣女子又包围上来，不，她们飞身落地，就奋不顾身的发剑，攻势复炽！

楚玉祥看得又急又气，眼看她们纠缠不休，自己可没有时间和她们纠缠，口中大喝一声，一道天矫刺目的剑光发如雷霆，紧接着又是一阵慑人心的金铁大响，左手也同时接连挥出，森寒剑气之中，涌出一团奇寒澈骨的“太素阴功”。

八个黑衣女子几乎有半数以上长剑脱手，惊呼乍起，一个个脚下踉跄后退，面无人色，但退不了几步，就已扑地不起！

楚玉祥没有再去理会她们，一个箭步，掠到二师兄身边，伸出手去迅快替他解开穴道。

林仲达口中才“啊”了一声。

楚玉祥早已一个旋身，出手如风，连点三个木立如鸡的黑衣女子穴道，才返剑入匣，说道：林仲达道：“师弟，这些人……”

楚玉祥目光含煞，说道：“这些人都是玄女宫弟子，江南分令爪牙，命可以留，武功却留不得，我已经废了她们一身功夫。”

说完，举步走在前面，穿行大殿，进入第二进的大天井。第二进当然还是没有灯光，但大天井也不见有人。

人是站在殿前的石阶上，一共只有两个。这回不是长发披肩的黑衣女子，而是两个白发苍苍，手持黑色鸠杖的黑衣老妇。

楚玉祥依然视若无睹，大步行了过去，越过天井，正待拾级而登。

那两个白发老妇，四只炯炯有光的眼睛一直盯注着两人，从他们走出腰门开始，直到走近石阶，始终没有作声，现在已经忍不住了，只听左首一个喝道：“你们还不给我站住？”

楚玉祥脚下一停，昂首道：“你们有什么事？”

右首一个道：“你们是不是没看见阶上有咱们两个老婆子站着？”

楚玉祥道：“在下早就看到了。”

左首一个道：“你当咱们站在这里玩？”

楚玉祥毫不在意的道：“这关楚某何事？”

右首一个怒声道：“好小子，老婆子就是在这里等着你们。”

楚玉祥淡淡一笑道：“咱们不是来了么？”

杜仲达看出这两个老婆子不是好惹的人物，就是看不出来，想也可以想得到，前面八个黑衣女子剑法已极高明，她们只是在第一进，如今是第二进了，黑衣老妇又只有两个，这不是说这两人武功要高过前面八个黑衣女子？但师弟好像丝毫没把她们放在眼里，他对师弟的武功，很有信心，因此就让楚玉祥去回答，他只是跟在师弟身后，一直没有作声。左首一个听楚玉祥口气托大，不觉有气，沉哼道：“好小子，在咱们老婆子面前，你还敢这样说

话？”

楚玉祥冷然道：“那要楚某怎么说法？”

右首一个道：“小子，你年纪轻轻，当真不知天高地厚，老婆子给你一个忠告，见到老婆子两人，你只有束手就缚的份儿。”

“哦！”楚玉祥漫不经心的轻“哦”一声，问道：“二位老婆婆，那一位是玄女宫的宫主？”

右首一个道：“咱们是玄女宫的左右护法。”

“那好！”楚玉祥点点头，说道：“在下也有一个忠告，希望二位转达宫主。”

左首一个目光精射，说道：“你也有忠告，要老婆子转达宫主，你小子口气不小！”

右首一个道：“且听他说些什么？”

左首一个沉声道：“好，你说！”

楚玉祥面容一正，凛然道：“二位老婆婆转告宫主，如果不想和东海镖局为敌，就把今晚擒住的人全部释放出来，否则……”

左首一个没待他说下去，截着呷呷尖笑道：“东海镖局，老婆子听都没听说过，你拿东海镖局唬人，那只能去唬唬江湖下九流的人，唔，你这小子是东海镖局的镖头？”楚玉祥道：“楚某是东海镖局的副总镖头。”

右首一个道：“你说下去，否则怎么样？”

楚玉祥冷然道：“玄女宫如果不把人放出来，休怪楚某不客气。”

左首一个现在已知道这两个年轻人只是东海镖局的人，意存轻蔑，尖笑道：“你不客气又如何呢？”

楚玉祥道：“方才楚某已把拦截我的人，都废去了武功，在下一路进去，就要见一个废一个，包括你们宫主在内。”两位老婆子听得一怔，似乎还有些不相信，右首一个急急问道：“你把前殿的人废了武功？”

楚玉祥道：“不错，包括你们八卦剑阵和偷袭我师兄的三人，一共是十一个人。”

左首一个听得一呆，接着目光暴射，沉喝道：“小子，你真的废了她们武功？”

楚玉祥朗笑一声道：“楚某一向言出必践，你们如果再不放人，我就见一个，废一个，就是连这座玄女宫，我也要一把火把它烧了，你们信是不信？”

左首一个听得勃然大怒，喝道：“好小子，老婆子就劈了你！”

喝声出口，左手抬处，一掌迎面劈来。她站在阶上，这一掌就像泰山压顶而下。

楚玉祥不躲不闪，昂首站立，说道：“也好，在下就拿你做个榜样让你们宫主去瞧瞧不放人的后果。”

他一直没有举掌封架，直等话声一落，左手才疾快的翻起，拍出一掌。

他当然看得出这两个黑衣老婆子目中精光炯炯，准是旁门中的高手，因此说话之时，左手早已运起十成“纯阳玄功”，志在一举废去对方功夫。

其实“纯阳玄功”虽是各类旁门阴功的克星，就是“太素阴功”，一样也是旁门阴功老祖宗，可以把对方功力废去。

左首老妇这一掌虽未全力击出，但含怒出手，少说也用了八成力道，眼看楚玉祥不避不闪，不封不架，还在侃侃而言，心中暗道：“你小子这是死定了！”

那知心念方动，楚玉祥手掌翻起，迎击而上，就在这一瞬间，顿觉不对，对方掌劲中，竟然含蕴着一股奇强无伦的纯阳之气，才一接触，突感心头狂震，全身如遭雷击，口中闷哼一声，砰然跌坐下去。

右首老妇看得目瞪口呆，手中鸠头杖一立，急急问道：“田护法，你怎么了？”

左首老妇跌坐地上，神情极为委顿，张口喘道：“老身……完了，被……这小子破去了一身……功力……”

右首老妇做梦也想不到左护法一身武功，居然会被这小子破去，心头既凛又怒，鸠头杖一顿，沉喝道：“小子……”

她只叫出“小子”二字，底下的话还没开口！

楚玉祥已目射棱候芒，喝道：“在下废她武功，只是给你们做榜样而已，你还不把她抬进去，告诉你们宫主，在下要听她的回话。”

右首老妇不觉一呆，数十年来，她从未有过今晚这般惊凛，江湖上武功高强的劲敌，她当然也遇上过不少，但没见过一招就能把一个武功和自己不相上下的人一身武功废去，而且对方竟然还是一个年甫弱冠的少年。

这一瞬间，她似是已为楚玉祥的气势震慑住了，双手一下托起田护法身子，点点头道：“好，你小子就在这里等着。”

说完，急匆匆往殿后而去。

林仲达当时就看出这两个黑衣老妇一身武功极高，师弟纵能应付，只怕也会有一场激战，那知左首老妇被师弟一掌就破去武功，心头自然惊喜交集。

但也暗暗攒眉，觉得师弟锋芒太露，因为江湖上人心谲诈，人家如果知道你武功高强，不是你对手，就会阴使诡计来计算你，俗语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 第二十一章 火焚玄女宫

两人跨上石阶，林仲达就低声道：“师弟，东门前辈、丁大哥、东方兄弟，武功都是极高的人，但都落到了玄女宫的手中，只怕另有缘故，等会见到宫主的时候，务必小心，当心她的诡计。”

楚玉祥一愣，点头道：“二师兄说得极是，我也这样想，以东门前辈的一身功力，绝不会无缘无故轻易落入他们手中的。”

林仲达道：“所以我们要见机行事，如果我们再失败于此，那就没有人来救我们了。”

楚玉祥道：“小弟省得。”

刚说到这里，忽然低声说道：“有人出来了！”

大殿后面果然已有灯光照射出来，接着只见一名长发披肩的黑衣女子一手提着一盏六角纱灯，从殿后转出，目光一抬，问道：“哪一位是东海镖局的楚副总镖头？”楚玉祥应声道：“在下就是。”

黑衣女子看了楚玉祥一眼，她似乎不相信这样一个英俊少年居然一掌就废去了左护法的武功，但仅此一眼，已看得她心头起了一阵跳动，粉脸不禁一红，低下头，脆声道：“宫主请你入内相见。”

楚玉祥一抬头道：“姑娘带路。”

黑衣女子转过身，才道：“二位请随小女子来。”举步往殿上行去。

楚玉祥、林仲达跟着她转过大殿，跨出腰门，第三进的大天井上铺着芊芊绿草，中间是一条石板路。

黑衣女子领着两人一直走到石阶前面，就躬身道：“启禀宫主，东海镖局楚副总镖头来了。”

厅上传出一个苍老声音说道：“请他进来。”

黑衣女子身形一侧，躬躬身道：“楚副总镖头二位请进，宫主就在厅上恭候。”

阶上一排五开间的大厅，灯火辉煌，看去极为深邃，楚玉祥、林仲达举步跨上石阶，走入大厅。

只见上首高背椅上端坐着一个面蒙黑纱，身穿玄色道装的老道姑。

椅后雁翅般伫立着十二名一式玄色衣裙，长发披肩的少女，一个个眉目如画，身材苗条，年龄都在二十出头光景。这一情形，不用说也可以看得出来，那高踞上首的老道姑，自然就是玄女宫的宫主了。

两人刚一跨入大厅，那老道姑炯炯目光，透过蒙面黑纱，注视着楚玉祥冷冷的道：“你就是东海镖局的副总镖头楚玉祥？”

楚玉祥傲然道：“你就是玄女宫的宫主？”宫主勃然变色道：“好个狂妄小子，你敢在本宫主面前卖狂，那是活得不耐烦了？”

楚玉祥朗笑一声道：“宫主问我是不是楚玉祥？我问你可是宫主？这句话狂在哪里？宫主不过是一个道观的宫主而已，在下就算在你面前卖狂，何至于死？宫主既非皇帝的妹子，也不是皇帝的女儿，竟然说出在你面前卖狂，在下就活得不耐烦了。大概宫主所凭仗的是你一身武功了？但在你没有胜过我以前，你这种狂妄口气，还是少说的好，说出来会令人嗤之以鼻。”

宫主被他抢白得怒不可遏，神色大为狰狞，喝道：“你以为我胜不了你吗？”

楚玉祥傲然道：“能不能胜我，要动过手才知道，宫主说得不嫌太早了

吗？”

宫主沉哼一声，说道：“取我剑、拂来。”

站在她身后的二名玄衣少女一个捧着一柄长剑，一个捧着一支铁拂，送到她面前。

宫主霍地站起，双手取过剑、拂，两名玄衣少女迅速的退开。

宫主一双炯炯如电的目光凝注着楚玉祥，冷然道：“你拔剑。”

楚玉祥傲然一笑道：“在下既然找上玄女宫，见了宫主，自然要向宫主领教，不过在下有一句，要请宫主先行答覆。”宫主道：“什么事？”楚玉祥道：“咱们交上了手，总会有个胜负之分，不知分出胜负来了，该当如何？”

宫主盛气的道：“你说呢？”

楚玉祥道：“在下胜了，就请宫主把今晚留在贵宫的人全数释放出来……”

宫主道：“落败的是你呢？”

楚玉祥道：“在下悉凭宫主处置。”

宫主点头道：“好，你可以拔剑了。”

楚玉祥道：“二师兄，你退后些。”

林仲达依言退到大厅门口。

楚玉祥呛的一声掣出长剑，说道：“宫主请赐招。”宫主目光一注，说道：“你是全真教门下？”楚玉祥道：“也可以说是。”

宫主嘿了一声，身形突然离地三寸，平飞过来，左手拂尘挥处，一蓬灰影涌洒而出。

楚玉祥但觉身前身后都是她拂尘的影子，心中也暗暗惊凛，对方这一招竟然是向周身百骸攻来，一招之中，包含了无数精妙招式，同时点上全身三十六处大穴，你闪得左边，右边穴道就得被点，避得开身前，身后的穴道就会受制。但怎知楚玉祥练成“太素阴功”和“纯阳玄功”，根本不惧被人点中穴道，因此只是静立不动，没有闪避。但觉三十六处穴道上被她拂丝点得一点。

不，每一点均有一缕阴气从穴道中浸入体内，但也立即无事。因为他练的两种神功中，一种是“太素阴功”，为旁门各种阴功之祖，任何旁门阴气侵入体内，自然被“太素阴功”化去了。

宫主铁拂出手，面露狞笑，说道：“你废我门下十人武功，（被楚玉祥废去武功的共有十二人，一个是左护法田婆子，一个是在林大祥绸庄潜伏的春花，这两人不是宫主的门下，她门下弟子被废去武功的，共为十人）我杀了你也不为过。”刷的一剑，当胸刺来。其实这原是雷光石火一瞬间事，她铁拂甫发，长剑也随着刺出。

楚玉祥手中长剑一竖，朝前格出。但听“当”的一声，金铁大震，他在这一剑上用了十成功力，把宫主震得脚下浮动，后退了两步。

宫主眼看自己拂尘明明点中他的穴道，他怎么可能还能还手呢？尤其第一招上，她就被震退，心头又奇又惊，一退即上，左手拂尘跟着拂出，右手长剑也剑尖一颤，直取眉心。楚玉祥这回不再怠慢，右手长剑一振，使出三十六式“全真剑法”，左手忽指忽抓，使的是擒拿手，专向对方铁拂抓去。

这一来，一个拂出铁拂，前后左右尽是她拂尘的影子，倏放倏收，如网如罟，再加她长剑也是声东击西，剑光到处乱窜，你如果被她铁拂网住，再经剑光一阵搅动，就会非死即伤。

一个却以剑为主，“全真剑法”大开大阖，玄奥多变，奇而不失其正。左手忽指忽抓，擒拿之中还以空手入白刃手法，不但扣拿关节，而且还专夺敌人兵刃。

两人这一各展所长，登时打得剑光、拂影，纵横交织，满厅飞舞。

宫主剑、拂同施，自以为是举世无人能挡的绝艺，如今却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打成平手，心头不禁大怒，剑、拂一紧，同时也把“玄女真气”贯注在剑、拂之上使出。

她怎知楚玉祥使出“全真剑法”来，自然而然就含蕴了“纯阳玄功”。他左手使出擒拿手法，就在不知不觉中运集了“太素阴功”。

宫主自以为在剑上、拂上贯注了“玄女真气”，楚玉祥定然承受不了，那知真气才一贯注到剑、拂之上，立时发觉不对！

她感到的“不对”，竟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反应，一是剑上贯注上的真气，和对方长剑一经接触，就如雪投汤，立时消失。一是拂上贯注的真气，竟然源源外泄，好似被对方吸了过去。

她这一惊非同小可，万想不到对方轻轻年纪竟然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功夫。

这一惊之下，手上难免一缓。楚玉祥左手一把抓住了她铁拂的尘尾，轻轻一夺，宫主但觉手中一震，一柄铁拂竟被他夺了过去。

楚玉祥口中大笑一声，长剑“嗒”的一声，同时压住了宫主的长剑，双剑相交，宫主但觉贯注在剑上的“玄女真气”也随着消失殆尽，赶紧抽剑后退。

大厅上灯光骤然熄灭，大厅中间一丈方圆的地面也迅速往下沉去。

这真是快得有如电闪一般，当时东门奇，三手真人等人是在和她说话时，地面骤然下沉，先前毫无准备，等到发现不对，已经迟了，所以才中了玄女宫的诡计。

楚玉祥在未见宫主之前，已有二师兄林仲达暗中嘱咐，提神注意，宫主往后跃退，灯火乍熄，楚玉祥目能夜视，你往后疾退，他也一吸真气跟踪追扑而至。

大厅地面下落虽迅速，但在大厅地面上落之前他已抢到了宫主前面，长剑急如星火，指向她的咽喉。

大厅中间一丈方圆正在迅速下落，但在宫主坐的地方，还有七八尺是实地。宫主没想到对方身法有如此快速，急忙举剑一架，当的一声，两剑相交，这回楚玉祥盛怒之下，已把“纯阳玄功”贯注到剑上。

宫主但觉对方剑上传来一股炽热的纯阳之气，透过自己长剑，迅速从掌心渗入手腕，整条手臂刹那之间劲力全失，（纯阳玄功正是一切旁门阴功的克星）急忙五指一松，长剑“当”的一声跌落地上。

楚玉祥剑光一挑，喝道：“宫主还不认输吗？”

剑尖这一挑，竟然把宫主一头白发挑了起来！

原来她一头白发，只是戴在头上的一顶假发而已，假发被挑起了，就露出一头乌黑油光的青丝，只是脸上还皱纹交织，是一张老妇人的脸孔，但只要看她这一头青丝，这位宫主的年纪绝不会太大。

站在宫主身后的八名玄少女一见宫主长剑坠地，不待吩咐，一声娇叱，立时呛呛剑鸣，寒光飞闪，八支雪亮的长剑正待刺出。

“你们住手。”

宫主狞厉的道：“好，今晚我认栽。”

她一挥手，大厅上灯光登时复明，陷下去的地面，也恢复了旧观。

站在大厅门口的林仲达只觉眼前一黑，耳中也只听到两句话，一句是师弟说的：“宫主还不认输吗？”一句是宫主说的：“好，今晚我认栽。”接着灯光就亮了。

楚玉祥把铁拂往地上一掷，大笑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宫主可以把人放出来了吧？”

宫主铁青着脸，冷峻的道：“你叫楚玉祥，姓楚的，你给我记着，这笔帐，我迟早会找你算的。”

楚玉祥大笑一声，返剑入匣，朗声道：“楚某若是害怕别人向我算帐，我就不敢找你们江南分令了。”

宫主回头吩咐道：“你们把人领来。”

一名玄衣少女躬身领命，退了下去。

宫主接着—抬手道：“楚玉祥，你们到前殿去等着好了。”一面抬目道：“领他们去前殿。”她话声一落，方才领路玄衣少女持纱灯，立即应声走入，躬身道：“楚副总镖头二位请随小女子来。”

楚玉祥一抱拳道：“在下告辞。”就和二师兄林仲达随着玄衣少女回身退出。

来至前殿，玄衣少女躬身一礼道：“二位请在此稍候，小女子告退了。”便自离去。

林仲达欣然：“师弟，真想不到咱们此行，居然会有这般顺利。”

楚玉祥笑道：“这幸亏二师弟方才提醒小弟，要处处小心，慎防诡计，若非事先有了准备，在那灯光骤灭之际，小弟及时抢到宫主面前，今晚就落入她预先布置的陷井中了。”正说之间，只见一名玄衣少女提灯走在前面，说道：“诸位要见的人，就在殿上了，小女子失陪。”

灯光乍灭，人影也随着一闪而逝。

只听东门奇的声音喝道：“小妖女，你们又在使什么诡计了？”

楚玉祥听出是东门奇的声音，连忙迎了出去，叫道：“东门前辈，在下师兄在这里。”

东门奇喜道：“是楚老弟，你们果然在这里，老妖妇怎么会把你们放出来的？”

丁盛道：“是楚师弟，哈哈，咱们总算找到你们了。”英无双一下飞身掠出，叫道：“大哥，你没事吧？你们怎么出来的。”楚玉祥道：“丁大哥，我们先看看人数，还有没有人失陷在这里？”

丁盛笑道：“一个也不少了。”

他身后紧随着裴允文兄妹、梁慧君、和赵雷等四人。东门奇一指三手真人，说道：“楚老弟，快来见过这位三手真人李静虚李道长。”

一面又朝三手真人笑道：“李道兄，这位就是楚老弟楚玉祥，哦，这位是楚老弟的二师兄林仲达林老弟。”楚玉祥、林仲达一齐向三手真人抱拳为礼。

丁盛道：“咱们总算不虚此行，人都找到了，只是奇怪，这里的宫主怎么会把楚贤弟二位释放出来的呢？”林仲达道：“丁大哥，咱们被贼党运去金陵，是楚师弟中途清醒了，才脱困的，听说丁兄几位被人改变指标，引到这里来了，才找上玄女宫来的。”

他把方才的经过简扼说了一遍。

东门奇怒笑道：“好哇，老夫正在奇怪，老妖婆怎么会改变主意，把咱们都放出来了，原来是她败在楚老弟手下才放人的。”

一面回头道：“李道兄，咱们在江湖上闯荡了大半辈子，各凭真实武功，栽在她手里，还有可说，这般预设陷阱，被她诱入埋伏，这口气如何能消，咱们去叫老妖婆出来。”三手真人道：“东门道兄说的是，我师弟无缘无故死在她毒针之下，贫道非找她算帐不可。”两人话声一落，转身往里就走。

英无双道：“师父找老妖婆算帐，咱们今晚把玄女宫破了。”

裴晚兰接口道：“对，这里是江南分令的巢穴，咱们自然要把它挑了。”

东门奇、三手真人走在前面，两位姑娘立即急步跟了上去。丁盛、楚玉祥、裴允文、林仲达等人只好也跟着进去。一行人刚走到后进，三手真人就大声喝道：“老妖婆，你给我出来，咱们把帐算清楚了。”

东门奇接口喝道：“老妖婆，你凭仗区区陷阱，算得什么，咱们各凭武功，分个高低，你再缩头不出，老夫就烧了你这座鸟道观。”

第三进大厅上灯火全熄，任你们在外叫嚣，却是没人理会。

英无双道：“裴姐姐、李道长、师父话已说得很明白了，这老妖婆装聋作哑，咱们就把这道观举火烧了。”裴晚兰道：“对，咱们说烧就烧。”回头叫道：“喂，赵大哥、钱二哥、孙三哥、李四哥，大家快来帮忙，不放它一把火，老妖婆不会出来的。”

林仲达道：“放火，只怕不大好吧？”

东门奇道：“烧，烧，你们只管烧，这鸟道观留在这里，对东海镖局总是威胁，何况仇早就结了，她们杀了葛道兄，咱们烧它玄女宫，也好替葛道兄出口气，有什么事，老夫一力承担。”

经他这一说，丁盛和裴允文也不好再开口阻拦了。英无双、裴晚兰指挥着赵雷等四人，当真在四处放起火来，但玄女宫的人依然一个也不曾露面。

东门奇口中骂声不绝，却找不到出气的对象，眼看玄女宫四处起火，烈焰渐炽，不觉呵呵笑道：“这老妖婆居然缩头不出，倒是便宜她了。”

三手真人恨恨的道：“贫道要是不把这妖妇劈作两段，替我师弟报仇，贫道誓不为人。”

东门奇道：“她是江南分令的爪牙，李道兄要找她，只有和东海镖局合作，咱们迟早总会把他们的根挖出来的。”

丁盛趁机道：“李道长，楚贤弟是在下师弟，在下代表东海镖局，欢迎你道长光临。”

三手真人眼看玄女观已将毁于大火，但仍然不见宫主等人出来，显然另有地道走了，这就点点头道：“贫道回观稍下摒挡，自当去东海镖局拜候诸位。”

玄女宫这一阵工夫，早已烈焰腾空，把整个山谷照得通红，一行人也就离开了七星岩。就因东门奇一句话，火烧玄女宫，却替东海镖局引出了许多麻烦，此是后话。

由东门奇为首，一行人赶回东海镖局，天色已经大亮。

东海镖局中，从扑天鹰阮伯年阮老爷子到每一个趟子手，昨晚整整一晚，谁都没有睡觉，澈夜守在大厅上等候消息，连西门大娘都坐在厅上，磕了一地的瓜子壳。

现在天色已经大亮，大家还是在厅上枯坐等候。西门大娘不知骂过几百

遍“老不死”，去了会一点消息也没有。

东门奇领头一脚跨进大厅，西门大娘劈头骂道：“老不死，你到这时候才回来，也不带个消息回来，大家眼巴巴的干望了一夜，你该死不该死？”

东门奇翻着一双眼睛，怔得一怔，耸耸肩，尖笑道：“老太婆，你舒舒服服坐在大厅上，喝茶、磕瓜子，老夫来回奔波，不要去说它、还被人家关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窖里，足足耗了一个多时辰，去的人全陷下去，还有谁给咱们捎消息来？”

阮伯年笑道：“东门老哥且请坐下来喝口茶再说。”

东门奇抱抱拳道：“别的事兄弟还能忍受，没茶喝，直把兄弟整得两眼都快冒出火来了。”

西门大娘道：“叫你去打接应的，原来被人家捉了去，关在地窖里，还亏你说出口来。”

东门奇双目一瞪，大着嗓门道：“谁说老夫被人家捉了去，关在地窖里？那是老妖婆预先设好的陷阱，灯光一暗，整个大厅都沉下去，换了你，也一样掉下去，哈哈，老夫虽然陷在她们地窖里，但那座鸟道观，却被咱们烧得一干二净了。”

西门大娘看到楚玉祥，英无双两人并肩走入，不觉笑吟吟的道：“楚小兄弟，你没事吧，老不死口齿缠夹不清，来，还是你来说给老婆子听听。”

英无双道：“师傅，昨晚的事，一个人是说不清的，还是请丁大哥和林二哥每人说一段经过，大家才能听得清楚。”

这时大家都已坐了下来，各自斟了一盅茶喝着。

丁盛先把赵雷四人隐身林大祥后门，跟踪春花，并在路上留下记号，一直说到自己等人夜探三茅宫，如何一同找上七星岩，玄女宫预计陷阱，大厅下沉，大家被困在地底地窖之中……

接着说道：“现在请林副总镖头说了。”

林仲达站起身，他从自己两人误中贼人迷药，被装入木箱，运到金陵途中，就卸下了车，另由贼党准备接运，恰好楚贤弟及时清醒，震碎木箱，把自己也从木箱中救出，正待赶回镖局，忽然发现路旁有人留下记号，这记号楚贤弟一眼就认出是赵雷等四人留的，于是就循着记号找到三茅宫，却没找到赵雷等人的影子，讯问之下，才知东门前辈、丁大哥等人已经赶去七星岩，自己两人这就赶上玄女宫去，楚师弟如何接连废去宫中十二个人的武功，如何击败玄女宫宫主，逼她放出人来，后来三手真人和东门前辈进去找玄女宫主算帐，一个人影也没看到，东方兄弟和蓝兄弟等人就四下放起火来，把玄女宫烧了。

西门大娘道：“好哇，老不死，你是去打接应的，却掉到人家地窖里了，如果没有楚小兄弟及时醒转，看到记号，把你救出来，咱们枯坐在这里，没有一点消息，别说救人了，就是连你们去了那里都不知道呢，你说，你这接应打得好不好？”

东门奇道：“就是你去了，也非掉下去不可。”

西门大娘哼道：“那楚小兄弟怎么会没掉下去？你老不死一向粗心大意，大而化之，老婆子还会不清楚？这是给你一个教训，你打接应去的人，一定要仔细谨慎，半点粗心不得，你还当自己是年轻小伙子，毛毛躁躁的脾气，一点也没改。”

东门奇道：“你改了什么，就是改成了鸡皮鹤发。”

“你说什么？”

西门大娘这回瞪着三角眼虎的站了起来，一手叉腰，尖着声音道：“老娘嫁给你的时候，可是标标致致的黄花闺女，几时鸡皮鹤发的？你自己不去照照镜子，弯腰驼背，两个肩胛打个头，活像个老猴精，还嫌老娘鸡皮鹤发，你看不顺眼，只管去找个年轻的，老娘不稀罕。”

东门奇攒着眉道：“你...你说到哪里去了？”

阮伯年忙道：“好了，大家总算都回来了，大家也一个晚上不曾睡了，还是去休息一会吧！”

陆长荣道：“老爷子请大家都去休息好了，这里由晚辈和杜永留着照料就够了。”

下午，阮老爷子、丁盛、裴允文、陆长荣、林仲达、楚玉祥、梁慧君、英无双、裴婉兰等人，在总镖头休息室中，围坐着喝茶。

林仲达才把早晨因大厅上人多口杂，没有说出来的话，跟大家作了报告，那就是说出他父亲遭贼人留作人质，协逼大哥投到一个神秘门派之下，昨晚是大哥林孟达把自己两人从木箱中放出来的，因时机未到，他不好泄露了行藏，详细说了一遍。

丁盛道：“林老弟，你没问令兄，贼党巢穴究在哪里？”林仲达道：“没有，昨晚时间极为匆促，又急着要去救人，是以一时没想到这一点上去。”

丁盛道：“这个神秘门派看来势力不小，光是一个江南分令，已让咱们出动了这许多人，如果他们用全力来对付咱们，仅凭咱们这点人手，只怕不易对付呢，因此，兄弟觉得咱们与其等人找上门来，不如咱们找上门去。”

陆长荣道：“丁兄说的极是，只是咱们直到现在，连他们究竟是一个什么组织，还一无所知，如何能找上门去呢？”丁盛道：“目前虽然查不到，但只有稍假时日，总可以查出来的。”

阮伯年捋髯笑道：“丁老弟可是又下了什么棋子？”丁盛只是微笑不答。

英无双道：“丁大哥最讨厌了，什么事都要卖关子。”丁盛道：“这不是卖关子，而是十分机密的事，万一泄漏出去，岂不前功尽弃？”

裴婉兰道：“这里又没有外人，你说出来有什么要紧？”丁盛摇头说道：“你们还记得昨晚火烧玄女宫的事吗？”裴婉兰道：“昨晚的事，怎么会忘记了？”

丁盛道：“不错，是你们二位女将领的头，还有什么人参与其事？”

英无双道：“还有赵老大他们四人，你问这干么？”丁盛道：“孙风在后院放火的时候，看到飞起十几只夜鸟，但孙风一眼就认出那是十几只灰鸽……”

裴婉兰道：“孙老三一定都把它们打下来了。”孙风精擅暗器，十几只灰鸽，自然没有一只逃得出去。丁盛笑道：“你猜得一点不错，孙风当时只是一时手痒，那知等到检起一只看了一眼，才知道这些灰鸽，原来竟是玄女宫的信鸽，他有此发现，急忙四处寻找，其中有两只虽然受了伤，总算没死……”

裴婉兰急急问道：“丁大哥，那两只信鸽呢？”丁盛道：“他藏在怀里，带回来了，现在正在悉心替两只伤鸽治疗之中，只要养好伤，有信鸽带路，就可以找到他们巢穴了。”

陆长荣道：“幸亏孙老三心思慎密，才能有此收获。”丁盛笑道：“他们跟随湖主多年，江湖经验自然极为老到，不然，湖主也不会要他们来跟随

楚师弟了。”

英无双道：“不知这两只信鸽，要多少时间才能养好伤。”丁盛道：“大概有三四天也差不多了。”

英无双道：“丁大哥，咱们人手如何分配，你大概也有个腹案了？”

丁盛道：“人手不用太多，但你是少不了的。”裴畹兰道：“我呢？”

丁盛道：“你要去，自然也可以算一份。”

裴畹兰问道：“还有什么人呢？”丁盛道：“咱们仍是原班人马，由东门前辈押阵，已经够应付了。”

西门大娘道：“不行，这回老不死守在这里，我去。”东门奇道：“丁老弟是这里的总指挥，他已经派定老夫职司，你还是守在这里的好。”

西门大娘道：“你去，只会出丑，这回楚相公要对付敌人，可没时间再去救你脱困。”

东门奇道：“怎么，你也太小觑老夫？昨晚那老妖婆不敢和老夫动手，才使的诡计，你去了，一样会随着大厅沉下去，老夫岂会败在区区一个玄女宫主的手下？”

丁盛忙道：“二位前辈不用争了，咱们出发之后，镖局人手去了大半，全仗西门老前辈和阮老爷子坐镇，这里是咱们的根本重地，更为重要，何况李道长和东门前辈约好的……”西门大娘呷呷尖笑道：“好，好，你帮老不死说话，老婆子不和他争就是了。”

刚说到这里，杜永匆匆走入，说道：“总镖头，有一位从茅山来的老道长来了……”

东门奇站起身道：“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三手真人来了，阮老哥，咱们快出去。”

阮伯年、东门奇、西门大娘三人走在前面，丁盛等人也一齐跟着走出。三手真人李静虚肩背长剑，手持拂尘已经站在厅上。东门奇连忙拱手道：“道兄来了，兄弟失迎得很。”一面朝阮伯年道：“这位就是三手真人李道兄。这位是鹰爪门掌门人阮老哥。”

两人各说了些久仰的话。

西门大娘呷呷笑道：“李道兄，你这付打扮，倒像是三戏白牡丹的吕洞宾了。”

“善哉善哉！”

三手真人稽首道：“老嫂子差不多有二十年不见了，你还是老样子，足见修为功深了。”

西门大娘听说她还是二十年前的老样子，自然大为高兴，尖声笑道：“咱们这点修为，比你道兄就差得多了。”阮伯年连连让坐，大家落坐之后，三手真人道：“昨晚你们大伙走后，那老妖婆居然率众找上三茅宫去，差点把三茅宫烧了。”

东门奇道：“老妖婆找上三茅宫去了，道兄和她交过手了？”

“没有。”三手真人道：“贫道回到观中，寻思玄女宫被毁，不见一个人影，必有藏身之处，老妖婆第一件事，必然会迁怒贫道头上，也可能给三茅宫放上把火，三茅宫道人，只会一点粗浅的防身之术，绝非老妖婆门下对手，因此回观之后，就略施小技，在观外稍作布置……”

英无双好奇的道：“道长怎么布置呢？”

三手真人笑道：“贫道略谙奇门之学，就在三茅宫周围布置了一些阵法，

其实只是多放几块竹木石块之类而已！”

英无双道：“道长的奇门之学，当真不可思议，昨晚我和丁大哥就是落到道长的阵中，东奔西跃，不知跑了多少冤枉路，如果没有道长要人把我们领出来，只怕非跑到筋疲力竭不可呢！”

裴晚兰惊奇的道：“真有这样的事？”

三手真人笑了笑，继道：“贫道此一布置，只有一处旗门，贼人如果来了，只能进，不能出，志在把来人一网拿下，这一旗门，就设在三茅宫大门前，那知贫道刚刚转身，忽然听到有人说道：“这些草木竹石的劳什子有什么用？有我四茅君在这里，谁敢动三茅宫一草一木？”

“贫道听到奇怪，转身看去，只见一个蓬头垢面的长发道人正在把贫道布置在大门口的旗门，一些石块，用脚扫了开去，这人正是平日在三茅宫前山径上扫地的茅四，为人喜酒，有些疯疯颠颠，但使贫道感到奇怪的是奇门阵法一经布置完成，虽然只是些草木石竹，平常人就再也看不到它，除非把阵法破了，但贫道可以感觉到，四周阵法依然完好，只是大门前的旗门被他用脚扫开了，三茅宫大门也就掩不住……”

裴晚兰问道：“道长，那玄女宫主还没来么？”

三手真人道：“就在他把旗门扫开的同时，老妖婆率同十几个门人，也赶到了，她们分作三处，左右两处由一个黑衣老婆子率领，分别越入三茅宫围墙，那老妖婆带着两个门人却由正门飞落。

贫道抬目之际，那茅四已经翘起二郎腿，坐在石阶正中间，也没理睬来人。

贫道此时早已闪入暗处，隐住了身形，那老妖婆看到茅四蓬头垢面的模样，连身上一件道袍也又脏又破，自然瞧不起眼，喝道：“你是三茅宫的道人，快去叫三手真人李静虚出来。”

茅四忽然站了起来，大声喝道：“呔，何方妖孽敢到三茅宫来兴风作浪，道爷四茅君茅四真人是也，快报上名来，否则本真人就要天蓬力士把尔等拿下了。”

贫道看他满口胡说，还不知道站在眼前的是一位杀星，正待闪身出去，老妖婆已经抬手点出一指，说道：“你去找天蓬力士吧！”

大家听他说得出神，没有一人插口。

三手真人继道：“贫道心中暗暗怒恼，这老妖婆当真心狠手辣，茅四是个不会武功的人，她却骤下毒手，哪知茅四竟然若无其事，反而哈哈笑了起来，说道：‘本真人瞧在你师父份上，这一指就让你白点了，你走吧！’”

贫道听得不由一怔，想不到平日在观前打扫山径的茅四，竟会是深藏不露的高人。那老妖婆当然也大吃一惊，厉笑道：

‘李静虚不敢出头，却叫你来替死，好，你再接我一指。’说着果然又振腕一指直点茅四眉心，她这一指显然是旁门中极厉害的‘玉女指’了，一指出手，贫道就听到有一缕带着锐啸的指风直射过来。

茅四右手一抬，竖着手掌道：“慢来，本真人还有几句话要告诉你。”说也奇怪，他手掌一竖，那逞有锐啸的指风忽然离他数尺的中途停了下来。

只听他接着：‘你第一指本真人瞧在你师父份上，可以让你白点，这一指你如果不及时收回去，本真人真的要叫天蓬力士把你拿下了，好，收是不收，你自己看着办吧！’

话音一落，竖立的手掌忽然收回，他手掌才一收，突听那一缕指风忽然

间锐啸又响了起来，接着‘笃’的一声，好像不偏不倚正射中他心腑。

茅四双目乍睁，喝道：‘好哇，你当真不把指风收回去，那是把本真人说的话当作耳边风了，来呀，天蓬力士何在，把这小妖精给本真人推过来。’

贫道只见他左手轻轻招了一下，那老妖婆果然身不由己的朝茅四面前走了过来。她当然不是自愿走过来的，在走过来的时候，还在挣扎着，但她两手就是举不起来，真像被人制住了推着走过来的一般，一直来至茅四面前，双目几乎冒出火来，就是无法挣动。

茅四歪着头朝着她裂嘴一笑，摇摇头道：‘冒犯本真人，本该废去你一身武功，但本真人总算和你师父相识，这一来，不是让人家说本真人以大欺小？算了，姑念你不认识本真人，本真人也不为难你，你去吧！哦，还有，你在本真人面前装腔作势可不成。’

贫道只见他对老妖婆吹了口气，呼的一声，老妖婆头上白发被吹了起来，原来她不但戴了假发，而且也戴了假面具，这回悉数被风吹起，露出本来面目，那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妖妇。

她在假发被吹起的一刹那，身也忽然可以动了，口中惊啊一声，迅快往后跃退，再定眼看时，石阶上那里还有茅四的影子？茅四什么时候走的，连贫道也没看清楚，那妖婆撮口发出一声清啸，带着两个人匆匆走了。

接着只听茅四的声音从里面传出：‘你们去吧！’接着呼呼之声，连续响起，从围墙里接二连三的飞出十几条人影，这些人显然是被摔出来的，但等落到地上之时，已可站住，只是一个个面露惊惧之色，由一个黑衣老妇率领着飞奉而去。

东门奇直等他说完，才道：“道兄不知茅四的来历吗？”

三手真人道：“茅四在三茅宫扫了二三十年山径，观中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来历，今天早晨，贫道去看他时，有人说他刚才还在扫山径上的落叶，有人说他正在溪边濯足，贫道找遍了全山，就是没找到他。”

阮伯年道：“天壤间尽多异人，这位道长既肯挺身而出，替三茅宫消除了一场劫难，说不定是道兄茅山一派的人，好在玄女宫主经此一来，再也不敢上三茅宫寻衅去了。”

三手真人点头道：“阮兄说得极是，贫道昔年也曾听先师说过，先师有一位同门师弟，不喜练武，终年在山上乱跑，后来忽然失踪，据贫道猜想，这位茅四道长，很可能就是贫道那位失踪的师叔也说不定。”英无双道：“这位道长武功有这样高，怎么昨晚观主被人用玄女针偷袭，他会不加援手呢？”

东门奇笑道：“也许昨晚他没在场，到底他是人，不是神仙，没有未卜先知之能。”

三手真人问道：“东门道兄可知那妖妇去处吗？”东门奇道：“贫道只知那妖妇一行，是向南去的，依贫道推测，她们老巢可能是在浙境了。”

阮伯年含笑道：“道兄宠临，不妨小住几日咱们已议定，由东门老哥领头，再过三四天就可动身了。”

三手真人奇道：“东门道兄尚未侦查出贼人的老巢所在，如何追踪呢？”

东门奇就把孙风截猎两只飞鸽的事，说了出来。

三手真人大笑道：“如此就好，咱们有飞鸽领路，那一定可以找到贼巢了。”

三天之后，那两头灰鸽经孙风悉心治疗，已经完全好了。”但飞鸽一经放起，要想跟得上它，就非有绝顶轻功不可！一行人中，屈指算来，只有东

门奇、三手真人、楚玉祥和孙风可跟上。

这就决定由孙风放飞飞鸽之后，先由东门奇跟踪飞鸽，三手真人跟踪东门奇，楚玉祥跟踪三手真人，孙风跟踪楚玉祥，再接下来由赵雷、钱电、李云依将跟住前面的人，最后面是丁盛、裴允文、林仲达、英无双、裴晚兰五人走在一起。（丁盛没要梁慧君同去，因她原是江南分令的人，去了反而不便）一行人从镇江出发，一路南行，傍晚时分，到达庙山，就在附近一座小庙歇足。

第二天一早，到了夏庄，孙风就放起一只灰鸽，那鸽子在空中略一盘旋，就往南飞去。

东门奇、三手真人、楚玉祥三人，看它果然往南飞行，立即各自展开轻功，跟踪掠起，但见三道人影，同时激射出去，贴地低飞，宛如浮矢掠空，转瞬奔出老远。

孙风、丁盛等人不敢怠慢，也立即各自展开脚程，跟了下去。

大家虽然同时施展陆地飞行之术，但每人功力不一，自然有快有慢，而且也不能和飞鸟比，时间长了，慢慢就会落后。

丁盛早就想到这一点，所以决定由东门奇追逐灰鸽，后面的人，只要一个远远盯住一个，就可以全跟得上。

万一第一只飞鸽失去了踪影，那时至少已经追到浙界，第二天早晨，就可以放起第二只灰鸽，大概也就差不多可以到地头了。

大家追逐第一只鸽子，一路由宜兴进入长兴，到得虹星桥，天色已黑，鸽子一下投入一片丛林，便自失去了踪影。

东门奇堪堪停住身形，三手真人已经相继赶到，问道：“鸽子投入这片丛林去了？”

东门奇道：“不过据兄弟看，它不过是中途打尖而已，应该还不到地头。”

接着楚玉祥也跟来了，后面的人也陆续赶到。东门奇道：“好了，今晚咱们就在这里权宿一宵了。”大家整整赶了一天路，连中午都没有休息，每个人身边都带了干粮，也是边跑边吃的，这时早已跑得筋疲力尽，在林下找块大石坐了下来。

裴晚兰道：“明天再这样跑上一天，真是吃不消了。”裴允文道：“明天再跑一天，只怕还没到地头呢！”裴晚兰问道：“赵老大，从这里下去，有些什么大山？”赵雷道：“名山大川可多着呢，天目山脉过去，是茅山山脉、会稽山脉、偏东是天台山脉，向南是括苍山脉，都是名山大川，多则一二百里，最少也有数十里方圆没有人烟的崇山峻岭深壑。”

裴晚兰听得一呆，说道：“这到哪里去找。”三手真人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口中喃喃的道：“不错，严州附近，也有一座茅山，莫非……”

丁盛道：“前辈想到了什么？”

三手真人双眉微拢，沉吟道：“贫道想到这里也有一座茅山。”

东门奇道：“道兄怀疑玄女宫主是石丹门下？”三手真人道：“不错，贫道觉得此事大有可能。”丁盛矍然动容道：“如果江南分令是石母支使的，这倒有些棘手！”

楚玉祥出道不久，当然没听说过石母之名，这就问道：“丁大哥，石母是什么人呢？”

丁盛道：“提起石母，江湖上没有一个人不感到头痛的，她武功诡异，行事也一向只凭自己好恶，门下收的都是女弟子，在江湖上自成一派，连少

林、武当都不敢得罪她。”

楚玉祥道：“石母有这样厉害？”

丁盛道：“二十年前终南派有一个弟子，和石母门下女弟子相遇，发生情愫，本来也是一件好事，怎奈他师叔有一女儿，自幼在一起练武，师叔也极为钟爱这个师侄，经师父之命，终于涓吉成婚，石母门下女弟子却在他成婚之后，找上终南，得悉个郎已成了亲，伤心欲绝，回转石母岭，竟然自断青丝，作了女冠，事为石母获悉，大为愤怒，带着她女弟子，找上终南。”

他口气略顿，接着说道：“其实终南派的弟子，只不过和她两情相悦，谈得较为投机，并无苟且之事，石母硬说他欺骗她女弟子的爱情，更要他回石母岭和女弟子成亲，终南五剑在江湖上也是名声极盛之人，对石母提出这等无理要求，也极愤慨，双方一言不合，动起手来，石母一怒之下，出手如电，接连点废了五剑的右臂，还把那弟子强行捉去，那弟子不甘师门受辱，半途趁石母不备，自震天灵而死，石母的女弟子也一恸殉情。

从那时起，各大门派以终南派发生的事为殷鉴，严令门下弟子行走江湖，不得与任何女子交谈，也严禁门下弟子如若遇上石母门下，必须退避三舍，石母的名头，从那时起，在江湖上真是锋芒不可一世。”

楚玉祥道：“就是这样，才使她目空一切，欺侮到咱们东海门头上来了。”

英无双道：“师父，她就住在茅山吗？”

东门奇道：“她因姓石，又住在石母岭，才自称石母，那玄女宫主，很可能就是她的门下。”

大家吃过身携带的干粮，就各自在林下坐息，运起功来。

一宵过去，翌日早晨，丁盛因为前面横亘的是天目山脉，如果放起鸽子，山区很难追踪，要孙风且等穿过天目山再放不迟。

傍晚时分楚玉祥自告奋勇，到得临安就找了一客栈落脚，决定明一早再把飞鸽放飞，明天一早，要代东门奇追踪飞鸽，英无双也吵着要和大哥一起追。

丁盛知道两人轻功足可胜任，也就点头答应。

临安是个府治，大街上商肆林立，相当热闹。几人连日来一路上都啃着干粮，难得今晚没事，大家都想上街去活动活动。

东门奇和二手真人因江湖上认识他们的人多，不愿出门，丁盛就吩咐店伙要厨下做几式下酒菜，来一壶花雕，由自己陪同两人在房间里喝酒。要楚玉祥、裴允文等人只管上酒楼去，但却吩咐赵雷等四人，最好不要和他们走在一起，以防被人看出行藏来。裴婉兰拉着英无双的手，说道：“东方兄弟，我们快走啦！”裴允文道：“你们两个别惹事！”

裴婉兰道：“我们不过先走一步，在街上逛逛，你们不是随后就跟来了，怎么会惹事的？”

说着，匆匆走了出去。

楚玉祥、林仲达、裴允文也就跟着走出。赵雷等四人稍后也跟着走出客店。

大街十字路口，有一家天香楼酒馆，占的地势极佳，门前也很气派，一望就知道是城里首屈一指的大酒楼了。裴婉兰和英无双刚走近门口，一名伙计就躬着身道：“二位公子请高升一步，上楼雅座。”

裴婉兰脚下一停，回过头来，叫道：“大哥，我们就上这一家去。”

一手拉着英无双跨进门去。

伙计连声说“请”，后面的楚玉祥三人也跟着过来。登上楼梯，一名伙计就领着五人来至临街的一张桌上，拉开板凳，连连说道：“五位公子爷请坐。”

另一名伙计立即送上茶水。

五人坐下之后，裴允文点过酒菜，赵雷四人也上来了，伙计把他们领到另一张桌上。

楚玉祥拿起茶盅喝了一口，目光略一打量，这时楼上差不多已有八九成座头，人声嘈杂，但都是些商贾人，坐到楼上来的，当然不会有贩夫走卒，但这些人还是鄙俗的市僧嘴脸，令人看了俗不可耐。

只有自己这一桌的左首，隔着两桌子，坐着六个人，五个年龄都在六旬以上，看去貌相清癯，一个约莫四旬左右，身材极壮，正在默默的喝酒，有时也细声交谈，但声音说得不响。壮汉身旁，还放着一只长形朱漆木箱。

只有这六个人举止神情，和一般食客截然不同，楚玉祥不觉朝他们多看了几眼。

六人中一个年纪约六十七八的老者也正好抬目朝自己这边看来，此人当然也感觉到楚玉祥这一桌上五个少年人，一个个生得丰神隽秀，有异于一般食客，自然也不自觉的会多看上一眼，心中可能还在暗暗纳罕：“这五个少年人，仪表挺拔，眉目之间极自然的流露出英气来，看来绝非寻常执裤公子！”

楚玉祥也看出老者虽然意图掩饰，目中神光闪动，心中暗道：“这老者分明有一身武功，而且已臻上乘，不知是何来历？”

这时正好伙计送上酒菜来，遮住了楚玉祥的视线，楚玉祥乘机以“传音入密”朝林仲达说道：“二师兄，咱们左首那一桌上坐着五个老者，都有一身极高的武功，你看会是什么来历？”

林仲达转身看了一眼，微微摇头道：“看不出来。”

裴允文问道：“林兄在说什么？”

林仲达低声道：“楚师弟说咱们左首一桌五个老者，都有一身极高的武功。”

裴允文正待回身看去。

楚玉祥立即以“传音入密”说道：“裴兄，莫要转过身去，他们也正在注意我们呢！”

英无双道：“大哥，他们会不会是贼人一党？”楚玉祥道：“似乎不像，那几个老者除了神色严肃，不像是坏人。”

刚说到这里，只见那五个老者已经站起身来往楼下走，那壮汉一手提起朱漆木箱急步跟着下楼。

那只朱漆木箱看他提在手中并不沉重，但从他踏在楼梯上的声音听来，显然不轻。

裴允文道：“木箱中放的莫非是他们兵刃？”

林仲达矍然道：“裴兄说的极是，他们各人把兵刃放在木箱之中，那是不愿让人识破行藏了。”

裴婉兰道：“我们跟下去看看！”

裴允文道：“江湖上人，最忌就是探人隐私，事不关己，何用多管闲事？你就是喜欢没事找事，我们明天还要赶路，这几个人并不好惹，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 第二十二章 夜入石母岭

五人匆匆用过酒饭，会帐下楼，回转客店，东门奇和三手真人都已回房做功去了。

丁盛看到大家回来，含笑问道：

“裴兄弟，你们都回来了？”

楚玉祥道：“丁大哥，我们在酒楼上遇上了五个老者，一个壮汉，看上去都有一身极好的武功。”

丁盛笑道：“茶楼酒肆，时常会有江湖人光顾，这也是平常的事，事不关己，最好不要多事，明天一早，咱们就要赶路，大家还是早些回房去休息吧！”

楚玉祥和二师兄林仲达一间，夜深人静，这时已经过了二更，客店里灯光已都已熄灭，楚玉祥在床上盘膝运功，蓦听一丝衣袂飘风之声，从窗前掠过！

这声音当然瞒不过楚玉祥，双目一睁，人已飘然落到地上，披起长衫，轻轻推开南首窗户，一下窗穿而出，只见一条人影在前面屋脊上一闪，只是眨眼的工夫，就已掠出了十数丈外。

这人轻功之高，着实让楚玉祥都为之一怔，既然有此发现，他岂肯不追？这就吸一真气，身形破空飞掠下去。前面人影去势极快，他似是没想到会有人跟踪他，因此只顾一路飞掠，连头也没回，楚玉祥跟在他身后，始终保持了七八丈距离。

不多一会，已经追到郊外一座小庙面前，那人身形一停，举步走了进去。

楚玉祥早已在他奔近小庙之际，身形一偏，从小庙右侧飞身上屋，在屋脊阴暗处伏下身来。

这间小庙只有一进房屋，殿上点了一根蜡烛，火光闪烁，并不太亮，神龛前面围坐着四个老者，边上还坐着一个壮汉，那正是酒楼上见过的几人。

这时一路奔行而来的那人刚跨上大殿，坐在中间老者问道：“三师弟，你可曾摸清楚了吗？”

进入殿去的当然也是一个老者，他在中间老者的右首坐下，说道：

“说来惭愧，小弟什么也没有摸到，他们很早就睡了，好像只是路过的人。”

楚玉祥心中暗道：

“好哇，原来你是踩我们的盘去的。”

中间老者忽然抬起头来，微微一笑道：

“只要和老贼婆无关，就随他们去吧！”

楚玉祥眼看他们与自己一行无关，也就悄悄后退，飞身落地！

就在这一瞬间，耳中但闻一阵衣袂飘风之声，紧逼而来，心中方自一怔，只见自己左右前后，一丈之外，已被五个老者围了起来。

那中间老者朗然笑一声道：

“朋友既然来了，还想走吗？”

但当他看清楚玉祥只是一个弱冠少年，不禁微微一楞。

楚玉祥心中暗暗恼怒，背负双手，也朗笑一声道：“在下是你们有人到客店去踩咱们的盘，才跟来瞧瞧的，如果不是你们踩盘在先，在下就不会跟来了，难道只准你们踩咱们的盘，咱们就不能踩你们的盘吗？咱们之间，虽

非朋友，也应该不是敌人，五位何用如此气势汹汹？”

那方才从客店踩盘回来的老三怒嘿一声道：“小子，你在咱们老五面前，还敢如此说话，咱们也不想为难你，你可随咱们回到庙中去，你师傅是谁？咱们自会通知你师傅前来，把你领回去就好。”

楚玉祥目中射出两道寒芒，冷笑一声，喝道：“你这小子两个字是谁骂谁？通知在下师傅，把在下领回去，口气说得很狂，但你们配吗？如果在下早知你如此猖狂，你在进入咱们住的客店后进之时，早就把你拿下了，还容你回得到这里吗？要是你师傅把你领回去，这句话，在下也会说。”

那老三听得气往上冲，厉声喝道：

“小子，你找死！”

为首老者就站在楚玉祥对面，眼看这年轻人气宇不凡，尤其双目神光如电，一身功力似是不在自己五人之下，心中暗暗奇怪：

“这年轻人内功修为和他年龄极不相称！”

一面连忙右手一拢，制止他老三说话，一面朝楚玉祥道：“小友尊师是谁？你说出来听听，也许是老夫故人，亦未可知。”他这话自以为已经说得很客气了。

那知楚玉祥因对方出言不逊，心头已有了怒意，闻言冷冷一笑道：“在下师尊，没有朋友，师尊名号，凭你们还不配问。”

这话自然把五个老者都激怒了，为首老者突然纵声大笑一声道：“小友既然这样说了，老夫倒非把你拿下，让尊师亲自前来把你领回去不可！”

楚玉祥傲然道：

“五位有此自信，那就不妨试试！”

为首老者道：

“老三，你去试他几招。”

老三应声走上，怒容满面的道：

“小子，拔剑！”

楚玉祥目光一掠五人，说道：

“五位列下阵势，怎么不一起上？”

老三怒笑一声道：

“小子，你好狂的口气，老夫一个人还不够把你拿下吗？”锵的一声掣出一支细长长剑来。

楚玉祥朝他点点头，笑道：

“也好，到客店去踩盘的就是你，在下就把你拿回去，让尊师亲自前去领回好了。”

老三手中长剑一指，似要出手，但他究是成名多年的人物，心中纵然狂怒，也不愿有失身份，强自耐着性子，喝道：“你尽是口发狂言，还不拔剑？”

楚玉祥突然仰首向天，发出一声龙吟般的长笑，说道：“和你动手，在下还用得着拔剑吗？阁下尽管出手好了。”

他这声长笑，声震九霄，铿铿震耳，听得为首老者脸色为之一变，仅凭他这声长笑，内力之厚，简直不在自己五人之下，心头不一震，急忙以“传音入密”朝老三说道：“老三，不可大意，更不可伤他，此人果然大有来历，必须看看他的师门路数。”

老三早已被楚玉祥激怒，口中断喝一声：“看剑！”

手中长剑朝前轻轻一送，嗡然有声，细长长剑登时幻起三缕精芒，细如

银练，闪电般分袭楚玉祥胸前三处要穴。

楚玉祥果然没有拔剑，他站着的人，连身子都没动一下，右手手腕抬处，骈起食中二指代剑，刷的一声，斜划而出。

这一式根本不成什么招法，好像只是随手划出的一般，但他手指划出之际，已有一道森寒剑风透指迎出，截住了对方三缕剑光。

这五个老者都是成名多年的剑术行家，数十年岁月都浸淫在剑术之上，自有他们独到之处，老三这攻出的一招三缕剑芒，原只是试探性质，但长剑送出，眼看对方手指轻轻一划，就把自己三缕剑光截住，再也刺不过去，心头也不觉一凛，暗道：“这小子居然练成了剑气功夫！”

他是把楚玉祥的“太素阴功”，当作了剑气功夫，心念一动，长剑突然变招，只见他手腕振动，倏忽之间，攻出了一十三剑。

这十三剑绵密无比，迅疾无俦，几乎快得如同在一招之间迸发出来的，精练如芒，连闪不已！

楚玉祥以指代剑，使出来的正是绿袍师父的十三招剑法。

老三攻出一十三剑，剑势虽极凌厉，但楚玉祥只使了五招剑法，均被他随手划出的指剑化解开去，依然无法把他迫退一步。

这可直把五个老者看得心头大凛，却连楚玉祥一点路数也看不出来。

老三心头又急又怒，又是一声大喝，手腕连挥，剑势再次加强，攻力猛锐至极，但见青光如虹，幻起一片如山剑影，挟带起嗤嗤轻啸的剑风，冷森逼人！

他这回全力运剑，把数十年精修内功，贯注到剑身之上，每一剑都蕴含了极强内力，剑势果然大盛，楚玉祥一个人似是被他耀目剑光罩住了一般！

但这只是表面而已，因为老三手中有一柄百炼精钢的闪闪长剑，剑势一紧，自然可以幻起一片剑光来。

楚玉祥只是骈指如戟，代替长剑，手指划出的剑招，含有极强的无形真气，把门户依然守得十分严密，在他周围七八尺远近，老三刺出的剑光始终无法逼近！

这一情形，除了老三，其余四个老者自然也看得出来。老三一张老脸业已胀得通红，心头愤怒如沸，口中又是一声大喝，身形突然扑起，长剑挥处，一道剑光朝楚玉祥当头劈落！

这一剑他运上了十成功力，剑势有如泰山压顶而下！为首老者看得吃了一惊，急忙叫道：

“老三不可伤他！”

楚玉祥原无伤人之意，只希望他知难而退，此时看他形同拚命，心头也不觉勃然大怒，手腕朝上一圈，以指代剑，朝上迎起。

他心头这一怒，“太素阴功”，自然也随着暴长！就在此时，突听耳边有人喝道：“小娃儿，他们是终南五剑，为人正派，和太湖龙王颇有渊源，你不可和他们伤了和气，还是快走吧！”

话声入耳，楚玉祥划起的指风业已迎了上去，老三直劈而下的一柄长剑，如何承受得起“太素阴功”的震力，突然呼的一声，冲天飞起！

楚玉祥不知说这话的人是谁？听他说他们就是终南五剑，又和敖湖主有旧，不便再留，这就朗声道：“在下领教了，失陪！”

双脚一顿，一道人影同时划空飞起，去势如箭！老三长剑被震脱手，落到地上，再一点足，腾身接住长剑，才行飘身落地，已是脸无人色，恨恨的

道：“这小子……”

为首老者摇手道：

“老三，这年轻人一身功力，远在咱们之上，看来他确无敌意，否则你早已伤在他手下了。”

老三神色颓然，返剑入匣，说道：

“看来咱们二十年苦练，真是白费了。”

突听有人接口道：

“那倒不是，你们练了二十年的一招‘五剑合一’，还是不错，刚才只是你一个人单独施展，威力自然减弱多了。”那是一个苍老的声音，话声好像来自半空，却看不到一点人影！

为首老者喝道：

“说话的是哪一位高人？”

只听那苍老的声音又道：

“五十年前贫道曾在终南和孤石老人谈过剑，刚才只是提醒你们一句而已！”

老三愤然道：

“原来你就是那年轻人的师傅了？”

只听那苍老声音已从遥远处传来，大笑道：“那娃儿的两个师傅，胜过贫道何止天壤，方才是贫道叫他走的，为的是不可伤了两家和气……”

楚玉祥刚回到客店，丁盛就迎着问道：“楚师弟，刚才你到哪里去了，我看你长身掠去，去势极速，自知已经追不上你，以你一身所学，也绝不会出什么差错，所以就在屋脊上坐守了半个更次了。”

楚玉祥就把刚才遇见之事，详细说了一遍。

丁盛道：“会是终南五剑，不错，他们和敖湖主颇有渊源，哦，那个和你说话的又是什么人呢？”

楚玉祥道：“不知道，小弟听他声音，好像就在我头上，我当时并无伤人之意，所以匆匆走了。”

丁盛沉吟道：“终南五剑已有二十年不在江湖走动，忽然在这里出现，很可能是冲着石母来的，时间不早，快回房休息吧！”

两人各自回房就寝。

第二天一早，一行人出了临安南门，孙风就放起第二只鸽子，那灰鸽在空中略一盘旋，就振翅往南飞去。楚玉祥就展开轻功，一路跟着飞掠。东门奇、三手真人等人也各自展开身法，紧随着跟了下去。

出了临安南门，经新登、桐庐一路往南，是一条大路，追踪鸽子，还不算太难，但出了桐庐，那鸽子突然折向西南飞去。

三手真人已经心中有数，身法突然加快，赶上东门奇，口中说道：“东门道兄，咱们快追上去，要楚副总镖头不用追了。”东门奇偏头问道：

“道兄发现了什么？”

三手真人道：

“照那鸽子飞行方向，再过去是什么地方了？”东门奇道：

“是什么地方？”

三手真人道：“茅山石母岭，不把楚副总镖头叫住，你要他单身涉险？”

东门奇哦了一声，说道：

“道兄怎不早说？”

三手真人道：

“你不认识路？”

东门奇道：

“兄弟从没到过这里。”

两人口中说着，身形丝毫不慢，而且还在逐渐加快，渐渐和前面的楚玉祥拉近距离。

东门奇运起内功，把话声传了出去：“楚老弟，等一等！”楚玉祥正在奔行的人，闻言不觉脚下一停，目注飞鸽，一面回头问道：

“前辈有什么事？”

这两句话的工夫，东门奇和三手真人业已奔近，也在这两句话的时间，那头飞鸽业已速去。

东门奇道：“我们不用追了。”

楚玉祥道：

“我们追到半途，怎么放弃了呢？”

东门奇道：

“鸽子飞去的方向，正是茅山石母岭。”

楚玉祥道：

“那就追上石母岭去，咱们既然来了，还怕石母不成？”东门奇笑道：“咱们既已知道茅山玄女宫和石母有关，那就是找到正主了，石母岭可不比玄女宫，不可鲁莽从事，且等后面的人到齐了，再作计较。”

说话之时，英无双、赵雷、丁盛等人陆续赶到。英无双跑得粉脸通红，一直走到楚玉祥身边，说道：“大哥，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轻功太差。”

丁盛道：“鸽子可是朝石母岭方向飞去了？”

东门奇道：“不错，所以我们停下来且找个地方歇歇脚再说。”

三手真人伸手一指，说道：“往西去，地名大市，是一个小市集，和石母岭只有一水之隔，那里有一家酒店可以歇脚。”丁盛道：“那里和石母岭只有一水之隔，咱们这一行人来至荒村酒店，不会太碍眼吗？”

三手真人大笑道：“你以为咱们行踪，石母还会不知道吗？”

东门奇道：“李道兄说得不错，咱们上石母岭去，本来不是想偷袭的，那就大大方方的和她明来，走，咱们就上大市酒店喝酒去。”

大市，是一处荒僻的小市集，面临大江，（富春江的支流）酒店小得可怜，只是临江搭盖的芦棚，一共只有两张半板桌，一根松树柱子上挑着白布酒招。

现在正是午牌时候，只有那张半桌上坐着一个瘦削老者，独自剥着花生喝酒。

这老者满脸皱纹，面色苍白，身上穿一件洗得发了白的竹布长袍，看去像是三家村的老学究，他看到一行人走入松棚，似乎微感意外，但只朝众人打量了一眼，就自顾自的斟酒喝酒，没有理会。

东门奇、三手真人一行十二个人，正好坐了两张桌子。酒店里只有一对老夫妻和一个女儿——十八、九岁的村姑三个人。

老头腰背已弯，头上覆着一顶毡帽，巴巴结结的迎了上来，陪着笑道：“诸位大爷，是喝酒还是喝茶？”

东门奇道：“有人喝酒，也有人喝茶，你问问大家，有几个喝茶的就好。”

英无双道：“我喝茶。”

裴晚兰道：“我也喝茶。”

丁盛道：“这样好了，你打十斤酒来，再泡一壶茶就是了。”那老头道：“诸位要不要面，小店不买饭，只有面条。”丁盛道：“那就下十二碗面来好了。”

老头应着是，退了下去，不多一会，拿着杯筷在两张桌上排好，又泡了一壶茶送上，再回头就送来了两锡壶酒。荒村小店，一下来了十几个客人，厨下母女两人也忙着切下酒菜，烧水下面条。

那村姑端了两盘卤菜，分别在两张桌上，才低垂着头转身就走。

丁盛看她端盘子的双手，十指尖尖，洁白纤细，不觉微微一笑，立即以“传音入密”朝东门奇道：“前辈，这酒店只怕有些不对！”

东门奇也以“传音入密”含笑道：“原来老弟也看出来了，方才那老头连说话走路都在发抖，可见其中有着蹊跷，问题应该出在那母女两人身上了。”

丁盛道：“她们是石母手下了。”

东门奇道：“还有那老学究只怕也有问题。”

丁盛道：“这酒菜……”

“照吃不误。”

东门奇道：“你暗中知会楚老弟一声，要他把全真教的‘百一丹’取出来，每人先服上一粒，待回看老夫眼色行事，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

大家已经在喝酒的喝酒，喝茶的喝茶，丁盛悄悄以“传音入密”告知了楚玉祥，要他在不动声色之中，把“百一丹”取出，然后一个传一个暗中分给了大家。

反正喝上了酒，你找我干杯，我找你干杯原是常有的事，就在大家干杯之际，悄悄把一粒“百一丹”丢入对方酒杯之中，不露半点形迹，每一个人都服下了解毒丹，也把话都传到了。

大家依然在开怀畅饮，还不住的叫着：“掌柜的添酒。”

除了林仲达、楚玉祥、英无双和裴允文兄妹几个年纪较轻，江湖经验不足，东门奇、三手真人、丁盛和赵雷等四人，都有极丰富的江湖阅历，大家虽已服下解毒丹，但还是很细心的分辨着每一口酒，每一筷菜，但始终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之处？

东门奇心中止不住暗暗奇怪：“难道会是自己多心？”

这时那老头端着木盘，送上面来，一碗碗送到了每个人面前。现在不论她们下迷也好，下毒也好，这已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这碗面里，一定会做了手脚。

林仲达、楚玉祥、英无双、和裴允文兄妹，有的没有喝酒，有的人喝得不多，就先吃面了。

其余的人还在喝酒，但大家都想证明一下面中是否做了手脚，也都吃了一口面，有的喝了一口面汤，竟然还是一无异处，人家根本没有下手。

东门奇心里兀是不相信这是事实，放下酒杯，说道：“兄弟不奉陪了。”

接着就吃起面来，直到一碗面快要吃完，还是没发现什么，就在端起碗来喝汤，忽觉左手四个指头微有麻木之感，这还是他一直在细心求证，才有此发现，因为面碗还是很烫，稍微大意，就可能忽略过去。

心中暗暗骂道：“果然好阴毒的心机，她明明知道自己一行人中，不乏老江湖，要在饮食中下毒，绝对瞒不过自己等人，她们竟然把毒药抹在面碗

的外面，只要你端起面碗，或是用手扶着碗吃面，手指就沾上毒药，那么这毒药一定十分厉害，很可能是沾衣毒了，何况左手为心包络，由左手指传入剧毒，很快就会传到心脏！

不觉朝三手真人举目看去。三手真人敢情也已发觉，微微点了下头。

东门奇立即以“传音入密”朝楚玉祥等几人说道：“你们几个先吃完面的，先躺下去，要快！”

林仲达、楚玉祥等人果然一声不作，猝然倒了下去。

丁盛大吃一惊，倏地站起，和他同时站起的还有赵雷等四人，他们还想取兵刃，但堪堪站起，就脚一软，跟着扑倒地上。

东门奇看得又惊又怒，喝道：“掌柜……”只说了两个字，也身子摇晃，砰地跌坐下去，露出一脸惊诧之色。说道：“这…怎…么…”

三手真人没有说话，右手一抬，要待拔取肩头长剑，上身已经起了摇晃，他左手五指如钩，一下朝桌面抓落，五只手指都陷入在桌面之中，身子缓缓倒下，插入桌面的五指依然抓得紧紧的没放！厨下下面的灰发老婆子和那村姑这时很快跑了出来。老婆子尖声笑道：

“胡总管，你看，老婆子这一手不错吧？”

被叫做胡总管的就是坐在那半桌上喝酒的老学究，他嘿然道：“兄弟真有些不相信，凭秃狼东门奇、三手真人李静虚，和太湖总堂主过江龙丁盛，都会毫不动疑着了柳七娘的道？”

原来这灰发老婆子竟是以用毒出名的毒娘子柳七娘。柳七娘一把掀起她一头灰发，朝地上一扔，格格的笑出声道：“江湖上人，那一个不心里有鬼？一口茶、一口酒都相信不过，但他们哪里知道老娘根本没在饮食里下手，他们自然都放心了，只要他们放了心，就着老娘的道了，沾衣毒只要沾上一点，就会毒发昏迷，这还假得了？”

她扔下假发，原来只有三十岁光景，眉眼盈盈，居然极俏！

胡总管点头道：“好，柳七娘，真有你的，这件功劳可不小！”

柳七娘道：“好啦，胡总管，人都交给你啦，现在是你的事了，我可要失陪了。”

胡总管道：“柳姑娘不坐船吗？”

柳七娘道：“不啦，人都放倒了，还会飞吗？有钱小妹跟你当助手还不够？”

她举手掠掠鬓发，风姿嫣然的回眸一笑，转身往外就走。胡总管望着她妖妖娆娆的后影，不禁咽了一口口水，倏地一步跨到东门奇和三手真人之间，出手如电，一连点了两人四五处穴道，然后一个个的依次点了过去。

他果然是心思慎密的人，做任何事情，都不肯假手他人，非自己出手不可。村姑钱小妹就站在边上，他还是要自己动手，每个人身上差不多都点了四五处穴道，才长长舒了口气直起腰来。

钱小妹问道：“胡总管，可有要我做的事吗？”胡总管从他满布皱纹的脸上挤出一丝笑，说道：“姑娘刚才已经忙了半天，现在只要把这些人运下船去，那是他们的事，怎敢劳动姑娘？待会下了船，请姑娘协助老朽押运回去就好。”

说到这里，从袖中取出一面三角小旗，朝江面上挥了几挥。

江面上立时有一条船缓缓驶来，等到船一靠岸，就见几条人影飞掠而上，身上矫捷，转眼之间，就已奔近茅棚，那是八名黑衣劲装大汉，朝胡总管躬

身道：“小的见过总管。”胡总管颌首道：“很好，你们把这些人搬到船上去。”八名劲装大汉答应一声，两人扛一个，分三次把东门奇等人运下船舱。

胡总管朝钱小妹抬抬手道：

“钱姑娘请上船了。”

钱小妹道：“胡总管请先。”胡总管也不再客气，举步走在前面，领着钱小妹来至江边，船家早已搭好跳板，胡总管依然领先走下船，进入中舱，才道：“钱姑娘请坐。”

钱小妹娇笑道：“胡总管是姥姥面前红人，怎么和我恁地客气？”

胡总管笑道：“钱姑娘乃是客人，在下自然不敢待慢了，哦，姑娘和柳七娘是……”

钱小妹道：“七姐是我师姐咯！”

胡总管大笑道：“失敬、失敬，在下还当姑娘是她门下呢？”钱小妹道：“我叫九妹，哦，胡总管的大名是……”胡总管道：“在下本叫无咎，加上了姓便是胡无咎，后来大家嫌这三个字不好叫，就叫在下胡咎，哈哈，胡咎就胡咎吧，令师姐是用毒名家，在下久闻芳名，还是第一次见面，她和姑娘怎么会赶来这里，帮忙咱们拿人的呢？”他是总管，原来并不知情。

钱九妹道：“胡总管不知道？”

胡咎道：“在下只是奉命准备船只，来这里拿人，旁的事前并不知道。”

钱九妹道：“我知道的也不多，好像七姐和鄢宫主是好朋友，鄢宫主的什么宫被人纵火烧了，她请七姐帮她拿人，大概就是这样了。”

胡咎点头道：“原来令师姐还是大姑娘的朋友。”钱九妹问道：“胡总管，你说大姑娘是谁？”胡咎道：“大姑娘就是姥姥门下的大弟子，奉命在江苏茅山主持玄女宫，就是姑娘说的鄢宫主。”

钱九妹又道：“那么这些人又是什么人呢？”

胡咎道：“这些人，说起来来头也真不小，那个尖瘦脸老者是大名鼎鼎厉山双凶中的秃狼东门奇，那个老道士是三手真人李静虚，还有一个壮汉是太湖帮的总堂主丁盛，还有一个小子叫做楚玉祥，据说大姑娘就是败在他手下的……”钱九妹口中哦了一声道：“我听说过，最近江湖上出了一个少年英雄，叫做楚玉祥，江湖上把他说成武功高不可测，是不是他？”

胡咎微哂道：“武功高不可测，一样逃不出令师姐的手去。”

钱九妹道：“胡总管把他们放在哪里，我要去看看可以吗？”

胡咎道：“都在舱下，姑娘要去看谁？”

钱九妹粉脸微微一红，说道：“先前我不知道这些人是谁，现在听总管这一说，好像都是很有名的人物，我自然要去看看了。”

胡咎道：“姑娘要下去，在下陪你同去。”

钱九妹道：“不用，我自己会下去的，不用劳动总管了。”胡咎还是站了起来，含笑道：“姑娘请随在下来。”

钱九妹不好再说，只得说道：“那就谢谢总管了。”

胡咎走在前面，领着钱九妹从一道木梯下去，船舱底层较为黝黑，十二个人分作两排，躺在舱板上。

他们虽被胡总管点了四五处穴道，但东门奇、三手真人、丁盛三人早已移开了穴道，楚玉祥和英无双是不怕人家点穴的，其余几人虽在骤不及防被制住了穴道，但在下了舱之后，舱中并不看守的人，东门奇、三手真人、丁盛、楚玉祥早就以迅快的手法替大家解开了穴道。

当然上面胡总管和钱九妹说的一番话，自是全听到了，因此两人下来之时，大家依然躺卧不动，装作中毒昏迷模样。

胡咎领着钱九妹走入，他指着东门奇、三手真人、丁盛三人，一一说了。

钱九妹问道：“楚玉祥是哪一个呢？”

胡咎道：“在下没见过他，总在这几个年轻人中了。”

钱九妹听了江湖上的传说，楚玉祥如何少年英俊，武功如何了得，她虽没见楚玉祥，心中一直萦绕着楚玉祥的名字，方才听说楚玉祥也在这众人之中，自是渴欲一见。

在她想来，这十几个人中，楚玉祥一定是最英俊的少年，很容易认得出来，哪知依次看去，年轻人一共竟有五个人之多，（那是林仲达、裴允文、楚玉祥和两个女扮男装的英无双、裴晚兰）而且都长得很英俊，其中最美的美少年该数英无双了。

她来回看了一阵，依然确不定谁是楚玉祥，心中暗道：“江湖传言，他是个美少年，那一定是他（英无双）了，我……如何才能救他呢？”想到这里，脸上不禁有些发烧！

胡咎一手摸着胡子，说道：“姑娘，咱们上去吧！”钱九妹嗯了一声，只是懒洋洋的跟着他回上去。两人走后，英无双悄声道：“大哥，这妖女在找你，不知有什么事？”

裴晚兰道：“你没听她说，她是听了江湖传说，想认识楚大哥。”

东门奇道：“你们不可多说，这姓胡的外号三眼狐，是个老江湖，别让他发觉了。”

天色渐渐昏暗下来，船已经进入汉港，终于停下来了！总管胡咎站起身道：“钱姑娘，咱们上岸去吧！”钱九妹问道：“下面这些人呢？”

胡咎道：“咱们上岸之后，他们自会把这些人搬上去的，姑娘请吧！”

钱九妹道：“自然胡总管先请了。”

胡咎跨出船舱，左手一挥，但听嗤的一声，从他袖中飞出一支长箭，射上天空，就化作一道绀碧的火光，发出“叭”“叭”两声轻响，爆出两团火球，流芒四射，历久才熄。钱九妹问道：“胡总管，你这是做什么？”

胡咎回头笑道：“船上这些人需人搬运，在通知宫中派人前来接应。”

话声方落，突听身后有人接口道：“用不着有人来接应，老夫自己会走的。”

胡咎悚然一惊，急忙转过身去，只见自己身后并肩站着两人，那正是躺卧舱中的秃狼东门奇和三手真人李静虚，不知他们是什么时候上岸来的？这说话的正是东门奇。

胡咎这一惊非同小可，脚下迅速后退两步，他自知绝非两人对手，就是一对一，也和人家差了一大截，三眼狐在这一瞬间不知如何才好？

钱九妹口中“啊”了一声，跟着胡总管后退，一只右手，正待朝腰间一个革囊探去。

三手真人朝她微笑道：“钱姑娘，你最好不要妄动，你们且看看身后。”

钱九妹闻言不觉转头看去。这一看使她更是大吃一惊，自己两人身后，不知何时，已经站满了人，躺卧舱下的人，全上了岸。

英无双道：“钱九妹，你不是要认识我大哥吗？他就是我大哥呀！”

英无双身边站着的正是楚玉祥，他一双炯炯有力的目光正朝钱九妹投来。

钱九妹和他目光一对，好像他的目光有着强力的吸引力，使她感到脸上蓦地一红，全身都起了一阵臊热，勉强说道：“我是听江湖上把他说得武功很了不起，我想找他比比。”

英无双披披嘴道：“你要和我大哥比武，哼，你连我一掌都只怕接不下来呢！”楚玉祥道：“东方兄弟，这时不是比武的时候，快别多说了。”

三眼狐胡咎眼看自己两人已落入人家包围之中，心头更是惊骇，任他平日狡狴如狐，这回也大感手足无措。东门奇一手拈着疏朗朗几绺苍须，含笑说道：“胡总管，咱们也不为难你，你走在前面，给咱们领路吧！”好汉不吃眼前亏，胡咎外号三眼狐，自然是老狐狸了，闻言呵呵一笑，抱抱拳道：“东门大侠说的是，诸位既已上岸，远来是客，胡某自当替诸位带路。”

说完，忙朝钱九妹道：“钱姑娘，咱们快走。”跨开大步，和钱九妹两人果然走在前面带路。石母威震武林，反正这些人到了石母岭，也未必能全身而退，他乐得大大方方的走在前面领路。

东门奇道：“李道兄请。”

两人依然并肩而行，他们身后紧跟着丁盛、楚玉祥等人，各自大步行去。

这停船之处，还是荒僻的港湾，但转过山脚，前面却出现了一条宽阔平整的石板路。

就在此时，只见前面大路上灯球火把，照耀通明，正有一二十名黑衣大汉奔行而来。他们看来走到走在前面的总管胡咎，脚下方自一停，一齐躬身叫了声：“总管...”胡咎没待他们说完，连连挥手道：“回去，回去，咱们的客人已经来了。”那些黑衣人大汉不知究竟，听总管要他们回去，自然奉命唯谨，回答一声，果然一齐回身就走。

现在有这一二十名汉子手持灯球火把开道，当真颇为壮观。

大家也可以远远的看到山麓间碧瓦黄墙，矗立着几进屋宇，敢情就是石母住的地方了，光看它覆盖极广，这份气派，就可能想得到石母手下，人数定然不少了！

山麓正在渐渐接近，如今相距已不到半里，突听一个老妇人的声音从半空中响起，说道：“胡总管，老身听柳姑娘说，东门奇一行人都已拿下了吗？”

她是以“千里传音”之术说的。

东门奇听得暗暗冷笑，半里光景传出“千里传音”，那也不足为奇，他没待胡咎开口，就接着尖笑一声道：“你就是石母了，哈哈，老夫一行，多蒙贵属胡总管派船迎接，减少了自己长途跋涉之劳，真是多谢盛情了。”

那老人似乎怔得一怔，突然厉声道：“你是东门奇，你们把胡咎怎么了？”

东门奇哼了一声道：“胡总管，你向石母说吧！”胡咎连忙说道：“启禀姥姥，属下没什么，是东门大侠要属下替他们带路，晋见你老来的。”

东门奇沉哼道：“胡咎，你说什么？咱们是找石母来的，你们这些关起门来说的什么晋见、拜谒，都该收起来才是，老夫和李道兄等人，晋见谁？连皇帝老子，老夫也不用说晋见。”那老妇怒声道：“东门奇，石母岭可没你撒野的份儿！”东门奇大笑道：“石母岭那是你妄自尊大的地方了！”英无双气愤的道：“这老妖婆好大的口气。”

裴婉兰道：“待回一把火烧了她的老巢，看她还这般自大的？”

老妇声音厉声道：“小丫头，今晚教你们活着下山，我就不叫石母了。”

裴婉兰笑道：“那你就叫老丫头好了。”

老妇声音愤怒的道：“胡总管，你把他们领到校武厅去，老身要亲自接

待他们……”

胡咎连连躬身应是。

就在此时，突听山麓间响起一阵悠扬的云板之声。东门奇微笑道：“看来石母已经老羞成怒了，她要全力对付咱们呢！”

三手真人大笑道：“咱们是向她讨还公道来的，满腔愤怒的应该是咱们才对！”

丁盛道：“二位前辈，今晚乏事，依在下之见，咱们既然挑明了拜山来的，应该按江湖过节行事，不可失了礼数。”东门奇点头道：“丁老弟说得不错，咱们正该如此，石母如果不按礼数，那是她贻笑江湖。”

丁盛道：“所以依在下之见，咱们应该有两个人出面，一位自然是李道长，另一位却不能由东门前辈出面。”东门奇道：“老夫本来就是后援，是石母在叫老夫的名字，你看该由谁出面。”

丁盛道：“东海镖局，本来该是由林副总镖头作代表，但依在下看，还是由楚师弟代表东海镖局较妥。”

他没有明说，但谁都听得出来，代表东海镖局和石母对面，万一对方老羞成怒，骤然出手，以林仲达的武功，只怕接不下来，所以要楚玉祥出面。

林仲达笑道：“丁大哥是咱们的总指挥，你派楚师弟出面，谁都唯命是从。”

楚玉祥道：“小弟遵命。”

走在前面的钱九妹忽然回过头来，朝楚玉祥看了一眼。她方才误认英无双是楚玉祥，但后来英无双说楚玉祥是他大哥，她有些不相信，因为一行人中，要算英无双是最美的少年了，她听江湖上传说，楚玉祥是个美少年，因此楚玉祥开口说话了，她要证实一下。

这一眼，她看得脸上不禁又是一红！

快近山麓，迎面直立着一座白石牌楼，上书“石母仙境”四个大字，再过去，就是一片白石铺成的平台，方广数十丈，左右两边各有三间房舍，东西相对，再过去则是一道宽阔的石阶，洁白如玉，不下百级。

总管胡咎领着众人，走到广场中间，脚下忽然一停，抬抬手道：“校武厅就在东首，诸位请随我来。”

所谓校武厅，原来就是东首的三间房舍了。石母要胡咎把众人领到“校武厅”来，那是不让众人进入石母宫去了。这三间房舍，远远看来只像三间小屋，那是因为这片平台广场，十分辽阔之故，这一走近，三间房舍顿觉相当高敞，中间有两道高大的朱红大门，配以铜环，十分气概。左右两间，是一排镂花石棂，并无门户。

胡咎领着众人还未走近，两扇大门徐徐开启，从里面透射出明亮的灯光，远望进去，这座厅堂居然极为深邃宽敞。这时从门内走出四名一式翠绿衣裙的少女，分左右站停，一齐躬下身去，说道：“请贵客入内奉茶。”

胡咎抬手道：“诸位请。”

东门奇、三手真人并肩走在前面，胡咎依然陪着走入。钱九妹也跟在他身后走入。接着是丁盛、楚玉祥等人相继跟入。

厅上灯光通明，上首中间放一把高背太师椅，左右各放一把靠背稍低的太师椅。下首左右两边，各有两排八把椅几。胡咎陪同众人入内，就拱拱手道：“诸位请坐，姥姥即将出来亲自招待，兄弟那就告退了。”

东门奇沉哼道：“胡总管请便吧！”

胡咎连忙拱手道：“兄弟失陪。”转身匆匆往外退去。钱九妹跟着他转身之际，目光又迅速的瞥了楚玉祥一眼，才低头疾走，出门而去。

东门奇一摸着苍须，嘿然道：“大家不用客气，坐下来吧，看这情形，石母要胡咎领咱们到这里来，那是准备和咱们动手的了。”大家各自依次坐下。

裴婉兰道：“咱们本就是跟她了断梁子来的，江湖上了断梁子，还有不动手的？”

丁盛道：“蓝兄弟，咱们就是动手，也该把是非说清楚了，待回由楚兄弟和她答话，你和东方兄弟两个，不可随便开口。”裴允文道：“丁大哥说得是，你们两个喜欢插嘴，说话出去了是收不回来的，最好多听少开口。”

四名绿衣少女端着香茗送上，一面说道：“贵客请用茶。”她们分别把茶盏放到几上，便自退去。

一行人，连东门奇，三手真人在内，只知石母是个出名难惹的人，对她详细来历，却也并不清楚，石母岭也被江湖上人视同魔宫，从未有人来过。

对她既然并不了解，石母手下端上来的香茗大家自然并没去动它，只是枯坐着等候。

这样足足等了一顿饭的时光，还不见石母出来，大家心中渐感不耐。

就在此时，听听远处传来三声清磬之声！

接着只见八名绿衣少女手提宫灯款款走入。稍后是总管胡咎和四个身穿墨绿长袍的老叟，然后是两个一身黑色衣裙的女子，年在三旬左右，另外两人则是柳七娘和钱九妹，然后是一个黄发鸠脸的黑衣老婆子，身后紧随着两个白衣女子，年约二十四五岁。

接着又是一个手持鸠杖的黑衣婆子，此人楚玉祥曾在玄女宫见过。最后是一个白发如银，脸色红润的青衣老妇，双颧特高，脸色冷峻，手中拄着一支六尺长朱漆凤头杖，她身后紧随着两个绿衣小鬟，一个手捧一柄白玉如意，一个手捧一柄形式奇古的短剑，跟在白发老人身后步步亦趋。

这一行人走入大厅，各自就位，那就是八名绿衣少女走到上前便向左右两旁雁翅般排开，站定下来。

总管胡咎和四个身穿墨绿长袍老叟走向下首最左边的一排椅上坐下。两个黑衣女子和柳七娘、钱九妹、黑衣婆子则走向下首最右边的一排椅上落坐。（厅上一共有四排椅几，东门奇等人坐在中间的两排）

黄发鸠脸老婆子则一直走到上首右边一把交椅落坐，两个白衣女子垂手站到她椅后，敢情是她的门下弟子了。

白发青衣老妇走到上首中间一把交椅坐下，两名绿衣小鬟也站到了她的椅后。不用说，这白发红颜的青衣老妇，自然就是武林中出名难惹的石母了！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石母踞坐上首，两道森寒的目光朝东门奇、李静虚两人投来，冷然道：“东门奇、李静虚，你们两人率众远上石母岭，这还是江湖上四十年来的第一次，你们不妨先说说找上石母岭来的原因吧！”

东门奇发出一声尖锐的大笑，说道：“冤有头，债有主，找你石母的正是李道兄和楚小兄弟二位，天下之大，不去找别人，偏偏来找你石母，当然不会没有原因，也不会是小事情，你问他们二位吧！”

石母怒目刚朝三手真人投去。

三手真人已经接着缓缓说道：“贫道李静虚退出江湖，不问尘事，已有二十年了，茅山派和你石母一向并无过节可言石母冷冷的道：“那你找上石

母岭来作甚？”

“问得好！”

三手真人冷然道：“令徒在茅山创立玄女宫，已有十年，三茅宫的人也从未去打扰，但数日前玄女宫和东海镖局发生冲突……”

石母冷然道：“玄女宫和东海镖局发生什么冲突？”

三手真人道：“贫道不是东海镖局的人，不明其中内情，但三天前夜晚，东海镖局的人找上茅山，令徒要人把东海镖局留的记号，指向三茅宫，嫁祸于三茅宫，企图引起双方火拚，则是事实，后来经贫道和敝师弟三茅宫观主葛元虚再三解释，误会才告澄清，敝师弟代表贫道亲送东海镖局的人出观，不料竟遭玄女宫的人隐身暗处，以毒针从背后袭杀，贫道找上玄女宫，又被鄢宫主利用厅上机关沉入地底，贫道今晚前来，希望石母交出鄢宫主和杀害贫道师弟的凶手，了断咱们两家这场过节。”

石母脸上隐现怒容，点头道：“好，好！”

她连说了两个“好”字，目光转动，说道：“谁是东海镖局的楚玉祥。”

楚玉祥站了起来，应声道：“在下就是。”石母目光锐利盯着楚玉祥问道：“现在该你说了。”楚玉祥双目神光直向石母射去，冷然道：“玄女宫的鄢宫主，是你门下？”

这话问得很盛气。

石母心中暗暗一怔，忖道：“这少年人目光如此冷厉，练的是什么功夫？”

一面沉声道：“是老身门下又怎样？”

楚玉祥突然朗朗一笑道：“姓鄢的既然是你石母门下，她所作所为，如果不是她本人和东海门有仇，那就是你石母主使的了，何用再问在下？”

石母被他这几句话问得不禁一呆，说道：“鄢若飞是老身门下没错，老身派她主持茅山玄女宫，她究竟和你们东海镖局结了什么仇？老身又主使了什么？少年人，你把话说清楚了。”

楚玉祥双目精光如电，切齿道：“东海门和你们石母岭何怨何仇？你要玄女宫以江南分令名义，杀害我义父、义母，东海镖局复业之后，玄女宫又一而再再而三的寻衅，还劫持我二师兄林仲达的父亲，凡此种种，难道不是你石母主使的吗？”石母哼了一声道：“少年人，你找上石母岭来之前，可曾查清楚了？”

丁盛听得心中不禁一动，忖道：“听她口气，难道不是她们？”

楚玉祥朗笑一声道：“事实俱在，难道还不够明白吗？”

石母道：“你说的事实是指什么？”

楚玉祥道：“玄女宫的人把东海镖局的人囚禁在地下密室，这还不够吗？”

石母点点头道：“你们都说完了？”

她缓缓回过头去，说道：“若飞，你跟他们把话说清楚了。”

坐在下首最右一排第一位黑衣女子口中应了声“是”，站起身来，她正是茅山玄女宫主鄢若飞，三十出头，生得眉目如画，她在玄女宫之时，本来戴着面具，是一个白发老道姑，但此刻却是她的本来面目，只是一脸气愤之色，朝石母躬身一礼，然后说道：“弟子首先要答覆的是三手真人李静虚，玄女宫在茅山创建十年，只是禁止任何人进入七星岩，和三茅宫从无过节可言，师尊门下，和玄女宫侍者从未有人使用毒针的，用毒针杀害三茅宫葛观主的，并非玄女宫的人。”

三手真人道：“鄢宫主门下既未杀害敝师弟，贫道上玄女宫之时，鄢宫主何以不向贫道明说，却乘贫道不备，以机关把贫道沉入地底？”

鄢若飞道：“那是因为你和东海镖局的人同来，擅闯禁地，上玄女宫寻衅，我自然要把你们拿下了。”

三真人道：“玄女宫劫持了东海镖局的人，东海镖局原是找玄女宫救人去的，是你要人把沿路记号改向三茅宫总不假吧？你们嫁祸三茅宫，一计不成，乘敝师弟送客之际，用毒针偷袭他身后致死，又图嫁祸东海镖局，激怒贫道，好挑起贫道和东海镖局之间的误会，这种手法如何瞒得过贫道？岂能凭你一面之词，玄女宫的人从不使用毒针一句话，就能算了？”

鄢若飞道：“涂改记号和杀害葛观主的不是玄女宫的人，就是不是，你不信又待怎样？”

三手真人朗笑道：“今晚贫道是向石母要公道来的，你不交出杀害葛师弟的凶手，贫道就向石母要人。”

